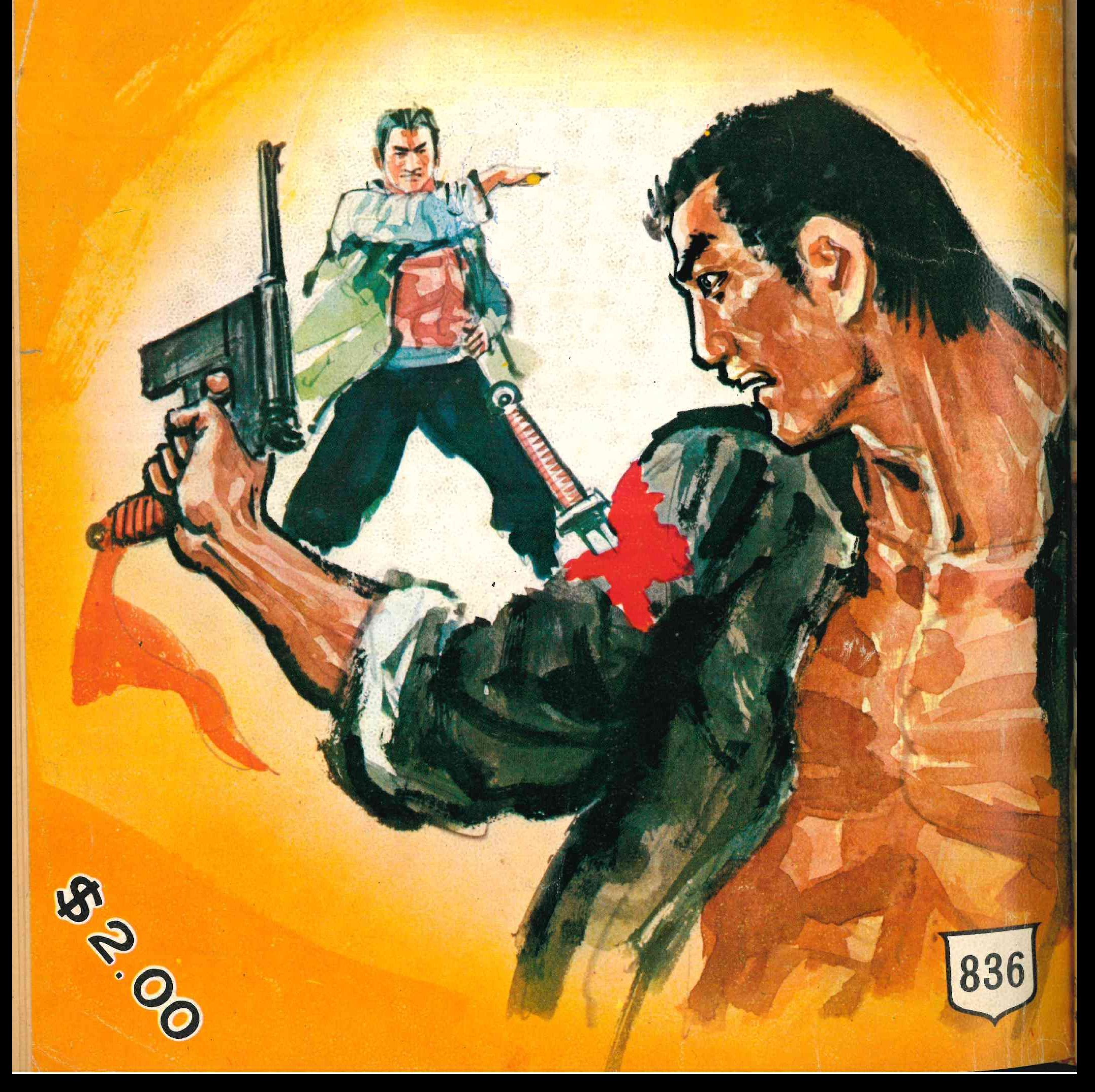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飛賊花貓 看過希治閣緊張電影「迷魂記」嗎？那是一部外景取自美國渡假勝地錦美窖的偵探片，最近當地出現了一名「飛賊」，竟然是一隻花貓，神奇處令你拍案驚奇！



◀編 後 話▶

呂偉良在「飛賊花貓」故事裡被牽入一宗盜竊案漩渦中，其中過程，緊張驚險，曲折離奇！他的愛徒阿生爲了師傅安危，奔走駁汗，奮不顧身，盡展奇謀，與一羣國際劇盜展開一場生死龍虎鬥！本故事打鬥動作場面多于一切，互逞奇謀情節也前所未有，驚魂步步，殺機重重！佳作當前，幸勿錯過。

× × ×

一盞金燈蘊藏着武林中一段往事，「金燈盟」故事今期有出人意表的發展，令人撲索迷離！莫測高深！王俊爲什麼覥顏向張員外索取一座香爐？而蕭飛燕又對王俊說要追查一段往事，這段往事定必使本故事掀起白熱化高潮，請看它的賡續發展吧！

× × ×

「霸劍艷姬」故事已近尾聲，刋載以來，期期迂迴曲折，字字驚險離奇，到底禰擎宇千方百計盜取的那顆「王心」是何物事？閱讀今期本文，定當使你瞠目驚奇，拍案叫絕！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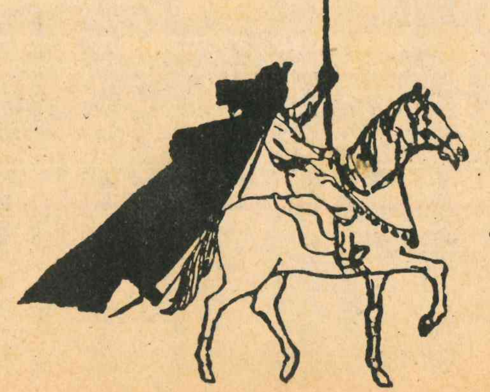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7樓之一
電話：5110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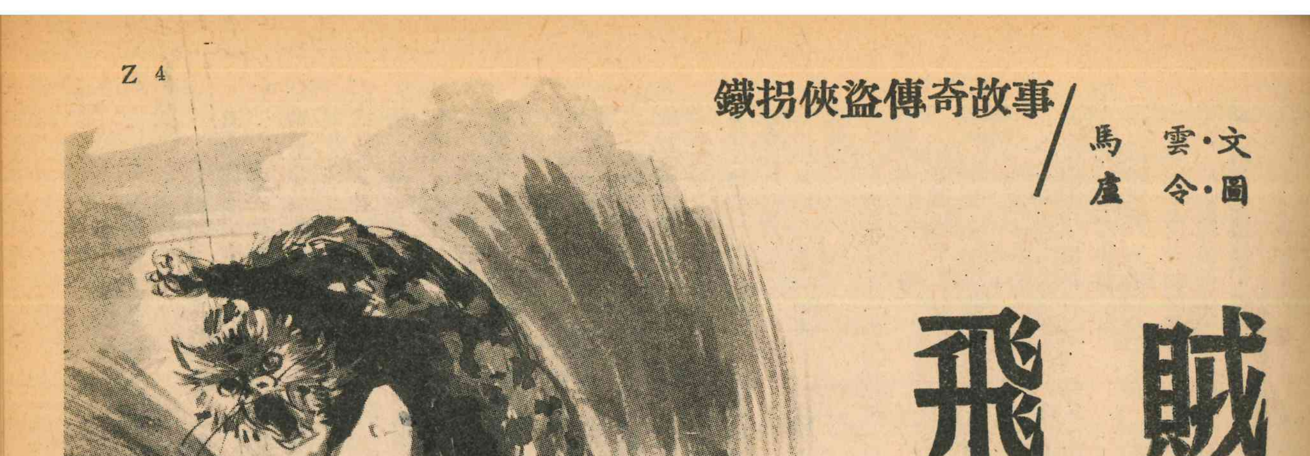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3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飛賊花貓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免費遊埠　意外奇逢

三俠仍然留在三藩市，但切勿以爲他們過着美國式的生活。

三藩市唐人街的中國人過的都是廣東式生活，就像香港一樣。

他們每天早上都到茶樓去喝廣東茶，吃粵式點心，看中文報紙。

他們耳畔聽到的，不是嘰哩咕嚕的英語，而是帶有濃厚台山口音的廣東話。

他們在那裏所接觸到的，自然也不是紅鬚綠眼的西人，而是純樸的華僑。

雖然，唐人街近年來已經沒有以前那麼純潔，間中會出現一些來自香港的阿飛青年，但是，僑胞們對於這輩遊手好閒的傢伙，都加以白眼。

於是，他們往往亦會遠離唐人街，到別處去覓食。

不過，不管在那裏都是一樣，總之這輩壞青年近年來已玷汚了我們僑胞的淸譽。

他們的家長們，也在後悔，不該把他們自香港召去！

在美國華僑的眼中，香港是個相當嚇人的可怕地方；甚至有人這樣說：他們的店子從來不用來自香港的人。

也試過有家長警告他們的子弟，不准與香港的青年爲伍，怕他們學壞！

三俠聽了，實在可氣又可笑！可不是嗎，任何地方，任何種族的人，都有好有歹的，又豈可「一竹篙打盡一船人」呢！

不過，從這點，也可以想像得到「東方之珠」的香港，在外國遊客眼中也許是一顆「明珠」。

但在老一輩華僑的心目中，卻是一個十分骯髒的地方！

凡事總有據根，追根究底，還是六七年暴動以後，由香港去的一批華僑子弟太不爭氣。他們在香港吃慣了外匯，正是不學無術，到了美國之後，自然就被迫要失業了！

聽說「華靑社」這組織，也是近年來的產品，成員大部份是香港阿飛；這些新聞香港報紙也常有報導。

三藩市是美國的旅遊區，唐人街更是「必遊之地」。

但自從「華靑社」這類黑社會組織出現了之後，竟然也有白日行刼事件發生。於是令到不少遊客都聞風喪胆，裹足不前！

三俠每天早上都到都板街的廣東茶樓去，跟僑胞們談天說地！

僑胞們都因爲三俠先後替警方破了不少大案，而對他們非常敬仰和愛護。

有人力邀三俠到他們家中作客，也有人知道他們此行目的是旅遊觀光，於是分別向他們介紹一些好去處！

有人提議呂林二人，再渡蜜月，應該一遊「錦美窩」，因爲，那小鎮被人稱作「蜜月勝地」！

阿生笑問道：「難道像我這種單身男人就不歡迎麼？」

一位老華僑半開玩笑道：「如果你還不打算結婚的話，我勸你還是不要去！」

阿生問道：「爲什麼？」

「因爲那兒的旅遊業是以吸引新婚夫婦爲號召的。他們鼓勵多情男女，到那兒去舉行婚禮，大部份酒店均設有『婚禮貴賓欵待處』，只要是該酒店的住客，就有權利用酒店大堂，欵待參加婚禮的賓客，不另收費，包保招呼週到！」

那位老華僑說得口沫橫飛的，聽得三俠也爲之心動，恨不得立刻就跑去看看。

老華僑回頭又對阿生道：「老弟，像我剛才所介紹的情形，如果你形單隻影的跑到錦美窩去，試問有些什麼趣味？」

身旁又有人補充說：「事實上那兒一切都好像是專爲情人而設，由如詩似畫的海灘以至酒店的隔聲蜜月房，都極富羅曼蒂克氣氛。如果你一個人面對住人家雙雙對對，嘿！只怕你會感懷『身世』呢！哈哈……」

隣座的茶客彼此都是常常見面的，因此立時引起了一陣哄然大笑！

阿生還是不服氣！

他說道：「什麼蜜月房，還不是一樣麼，我偏要租下來一個人住，相信酒店總不會趕我走吧！」

「只要你付房租，他們當然沒有理由拒絕你！」座中有人說，「但是，你可知道那些蜜月房是什麼樣的麼？」

阿生要不是看見有女人在場，他差點就要揚聲問：可不是掛滿了春宮圖吧？

但是，座中茶客有不少女僑胞，還有些未婚的少女，阿生又怎說得出口？

這時竟然就有一位少女對他說：「那些蜜月房都有良好的隔聲設備，看似與外間隔絕，其實只是爲了保持淸靜，不讓外間騷擾。臨海的一邊是鑲了十分闊大的，玻璃屏的，拉開幔帳，便可以俯視如畫的景色；扭開音响設備，耳中所聽的並非外間的雜音，而是令你陶醉的美妙音樂。」

阿生回頭瞥了那少女一眼，心裏好生奇怪；看她年只十八九，再多也只算到二十，絕不似是個結了婚的少婦，她又怎麼會知得這麼淸楚？

阿生眞想問出口來，但是他終能克制住自已，沒有問。

在這裏，三俠是極受人尊重的，阿生自然明白，他不能隨便亂說話。

再說，他們只在這兒作客，更熟也只不過相處了一段短日子，甚至不少茶客的身份他們也未了解淸楚，平時見面也只點頭爲禮。因此，即使說說笑，也要保持一定的距離。

那少女後來先走了！

阿生忍不住悄悄的向余伯問道：「她是什麼人？」

余伯是唐人街一間菜館的老闆，也是招呼呂偉良等三俠在家中作客的華僑；他是呂偉良的朋友。

余伯知道阿生是個好奇心份外重的人，他低聲對阿生道：「她是個有錢女，說得不好聽一點，是個女阿飛之流！」

「她結過婚嗎？」阿生說，「她怎會知得這麼多啊？」

余伯道：「跟一個外國青年做過夫婦，但維持不到半年。」

阿生這才恍然大悟！

唐人街的僑胞們爲什麽要他們的子弟回「唐山」娶媳婦？

余伯與剛才那個「結過婚的少女」，應該是上述問題的間接答案吧！

離開了茶樓之後，呂林二人，果然要到錦美窰去重溫蜜月美夢，他們自然也叫阿生一同前往。

但是，阿生聽過剛才各茶客的一番說話之後，果然改變了主意；他決定不跟隨呂林二人同行！

「那你到什麽地方去？」林愛莉道：「別聽他們的，我敢跟你打賭，那兒必有不少單身遊客。」

阿生苦笑搖頭：「我看錦美窰也沒有什麽好玩的，我已另有打算！」

林愛莉担心阿生又出意外，問道：「你要獨自留在三藩市麽？」

「不！」阿生說：「我們此行是爲了增廣見識，應該可以爭取時間，多去一些地方，又怎會猷在三藩市呢？」

「然則，你要到那裏去？」林愛莉緊接着又問道。

「免費遊埠啊！」阿生聳聳肩，半開玩笑地瞥了呂林二人一眼。

「免費遊埠？」林愛莉差點兒忍不住笑了起來，說道：「要不是你開玩笑，就是中了廣告毒！」

「一點也不！」阿生說：「有人招待我坐噴射客機飛往沙漠賭場三天！住食一流大酒店，一個仙也不用我花。」

呂林夫婦二人聽了，交換了一個眼色！

阿生雖然身爲國際特警，但那副孩子氣還很重，所以難怪林愛莉一直把他當作小弟弟一樣，既担心他闖禍，更担心他不會好好照顧自己。

剛才聽阿生的口氣，大概又是一些熱心僑胞要帶他到賭場玩幾天。

但呂偉良說：「如果有朋友邀你同往，你也不該太客嗇！」

阿生笑了笑，道：「我知道你一定誤會了，以爲我揩油，其實那是一間賭場出的宣傳花招，絕不是朋友掏腰包！」

呂林二人不明白地瞪住他！

阿生這時才由口袋裏，摸出了一份廣告招紙來！上面印了一些七彩繽紛的大小美術字體，美觀而且十分惹人注意！

大字標題是：免費渡周末！

較小的字體印上：「限額一百位，先到先得！」

另一行印着：「保證百份之一百免費，分文不收，絕非宣傳！」

單是這些，就已經够吸引他們小心看下去了！

那並非就爲了「貪便宜」，只因爲好奇心是人類與生俱來的。

試問世界上那有這麽便宜的事？相信其中必然另有原因！

呂林夫婦二人再小心看看那份廣告傳單，上面的內容是：——

「想到拉斯維加斯渡過三天愉快的周末嗎？本賭場每周招待幸運兒一百位，來回乘搭最豪華的噴射客機，住第一流大酒店，兩晚五餐，前後三天，全部費用概由本賭場支付，保證閣下無須花費分文，就可以渡過一個愉快的周末！但是，閣下無須多謝我們，因爲此乃閣下之幸運！」

下署：「內華達幸運俱樂部謹啓」。

最後一行是：「本市代辦處：利眞納旅遊服務社」。

林愛莉看了之後，半信半疑的問阿生：「這是那兒得來的？」

阿生道：「一位僑胞給我的，他認識這家利眞納公司，可以代我安排；如果我要去的話，就無須登記排隊等候。」

林愛莉還是苦笑搖頭：「世界那有這麽便宜的事情？我眞可不敢相信！」

但呂偉良想了想，似乎想通了個中奧妙，笑道：「這一招叫做抛磚引玉，想落也沒有什麽值得懷疑的地方。因爲那是一家賭場啊！一我問過那位僑胞了，他說我可以一個仙也不賭，依舊可以享受一番。」

呂偉良道：「但是，並非每一個人都像你那樣，試問，在那裏除了賭之外，還有什麽消遣？」

「如果我抱着觀光性質，他們就沒奈我何！」阿生說。

呂偉良笑笑道：「那要等你回來之後再說了！」

阿生道：「那麽，我們決定分道揚鑣，好嗎？」

林愛莉道：「你眞的決定不與我們一道兒到錦美窰去了？」

阿生扮了一個鬼臉：「有日子去的，那就是讓我先找一個女伴。」

三俠會心一笑！

阿生又說：「我現在就去找那位僑胞，請他替我報個名！」

林愛莉道：「那我只有祝你滿載而歸！」

但呂偉良却說道：「我只希望你別囊空如洗！」

「大吉利是！」阿生一笑，走了！

× × ×

說實在話，阿生未起程之前，心裏還在狐疑；正如他師父說，這是否「抛磚引玉」？

直至機票領到手，阿生又有了另外一個想法，那就是：坐的必然是包機。會不會是老爺機？然則，那簡直是跟死神開玩笑！

阿生又想起有句俗語：「光棍佬教仔——便宜莫貪」與「無咁大隻蛤乸隨街跳」！

兩者同是粤諺，但含意則一！

阿生越想越不對勁，眞想找師父師母商量一下，看看是否應該臨陣退縮？

但是，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這時已經往錦美窰去了！

阿生既然騎上了虎背，也惟有硬住頭皮！

旅遊社方面早已約好阿生，準時在他的辦事處集合，然後乘旅遊巴士到機場去。因此，阿生依時到達那兒。

豈料一入門口，就有一位職員過來招呼阿生，要他掏腰包購買九十九元的籌碼。

阿生很不高興，他無法可以保證到了賭場之後，是否忍得住手，但賭與不賭那是另外一回事，要他先換籌碼，這是强迫他「非賭不可」，他就不高興。

因此阿生說：「那豈不是等於自費遊埠？但你們說明分文不收的！」

那職員很有禮貌地說道：「我們實實在在是分文不收，這九十九元籌碼只是一種預防措施！」

「什麽預防措施？」

「我們担心閣下到了賭城之後，忍不住手，要去博一博！」

「那是另一回事啊！」

「所以我們只爲閣下設想，要你先換定籌碼，以免臨時周章！」

「你們眞會爲顧客着想！」阿生終於付出了一百元。

後來那職員給阿生拿來九十九元籌碼，另加一元硬幣。

阿生說：「如果我不賭，這些籌碼要來何用？」

職員笑道：「這本來就是錢，你可以在賭場換回鈔票！」

「那爲什麽不要我換足一百元？」

「你們中國人不是講『意頭』的嗎？九十九就是長長久久的意思。」

但是阿生不以爲然，原來這時他已見到了另一位「幸運兒」也向旅遊社的一位女職員購買九十九元的籌碼。

那最後一元作爲小賬，付給了那女職員。

到此阿生才心領神會，也把那一元硬幣作爲小賬，給了那男職員。

男職員向阿生連聲稱謝。

阿生心裏雖然不高興，但人人如此，他也無可奈何！

人越來越多，時間也差不多了。

二部安裝有空氣調節的豪華旅遊巴士開到門前，職員點齊人數，剛好是一百位。

專車把各人送到機場，這時阿生才知道報紙上所印的絕非宣傳，他們乘搭的，果然是一架波音噴射客機。機艙之內，一派豪華氣氛，空中小姐也非常有禮貌！

阿生想像到這可能是一架陳舊的老爺機，那份念頭立即一掃而空！

他心想：賭場可眞闊氣！即使每周招待十人，所費也相當可觀，更何況每周一次，每次足一百人呢！

但是，摸摸口袋中，將近一百元的籌碼，他又覺得賭場方面「除笨有精」！

因爲如果每個人都輸光這近百元籌碼的話，目前這一百位「幸運兒」就變成「不幸運」，賭場才是眞正名符其實的幸運兒！

一個人九十九，十個人九百九，一百個人便是九千九百元！

阿生又在心裏爲他們算算賬，每個人所須的消費大概是：機票值回五十元——來回雙程計。賭埠的房租，大概十五元一天，兩晚便是三十元左右。

如果照傳單所講「食足五餐」，相信總要二十元吧？

那麽每個人所須的消費，剛好也是一百元左右之數——與口袋中的籌碼相差無幾。何況，一百個人之中，相信「堅決不賭」的，也是絕無僅有，甚至到時再購買籌碼的，也大有人在！

然則，結算一下，賭場方面還是「大有着數的」！

但從另一角度看：如果每個人都把賭場的錢贏來又如何？

如果眞的每個人都贏，賭場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不過阿生後來用心一想：幾時聽過賭場虧本的？眞是杞人憂天！

阿生正在胡思亂想之際，突然一陣香風撲鼻，一條婀娜多姿的身形在他身旁停下，有位女客最後在阿生身旁的一個座位坐了下來！

阿生回頭一看，是她——一張熟悉的臉譜，正在向他含笑點頭！

「眞巧！又在這裏見到你！」如銀鈴似的聲音，跟那漂亮的外型十分配合。

那女子又接着問道：「你結果沒有去錦美窰麽？」

她，正是向阿生介紹過錦美窰風光的華僑少女。但阿生不知她姓甚名誰，只是在茶樓中見過面，也談過話。

阿生笑道：「我終於聽了你們的勸告，在未找到女伴之前，還是不要到那種詩情畫意的地方去，免觸景傷情！」

她嬌笑一陣，道：「眞叫人難以相信，像你這麽英俊的男子，又這麽有名氣，竟然沒有女朋友，那一定是你要求太高了！」

「不！絕不太高！」阿生半開玩笑道：「我只希望像年晚煎堆一樣——人有我有！」

她又咭咭嬌笑着！

然後媚眼一瞟：「早聽你這麽說，我就陪你到錦美窰去！」

「只怕我沒有那麽好艷福！」阿生禮貌地一笑！

阿生記得余伯告訴過他，說這女子是一位富家千金，只因遇人不淑，最近才離了婚。

阿生知道以後還有三天相處，如果沒有個人作伴，準會悶死！

因此，他跟那女子談得份外投機！

約莫一小時左右，那飛機在沙漠中的一個機場降落，賭場方面早已有人備了豪華巴士在那兒「恭候」！

沙漠的天氣很熱，還好巴士有冷氣設備。

進入拉斯維加斯賭城，眼前所見，盡是電影銀幕上誇張過的景色。由於賭場不止一家，彼此競爭劇烈，所以門面偉大而可觀。單是那些霓虹招牌就够你瞧了！

車抵旅店，又是另一番感受！

這不是二三流的，而是第一流的豪華酒店。傳單上所說的「內華達幸運俱樂部」，就在附近。那是一家賭場。

現在阿生逐漸明白了，籌碼是這一家賭場專用，除非他不賭，否則一定要進這一家去。

大概賭場方面看見城中賭場太多，彼此競爭劇烈，恐怕他們花錢招徠的一百名賭徒會跑到其他賭場博彩，所以必須先要各人換定他們這一家賭場的籌碼！

然則，這也難怪的。他們沒有理由「賠本資敵」，自然應該「肥水不流別人田」啊！

阿生有了那華僑女子的陪伴，自然不覺得寂寞。在飛機上，他已經知道這女子叫美美。姓甘。今年才不過十九歲。

幾乎車未停定，已有些人急不及待，就要到賭場去「博殺」！

阿生對美美笑道：「怪不得賭場要花費這麽大去招待他們了！」

甘美美道：「難道你不喜歡賭？」

「不！我只抱住觀光性質。」阿生說，「我自問不是聖徒，但我也不是一個賭徒！」

「但我覺得賭是一種藝術，而且很够刺激！」甘美美說。

阿生只笑了笑！

領隊的叫住一些人，制止他們衝到賭場那邊去。他說：「請先跟我入酒店，讓我們編好房間，各位再去博殺也未遲！」

但竟然也有人半開玩笑地說：「我只求有得賭，有沒有地方睡覺也絕不成問題，反正三天兩夜很快就過去了！」

由此可見，賭場花錢招待這一百位貴賓，眼光獨到！

阿生差不多現在就可以下定結論，賭場這次花費雖大，但決不會虧本，而且可能「一本萬利」！

澳門也有賭場，而且生意不錯，還號稱什麽「東方蒙地卡羅」，但他們就沒有這種頭腦和手段；十多年前的「搭大船，送叉飯」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手筆了！

其實，他們不必學拉斯維加斯賭場那麽闊氣，單單是：送水翼船票，「住葡京」免費，但必須先購籌碼千元，相信也「除笨有精」！

因爲香港的賭徒更狠！如果澳門賭場使出了這一招，相信香港賭徒勢必如蟻附羶的湧往澳門去！

編好了房間，吃過了晚飯，以後便是自由

活動時間了。

所謂「自由活動」，相信除了「逛賭場」之外，便無處可去！

因爲在拉斯維加斯城內，所有的娛樂事業都集中在賭場之內。

切勿以爲賭場之內只有賭，實際上還有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好節目。例如大規模的歌舞表演，名歌星如法蘭仙納杜拉等，便是在場賭中的大舞台經常演出！

歌舞場面之偉大，荷里活電影中也難得一見；一百幾十個無上裝女郎擠在一起，除了色情之外，總算得上是一種「藝術」展覽。

可不是嗎，人本來都是一樣的，有眼耳口鼻和四肢等。

但是，爲甚麼有「美」與「醜」之分？

有些人五官拼在臉譜和胴體上，放得很適當，大小也十分勻稱。於是讓別人看上去很順眼，也很吸引，忍不住多瞧幾眼。

這是什麼？就是「美」！

相反，有些人其貌不揚，極之平凡，但他們同樣也是人，爲什麼却不吸引？

尤其是女性，稱得上「美」的，眞是少之又少。但這裏却有百多個，她們由頂至踵都令人着迷，把它稱作「藝術」，似乎並不過份！

此外賭場中又有酒和烟供應，而且全是上等貨。

因此，撇了賭字不提，逛賭場委實就是一種享受！這當然是指拉斯維加斯的賭場而言。

阿生在甘美美的陪伴下，玩得份外開心。她對這裏似乎非常之熟識，帶着阿生往這往那，走遍了每一個角落，單是角子機就玩了好幾種。

在這裏賭場內，最經濟的遊戲似乎就是角子機，其他賭博如果下注太小，可能會引來一陣笑聲，但角子機就不同了。它是限額的，根本沒有人去理會你。

只相處了一個短時期，甘美美已經對阿生表現得一派親熱。瞧他們在賭場內手拉手的，儼然一雙情侶，誰也不敢相信今天他們是首次共遊。

甘美美把阿生拉到輪盤賭桌旁，把手中籌碼押到一些方格上面去！

那些方格上面分別寫住：「二，五，十三，十六。」

最大的注碼是押在「五」字上面的一注。

阿生也喜歡玩輪盤，但他不相信有甚麼秘訣！除非輪盤之內另有控制機關，否則，機會率是絕對平均的，任何一瓣都有可能出現。

他信口問道：「你常常來這裏玩嗎？」

「偶而爲之而已！」她嫣然一笑，反問道：「爲甚麼你不跟我下注？我覺得，我的贏面很大！」

阿生把籌碼分散押在好幾個數目上面，但並非甘美美所押的那四個。

阿生笑道：「輪盤有三十多個號碼，由於賠率高，一般人都下注好幾門，而你只有四注，是否有甚麼靈感促使？」

「你問得好，我所下注的四個號碼，每一個都有用意的。」

「是甚麼用意？」

「二字是二人世界，表示我和你！」她眼角一瞟，令到阿生登時呆了一呆！但是，反視她的態度，却又若無其事。「五——這是我的幸運號碼，每次下注我一定買，看看我今夜是否有運氣！」

「那麼十三呢？這是外國人認爲不幸運的數字。」阿生問。

「外國的東西未必是好的，例如外國男人，我就十分憎恨！」

阿生自然記起了余伯的說話，她是給一個外國人拋棄過的。

因此，弦外之音，隱隱可聞。

「假如眞的開出了十三——」甘美美又說，「這證明我仍然幸運，因爲我畢竟也贏了錢啊！」

阿生聽了這似是而非的解釋，也有些啼笑皆非。他問道：「然則十六又表示甚麼？」

「十六是我的房間號碼。」甘美美道：「我住在二樓二一六號房間！」

阿生正想告訴她，他是住在她隔壁十八號房的，輪盤上那粒圓珠已停了下來！

一陣陣吆喝，一陣陣嘆息，明顯地表示出有人因贏了而情不自禁，但大部份却因輸了而低聲嘆息！這完全是希望與失望的表示！

圓珠停在「五」字格子之上，甘美美結果贏了很多錢！

阿生自然輸光了。

甘美美又在沉思着，她好像眞有靈感似的，認眞地考慮下注！

阿生志在玩耍性質，隨便下注了幾門！但是，却給甘美美制止。

她說：「你準備下注多少，全都拿來給我，贏了我們二一添作五！」

阿生笑道：「你以爲幸運之神永遠跟着你嗎？」

「相信我吧！」甘美美說，「我敢信今晚幸運是屬於我的。」

阿生於是把準備下注的籌碼都給了她！

她這一回只下注兩門，那就是「二」和「十九」。阿生自然不明白她的全部意思，「二」大概又是所謂「二人世界」吧！

那麼，「十九」又是甚麼意思？

甘美美後來解釋道：「十九是我的歲數，二是指你和我。」

阿生又一次聽到了她的暗示，其實她在行動上早已表現得一派親切。

阿生有點兒受寵若驚，他並非無胆入情關，只是覺得事情來得太過突然了！

甘美美是個富家千金，又是個離婚婦人，誰曉得她是否有用心？

思想間，輪盤又開始緩緩停下來。那鈴聲本來只是制止賭客再下注的，但每次响起來都把下注的人的心弦扣得緊緊的！

圍在桌邊的人，都緊張得喘不過氣來！

輪盤雖然越來越慢，但那粒珠子仍在逐格逐格的跳個不停！

在這一剎那間，賭徒們的好勝心理與患得患失的心情，都表露無遺！

人類的好奇心與好勝心理是很難克服的，而患得患失的心情，更是賭徒們的專用品。能够抱着消遣心情而闖進賭場中去的人，實在有限！

當那顆小圓珠快要停下來時，許多賭徒的心臟也差點兒停止了跳動！

圓珠兒終於停在「二」字方格之內！

一陣陣嘆息聲，掩蓋過唯一的喝彩聲——這是發自甘美美的！

她又贏了！

阿生沒有給她助威，因爲他呆住了！

他眞是不敢相信，幸運之神怎可能一而再的降臨在她的身上？是她眼光獨到呢，還是有甚麼奇異的靈感？無論如何，她總算帶挈阿生也贏了錢，而且引起全場的注意！

無數羨慕的目光，投在她的身上！阿生無形中也站了一份光彩。

她把贏來的籌碼，分了一半給阿生，表現得一派豪爽！

人們都在等待，等待着她再下注，以便跟風！

但是，她竟然出乎意外地鳴金收兵——在

場的人難免有點失望！

甘美美拖着阿生到酒吧那邊去！

阿生說：「爲甚麼你不乘勝追擊？」

「因爲我不是眞正的賭徒！」甘美美笑了笑，「你不是說過，幸運之神未必會永遠跟隨着我嗎？我算是聽從了你的勸告！」

阿生聳肩一笑說道：「是的，你也贏了不少！」

他沒有仔細計算過，但約莫總有數千元美金的籌碼在口袋裏。

甘美美拖住阿生在櫃前圓櫈上坐了下來，叫了兩杯酒。

她說：「贏的錢雖然不多，但總够我們開銷了！」

阿生有些不明白她話中的含義，這次遊賭城，是賭場招待的，那裏用得着甚麼開銷？再仔細咀嚼一下「我們」二字，阿生更是莫名其妙。

甘美美邀他碰杯，阿生只是淺嚐，他担心酒會令他失去理智！

酒是甜的，但阿生不知道這是甚麼酒，一切都由甘美美作主，他也在不知不覺中，聽從了她的擺佈。

酒喝得不算多，但阿生已開始感到意亂情迷！

他到底是個年青人，面對着的又是個嬌豔欲滴的熱情女郎，於是他的理智堤岸，逐漸崩潰了！

她的眼睛像會說話，一直瞪住阿生。

阿生彷彿聽到她說：「我們走吧！」

他又被人拖走，那是一條像鐵鈎一樣的手臂，好像把他鎖上了一樣。

一具渾身是火的胴體，一直在倚偎着他，他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可惜再也無法可以克服自己的理智。唯有聽從她的擺佈吧。

他下意識地問：「我們到那兒去？」

「回到酒店的房間裏去！」她用鼻子說話，酒精夾着名貴香水的氣味，自他的身旁透發過來，既性感，又刺激！

「然後呢？」阿生傻氣地問。

「然後，你喜歡怎樣就怎樣。」她柔情萬種地，瞟了阿生一眼。

阿生自言自語地說：「這是否不道德？」

她含羞答答地，脹紅了臉，反問阿生：「你是否結了婚？」

「還沒有。」

「那麼，喜歡我嗎？」

「嗯！」阿生言不由衷說：「你簡直像一杯蘇格蘭咖啡！」

「哈哈！……」她忍不住嬌笑起來。「我只知道有蘇格蘭威士忌！」

「你不似純酒，只是名釀混在一杯香濃的咖啡裏，使我在不知不覺中陶醉！」

「你很會說話，爲甚麼不直言喜歡我？」她又淘氣地說，「不過，無論你是否喜歡我，今後幾天你也是屬於我的！」

阿生酒醉三分醒，不禁問道：「你說甚麼今後幾天？」

「這裏沒有甚麼好玩的，除了賭之外。」甘美美說，「明天我帶你到別的地方觀光。」

「但是，三天免費招待——」

「何必貪這些小便宜？如果你我再獃在這裏等足三天，必保口袋裏乾乾淨淨，倒不如早些走吧，反正我們贏定了！」

阿生覺得她不但未醉，而且比起自己還要清醒。

「你打算到那兒去？」阿生問。

她說道：「天涯海角，只要有你在我的身畔。」

她把他的手臂擁得更緊，他彷彿又喝下了一口烈酒！

× ×

錦美窰位於美國西海岸，面對一望無際的太平洋，景色怡人！

由三藩市出發，大約開兩小時的汽車，便可以到達這裏。所以唐人街的僑胞們介紹呂林二人到此渡假觀光，是大有理由的。

由於海岸綫曲折，所以錦美窰的海灘儘管面對太平洋，也不見波濤洶湧。尤其是夏天，這兒的海灘更是水清沙幼，風光如畫！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現在就躺在這白色幼沙的海灘上，欣賞着這天然美景！

唐人街的僑胞們倒沒有說錯，這是情侶們渡假的聖地，它沒有三藩市的繁囂，又不致靜得像窮鄉僻壤那樣。

這裏有一流設備的酒店，也有遍植樹林的山丘與街道，到處都好像是專爲多情男女而設的。難怪觸目盡是一雙一對的。

阿生沒有跟呂林二人同來可能是對的，因爲眼前所見就有不少足以令他感到尷尬場面。

不過，凡事總有例外，呂林夫婦二人現在就發現了沙灘上有個單身的老婦人出現。

老婦人看來已年過六十，白髮蒼蒼，老態畢呈！

她似有無限心事似的，抱着一頭小花貓，在沙灘上散步！

當呂林夫婦二人注視着她的時候，她也見到了他們，而且視綫集中着呂偉良。

她像發現了老朋友一樣那麼喜悅，「噢」的一聲走了過來！

這情形不但令到林愛莉爲之愕然，呂偉良更加莫名其妙！

她認錯了人嗎？

她神經有毛病嗎？還是……

想也未想完，那老婦人已走到了他們的面前來，瞪住呂偉良問道：「閣下可就是中國大俠呂偉良先生？」

「不敢當！」呂偉良在極度驚奇中，只好笑了笑，反問道：「請問你是……」

「我是伯爵夫人！」她也沒有等呂偉良說完，已急不及待地自我介紹：「我是費多利伯爵的遺孀，但朋友們喜稱我伯爵夫人！」

林愛莉要不是看見她年已花甲，眞忍不住要追問呂偉良如何認識她的。

老婦人似乎很靈機，她大概也看得出呂林二人的目光充滿了疑問，所以她不待二人發問，便又繼續說了下去：「我是從一本犯罪雜誌上認識閣下的，希望你不要怪我唐突！」

豈料此語一出，呂林二人更加爲之驚奇不已！

「犯罪雜誌」？這是甚麼意思？

爲甚麼犯罪雜誌上面會刋登呂偉良的照片？要不是憑照片，老婦人自無可能會知道他是誰！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老婦人又說：「雜誌上有閣下的照片和介紹，作者稱讚你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俠盜。中國人叫你『鐵拐俠盜』，但我們美國人稱你爲『中國大俠』，這似乎更有意思！」

林愛莉心裏又是一陣驚喜，想不到外國雜誌也介紹她丈夫，她在此之前還以爲只有唐人街的華文報紙才作報導。

她忍不住問那老婦人：「雜誌可不是嘲諷我的丈夫吧？」

「不！我們美國人很坦率，値得一讚的，就誇奬他一輪！」老婦人說，「如果他該罵，即使是總統又怎樣，我們一樣詛咒他！」

「你是美國人嗎？伯爵夫人，剛才我好像聽你說過，你是法國人呢！」林愛莉道。

「不！我丈夫是法國一位伯爵，我本人是美國公民。但不管怎樣，我仍然是伯爵夫人啊

！」她摩挲着那頭花貓的毛，神氣地說。

林愛莉又問：「你所講的那一本，是甚麼雜誌？」

「犯罪雜誌，裏面有眞正的犯罪記錄，也有名家的偵探小說。」老婦人說。

「嗯！我想——」林愛莉回頭對呂偉良說道，「就像香港出版的武俠世界與藍皮書之類吧？」

呂偉良點點頭，同意了她的說法，然後又問老婦人：「那雜誌還說了我一些甚麼？」

老婦人道：「那位作者說，你俠義爲懷，過去專門刼富濟貧，所以中國人都稱呼你做『鐵拐俠盜』，又說你是一位第一流開鎖專家，無論甚麼複雜的保險箱，都難以將你難倒！」

呂偉良笑道：「看來他們不是誇奬我，而是詆譭我，可不知道警方有沒有見過你所謂的那篇報導，然則我可能會變成不受歡迎的人物呢！」

老婦人也笑道：「我相信警方不致如此蠻不講理吧！這裏一切講證據，你沒有犯罪，沒有人敢動你！」

呂偉良又問：「那本雜誌叫甚麼名堂？我眞希望有機會看看！」

「嗯！我倒忘了它的名字。」老婦人說，「不過，我似乎也有帶來。因爲我很無聊，常常帶書本雜誌爲伴。就是因爲看得太多，倒忘了是那一本雜誌刋了關於你的事！」

林愛莉問道：「伯爵夫人，你是來渡假的嗎？」

「是的。」老婦人道，「相信二位也是來這裏渡假的吧？」

呂林二人點點頭。

林愛莉問：「一個人嗎？」

「不！還有隨從和秘書。」老婦人說着又笑了笑，「今天我感到十分榮幸，能在這裏認識二位！」

「別客氣！」呂林二人異口同聲地說，「能結識伯爵夫人，是我倆的榮幸才是眞的！」

「二人肯賞面，讓我作東道，一齊吃餐晚飯麼？」那老婦人誠意拳拳地說。

呂林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搖頭道：「不要客氣了，還是以後有機會再說吧！」

「那我也不勉强，我知道你們中個人一向很客氣的。」老婦人含笑告辭了。

林愛莉想叫住她，因爲她還沒有說出如何借出那本雜誌給他們看；因爲呂林二人都希望知道外國人對「鐵拐俠盜」的看法！

但是呂偉良一手拉住他妻子，道：「算了，讓她走吧！」

林愛莉說道：「可是，她所指的那本雜誌呢？」

「那一定是英文的。」呂偉良笑道：「我的英文程度太差，省得要你翻譯啊！」

夫婦二人又是會心一笑！

海風吹來，浪花滾滾，置身其間，任何煩惱也會被吹掉，任何苦悶也會被吹走！

但是，他們冷眼望過去，那老婦人抱着她的小花貓。佇立在海灘上，面對着浩瀚大海，低聲輕嘆！

呂偉良最先看見了這種情形，當時他面上的一絲笑容也消失了！

他用手碰了一下他的妻子，林愛莉這才跟住他的視綫望過去！

他們一向富有同情心，看見老婦人如此不開心，開始有些後悔了，他們後悔不該拒人於千里！其實，他們只是以事情來得太過突然，一則不想沾了貴族的光采，二則也不想應酬一個陌生人。

但是，現在他們總覺得不够大方。老婦人可能由於形單影隻而感到寂寞，否則她爲甚麼會以貓爲伴，跑到海灘來？

林愛莉喃喃地對她丈夫說：「她不該跑到錦美蜜這種地方來。她既然是美國人，該知道這是著名的蜜月勝地！」

呂偉良道：「蜜月勝地只是人們加上去的，事實上這是渡假勝地，任何人都會嚮往，何況她還這麼有錢呢！」

「偉良——」林愛莉若有所思地說，「你以爲我們應該怎樣做？」

呂偉良自然也明白他妻子的意思，說道：「助人爲快樂之本。令到別人快樂，本身所得到的比快樂更加快樂。是嗎？」

林愛莉嫣然一笑，點了點頭！

於是夫婦二人十分有默契地一齊走過去！

老婦人終於發現了他們，轉愁爲喜地含笑招呼！

呂偉良對於外國那些所謂皇族，貴族，一向沒有甚麼好感。主要可能基於報章過份渲染皇室人員的日常生活。

那並不是說報章詆譭皇室人員，他們只是從實報導某某公主與夫婿跑馬爲樂，某某王子參觀了性電影之類。電訊只有奉承他們，焉敢嘲諷。

正因爲所報導的全是事實，令到呂偉良印象中總認爲他們這輩除了花用國民大量金錢去享樂享樂之外，簡直一無是處！

一個國家的富强，是有着許多因素的，但同樣一個國家的末路，也有着種種原因。目前一些自稱大國的國家就正在開始沒落。於是不知廉耻爲何物的同性戀合法化，以及縱容歹徒的廢除死刑等等莫名其妙的法例，也就給那班吃飽不知愁的所謂貴族議員們通過。

呂偉良既然對於外國的貴族沒有好印象，所以較早時對於這位伯爵夫人也懶得去應酬她。可剛才看見她不但沒有那派紳士夫人的架子，還含愁輕嘆，於是夫婦二人對這老婦人的同情之心，便油然而生！

老婦人似乎也想到了他們已經改變了主意，所以欣然而笑！

林愛莉對她說：「我們本來有個約會，但現在爲了你的緣故，只好推掉了！」

這是最好的藉口，否則很難解釋他們何故會突然改變了主意！

老婦人明知是謊言也得相信。於是一行三人，併肩離開了沙灘。

老婦人完全沒有貴族們的架子，與呂林二人談笑甚歡。她問他們：「兩位住在那一家酒店？」

「蜜月酒店。」林愛莉道，「你呢？」

「那眞巧！我也是住在那裏啊！」伯爵夫人笑了笑，然後面色一沉，有點黯然神傷地說：「本來我也知道沒有資格住到這種酒店裏去，但是，所有酒店都滿了，只有蜜月酒店有間大套房。」

呂偉良笑道：「蜜月酒店只是一個名稱，却沒有硬性規定，一定要兩夫婦渡蜜月才可以住進去的，你何必難過？」

林愛莉也說：「對了，酒店是每個人都有權住進去的，只要付得起租金，他們就會歡迎你！」

伯爵夫人搖頭苦笑，感慨地說：「無論貧富，不管男人也好，女人也好，總之要有個終身伴侶，否則到了我們這把年紀，就難免會感到冷清清。縱然有錢，試問又有甚麼用呢？」

她回頭瞥了呂林二人一眼，又笑道：「我眞羨慕你們！」

然後她又拍拍林愛莉的肩膊，說：「年青人，盡情歡樂吧！這世界是屬於你們的，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啊！」

林愛莉也笑了笑！

他們三人正待返回酒店裏去，裏面却擠滿了人，熱鬧非常！

原來一對新人結婚，賓客們把酒店大堂，擠得水洩不通！

呂偉良看看腕表，時間還早，提議先到外面逛一會兒，然後才返回酒店去更衣，一齊再去晚膳！林愛莉當然同意，伯爵夫人也沒有異議！

這小鎭實在有許多吸引人的地方，除了天然景色之外，當地人士似乎也在悉心把它弄成一個專供情侶渡假的蜜月勝地！

由踏足進來這小鎭開始，你就會感到舒適，悠閒，到處充滿了羅曼蒂克的氣氛！

這裏的小教堂，佈置得既莊嚴，又華麗，酒店有多人照顧來此成婚的新人，更有特設的「婚禮接待處」。這些全是爲新婚人士而設的。眞可謂無微不至！

小鎭依山建築，一條長長的斜坡，小道兩旁開設了過百間小商店。

商店小巧別緻，規模不大，裝修得清雅美觀，既無叫囂聲，也不見有人招待。即使是售賣紀念品的，也顯得極之悠閒。

正因如此，情侶們散步其間，才有一種恬靜的感受！

道上樹蔭處處，清幽絕俗。難怪情侶們都把這裏視作世外桃源！

伯爵夫人把小花貓自懷抱中放出，讓牠可以自由自在地來回奔馳，撲蝶嬉花，小動物竟然樂在其中，逍遙得很！

三個人信步閒聊，不自覺地走進了一處小樹林裏面去！

小花貓亦步亦趨，跳跳蹦蹦的，享受着大自然的怡人景色！

「看見嗎？」伯爵夫人突然指住小樹林盡頭處，「那兒不是有一間小寺院麼？」

「是的，夫人。」林愛莉不明白她的用意，但却答了她！

伯爵夫人又問：「不知二位有沒有欣賞過緊張大師希治閣的影片呢？」

林愛莉道：「我正是胖子導演的忠實觀衆，他每一部作品我都去看看。有些幾年後再版發行，我也一再捧場。」

「然則，『迷魂記』你有沒有看過？」伯爵夫人問道。

「當然有！」林愛莉說，「那是金露華主演的，對嗎？」

「對了！」伯爵夫人道：「金露華主演的『迷魂記』就是在這小寺院中取景的。」

這時三人已走到了小寺院的前面來！

呂偉良也喜歡希治閣的影片，無論故事結構，氣氛的營造以至結局的出人意外，都達到很高的藝術境界，可惜近年已少見他的作品。

林愛莉本身是個影迷，尤其喜愛緊張大師的奇情偵探影片。

她記得「迷魂記」中的金露華，曾經給人由寺院的鐘樓推下來，片中所見，既神秘，又可怖。但是，現在他們仰首上望，那鐘樓並不高，也不見得有何可怖之處。由此可見，電影鏡頭的處理，氣氛的營造成功與否，完全視乎導演的功力。

一個像希治閣這樣成功的好導演，可以把一個極其平凡的小鐘樓，拍攝得危機四伏，神秘而恐怖；但同樣一個劇本，如果落入一個低能導演的手中，拍攝出來的影片也必然面目全非。

三人逛完小寺院，彷彿又重溫「迷魂記」中的一幕，隱隱還有點兒驚心動魄的感受。

回到酒店裏的時候，已近黃昏。

呂林夫婦二人與伯爵夫人暫別分時，才知道她竟然就住在同一層樓的豪華套房裏。而且還是同一走廊，相距不遠。

誤寄同情　俠盜中計

更衣沐浴之後，呂林夫婦二人正準備致電給伯爵夫人。

就在這時，忽然有人敲門。

門開處，伯爵夫人已出現在門外，含笑問道：「可以走了吧？」

在她的身後，出現一名年約三十的女子，她非常有禮貌地向呂林二人含笑點頭爲禮。

林愛莉道：「我們剛想致電話給你。」

「好吧！我們現在就走！」伯爵夫人又回過頭來，把身後的女子召來：「讓我先來介紹，這是我的私人秘書桃麗小姐。」

呂林二人跟桃麗招呼過了，四個人這才到餐室裏去。

伯爵夫人沒有把她的小花貓帶來，林愛莉關心地問：「小花貓的晚餐如何解決？」

「噢！我的隨從人員會照顧牠的。」伯爵夫人道。

桃麗小姐也說：「是的，咪咪是夫人的心肝寶貝，不會餓壞牠的。」

四個人吃得開胃，也談得開心。

桃麗看來是個很有學問的女秘書，天文地理，無所不曉。

伯爵夫人年紀雖然足以做呂林二人的母親而有餘，但她談吐風趣，也有幽默感，與呂偉良等三位年青人談來，一點也不會有格格不入的感覺。

外國人飯前飯後總不離酒，就像我們中國人的茶一樣。呂林二人是來此渡假的，既然沒有正經事待辦，也就入鄉隨俗，多多少少總喝了一點。

四個人無所不談，倒也投契。

突然有個侍者過來，彎腰俯首問道：「請問那一位是費多利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反問道：「什麼事？」

「有個電話打到這裏來要找夫人。」侍者很有禮貌地說。

伯爵夫人示意桃麗說：「你去聽吧，看看是誰。」

桃麗站起來跟侍者到電話間去。

伯爵夫人回頭對呂偉良說：「相信閣下一定對珠寶很有經驗吧？」

呂偉良笑了笑，道：「我並不內行。」

「我最喜歡珠寶首飾，但鑑辨能力實在有限，所以每次當我購入一件首飾時，總要邀請一些專家回來幫幫眼。唉！想起來我也算是十分愚蠢的人！」伯爵夫人搖頭苦笑。

林愛莉注意到伯爵夫人手上的鑽戒，在燈光之下燦爛奪目，看來必然是上價貨吧！

伯爵夫人也留心到林愛莉的目光，於是脫下手上的鑽戒，很大方的交到林愛莉手上，說道：「林小姐，請你鑑辨一下，我雖然喜愛珠寶首飾，但向來不喜歡戴得珠光寶氣，這枚戒指是亡夫送給我的，所以我才經常戴着它。」

林愛莉看見她這麼大方，忍不住笑道：「這裏光綫不足，而且我手上又沒有放大鏡，如何可以鑑辨它的眞正價值？」

說着，順手把戒指還給了伯爵夫人。

這時候，女秘書桃麗神色匆匆地跑回來，對伯爵夫人道：「不好了，夫人，咪咪不見了！」

咪咪是小花貓的名字，呂林二人早就知道了。現在看見桃麗這一副緊張的神情，覺得她未免太過大驚小怪。但是，反視伯爵夫人的面部表情，她比起桃麗有過之而無不及。

伯爵夫人一邊召侍者結賬，一邊詛咒着說：「該死的！怎會讓我的寶貝走失呢？」

她大概在罵她的侍從人員吧。呂林二人雖然也明知小花貓是她的心愛寶貝，卻不致看得那麼嚴重，畢竟只是隻小動物啊！

呂偉良正待爭先付錢，桃麗已經搶着結了賬。

伯爵夫人急於回到她的套房去，也沒有再跟呂林二人多說客套話。

她只是一邊走着一邊半埋怨地說：「我早該把牠帶在身邊；但是，在這種高貴餐室裏，往往寫明不准携帶小寵物的。」

林愛莉安慰她說：「夫人，別焦急成這樣子，咪咪很懂人性，相信牠遲早總會回到你的身邊來！」

「那小淘氣眞的是——」伯爵夫人氣急敗壞地走着，又說：「我寧願損失一千元，甚至一萬元，也不能沒有了咪咪！」

各人匆匆登樓，呂林夫婦二人雖然因爲剛才喝了一點酒而有些醉意，畢竟這位「新朋友」發生了事，又豈可就此不顧而回到自己的房中去呢！

於是夫婦二人陪着伯爵夫人進入她的大套房中去。

房間裏有個年青男子，正忐忑不安地瞪住各人入來。

伯爵夫人非常生氣地質問他：「佐治，你到底怎麼攪的？」

那個年青人面露驚惶之色，抱歉地說：「夫人，我已經非常小心地照顧牠。你們走後我只進過一次洗手間，想不到由洗手間出來之後就不見了牠！」

伯爵夫人暴跳如雷，桃麗安慰她說：「夫人，我想牠只是追逐老鼠追到外面去了，不久一定會自己跑回來的，放心吧！」

呂林二人也帮着規勸伯爵夫人，事實上如果她有心臟病的話，她可能就此送了老命！可不是嗎？你瞧她那滿頭紅筋，手顫脚震的樣兒吧！

也許因爲呂林二人是客人，伯爵夫人不好意思再吵鬧得太過份，一邊揮手示意，吩咐佐治與桃麗到外面去找小花貓咪咪，一邊招呼呂林二人在沙發椅上坐下來。

伯爵夫人彷彿還有些心事未了，忽然又叫住桃麗。

她吩咐桃麗去取來放大鏡和另一枚鑽戒，讓呂林二人鑑辨一下，只叫佐治一個人去找尋小花貓咪咪，看來她把「咪咪」和鑽石兩者看成魚與熊掌。

所謂套房，是比一般酒店房間爲大的，目前伯爵夫人稅居這一間，就有會客室，臥室以及洗手間等，而會客室又附設有酒吧，彷彿富有人家客廳一樣，極其富麗唐煌，美觀宏偉。

桃麗剛才就是由會客室，跑到臥室裏面去了。

伯爵夫人又親自去倒酒，林愛莉晚膳時候的酒氣還未過，現在還有些醉意，自然不可以再喝了。呂偉良也不是酒徒，因此只有伯爵夫人一個人自斟自飲。

桃麗很快又出來了，但是她手中只拿了一個放大鏡。

她對伯爵夫人道：「夫人，你所講最近高價購入的鑽戒，已放回保險箱去了。」

伯爵夫人呷了一口酒，隨即把手袋打開，她顯然是想找出鎖匙給桃麗。

但是，呂林二人和桃麗都可以看見伯爵夫人越搜越不對勁。

她的面色由紅潤而變得蒼白，從她手忙脚亂的情形推測，鎖匙可能失去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也在替她焦急不已。

伯爵夫人索性把手袋裏的所有物件都傾倒出來，獨是未見有鎖匙。

於是她開始搜索衣服上面的幾個口袋，依舊一無所獲，她急得滿額大汗。

「一定是掉在海灘上！」伯爵夫人在回憶中自言自語地說。

呂偉良記得他們臨到離開海灘時，潮水正開始漲，現在這時候潮水一定更高了。

因此，當伯爵夫人想闖出去時，呂偉良就對她說：「沒有用的，潮水漲了。」

伯爵夫人又是一呆。

她喃喃地說：「那怎麼辦？我所有名貴的珍飾都在裏面呢！」

林愛莉問道：「你的保險箱不是用暗碼的嗎？」

「不！我的首飾箱在臥室的暗格裏，暗格是配有鎖匙的。」伯爵夫人一邊說一邊步向臥室那邊。呂林二人和桃麗也順其自然地，跟了過去。

呂林二人自是無法明白，酒店的房間又怎麼會有暗格？

各人到了臥室之後，伯爵夫人彎下腰來，在床頭几上按了一個掣，只見床頭几隨即緩緩地移開，後面牆脚果然露出了一道小門。

小門旁邊有匙孔，顯然是伯爵夫人剛才所提及的暗格。

伯爵夫人又說：「這不是每一間房都有的，要不是我住進來時特別提及保安問題，酒店方面也不會隨便說出這秘密，租用它是要另外計錢的。」

林愛莉問道：「你的保險箱就在裏面？」

「是的，我的首飾箱就存在裏面，只要弄開暗格的門，就可以見到。」伯爵夫人說。

呂偉良道：「何不通知酒店方面？他們也許有後備鎖匙。」

「沒有用的。」伯爵夫人說，「我把酒店配給我的暗格鎖匙扣在我的首飾箱鎖匙扣上，現在一齊失掉了。就算酒店把暗格的門弄開，首飾箱也無法弄開。再說吧，我實在不想讓外人知道我把這許多珍飾帶在身邊。如果太張揚，會引起一些不法之徒的注意，老實告訴你，要不是我從雜誌上了解你們的爲人，我才不會如此！」

林愛莉想想，這也是道理。酒店裏面，什麼人都有，萬一事情張揚出去，只怕引起歹徒的垂涎，對伯爵夫人有危險。

她靈機一觸，自告奮勇道：「讓我試試好嗎？也許我可以不用鎖匙也能把它開啓。」

林愛莉是個心直口快的人，她不願意看見這老婦人焦急成那副樣子。

「能夠帮助別人總是一件好事」這念頭自海灘開始，就一直促使他們盡可能設法去令到這老婦人快樂。只不過晚膳時喝下的酒，更能推動這一股按捺不住的情感而已。

伯爵夫人感到疑惑地問道：「你能夠開啓它？」

「試試吧！」林愛莉自頭頂一摸，摸下了一枚髮夾。她一邊走向床頭几附近，一邊說道：「希望能夠帮你，但未必有把握。」

呂偉良冷眼旁觀，知道林愛莉必能做到，她只是說得客氣點而已。

林愛莉是個心直口快的人，她所以說這話，也不完全是爲了客氣，而是由於她的酒氣未過，有點頭昏眼花所致。

結果她只輕撬幾下，那個暗格的小門便應手打開。

伯爵夫人與她的女秘書桃麗無限驚奇地瞪住林愛莉。

林愛莉仍然蹲在地上，回頭看見二人的表情這麼古怪，不禁聳聳肩，含笑問道：「怎麼樣？要我把你的首飾箱取出嗎？」

伯爵夫人忙說道：「不！千萬不可亂動，

否則警鐘會大鳴的！」

呂林二人都怔了怔，他們不明白何故會引致警鐘大鳴。

桃麗解釋道：「暗格之內有秘密綫路通至酒店的保安室，我們的保險箱與一些小巧機關相連，如果你强行將箱子拉出來，警鐘就會响起來。」

伯爵夫人也說：「是的，我喜歡這家酒店，就是它的保安措施不錯。」

林愛莉站直了身子，伯爵夫人走過去，彎下身子去看她的首飾箱。

她束眉道：「這樣還是沒有用。」

她把一個大約不足一英尺丁方的首飾箱拉出來，但只拉到與小門平頭處便不能再拉出，看來好像有些鍊子之類的東西扣住。

首飾箱是金屬製品，但漆上了木紋顏色，很名貴大方。

林愛莉站得較近，可以看見它的鎖是比較複雜的，左旁有匙孔，右邊是一個小型號碼扭盤。扭盤又分三重不同的號碼。一重是阿拉伯數目字，第二重是英文字母，第三重是羅馬數字。

呂林二人過去也曾經接觸過不少各式各樣的保險箱，首飾箱，就是未曾見過這種。

呂偉良也被它吸引着走前兩步。

伯爵夫人似乎也看出了二人對這精巧首飾箱的興趣。

她很驕傲地說：「這是目前全世界最安全的保險首飾箱。呂先生，請你過來看看它的結構吧！」

呂偉良湊近彎腰細看，再伸手撫摸了一會，隨口說道：「這是沒有夾縫的，用原塊鋼合金鑄出來的防盜首飾箱。」

「好厲害的目光！」伯爵夫人說：「我還以爲這麼新式的東西，你不會明白它的結構呢，看來我未免太過小睹你了！」

呂偉良笑了笑。

伯爵夫人又指住保險首飾箱的匙孔四周，說道：「這是防X光的混合金屬，不但防火，任何X光也不能加以透視。」

呂偉良說：「我明白的，夫人，這是最新的精鋼混合金屬，目前美國政府規定一些金庫和郵局中的郵箱，都必須用此等精鋼金屬製造。它的耐熱度達到華氏表一千七百度至二千度左右。」

伯爵夫人的目光中充滿了驚奇，她顯然無法估計呂偉良會曉得這麼多。

她與她的女秘書交換了一個眼色，表示出一種忐忑不安的神氣。

伯爵夫人吶吶地說：「我還以爲這是百份之一百的安全東西。」

桃麗解釋說：「夫人以爲這是沒有人可以把它破壞的小箱子。」

林愛莉借着幾分酒意笑道：「你們大概中了廠商的宣傳毒，我們中國有句俗語說得好，『賊公計，狀元才』，意思是指做壞事的盜賊，往往有過人的本領，事實上也是。」

呂偉良也忍不住笑道：「廠商爲了宣傳，說它如何如何的好，那是難怪的。但如果說它百份之一百的安全，似無可能。」

伯爵夫人問：「閣下可以不用鎖匙將它打開麼？」

「未必有把握，但不妨一試。」呂偉良很神氣地把衣服除下。

若在平時，呂偉良很少會這樣自告奮勇的表演一番。但當時他的腦筋仍被酒精所控制，情緒上有點衝動。

他雖然收山了，但是他對一些新的防盜設備甚感興趣。

因此他常常注意新出品的結構，研究是否一如宣傳所稱那麼可靠。

他覺得：廠商爲了宣傳新產品，誇張是難免的。在另一方面，即使新產品確有十分精密的設計，但爲了讓用家安心採用，却不可能一如軍事秘密那樣採取「保密設施」。

所以，新產品的設計秘密，多多少少還是給外間偵知；而盜賊們的才智比起間諜特工一點也不見得遜色。

就憑了這理論，任何新產品也不可能達到「百份之一百安全」這種事實。因爲「賊公計狀元才」，你有張良計，他就有過牆梯。只要新產品設計的秘密外洩，盜賊們遲早也會想到「破敵之計」。

呂偉良不知從何處獲得這種新產品的設計秘密，所以剛才他能一一道破，使到身爲主人的伯爵夫人大爲不安。

他不知道她是否有後備鎖匙，但是呂偉良有意露一手却是眞的；而林愛莉也希望助老婦人一臂之力。因爲鎖匙丟失了，箱內的珍飾她固然難以一開眼界，就是如何把小箱子帶走，也成問題。

原來這種保險首飾箱的優點一如呂偉良和伯爵夫人所講的之外，附在暗格內的防盜鍊子也有巧妙設計。

暗格之內的防盜鍊是特製金屬製煉而成，附有電源，用鋸子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企圖把它弄斷，都會引致警鐘大鳴。

鍊子是連貫保險首飾箱的，一端鑲入暗格內的暗牆之內，電源直通酒店的保安室。另一端則透過小箱子後面一個特備小孔，用特製羅絲在內部加以旋緊。

因此，要把小箱子自暗格內取出，必須按步就班，先將小箱子打開，再將內部的羅絲旋開，讓鍊子與小箱子脫離。

若非如此，使用暴力方法將鍊子弄斷，而企圖就此把小箱子取去的話，警鐘就會大鳴。

而實際上，那鍊子甚短，要在暗格中動手把它弄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呂偉良既然明白這一切情形，自然曉得極力避免觸及警鐘。

呂偉良過去在江湖上混了不少時日，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開鎖專家，對於一切複雜的設計都能憑冷靜的頭腦和豐富的經驗去應付。

現在他面對的雖然是比較新穎的設計，但萬變不離其宗，只要明白原理以及其中奧秘，再加上昔日的實際經驗，自可得心應手。

呂偉良就憑着他對這類設計的澈底了解，花了將近十分鐘，才將那個號碼旋盤的綫索摸着。至於那個匙孔，對他來說，更是輕而易舉的事了。

前後就只花了十多分鐘，那個保險首飾箱便給他弄開。

小箱子打開，裏面盡是閃閃生光的珠寶首飾，簡直令人目迷。

伯爵夫人有點難以相信，她很不開心，也許是她的自信心受到澈底破壞了。

其實對鐵拐俠盜呂偉良來說，這已經花費了他太多的時間；過去更複雜的保險箱他也無須超過十分鐘光景，已能從心所欲。

無論如何，在禮貌上伯爵夫人也得感謝呂偉良和林愛莉的帮忙。

然後她又對她的女秘書桃麗說：「記得通知英倫夾萬廠，這東西太不可靠。」

「我明白了，夫人，明天我就通知他們！」桃麗說道。

呂偉良和林愛莉會心一笑。

他們都倦了，於是向伯爵夫人告辭。

林愛莉雖然可以欣賞一番那些珠寶珍飾，但是，也到底因爲主人家的不開心，而迫得走馬看花地匆匆完事。

臨別時，林愛莉還勸她將這些珍貴的珠寶，存放到酒店賬房的保險庫去。

呂林夫婦二人離去時，佐治已將小花貓咪咪尋獲，所以他們終於看見老婦人的笑臉，然後雙方才道過晚安。

× ×

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呂偉良突然從噩夢中驚醒過來。

人類的大腦中往往存在着一種潛意識，這種潛意識往往也會造成夢境；那未必就是由於「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剛才呂偉良夢見被人加上手鐐帶走，有二個自稱聯邦密探的人指他犯了盜竊之罪。

宵來的酒氣消失了，他的頭腦也比較清醒了許多。想起剛才夢中所見，再想起昨天晚上他所遭遇到的事情，就有點不寒而慄。

他推醒他的妻子。

林愛莉好夢正憩，被推醒後，睡眼惺忪地問：「發生了什麼事？」

呂偉良道：「暫時還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但相信也快要有麻煩了！」

林愛莉怔了一怔，急問道：「你到底說什麼？」

「我當然不是說夢話，而是我們可能酒後糊塗做了傻瓜！」

「我還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呂偉良道：「愛莉，昨天晚天，我們做了一些什麼？」

林愛莉摸摸後腦，回憶着說：「我們與伯爵夫人共晉晚餐！」

「是的，而且還喝了一些酒；就是那些酒，令到我們糊糊塗塗的，被人加以利用也不自覺！」

「嗯……你的意思是……」

「她未必是什麼伯爵夫人，也不一定是失掉了首飾箱的鎖匙！」

「但是——」林愛莉驀地由床上坐直了身子，吃驚得連半點睡意也沒有了，她睜大了雙眼說：「你我二人的指紋——」

「都留在那暗格和保險箱內外！」呂偉良接着說，「我們太糊塗了，怎麼可以替一個陌生人做這種事？」

「什麼時候了？」

呂偉良取過床頭几上的手表，瞥了一眼：「凌晨一點。」

林愛莉忽然又失笑道：「看來未必那麼嚴重，我們可能只是杞人憂天。」

呂偉良沉思着說：「你的意思是：我們遇到的，可能眞的是伯爵夫人！」

「當然！」林愛莉說，「假如出了毛病，警探早該找上門來。」

「昨晚我們回到這兒來，大約是什麼時候？」呂偉良問。

「我沒有留意。」

「嗯。」呂偉良回憶着說：「大約七至八時左右吃晚餐，在夫人的房間中逗留了若干時候？」

「相信總有三十分鐘吧？」

「然後，我們因爲酒可能喝多了，糊糊塗塗的回到這裏來，倒頭便睡，一睡就睡到了現在，那麼……」呂偉良屈指一算，「大約也有四五小時光景了！」

「是的，在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內，如果夫人不是住在那兒，如果那首飾箱不是屬於她的，失主必然發覺；只要報警，相信警方也一定會展開搜索行動。但是，我們似乎並未受到騷擾。」

呂偉良想了想，也爲之失笑：「是的，也許是我神經過敏。」

「不過，回想起來，我也覺得我們被人利用的可能性甚大。」

「是的，例如：她爲甚麼要請你鑑賞珠寶？她爲甚麼突然在海灘上結識我們？」

「表面上看來一切是那麼自然，都好像是偶然發生的！」

「但想深一層，疑點甚多！」呂偉良道，「例如進餐時那個電話，又例如佐治離房出去找小花貓，一切都可能是有計劃的。」

「對了！我也有這種想法，可能是佐治揀着主人出去時，致電夫人，由夫人引我們墮入陷阱。走失了小花貓是假局，目的是給個藉口，讓佐治到房門放哨，以防眞正的主人突然回來！」

「本來像我們這種人，警惕性甚高，不易上當的，就是那些酒累了我們！」

「是的，喝了酒之後，我們的腦筋都有些昏亂，有點不由自主的。」

「但當酒氣過後，我大腦中的神經中樞仍有此事的印象，所以潛意識才會認爲那是十分愚蠢的行爲，即使我們不是遇上了大騙子，也做得太過不智！」

「何不打個電話給伯爵夫人？」

「人家可能睡了。而且，我根本忘了那間房的編號。」

「這酒店的VIP套房不會有多少間，祇要告訴接綫生就不難找到了。」

「我們何不直接先向接綫生查詢一下，看看是否有一位伯爵夫人住在本酒店內再說？」

「是的，試試看！希望一切祇是我倆的幻想，否則就麻煩了！」

呂偉良正想拿起床頭几上的電話，突然有人在外面拍門！

夫婦二人不約而同地驚叫了一聲：「糟糕了！」

拍門聲越來越急！呂偉良只好跑過去打開門。

拍門的是酒店的管房和警方人員。

儘管呂偉良心知肚明，也得裝模作樣地問：「發生了甚麼事？」

「對不起，兩位。」管房解釋道，「我們這裏有位住客失竊，警方要調查本酒店入住的每一位住客，希望見諒！」

「失竊？」呂偉良故意問道，「到底失去了一些甚麼？」

林愛莉也由床上跳下來說：「是的，失竊與我們有甚麼關係？」

「這是迫於無奈的事，請二位原諒。」一位警官打了一個手勢，一名武裝警員和二名探員入內展開搜查行動。

警官又問呂偉良：「今晚你們到過甚麼地方？」

「今晚？」呂偉良怔了一怔，故作沉思！

「是的，我的意思是指你們就寢之前那一段時間，你稱爲今晚也好，昨晚也好，我們祇想知道二位有沒有到過同樓的VIP一號套房？」那位警官又問。

呂偉良與林愛莉交換着眼色，以便取得默契，他發覺他妻子在搖頭。她這動作很細微，希望警察沒有見到。否則就會弄巧反拙！

呂偉良自然明白林愛莉的意思，她大概担心到被警方一直查問下去，如果說沒有到過，那就可以一了百了，推得一乾二淨！

但是，老江湖的呂偉良，他却明白到一切事實顯然就像他們剛才所想像到的一樣，如果因說謊而引起警方更大思疑，那才不可收拾。

因此，他坦然說道：「睡前我們曾與伯爵夫人和她的女秘書桃麗小姐等，四個人同進晚膳。後來伯爵夫人還招待我們到她的睡房中小坐片刻，然後我們才回來就寢！」

「甚麼伯爵夫人？」警官回頭問那位站在一旁的管房。

管房反問道：「是住在那一間房的？」

「似乎是一間套房，裏面有客廳和小酒吧！」呂偉良說。

管房道：「我們這裏祇有兩間VIP套房，都是在這層樓的，不知你說的是那一間。」

呂偉良道：「我倒沒有留意房間的編號，但我想我會認出是那一間的。」

警官道：「那麼請你跟我們過去看看，好嗎？」

「當然可以，如果你以爲有此必要的話。」呂偉良又回頭對林愛莉道：「愛莉，祇要坦白說出一切，不會有麻煩的。」

林愛莉會意地點點頭，目送她丈夫與各人離開了房間！

警方人員，仍在房內搜索，林愛莉在旁監視！

呂偉良被帶到一間豪華套房，他認出這就是宵來作客的地方。

房內有着其他警方人員，酒店中的高級職員以及一些人。

這些人穿着得很整齊，有些還穿了禮服，像剛剛參加完宴會回來一樣！

房間中每一個人都盯住呂偉良，所有視綫都集中到這邊來了！

呂偉良並不因此而畏縮，他反而要在人羣中找回一些見過的面孔，那當然就是指伯爵夫人和她的女秘書桃麗，有一名隨從佐治等人。

但是，那三個人的面孔，並不在這班人裏面。

呂偉良很吃驚，因爲他所想像中的不幸事情，終告成爲事實了！

「就是這間房嗎？」那位警官問道。

呂偉良點點頭。

警官又問：「你所指的伯爵夫人，是那一位？」

「她和她的秘書隨從等，並不在這班人裏面。」呂偉良說。

警官轉頭向他身畔的管房說道：「另一間貴賓套房，是否住了一位貴族？」

管房搖搖頭：「另一間套房是空置的，還沒有租出。」

呂偉良也沒有要求到另一間看看，因爲他差不多可以百份之一百肯定就是這一間，那並非因爲房間內的一切陳設，而是床頭几移開了，那暗格的門也打開。那是他親自動過手的地方，怎麼會不認得？

警官對呂偉良說：「這裏根本沒有接待過一位伯爵夫人，你到底怎麼攪的？」

呂偉良喃喃自語地說：「我們可能酒後糊塗，被人利用！」

「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警官問。

呂偉良道：「那位自稱伯爵夫人的老婦人，當時曾對我們說，她旅途寂寞，希望我們陪伴她。我夫婦二人一向以助人爲快樂之本，便陪她進晚餐。飯後回到這裏來，當時她又張惶失措地說，掉了首飾箱的鎖匙，叫我帮忙！」

「帮忙甚麼？」

「開鎖！」

「你會開鎖？」

「那祇不過是雕虫小技！」

這時有人插咀道：「那是不可能的事！」說話的人年約三十，樣貌長相英俊，穿的是晚禮服，襟頭上還插了一朵紅花！

他身邊也有個盛裝豔抹的女郎，看他們可能是新結婚的。

那男子又說：「我的首飾箱是配有保險鎖，最新式的一種，怎可以……」

警官沒有耐性等他講完，就道說：「事實上你的保險首飾箱現在是被人弄開了，符利沙先生。」

警官又示意呂偉良說下去！

呂偉良心裏明白，到了目前這境地，除了坦白之外，別無他法可想。

他說：「當時我喝了酒，情緒衝動，若在清醒的時候，我不會做出這種傻事！」

那個叫符利沙的男人說：「你既然不清楚，怎可以開保險鎖？」

「我也不知道！」呂偉良苦笑聳肩，「也許保險鎖的結構，並不如你想像中那麼複雜，也可能是我對它太了解！」

符利沙生氣地說：「那你承認偷掉我的珠寶首飾！」

「不！我從不承認這點！」呂偉良說。

那位警官道：「符利沙先生，此事已交給我們警方處理，你最好少說話！」

「嘿！」符利沙十分生氣地瞪住警官：「我損失了數十萬元珠寶，你還叫我少說話？」

警官道：「你損失多少那是另一回事，總之你報了警之後，一切就得交由我們處理。」

他又提醒呂偉良：「你說話最好小心點，因爲你現在所講的每一句話，都有可能成爲我們方他日控告你的呈堂口供。」

「我明白的，警官。」呂偉良說，「看情形我們眞的是上了他們的當，如果這裏不是住了一位伯爵夫人的話。」

「甚麼伯爵夫人？」警官問。

「費多利伯爵夫人啊！法國貴族的遺孀。」呂偉良說。

「呂先生，我勸你還是別裝蒜了！現在我正式宣佈拘捕你！」那位警官面色一沉，一名警員立刻過來替呂偉良加上手鐐。

呂偉良毫無反抗。他當時明白，這時候反抗也沒有用的。

這時候，一名武裝警員和二名警探，也把林愛莉帶來。

警官問道：「搜到賍物麼？」

警探答道：「沒有，甚麼都沒有，祇有一些簡單的行李。」

警官忽然又從一堆雜誌中找出了一本，翻開內頁，裏面是一篇關於中國三俠的介紹，赫然有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人的圖片。

警官說：「關於這篇誇張的報導，我也看過了，你們總共有三位的，是嗎？」

「我沒有看過甚麼報導，無從奉告。」呂偉良說。

「別裝蒜了，把另外一個人的行踪告訴我吧！」警官道。

呂偉良和林愛莉都爲之啼笑皆非。

他們不知道那本雜誌裏面怎麼說，但相信必然是老婦人提及過的罪案雜誌。目前這位警官和那位自稱「伯爵夫人」的老婦人，相信都是由這本雜誌上面了解他們三人的。

呂偉良對警官道：「多謝你剛才提醒我，如果你對我客客氣氣，我也許會對你講多兩句，但你現在太沒有禮貌了！」

警官有點生氣，走過來迫視着呂偉良：「你當然可以一言不發！但是，剛才你已承認來過這裏了，可不是嗎？」

呂偉良道：「我祇承認來過這裏，但從來沒有偷過甚麼。」

「你們還有同黨！」警官說，「賍物一定是由另一人先行帶走！」

「我勸你說話小心點！」呂偉良道。

林愛莉也忍不住嘿嘿地說：「你開罪我們事小，無法破案，要求人帮忙時，就知道國際特警不能隨便開罪的了！」

警官冷笑道：「我知道你指他是一名特警，跟你們兩個正在渡假中。但是，可惜你們的底子不好，剛才你所編織的故事，我也不會相

信。」

「警官先生，希望你也不要忘記你講過的這一番說話。」呂偉良道，「由現在起，我甚麼都不想說，祇想找律師。」

「你當然有這種權利的，但現在我們必須把你們都帶回警局裏去！」警官說着，向他的同僚打了一個手勢！

呂林夫婦二人於是立刻就被帶走！

× ×

阿生也像在發夢，不過他發的是一場旖旎溫馨的甜蜜美夢！

甘美美這熱情狂放的女子，給阿生帶來無限的驚奇！

阿生甚至現在仍懷疑，他到底是發夢呢，還是他的生命果真是這麼的多姿多采？

阿生身旁躺着的，是一具豐滿的胴體，那自然是屬於甘美美的。

甘美美睡得很甜。她那顆曾經受過創傷的心靈，經過了一夕風流之後，似乎又暫時獲得了一點慰藉！

阿生看見陽光自窗帘一旁射進來！

他輕輕把他的手臂自她的頸項下面拉出來，他不想驚騷她！

他悄悄下床！然後走到了窗前，彎腰伸臂，做了幾個慣常的健身操動作！

他推開窗門，企圖讓外面的新鮮空氣湧入來，雖然房間裏有空氣調節設備，不過無論如何無法與新鮮空氣比較！

但是，窗門剛推開，湧入來的竟然是一股令人難以抵受的熱空氣！

他急忙又再把窗門關上！

這是沙漠地帶，氣候又熱又乾燥，祇要見到陽光就熱得要命！

阿生剛回轉身來，甘美美已經醒了！

她含笑瞪住阿生，睡意未褪，媚態依舊，阿生自問吃不消！

他跳進洗手間去，開了花洒龍頭，跳進了浴缸中去，讓冷水照頭淋！

當他再次回到房間裏來的時候，他看見她剛放下床頭几上的電話聽筒！

「你打電話給誰？」阿生一邊抹乾他的頭髮，一邊問道。

她故作神秘地說：「猜猜吧！」

「跟領隊的連絡嗎？」

「不！訂機票！」

「你要到那裏去？」

「不是我，你應該問：我們要到那裏去呢？」甘美美笑道，「我不是說過了嗎？今後幾天，我們過的將是屬於兩個人的世界。」

「幾天之後呢？」

「當我們須要分開的時候，最好能忘記一切！」

「你能忘記嗎？」

甘美美聳聳肩：「我想我可以的，希望你也同樣可以。」

阿生明白她是個受過創傷的女人，心理上可能有點變態！

他覺得她既可憐，又可愛，偏偏又不知道說一些甚麼才好！

她又再次拿起電話聽筒，這一次，她才與領隊連絡，說他們二人有事要趕回三藩市去，中途退出以後的活動！

阿生一切均處於被動，祇有聽從了她的擺佈。

阿生不知道她要帶他到甚麼地方去，祇希望她不要去錦美窰。

他並非不想見他師父，祇是她表現得太過熱情，她會令他尷尬。

自然阿生仍然不知道他師父那邊出了事，而且是大件事！

甘美美為了保持一種神秘感，也許可以說是他們之間的一種情趣，竟然一直沒有對阿生說出他們要去的是甚麼地方！

他們吃過了早餐之後，便直往機場！

就當他們登上了飛機之後，一個電話打到酒店來，可惜找不到阿生接聽！

電話是由三藩市打來的。

華裔警探李漢當知道呂林夫婦二人涉及一宗珠寶竊案而被警方拘捕洛案之後，便千方百計去找尋阿生的下落！

李漢找不到阿生，大為焦急。他祇是一名警探，力量有限，而且也不方便替呂林二人出頭。因此，他祇好替他們找了一位律師。

律師姓韋名柏，是一名美國土生華僑。年紀在四十餘歲之間。

韋柏熟悉唐人社會中的活動情形，因為他本身就是在唐人街長大的。所以對於呂林二人的來頭，自然也相當了解。

韋柏對警方表示，先要把他的當事人保釋出外。但是遭到警方的拒絕！

警方的理由是：這是一宗十分嚴重的竊案，而且嫌疑人犯是遊客，担心他們會偷渡離境，所以反對律師的保釋。

韋柏無可奈何，祇有另外再想辦法！

他會見過呂林二人之後，又與李漢商量。

韋柏對李漢說：「我絕對相信他們是無辜的，我相信我們可以找到足夠的證人。」

李漢也說：「是的，我雖然不方便在警局中出面，但我聽了他們的陳述之後，曾先後訪問過一些人，包括蜜月酒店的侍者以及餐室的侍者，他們確實見過一名老婦人和一名年約三十金髮女郎，曾與呂先生夫婦一齊出現過！」

「由此證明，他們是被人利用的，而且在不知不覺中被人利用。」韋柏又說：「但是，警探憑邏輯學拉人也是無可厚非的。因此本國報紙雜誌近來經常報導他們三個人的消息，稱他們為『唐人三俠』，現在卻不見了阿生。」

「因此他們懷疑阿生是接贓的人。」李漢說，「但我敢保證，他們不是這種人。」

「可惜警方不會相信！」韋柏嘆氣道，「目前就是找到阿生，也必須有證人——時間證人，證明竊案發生時，他在別處地方。否則，警方仍然有理由相信他在事發後離去，已將贓物脫手！」

李漢焦急地抓着頭皮，說道：「我想，我應該與國際特警組織設法連絡一下！」

「刑事偵緝科的警探未必肯賣他們的賬。」韋柏說道。「主要理由不祇一個，包括：他們是遊客不是本地人，他們是中國人——他們認為中國人是最有辦法的民族。還有就是呂先生的名氣太大，他們知道他是鼎鼎大名的鐵拐俠盜，他的妻子林女士，在加拿大警方的檔案中，也有驚人記錄，警方查出她的綽號叫做『迷你女賊』。雖則他們均已先後收山，但警方通常不會輕易相信有過案底的人！」

「韋律師，我明白你的困難。」李漢道，「但是我找國際特警連絡的目的，並非奢望他們能保釋呂先生夫婦，祇是叫他們想辦法把阿生找來。這似乎是最重要的。」

「這也好，你就去跟他們連絡一下。」韋柏又說：「為了盡我所能，我試去找一位政府檢察官商量一下！」

二人分道揚鑣，目的祇有一個，最終都是為了挽救呂林夫婦兩人，免他們替人受罪！

但是，是否就祇有他們二人最關心本案？不！消息傳出之後，唐人街整個華人社會都為之轟動起來。僑領們紛紛出動，盡他們的辦法去找有力人士出頭，設法營救鐵拐俠盜夫婦！

所謂有力人士，也包括了三藩市的市長在內。

有人說：中國人有如一盆散沙！這是過時的說法，或者僅限於香港。因為香港是個絕對商業化的社會，大多數的中國人祇知唯利是圖，甚麼國家民族，早已拋諸於九霄之外！

但是，當你有機會到世界各地走走，尤其是美加一些大城市，你就會覺得中國人絕對不是一盆散沙，而是富有組織性的民族！

美國是個多元民族組合的國家，例如意大利移民，猶太人和中國人之外，還有印第安人和黑人等等。其中就祇有中國人是自動團結起來的民族，所以各大城市都有唐人街。

其實所謂「唐人街」，也不單祇一條街，而是由若干條大小街道組織成的。就像三藩市，唐人街就包括了相當廣闊範圍的一個區域，而都板街與士丹頓街祇是其中主要大街而已。

唐人街祇是中國華僑傳統式的稱呼，若照英文字面直譯，應譯作「中國城」才對。

除了名聞世界的唐人街之外，就未曾聽過有「義大利城」或者「猶太城」，祇聽過「黑人區」！

但黑人們祇是被迫要聚居在那骯髒的貧民區，因為除此之外，他們不可能在別的地方找到藏身之所，就像香港的安置區和木屋區一樣。有錢誰也不願意住進去。

所以說，拿唐人街與黑人區比較，簡直是無法可以比擬的！

就像三藩市的唐人街，一向是多采多姿的地方，外地遊客到此例必一遊。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爭氣的最佳表現。

相反，美國各大城市的黑人區，環境骯髒，自不在話下，兒童甚至青少年也沒有教養，遊客們若經過那裏多瞧他們一眼，可能換來一陣嘲笑和鬼臉相向！

就是因為中國人的團結受到了重視，所以三藩市長和不少政要，都非常尊重來自「中華會館」的意見。

中華會館是僑領們聚會的場所，他們每遇有甚麼重大事件須要召集會議時，便羣集於此，共商對策！

現在會館之內又有一次龐大的集會，他們正在商量如何營救呂偉良夫婦二人，祇因為沒有人會相信呂偉良犯下盜竊之罪！

韋柏律師和李漢也被邀到會館裏來。

各僑領爭相報告他們努力奔走的結果，而會場外面也擠滿了關心三俠的僑胞們！

有些人放下工作，也有不少家庭主婦抱着嬰兒到這裏來！由此可見，關心呂偉良他們的人，包括了各階層。

有位僑領報告說：他已跟一位姓鄺的華裔議員連絡過。鄺議員雖然不是當地居民，但憑他在政壇上的地位，相信會有一定的影響力。

鄺議員答允向當地警方交涉，讓呂林二人保釋出外候審。

韋柏律師也報告說：他剛與檢察官見過面，保釋呂林二人已有一綫希望，但相信警方開出的條件一定很高。

各僑領聽了以上的報告之後，紛紛發表意見，認為一切條件都可以設法去滿足警方，就是不能讓呂偉良夫婦在獄中受苦。

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事，呂偉良等三俠到了美國之後，曾先後破過不少大案，而且有不少直接影響到華人社會的。

美國警方雖然在事後都沒有公開對他們表示鳴謝，但三俠的英雄偶像，却深印在每一個海外僑胞的腦海中。

海外僑胞們一向對於鄉情看得很重，何況呂偉良等三俠又是大有來頭的英雄人物呢！

因此，僑領們自然會想到，當地警方所開列的條件，大概不出金錢與人事担保之類。所以他們聽取了各有關人等的報告之後，紛紛表示不惜用身家性命去担保呂偉良夫婦。

韋柏最後表示：檢察官的意見認為最合理的條件應該包括若干數目的現金和人事担保之外，就是扣留呂林二人的旅行證件。

僑胞們一向節儉成性，他們的儲蓄財力往往達到令人驚奇的地步，因此現金與人士担保之類，絕不成問題。

至於扣留旅行證件，此乃理所當然的事。

因此，看來保釋呂林二人只待警方最高當局通過，一切不成問題了。

但是，警方讓呂林夫婦二人保釋出外候審，並不等於宣判他們無罪釋放，而只是讓他們暫時獲得自由而已！

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如何為呂林二人洗脫罪嫌。韋柏律師雖然充滿了信心，但是，能找到阿生才更有把握！

因為警方相信呂偉良夫婦二人與阿生是三位一體的。阿生有接贓的嫌疑。

李漢向大家報告說：「他已跟國際特警組織三藩市分部連絡過了。」

國際特警組織在美國有許多分部，秘密辦事處遍佈全國。

因此，阿生目前雖然不知下落，但相信不久之後，國際特警就可以把他找回來。

只要把呂林二人保釋出來，眞相就讓大家知道；只要三俠獲得充份自由，僑胞們就深信他們能找出眞正的竊賊。

× × ×

阿生與甘美美到了美亞美海灘，他仍然不知道他師父出了亂子。

美亞美城朝海一面不遠處有個島，但為了交通方便，美國人建築了三條海壩與它連貫於是那個香蕉型的小島就變了聞名世界的美亞美海灘！

由美國人所主辦的每年一度世界小姐選舉，就是在這兒舉行的。

這裏的天氣一直到十月還是炎夏，因為男人們認為最養眼的比基尼泳衣，長時期可以在這裏海灘上見到。姐兒們決不會吝嗇她們天賦的美好身裁，更不會責怪男仕們的貪婪目光！

現在阿生就給甘美美帶到美亞美海灘來，大有目不暇給之勢！

甘美美輕輕捏了阿生一把，低嗔道：「我眞有點後悔選擇這裏！」

阿生笑了笑：「如果我太正經，就等於對她們無禮。她們穿得這麼少在這裏走動，並不單單是為了涼快，而是希望人們多瞧一眼！」

「我眞看不出你這麼壞！」

「這又怎麼算壞呢？就是壞，也是你激我的！」

甘美美頓足嬌嗔起來，追着阿生要打要殺！二人於是在沙灘上追逐！

沙灘上有許多半裸男女在晒太陽。

阿生因為急急逃避，一個不小心，給一個女子的長腿絆倒！

那女子未到三十歲，金髮碧眼，比基尼式的泳衣少到無可再少；她的身裁豐滿而修長，成熟而充滿性感。剛才不知她是存心還是無意，本來是躺在一塊毛巾上晒太陽的，看見阿生匆匆走過，突然出其不意地伸腿將他絆倒！

然後她又抱歉地走過來，動手把阿生摻扶起來，令到阿生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沙灘是沙粒鋪成的，再跌也不會跌傷阿生，因此，女郎的慇懃，令到甘美美看得很不舒服。

但是，人家無意中將阿生絆倒，然後過來道歉，甘美美縱然更不開心也不可能詛咒人家一頓；何況他們也不是眞正情侶。

阿生與甘美美離去後，那金髮女郎會心一笑。沒有人明白她這是什麼意思。

阿生與甘美美回到汽車裏去。

汽車是租來的，開車的自然是甘美美，阿生雖然考獲國際駕駛執照，但始終不大熟悉當地的環境。

甘美美沒有說話，阿生已經看得出她不開心。

她開車了，而且開得很快！

阿生道：「你生氣麼？」

「我爲甚麼要生氣？而且也沒有理由生氣！」她一邊開快車一邊說。

「算了吧！別這樣，一日都是我不好。如果我早知她會突然之間伸出腿來，我決不會走向那邊！」

「你認識她嗎？」

「不！」阿生：「我從來未見過她！」

「但是，我看得出她喜歡你！」

「你太敏感了！」

「美國女人對於男女間的事，看得很隨便。」甘美美說：「如果不是爲了我，你大概已經得手了！」

「別把我看得像一名採花賊好嗎？」

「你本來就是——」

「你說什麼？」

「即使你不是一名採花賊，也是一名偷心賊！」甘美美横瞪了他一眼。

阿生知道她怒意盡消，只是聽了剛才那一句之後，他更加不安了！

他順口問道：「我偷了誰的心？」

「你應該想得到的，還有誰呢？」甘美美幽幽地說。

阿生無意鬭情關，他以爲一切不過是逢場作戲，而且主動的又不是他！

因此對方的認眞，令到阿生爲之暗自吃驚起來！

阿生道：「你不該太認眞，你不是說過，我們只相處幾天麼？」

「本來是的，但是不知怎的，我越來越覺得你令我喜愛！」

「早知如此，我們不該在一起！」

「你不喜歡我？」

阿生道：「喜歡是另一回事，我們決不能認眞。」

「爲什麼？」

「因爲我不可能長期留在美國。」

「我當然知道，你是一名國際特警。」

「以後我還要到許多地方去！」

「我知道，我可以陪你到天涯海角！」

「那是不可能的，像我這種職業的人，隨時會令你成爲寡婦！」

「那只能怨命中註定了！」

汽車停下來，這是一間豪華的酒店。

美亞美既然是個渡假勝地，酒店多是必然的。但是多到這個地步，也可列爲奇觀！

美亞美的主要大道都可以見到酒店林立，門面裝飾，爭妍鬥麗；一到了華燈初上時分，那些霓虹管廣告，更加令人目迷五色！

這也很難怪的，原來全市有過千間酒店，如果不想盡辦法「拉客」，就算內部設計如何華麗舒適，也不會有人知道。所以酒店的宣傳花招百出，彷彿嘉年華會一樣。

阿生和甘美美都還沒有換上衣服，身上所穿的，仍舊是泳裝！只是外面却披上了一件毛巾褸。行李還在汽車後面的行時箱內。

原來當日他們落機時，已是下午接近黃昏時份，甘美美租了汽車之後，便把簡單行囊放於車後的行李箱中，匆匆地爭取時間到海灘去海浴。

這種奇妙的生活，在對阿生來說還是第一次嘗試，但在甘美美這方面來說，她已過慣了這種美國式的浪漫生活。

事實上到美亞美來渡假的人，爲了爭取陽光，往往都會像他們這樣，未找到酒店，便先開連到海灘去。到了黃昏，後才找酒店入住者，大有人在！

阿生在汽車未停定前的一剎那，曾發覺泳褲貼着的皮膚有點異樣的感覺！

喜歡游泳的人都明白，離開水面之後，泳服仍沾有海水，經過陽光蒸發之後，皮膚會被海水中的鹽份弄得痕痕癢癢。

但是阿生當時所感覺到的，並非如此，而是似乎有些東西夾在褲頭的橡根帶內側。他探手一摸，立刻渾身爲之一震！

那是一張摺皺了的紙片。

當時阿生不敢把它拉出來，以防他身旁的甘美美見到。

甘美美雖然全神貫注地開車，但彼此併肩而坐，阿生要看那紙片，勢必引起她的注意。

因此，阿生只能若無其事地端坐在那裏。

那是什麼東西——這個問題一直困擾着阿生。

阿生雖然還不知道它的內容，却可以想像得出它是一紙字條！

誰放進去的？爲什麼阿生一點也不知道？

阿生也不難想起，他曾在海灘上給那金髮女郎伸足絆倒。

除了甘美美之外，那金髮女郎便是唯一接觸過阿生的人了。

那麼，猜那金髮女郎趁住摻扶起阿生的時候，把紙團塞進他腰間，相信決不會錯的了！

會不會是一團字條，還是包裹香口膠的招紙？

前者當然大有文章，後者則屬於一種開玩笑性質。但兩者皆有可能的。

阿生自從無意中發覺了這紙團之後，心裏彷彿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忐忑不安。偏偏他又不能以此告知甘美美！

甘美美看不出破綻，自然是阿生態度够鎮靜。

等到停車之後，甘美美跳下車去！跑到後面行李箱去取行李。

阿生若在平時，一定忙着去帮她；但這時阿生心裏另有所思，他正好趁此機會，把紙團迅速拆開，看看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紙團拆開，果然是一張字條！

字條是用香口膠包裝紙反轉寫的。

紅色，而芬香撲鼻的字體，原來是用唇膏作筆書寫成的。

上面只有一些簡單，斷續的字句：「午夜十二點，棕櫚酒店，一二〇四切勿爽約！」

阿生無法明白其中用意。

他沒有時間去多想，因爲甘美美在外面正催促他下車去！

他順手把字條揑作一團，棄於地上。

下了車，甘美美已把那唯一的箱子挽在手，勾着阿生的手臂，就要步進一家酒店中去！

阿生剛才下車時，已抬頭四望，他表面上像個初見世面的大鄉里，其實他正在找尋字條中所提及的「棕櫚酒店」！

棕櫚是一種樹木的名稱，所以阿生在舉頭之際，已可以輕易見到一幅霓虹管砌成的燈飾廣告——一棵高達二三丈的綠色棕櫚樹，中間紅色霓虹管就彎成「棕櫚酒店」的英文字母。

看情形甘美美本來打算住到眼前這一間的，否則她不會把車子停在這酒店的門前。

但是，不知怎的，酒店的小厮沒有出來替人客開車門，挽行李，這已經令到甘美美有點兒不開心。所以一經阿生提議，她立刻毫不考慮地，就改變了初衷，住到相隔不遠的棕櫚酒店去！

當然，至今爲止，甘美美仍然不知道阿生原來是另有目的的。

到了棕櫚酒店櫃面，阿生知道這裏最高只有十二層，因此他便提議住到最高一層去！

甘美美仍然蒙在鼓裏，她不知道字條中提及「一二〇四」號房。

結果他們租下了「一二〇六」號房。

阿生不知道這酒店的房間如何排列，但他相信「一二〇四」「與一二〇六」應該是相當接近的兩個房間。

等到侍者挽着行李，帶他們登上十二樓時，阿生才知道兩間房原來是隣居。因爲這裏走廊上兩旁的房間是分雙單數排列的。

阿生往「一二〇四」號房的門板瞥了一眼。房門緊閉，阿生什麼也看不見！

由甘美美開始，直到現在，阿生的遭遇都是那麼充滿了傳奇色彩。

阿生並非爲了不肯放過這種「艷遇」，而是由於他的好奇心比別人更爲强烈。因此，他須知道要那女郎是何方神聖！

午夜約會　詭秘莫測

阿生好不容易才把甘美美哄着睡了過去。

他已不止一次留心腕表上面的時間，要不是甘美美太累，他們這時可能還在夜總會裏。

現在甘美美固然睡了過去，走廊外面也靜得可以，鬼影也不見一個。

阿生本來可以由門口離開這裏，然後到隣室去敲門的。但是，他本身是一名國際特警，警惕性特別高，他必須作出最壞的打算。

他心裏想：假如這是一宗艷遇，一切自然無碍。但是，萬一這是宗陰謀，他又豈能就此上當？他本可以不加理會的，但是，這種事情偏偏落在他的身上；他不但是爲了好奇心，也是爲了不甘示弱。所以這約會他決不能放棄。

假如他早已準備不加理會的話，他就不會住進這家酒店來了。

約會一定要赴的，何況字條上還寫明，叫他切勿爽約呢！

問題却是：用何種方式赴會？

如果由正門進去，只怕門後埋伏了槍手，也許他還未有機會說話，對方便已將他擊暈。否則，最低限度也要在槍尖之下屈服。

阿生不會這麼直截了當的送上門去出醜的；他既然在心理上作出最壞的打算，腦筋自然也動得快！

他跑進洗手間去，把門關上了。然後推開洗手間的窗門。他一直讓花洒開着！

他站在窗緣，往下張望，只見百多呎下面的街道，車如甲虫人如蟻，七彩繽紛的燈色，令人看得目爲之眩！

如果有畏高症的人，在這一剎那間，即使不致暈倒也會脚軟！

但這種事對阿生來說，却是輕而易舉的。只見他沿住窗外水坭屋簷，像一隻壁虎一般，轉眼間已附在另一個窗口外面。

阿生不知道窗內是洗手間還是臥室，但見窗帘低垂，窗門是關上了的。

姑勿論怎樣，他在心理上必須作好準備，就是裏面一定有人！

現在阿生的處境比較任何情形底下都更爲危險，對方如果要把他置諸死地的話，那是輕而異舉的事。所以他必須小心翼翼出奇制勝！

阿生老早已研究過這酒店的窗門結構，否則他不會冒這種險！

窗門是鋁製的窗框，但窗縫足以容納得下一塊膠片有餘。

現在阿生就是用一塊膠片插了進去，將內栓托起，輕輕將窗門推開！

輕揭窗幃，只見裏面空空如也。

既然沒有人，是開玩笑嗎？

不！人是有的，只不過在洗手間裏面；因爲裏面有水聲傳出！

阿生非常快捷地竄了進去！

他首先走到門後，發覺門栓沒有推上，也許這是準備阿生進來的吧！

正在裏面洗澡的，會不會是她？——阿生心裏不禁悄悄地想。

他傾耳細聽，外面依舊沒有人聲。於是他轉到洗手間這邊來。

洗手間的門半掩，一個女子的聲音在哼着流行小曲；她顯然正在洗澡！

爲什麼她要揀這個時候洗澡？

阿生一看腕表，剛好午夜了。

他笑了笑，覺得對方也眞爲他想得周到。可不是嗎？門沒有上栓，當然是爲了方便他依時來赴約：如果他剛才由正門入來，或者先敲門的話，大概可以聽到她揚聲由浴室叫將出來：「門沒有鎖上，請進來吧！」

然後呢，大概是叫阿生把毛巾浴褸遞入來之類，就像電影中常見的香艷鏡頭那麼令人想入非非！

但是現在，她可能還一無所知。

阿生輕輕地把門栓推上，又放輕手脚跑到衣櫃那邊去！

他要知道這女郎的身份，所以希望從衣櫃中找到她的手袋。

女人總有一個習慣，就是什麼東西都放進她的手袋裏。

但是，阿生拉開櫃門，剛彎下腰去待將手袋取起時，就聽到了來自身後的一聲嬌喝！

浴室的花洒水喉聲還在响個不停，這是令阿生意想不到她會突然出來的原因之一。

但更令阿生意想不到的是：當他回轉身來的時候，看見她的手中有一支手槍！

這是女性愛用的小巧手槍，但在這種距離下，威力亦足以殺死阿生而有餘。

她穿上了浴褸胸脯半露，頭戴防水髮罩。大概是剛由浴缸出來的。

「好身手！」她嫣然一笑，「你習慣了不敲門就進入別人房間的嗎？」

阿生苦笑着高舉起雙手：「誰叫你沒有把房門關上？你應該感謝我不是個急色兒！」

「倒寧願你是個急色兒。」

「所以你故意把房門留着，沒有上栓，是嗎？」

「可惜你沒有領悟我的好意！」

「我必須明白你何故會看上了我？」

「你的外型不錯。」

「你太過奬了！」阿生笑了笑，又說：「小姐，我看你可能找錯對象了！」

「你說什麼？」

「如果我所料不差，你的拍檔大概正在門外等候你的暗示！」

「你以爲我是拆白黨？」

阿生道：「如果你要捉黃脚鷄，你就找錯對象了！」

女郎嫣然一笑，持槍迫了過來，道：「如果我要找一名國際特警，你以爲有沒有找錯對象呢？」

阿生心裏一凛！面上那一絲笑容也隨即消失於無形！

她既然知道了自己的來頭，這件事看來自不簡單。然則，這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他中計了！

不過，他到底也是一名受過鍛練的國際特警，在任何情形下底下必須保持頭腦的冷靜。

「你是什麼人？」阿生問道。

女郎故作神秘地笑了笑：「猜猜吧！」

阿生道：「我知道我能輕易猜中的，但我

不敢說！」

「為什麼？」

「怕你不顧一切地開槍！」

「想不到國際特警也這麼怕死！」

「你怎知道我是國際特警？」

「我曾經跟蹤你！」

「由那時候開始？」

「機場！」

「為什麼？」

「因為我太喜歡你。」

「但我記憶中，我們從未見過面。」

「不過我却認識你，你叫阿生。」

「是從報紙上看到了我的照片吧？」

「也許是的。」

「目的呢？」

「只為了親近你！」

阿生苦笑搖頭：「我不會相信世界上會有這麼猖狂的女色狼！」

「看來你是不會接受我的好意了！」

「所謂好意，是指到床上去嗎？」

金髮女郎會心地一笑，點點頭！

「要我做個風流鬼嗎？」阿生又說：「我看，我們還不是要轉彎抹角了，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的說話，你似乎不輕易相信！」

「那是因為我的頭腦不會一如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好了，遊戲玩完了，你想知道我的身份嗎？」女郎說。

「當然！」

「那麼，你可以轉過身去，在我的手袋中找出答案來。」

阿生覺得事情來得太過突然，苦笑道：「我不會愚蠢到這個地步！」

「你怕我開槍殺你？」

阿生道：「是的，就是要死，我也得瞪多你一眼！」

她突然走前兩步，把咀巴湊了過來！

阿生吻着她，順勢把她擁入懷中。

她給軟化了，持槍的手垂了下來，阿生見機不可失，趁勢奪槍！

但是，完全令阿生事前無法預料得到，她在掙扎中抓住阿生的衣服，輕輕一摔，阿生差點兒撞向了天花板！

阿生掉落床上，却借着彈簧的反彈力，乘勢凌空飛起！

這時候，女郎剛由地上拾回掙扎中失落的手槍，她絕難想到阿生的反擊會來得這麼快！簡直是快得喘息的機會也沒有！

槍還未舉起，人已被撲倒在軟綿綿的地毡上！

阿生把她壓在下面，力握她持槍的手腕！她雖然極力掙扎，却無法把阿生再擊倒，因為阿生此時已知道她懂得摔角和柔道的招數，自然不敢輕敵！

阿生一運勁，她在嬌呼中棄了槍。

阿生拾起手槍，指住她！

她毫無所懼，挺起胸脯，使出了騷勁，媚態橫生地瞪住阿生！

阿生了解到處境危險，絲毫也不敢怠慢！冷冷地說：「別以為我不敢殺你！告訴我，你到底是什麼人？」

「你猜不到嗎？」

「我沒有你這股耐性！」

「本來這是一宗有條件的交易，但是，可惜你太過不解溫柔！」

「什麼交易？」阿生問道。

「我有一項重要消息向你提供，但要你先陪我一晚再說！」

「你也看見我有個女朋友在身邊！」

「如果你想增進和她的情感，自行失踪數小時反而會令她更加愛你！」

「你們美國人很難理解！」阿生又問：「告訴我，你到底是幹什麼的？」

「你一定想不到，我是個女賊！」

「女賊？」阿生是真的意料不到，所以登時呆了一陣！

「奇怪吧？」

「的確奇怪，但我想不到你竟然也會偷男人！」

「我只偷有本事的男子漢，就像你！」她笑了笑，「有人把你描寫得好像有三頭六臂那麼厲害，我就是不相信！」

「報紙有時太誇張了！」

「不！不是報紙，是雜誌。不過無論如何我現在總算領教過了，你的確名不虛傳！」

「過獎了！」阿生又問：「結識我，難道就只為了滿足你的好奇心麼？」

「是的。無意中在機場中遇見你，認出你是雜誌中介紹的英雄人物，於是跟踪你到沙灘去！」

「剛才你所說的『交易』呢？」

「你真要知道那消息嗎？」

阿生道：「是的！」

「那麼——」她瞪住阿生，會心地一笑。

「你仍堅持你的條件嗎？」

她點一點頭，伸出兩條玉臂，把阿生糾纏着。

阿生沒有反抗，也不想反抗。

她像一團火，也像一團麵粉。

過了好一會兒，阿生才在她的耳畔低聲說道：「我們的交易也該完成了吧？」

「不！我不想你太快離開我。」

「你太貪婪了。」

「你也太不解溫柔。」

「但我守諾言。」阿生輕輕的吻着她的頸項。

她緊抱着阿生不放，柔聲說道：「你的確令我難忘，果然是個英雄人物。」

「我惜我却遇上了一個賴眼的女人。」

「不！我不會令你失望的。」

「那你說吧！」

「我怕說了出來之後，你立刻就會離開我。」她依依不捨地說。

「就是你永遠不說，我們也不可能永遠在一起的，你也知道我有個女朋友。」

「她知道你到這裏來嗎？」

「我想不會知道的。」阿生又說：「但太久了，她就會醒來！」

「你真壞，原來你——」

話猶未完，突然有人拍門。

阿生登時呆了一陣。

女郎翻下床去，問道：「誰？」

「送茶水的！」但傳進來的却是個女人的聲音。

阿生的印象中，這家酒店似乎沒有女侍應生。會不會是她——甘美美。

阿生心裏一凜。

女郎匆匆披上掉在地上的毛巾浴褸，跑去應門。

阿生不難想像得到等會兒就會發生的事，如果來者是甘美美的話，她看見阿生果然在這裏，局勢必然一發不可收拾。

於是他趁住金髮女郎的注意力集中在門外的時候，迅速由原路撤退。

他的行動並未引起那女郎的注意，也許她根本就不知道阿生可以由窗口攀進來。所以阿生現在由窗口悄悄離去時，她也一無所覺。

阿生很快就回到他房間中的浴室裏來。

花洒仍在開着。

浴室的門還是拴上了的。

她——甘美美怎麼會曉得他到了隣房去？

阿生真不明白。

他關上了花洒的龍頭。

然後開了浴室的門。

奇怪！甘美美不是好端端的躺在床上憩睡麼？

阿生覺得他自己這一回太過神經緊張了。不過這也難怪的，因為他從來未曾遇上過這種事情，尤其是兩個女人如果為了他而發生爭執，打將起來，那時他便會手忙脚亂，不知所措，故此他才會匆匆離去。

既然敲門的不是甘美美，又是誰？

阿生不管她是誰，只是她來得太不合時，以致令到阿生至今仍然無法知道那金髮女郎要對他說出一些什麼秘密。

他躺回甘美美的身畔，她仍然熟睡如猪。

他後悔剛才走得太快，以致完全不知道女郎要說些什麼，以及她的身份又是什麼。

現在他當然不可能再重施故技，否則甘美美這一回必然會給他吵醒。

甘美美在熟睡中一個轉側，手脚都有一隻搭到阿生的身體上面來，令到他更加無法動彈。因為只要他輕輕動一動，她就會醒過來。

阿生瞪住天花板，默默在想。

他想來想去，還是無法可以想出一個結果來。

金髮女郎到底是什麼人？

她就是為了玩弄阿生這麼簡單嗎？

她要對阿生說的秘密，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

她說手袋裏有答案，到底是什麼東西？

太多的問題，令到阿生的腦筋一直在轉動，以至無法入睡。

一直到阿生無法再忍耐下去，他才輕輕拿起了床頭几上的電話。

這時，甘美美已把身體一轉，用背脊對住他。

他用最低沉的聲音，對接綫生說：「請代我接一二〇四號房。」

「好的，先生。」酒店中的接綫生是一日二十四小時服務的。

過了片刻，接綫生回答阿生說：「先生，對不起，一二〇四號房沒有人接聽。」

阿生多謝也沒有一句，就將電話放下。

他並非如此不懂禮節的人，只是不想多講半句，此時此地，只要他多講半句，也會引起身旁甘美美的反應。

他不想吵醒她。

阿生心裏想：那金髮女郎睡了，還是根本就離開這家酒店？

無論如何，阿生心裏的疑團難釋。

翌日醒來，已是日上三竿。

阿生仍然念念不忘那個金髮女郎，他趁住甘美美到浴室去的時候，又想試搭電話到隣室去。

但是，甘美美由浴室探首對他說道：「不用再打電話了，等會兒，我跟你一齊去找她好了。」

「嗯！」阿生呆了一呆，道：「你……你說誰？」

「別裝蒜了，其實我老早就覺得事情有點不大對勁！」甘美美生氣地說，「我一直在想，你這次還是頭一次到美亞美來，為什麼你會知道有這間棕櫚酒店？」

「門前有廣告啊！」

「不！只因為你的女朋友也住在這裏。」

「什麼女朋友？」

「在沙灘上遇見的金髮女郎，我是明眼人，看得出她故意伸腿把你絆倒。」

「你別胡猜亂想，我根本不認識她！」

「那麼，一定是她看中了你！」甘美美道，「她趁扶起你的時候，告訴你她住在這裏，是不？」

阿生見她沒有提及字團的事，自然是不肯承認。

甘美美也沒有再質問他。

她若無其事地穿好了衣服，才按喚人鈴，把侍者召入來。

她付了小賬，然後問侍者：「隔隣一二〇四號房，是否住了一位金髮女郎？」

阿生心裏一凜，這才想起她昨晚根本沒有熟睡，一定是聽到了他打電話時，對接綫生說了一些什麼，否則又怎麼知道房號？

「是的。」侍者看錢份上，答了她。

「她叫什麼名字？」甘美美又問。

「要到下面賬房才可以查到。」

「她現在房間裏麼？」

「昨晚深夜出去了，似乎還未見回來。」

侍者又問：「是否有話留給她？」

「她還會回來麼？」

「她還沒有推房，我也不大清楚。不過，如果有話留給她，我會代你記下。」

「不用了，謝謝你。」

侍者走了。

阿生也悄悄舒了一口氣。

「你很失望吧？」甘美美瞪住阿生說。

阿生苦笑一聲，道：「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如果你在此之前並不認識她，那麼，你的用心更壞透了。」

「為什麼？」

「我正問你為什麼要打電話給她？」

「你大概在發夢！」

甘美美「哼」一聲：「你才發夢，我根本沒有睡，一直聽着你打電話。」

「為什麼你忍到現在？」

「我不想令你難堪。」

「現在呢？」

「你令我忍無可忍。」

阿生覺得女人真不易攪，甘美美尚且如此，如果她成為他的正式妻子，怎辦？——他不敢想下去。

阿生本來就不想跟她吵，但是她一直在生氣，鬧個不休。

阿生忍不住說：「現在我明白你丈夫為什麼要離開你了。」

豈料話猶未完，突然一隻水杯凌空飛擲過來。

阿生急忙閃避。

「嘩啦」連聲，杯子開了花。

阿生年少氣盛，自然難以忍受得了這一口烏氣，但他却又無從還手，因為對方畢竟也是個女人，難道痛揍她一頓麼？

阿生一氣之下，奪門而出。

她更加火上加油，一連串破碎的聲浪由房中傳出來。

阿生沒有再去理會她，即使甘美美連她自己也撞個粉碎。

他並非不解溫柔，只是他覺得她沒有理由向他發這麼大的脾氣。

於是他乘電梯到下面去。

他沒有目的，只希望出去散了這一口悶氣再作打算。

豈料電梯落到樓下，登記處那邊有人在指手劃脚，隨即可以見到有兩名大漢向阿生走過來。

阿生暗吃一驚，立即提高了警覺。

二名大漢走到阿生面前，一個出示證件，另一個問道：「你是不是呂阿生？」

阿生知道，那個附有一個警章的證件，表示他們是警探。

於是反問道：「什麼事？」

「請跟我到警局去一次！」那便衣警探說道。

阿生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剛才這二名警探只是向櫃面查詢，豈料阿生就在此時步出了電梯，所以有人向他們點相。照此情形看來，他們是專誠而來找阿生的，爲什麼？

阿生百思不得其解。

正是因爲他想不出自己有什麼違法之舉所以他才毫無反抗，跟對方走，何況自己又是一名在巴黎總部登記的國際特警呢！

門外停有一部汽車，是警探用的。

眼看阿生就要被押上車去，突然又有另一輛汽車匆匆開到。

汽車剛停下來，車內撲出另外二名大漢，迎着阿生走過來。

阿生感到事情來得太過突然，這班人已互相招呼。阿生以爲他們是同事，原來最後來的二個竟然是阿生的同事——國際特警。

一名特警問一名探員：「發生了什麼事？」原來他們是認識的。

探員道：「他牽涉到錦美窰的珠寶盜竊案，聯邦密探通令要找他。」

特警怔了怔，他顯得十分意外，說道：「你沒有攪錯吧？我們也奉命找他，我們剛接到消息，知道他住到這家酒店來。」

阿生一時之間也弄得糊塗起來，什麼珠寶盜竊案？爲什麼警方要找他之外，國際特警組織也要找他？

看來事態相當嚴重，阿生這才想起呂林二人去渡假的地方叫錦美窰。

警探與二名國際特警之間似乎有了矛盾，但他們終得協議。

阿生最後被人帶上了警探的汽車裏去，國際特警方面也派了一個人陪同阿生一起，警探是爲了職責所在，必須向辦案警官交差，但是國際特警也要向上司交代。

還好雙方互相認識，否則更加麻煩了。

他們剛才協議，回到警局之後，讓雙方主管用電話互相聯絡。

國際特警是世界性組織，而美國又是成員國之一，許多罪案往往就是由當地警方與國際特警合作之下，獲得順利破案的。所以他們之間雖有矛盾，卻未致演成衝突。

阿生知道國際特警對他很重視，所以進了車廂之後，便主動地說：「我一直在渡假，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坐進來陪伴他的一名國際特警道：「你放心好了！我想這可能只是一點小誤會。」

警探一直沒有說話，這令到阿生感覺到：事情可能十分嚴重。

他曉得他沒有被人扣上手鐐，只是警探給國際特警幾分薄面，尤其是他們之間是互相認識的，一切更易商量。

但是現在這種絕不和諧的氣氛，實在令阿生感到有點窒息。

到了警局之後，阿生被人帶進探長辦公室去。

探長一邊請阿生坐下來，一邊撥了一個電話通知聯邦密探。

探長對阿生如此客氣，顯然是由於他是一名國際特警，而且有當地的另一名特警陪同而來，才不得不這樣客氣。

探長剛放下聽筒，那名特警又對他說：「請跟我們處長也通個電話好嗎？」

探長突然面色一沉，面孔拉得長長的，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那名國際特警道：「不瞞你說，探長，我們也在奉處長之命，四下裏找尋這位同事。」

探長說道：「你可知道，他犯了珠寶盜竊罪？」

阿生知道這時候如果他也插咀，事情會變得更加混亂。

因此，他靜坐着讓那名國際特警向那位當地探長作解釋。

「犯珠寶盜竊罪嫌的，只是他的老師兩夫婦，據我們了解，此事與他無關！」特警又說，「我們組織三藩市分部方面，急於要找他回去，相信也是與這案子有關。」

「但我們必須先與聯邦密探取得連絡。」探長還是擺着架子。

特警又說：「我可以打個電話麼？」

探長想了想，終於讓那名國際特警用他辦公桌上的電話。

探長這時又問阿生：「最近三天你在什麼地方？」

阿生眞不想答他，但回心一想：如果他首先不合作，只怕一定惹來更多不必要的麻煩。

因此他說：「前天，我在拉斯維加斯賭城，但只玩了半天，昨日就跟女朋友坐飛機來了美亞美。」

「你的女朋友呢？」

「在酒店裏。」

探長突然生氣地對剛才那二名探員說：「爲什麼不把他的女朋友也帶來？」

探員道：「探長，你沒有提及他的女朋友，而且，我們也只見他一個人！」

「那是什麼地方？」探長問。

「棕櫚酒店！」探員答道。

探長大怒道：「你們爲什麼不到他的房間搜查？」

「探長，你沒有吩咐啊！」

「他媽的！你們簡直是飯桶。」

這時候，國際特警的電話接通了，那特警把電話聽筒遞給他：「探長，我們處長請你講話。」

探長很勉强地接過了聽筒。

對方是國際特警美亞美分部辦事處處長，區區一名探長又豈敢無禮？

因此，房間裏的人都可以見到探長的面色一直在變化。

他說：「是的，我們只是奉了聯邦密探的知會！」

「但你應該知道他是我們的人！」處長有些生氣地說。

探長道：「是的，不過，他涉嫌一宗珠寶盜竊案……」

「找到了什麼罪證？」

「還沒有。」

「你的上司有沒有告訴你，罪證才是最重要的？」特警處長又說：「現在我希望你把他交給我們的人帶回來，因爲我們三藩市分部趕緊要人，相信不必我去驚動你的上司吧？」

「嗯……」探長爲難地說，「但是，我已經通知聯邦密探。」

「你不妨告訴他們，一切由我負責！」處長說，「國際特警每一名都是受過極嚴格訓練的，他們即使犯了錯誤，也決不致會畏罪潛逃，何況呂阿生還是我們獲得總部嘉許的人！」

「好吧！處長，旣然你這麼說，我就讓你的人把他帶走，不過……」

「別嚕嚕囌囌了，關於找尋呂阿生的事，我們早已知會你們和聯邦密探方面，目前，我要趕緊把他送回三藩市，任何人要他都不妨問我！」

處長「叮」的一聲把電話掛斷了。

探長呆在一旁。

那位站在一旁的國際特警問道：「探長先生，處長怎麼說？」

「他說他急於要這個人，你把他先帶走吧！」探長的態度完全改變過來。

於是那名國際特警把阿生帶出去。

探長又再生氣地責備他的下屬：「你們還獃在這裏幹嗎？快去酒店，將那個女人帶來見我！」

二名探員剛走到房門口，又被探長叫了回來：「慢着！」

探長頓了頓，又說：「別忘記搜查酒店房間的每一個角落。還有，調查任何曾經與呂阿生接觸過的人，必要時拘捕他們！」

二名探員唯唯喏喏地離去。

他們也知道探長的心意，只是他們決不相信一名國際特警會犯珠寶盜竊之罪。

當他們到了酒店之後，甘美美剛收拾行李，正待要離去。

探員問她：「你與呂阿生是什麼關係？」

「呂先生？」甘美美苦笑搖頭，「我對這個人沒有印象。」

二名探員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差點兒還以爲找錯了房間。

但是，登記册上分明是塡上阿生和她的名字，而且也是這間房。

因此，探員又問道：「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甘美美！」

「那你怎可能不認識阿生？」

「這有什麼稀奇？」

「昨天晚上，你跟誰住進這裏來？」

「那關你什麼事？」

「我們是警探啊！」

「警探又怎麼樣？我是美國公民，我也明白法律。」甘美美生氣地說，「你把我當作犯人麼？」

那探員只好低聲下氣地說：「小姐，請你合作一點好嗎？我們正在查案。」

「查案？」甘美美怔一怔：「什麼案？」

「珠寶盜竊案，可能與呂先生有關！」

甘美美剛才只是賭氣，因爲阿生不辭而別，令到她很不開心。所以有人問及阿生，她總說不認識這個人，但現在她發覺事態嚴重了。

「你說呂阿生與珠寶盜竊有關？」甘美美問那名探員。

「是的，你認識他吧？」

「嗯……」她咬着牙想了想，終於說：「如果我認識他又怎麼樣？」

「告訴我們，這兩天以來你們是否一直在一起？」探員問道。

甘美美本來想說是的，但越想越生氣，她憎恨阿生不理會她。於是咬咬下唇，說道：「不妨告訴你，我們只是昨天才認識的。」

探員鑑貌辨色，已想到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了。笑問道：「只認識不够二十四小時，就跟他睡覺？」

「你說什麼？」甘美美杏眼圓睜。

探員道：「登記册上塡了你和他的名字，關係一欄寫明是夫婦，你們在這間房難道整夜不眠麼？」

甘美美爲之啼笑皆非。

她又淘氣地說：「我是跟他睡覺又怎麼樣？我已經不是一個孩子了。」

「但是你跟一名問題人物在一起，就應該乖乖的跟我們警方合作。」探員說着又問：「可以告訴我，你們是怎麼認識的嗎？」

這時候，另外一名探員已經在房內各處搜查一遍。他由浴室出來，對他的同事說道：「他曾經由窗口爬過出去，那兒窗緣上還留下脚印。」

甘美美在這一剎那間，又感到妒火中燒，她本來已經打算讓阿生麻煩一下，現在更存心要令到他無法脫身爲止。

她跟着二名探員入到浴室，果然在窗緣處找到一些足印。

尤其是窗戶外面，日久積了塵埃，有足印更易看得出。

她明白了，一定是阿生趁入浴時，偷偷爬過隣室去，跟那金髮女郎幽會。

她當時還以爲阿生一直在浴室洗澡，因爲她曾經倦極睡去，後來一度醒來，聽到浴室有水聲，以爲阿生入浴而已，想不到他竟然當着她面前去勾搭另外一個女人。

她恨得牙癢癢的，如果阿生在着，她一定摑他幾巴掌。

但是現在阿生並不在這裏，她只好用她的咀巴去報復了。

於是她加鹽加醋的說：「我記起了，昨天我們在航機上認識時，他曾問及我是否對一些名貴首飾有興趣。」

二名探員精神爲之一振，忙問道：「他有沒有讓你看過什麼珠寶首飾？」

「沒有。但是，他以爲我十分富有，可能買得起。我因爲被他的外型所吸引，就此跟他交上了朋友。」甘美美又說：「他答允今天讓我看看那些首飾，他說價錢比外面最少便宜一半，包保我滿意。後來，我發覺他半夜離我而去，原來是到隣室去跟一個金髮女郎鬼混，因此我十分生氣……」

「於是你就跟他吵了一頓，是不？」

「是的，你怎麼知道的？」

「侍者說過，今天這裏發生過一場戰爭！」探員笑了笑。

甘美美道：「他肯定不是個好人，偷呃拐騙，奸淫邪惡都齊了，我眞後悔，爲什麼我要認識這麼壞的男人……」

探員忍不住截住她的話頭問道：「小姐，你又是怎麼樣的女人？」

「嘿！你這是什麼意思？」甘美美生氣地說：「你如此無禮，休想我跟你們合作！」

探員道：「我的意思祇想問你是幹甚麼工作的。小姐，你切勿誤會！」

「我是一名富家小姐。」甘美美道，「這答覆你滿意了吧？」

探員又問：「你有沒有見過那批珠寶？」

「沒有。」甘美美道，「但我相信一定在他的女拍檔的手裏，就是那個金髮女郎。」

「你可曾見過那個金髮女郎？」

「見過，在沙灘的時候，他們眉來眼去，曾經悄悄交談。」

探員把她的說話一一記下來。

另一名探員攀出窗口張望了一會兒，回來對他的同伴說：「看來我們要通知探長，我們須要更多的人手到鄰室去偵查。」

他顯然已根據窗外的足印看出了一些端倪。再加上甘美美的口供，就更加令他們深信阿生有個「同黨」在隔鄰那間房住過。

於是甘美美被查問得更加詳細。

不久之後，也來了更多的偵探，在棕櫚酒店那兩個房展開了地毯式的搜查行動！

甘美美是自討苦吃，如果她不是說謊，就不會惹出這許多麻煩。但現在警方不但懷疑阿生和那金髮女郎，連她也難例外！

× ×

阿生被美亞美分部的國際特警用小型飛機送回三藩市去！

他還不知道甘美美因愛成恨，出賣了他，還以爲他日有她可以作證，證明他連日來祇到過拉斯維加斯賭城和美亞美這兩個地方，並未到過錦美窰，這便足以證明他與此事無關。

但是，阿生並不急於爲他自己洗脫罪嫌，只是呂林二人已被落案，看來除非能把眞正的竊賊找到，否則就麻煩了。

阿生到了三藩市之後，便趕到國際特警組織三藩市分部辦事處報到。

呂偉良和林愛莉，還有李漢等人，却在秘密辦事處的會客室等候阿生。

三藩市特警處長與阿生閉門談了一會，無非是先了解阿生近日來的行踪，然後處長又對阿生作出訓示，要他一切秉公辦理，查出眞相，決不可因爲呂偉良是他的師父而有所偏袒，因而玷汚了國際特警的聲譽。

阿生唯唯諾諾！

他從來不會做出玷汚國際特警的事，但也決難相信呂林二人來到美國才故技重施！

所以，當阿生見到了呂林二人之後，便先向他們了解事件眞相，阿生絕對相信，呂偉良所講的每一句話都是眞實的。

當然，阿生是由呂偉良敎、養大的，呂偉良的爲人阿生最清楚，儘管他過去是名震海外的鐵拐俠盜，但是，他早已收山了，決不會幹出這種事情來。除非理由非常特殊。

現在呂偉良就有點生氣地說：「我們當時只是喝了酒才糊裏糊塗，但想不到美國的警探也會這麼的糊塗。沒有賍證固難將我們定罪，就是竊案現場，也應該若干痕跡留下才對。」

林愛莉也說：「是的，例如床頭几後面的暗格內外以及保險首飾箱等處，除了我們的指紋之外，他們也應該有指紋留下才對。最低限度那個自稱伯爵夫人老婦人就接觸過那裏。」

李漢插咀道：「未必的，他們既是有備而來，一切設計得自然相當周到。例如事前在十隻手指的末端指紋上塗上一種透明液體，乾涸後就可以不留下任何指紋的痕跡。總之美國科學發達，罪犯們也十分科學化，只是難爲了我們警探。」

「愛莉，她不是有隻小花貓的嗎？」呂偉良道：「那麼，最低限度小花貓的脚印也可以從地毡上面找到。但他們竟然也說沒有。」

林愛莉想了想，說道：「這是不足爲奇的，因爲當我們跟伯爵夫人到套房時，他們正藉口說小花貓突然不知所踪。」

阿生既然聽過了呂林二人說過了當時的情形，也明白事情是怎麼樣發生的。

他說：「那個所謂隨從，自然是他們的黨徒之一。他當時藉故出去找小花貓，自然也只是爲了到門外去放哨，以防眞正的住客闖回來。總之，看他們的佈置，一切表現得非常之有計劃。這是有經驗的竊匪集團的所爲，似乎毫無疑問。」

李漢道：「但是，我們讓呂先生看過了所有可疑的女匪徒的照片，他完全找不出見過的人！」

阿生道：「美國那麼大，罪案又那麼多，要從檔案中找積犯，相信會看得頭暈眼花！」

李漢道：「積犯雖然多，但女犯數目有限。本案的特點是：女犯有二名之多，男匪只有一人。因此，呂先生應該不難認人！」

林愛莉道：「本來經過拼圖之後，警方應該有點信心才對！否則，我們就會成爲案中被告了！」

阿生問道：「已將三個匪徒的面貌拼出了麼？」

呂偉良道：「是的，案發時我們雖然喝了酒而弄得糊裏糊塗，但案發前我們都很清醒，因此我們還可以回憶他們的樣貌和特徵！最低限度我和愛莉對老婦人和那金髮女郎的印象就相當深刻。」

「金髮女郎？」阿生若有所思地怔了一怔：「那女子的拼圖，讓我看看吧！」

「三個男女匪徒的拼圖我都有！」李漢說着，由口袋裏找出了三幀影印圖片。

這三幀男女匪徒的圖片，都是憑呂偉良和林愛莉的描述而用拼圖方法拼成的。警方將它影印了過萬份，分發給每一名警探以及聯邦密探。

在美國，警探只負責當地警政，聯邦密探則可以穿州過省！

至於國際特警，顧名思義，那是國際性特別警察組織，只要是成員國國境之內，他們的權力便凌駕一切警察。

不過國際特警一般是不出面的，除非是迫不得已。所以他們的辦事處也是保密性質。

國際特警組織是獨立的，「國際刑警」則多數附設在當地警察總部之內。雖然二者的總部同樣設在巴黎，但性質則顯有不同。

一般來說，國際刑警統管刑事案件，而且一切表面化。

但國際特警任務特殊，沒有固定範圍，甚至一切危害和平的國際事件也有可能插手去理，而且還可能是秘密地進行。

事實上過去不少案件得力於國際特警組織，但他們從不揚名，一切功績都歸於當地警方。因爲在傳統上他們向來只着重工作效率，從來不重視宣傳。這正是國際特警的一種特色。

目前這三名匪徒的拼圖影印照片，也分發到國際特警的手上。只因爲阿生牽涉案中，國際特警組織更加非理不可。

呂偉良和林愛莉曾爲了協助警方拼湊這三名匪徒的照片，花了大半天時間。他們相信縱然不十足相似，也有九分像樣。

警方看來很矛盾，他們一方面由於現場的表面證據成立，認爲呂偉良等三人有罪嫌，但另一方面又相信他們可能被人利用。因此才有拼圖認人這一着！其實前者才是當地警方的意見，後者只不過是國際特警的壓力所促成的。

國際特警組織三藩市分部向警方所施的壓力，自然是來自巴黎總部的直接指示，而巴黎總部的意見則以國際特警東南亞首腦任如重的意見爲依歸。

任如重是國際特警組織的老前輩，也是阿生的頂頭上司。

就憑了國際特警的從中干預，呂林二人才由韋柏律師保釋出來。

既然落了案，當地警方也要回一點面子的，於是三藩市唐人街的僑胞們，便紛紛以現金和人事担保呂林二人。

同時他們的一切旅行證件，也交由警方加以「保管」。這也只不過是官樣文章而已。

現在國際特警既然要追緝眞正的竊匪，他們除了一邊向三藩市警方施壓力之外，也動員了美國各大城市特警分部的人力。他們希望能找到呂林二人所講的匪帮，否則，甚至阿生也要吃上官司。

阿生從李漢手中接過影印的男女匪徒照片之後，只瞥了一眼，便差點兒叫了出來！

是她！果然就是她——那金髮女郎，阿生曾在美亞美海灘以及棕櫚酒店的房間中，先後見過，也親近過的女人。

呂偉良看見阿生呆在一旁，不禁問道：「你見過這女人麼？」

「是的，我可能見過。」阿生說，「可惜事情來得太突然，否則我也許會知得更多！」

阿生所以這樣說，就是由於昨天晚上他們在極度匆忙中分手，如果當時不是有人拍門，阿生一定追問她所提及的「消息」！

阿生當時想不起她所說的「消息」是怎麼一回事。但現在回憶起來，必然是與竊案有關的。到底是匪帮存心要戲弄三俠呢，還是另有原因？

阿生對於這一切，只能在內心默默地去想，他當然不能說得太過坦白，即使呂林二人也是個很開通的人，就算知道阿生到處留情也不會責備他。但阿生還是輕輕掩飾過去了！

阿生了解爭取時間的重要性，跑到處長辦公室去，要求他立刻通知美亞美方面，追查昨天晚上住過棕櫚酒店「一〇二四」號房那個金髮女郎的下落。

三藩市特警處長一邊吩咐下屬依照阿生的意思去做，另一方面又對阿生說：「這件事不但是關乎到你們三位的聲譽，也是關係到我們國際特警的聲譽和地位。因此，希望你們趁着還有時間，趕快去策劃一下。我已通知尤金斯隊長從中協助一切，如有需要，你可以找他商量，或者找我也可以。」

阿生道：「謝謝你，處長，你的帮忙，我們決不會忘記的！」

處長笑道：「別客氣！我們到底是同一組織的成員，你更是總部所重視的一員，我們不想看見你惹上了麻煩啊！」

「我不去惹麻煩，但麻煩却偏偏找上門來了！」阿生苦笑聳肩，搖搖頭，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

回到會客室，尤金斯隊長正帶領他的助手們，跟呂林二人和李漢等研究案情。當然，尤金斯是絕對相信呂林二人無辜的。

尤金斯是國際特警組織三藩市分部的行動隊長，職位與阿生同級。他自從接獲處長的命令之後，曾先後與當地警方和聯邦密探隊連絡過。

但是，呂偉良到底是個老江湖。他曉得他們目前所處的地位，那就是當地警方與國際特警之間的矛盾立場，足以令到案情難以正常進行。這是對他們絕對不利的。

當地警方既然受到國際特警的壓力，呂林二人又已經被「落了案」，假如他們要領功的話，勢必陽奉陰違，那時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雖則這似乎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處於呂林二人的境地，這是不能不防。

正是因爲呂偉良有了這種心理準備，他決定爲了自己，而採用另一種方式去偵查。

所以，當尤金斯向阿生提議飛往錦美窰案發現場視察時，呂偉良也只叫林愛莉陪他們去，他自己却留在三藩市。

阿生也希望實地了解一下當時的情形，雖然呂林二人曾向他用「繪畫地形」的方式，將當時的一切過程描述得十分清楚，到底還是親自去體驗一下比較好的。

呂偉良佯稱有點身體不適而沒有同行，而李漢也由於須要上班的關係，沒有同往。

李漢是三藩市的便衣警探，他協助呂林等人偵查本案，只屬義務性質，並非警方正式派來的。所以他必須按時上班去！

現在就只有阿生，林愛莉，尤金斯和他的助手等，乘坐直升機飛往錦美窰。

阿生眞想不到，他不能來此觀光渡假，却跑到這兒來查案。

林愛莉帶同阿生及尤金斯到當日她與呂偉良跟所謂的伯爵夫人共晉晚餐的餐廳進餐。

林愛莉自始至終的，把他們夫婦二人在錦美窰的遭遇從新再描述了一遍。

由海灘遇見「伯爵夫人」開始，以至斜坡漫步，共晉晚餐，酒後同返酒店準備觀賞玉石等等，林愛莉都不厭其詳的一說再說。

又是午後時份，大家都有點餓了，於是齊到蜜月酒店附近的餐廳去。這也就是呂林二人陪「伯爵夫人」共進晚餐的地方。

林愛莉爲了他們夫婦二人的清白，回憶着當晚每一細節，希望對偵查工作會有所帮助。

尤金斯和他的助手都是地道的美國人，總是酒不離口，即使是身有要務，也不例外。現在既是午膳時份，他們就更加像喝茶一樣。

林愛莉因爲當晚爲酒精所害，以至他們夫婦二人遭人利用。因此她對酒特別敏感，大有恨之透骨之慨！但是阿生偏偏也隨着尤金斯他們一齊喝！

阿生甚至還替林愛莉也倒了一杯，勸她喝上一點兒，對身體會有好處。

阿生顯然一時之間記不起呂林二人當晚是「酒後糊塗」，因此他還對林愛莉道：「醫學家和科學家都承認，少量的好酒，對我們健康有益無害，只有喝得太多才有害無益！」

豈料林愛莉却瞪他一眼，道：「還用你來敎我嗎？當晚我和你師父每人只喝了小半杯，比起現在你倒給我這半杯還要少一些，結果還是弄得頭暈眼花，出了亂子！」

尤金斯若有所觸地說：「照計這麼少的份量，就是烈酒也不致令到你們昏了半晚！」

「但事實上我們整晚感到昏昏然欲睡，頭腦無法冷靜下來！」林愛莉說，「尤其是我丈夫，他簡直不克自持，一切難以控制，情緒衝動，要不然他也不會自我表演開鎖絕技！」

尤金斯又問：「記得當晚你們所喝的是甚麼牌子的名釀嗎？」

「不！」林愛莉說，「一切由夫人作主，我們又不是酒徒，那會注意到它的牌子？」

阿生有着他職業上的敏感，這時他已明白到尤金斯心中所想，於是揷咀問林愛莉道：「假如你再見到那牌子的酒瓶，認得嗎？」

「當然認得！」林愛莉說，「甚至夫人叫他取酒來的那名侍者，我還留下印象。」

尤金斯道：「你若無其事地小心看看，到底是那一名侍者服侍過你們？」

林愛莉的目光於是在餐室內四周巡廻！一名長髮留着兩撇八字鬚的侍者，正在那邊侍應客人。

林愛莉示意道：「就是他！」

各人循勢望過去，發覺那侍者很年青，只有二十歲左右。

他的樣子的確很突出，面青唇白，長髮蓋耳，八字鬚，是個典型的新潮年青人。

尤金斯重覆地問：「認得是他嗎？」

「不會錯的。」林愛莉道，「後來跑過來叫夫人聽電話的，也是他！」

尤金斯忽然站起來，對林愛莉說：「請你跟我到這邊來，我們去揀一瓶你喜歡的酒。」

林愛莉會意，隨着尤金斯到酒吧那邊去！

酒櫃上面擺滿了各式各樣的酒，五顏六色，七彩繽紛，單是那些招紙的裝璜設計就令人看得眼花繚亂！

林愛莉剛發現了其中一瓶，招紙裝璜和酒的色澤都跟那晚喝過的一模一樣！

林愛莉剛叫酒保將那瓶洋酒拿下來，那名長髮侍者就在這時候走了過來！

他看見林愛莉首先呆了一呆，然後定下神來，向她點頭爲禮！

「認得我嗎？」林愛莉故意嫣然一笑。

年青侍者稍作沉思，說道：「似乎在那裏見過！」

「就是這裏！」林愛莉順手拿起那瓶洋酒，示意道：「那晚你拿給我和伯爵夫人喝的，是不是這種牌子的洋酒？」

「嗯——」侍者瞪住那支酒，想了想，說道：「人客太多，我不容易逐一記得起的，小姐。」

然後一聲「對不起」，他又走開了！

回到座位，林受莉親自動手開了酒瓶蓋子，倒了少許品嚐一下，回憶着說：「好像就是這種味道，照計不會錯的。」

阿生在旁說：「我勸你喝够當晚所喝的份量，這可能是綫索之一！」

林愛莉也心領神會，喝了小半杯那種牌子的酒。

尤金斯不知對他的助手說了一些甚麼，但見他的助手忽然跑開了！

阿生和尤金斯也在嘗試着那瓶美酒，只覺得它的酒味香醇！懂得喝酒的尤金斯，一入口便知道這是高價的好酒。

阿生不會喝酒，但喝下了大半杯，一點兒醉意也沒有！這令到他有一種很奇怪的想法！

他不斷看着腕表，不歇地問林愛莉喝了酒之後的反應！

五分鐘，十分鐘，十五分鐘也過去了！林愛莉毫無反應！

「感到頭暈眼花嗎？」阿生問林愛莉。

林愛莉若無其事地搖搖頭。她也難免感到奇怪，因爲當晚她喝了酒之後不久已有反應，大概五分鐘過後便有點醉意，後來更加頭腦難以保持清醒。以後她一直處於被動！

她一再拿起酒瓶辨認。

不會錯的，的確是這種酒。但是，爲甚麼喝下去之後的效果不同？

阿生道：「當晚替你們倒酒的，是誰？」

「就是剛才那名侍者。」林愛莉說。

阿生想了想又問：「發覺他有甚麼特殊舉動嗎？」

「似乎沒有。」林愛莉說，「記得她們同樣喝同一瓶酒，你在懷疑酒中下了迷藥？」

「有可能的。」阿生說，「我知道師父也不懂喝酒，但如果說這種酒可以輕易令他失去理智，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尤金斯揷咀道：「假如這是一項事先計劃好的行動，下藥的方法多得很。」

阿生又問道：「侍者是當面爲你們斟酒的吧？」

「是的。」林愛莉說，「一切看來並無異樣，否則我們自會提高警覺！」

「有些東西最易爲人疏忽的。」尤金斯說，「我指的是酒杯！」

「酒杯？」林愛莉束眉沉思道，「酒杯全是一樣，當晚四個人四隻酒杯，全是同一欵式的，並無分別啊！」

但是，阿生却領悟了尤金斯所指的是甚麼。他說：「對了，酒杯底可以預置藥末，這樣看來四個人一視同仁，無分彼此，但你們二人兩隻杯中實在是另有乾坤，冲了酒入杯中之後，你們根本不會去起任何疑心，必然是照喝可也！」

尤金斯道：「這是最易令人上當的一種方法，看來十分接近。」

這時候，尤金斯的助手回來了。

他低聲向尤金斯報告說：「那傢伙叫必圖。是個吸毒者。」

林愛莉和阿生不知道他指的是誰。但這時尤金斯的視綫却望向那長髮侍者。

尤金斯喃喃自語地說：「如果他被人收買，爲甚麼還留在這裏不走？」

阿生道：「也許他以爲根本就不會有人懷疑到他的身上呢！」

林愛莉說道：「我有一個辦法，可能試出他！」

「甚麼辦法？」阿生問。

「讓我先把他叫過來吧！」林愛莉把手一揮，有個侍者立卽過來，但並非那個長髮青年。於是林愛莉對他說：「請你替我把必圖叫過來好嗎？」

侍者以爲她認識必圖，走過去把那年青人叫過來。

長髮侍者目光中充滿了疑惑，問道：「你們找我幹嗎？」

林愛莉示意道：「請坐下來談談，喝杯你所熟悉的酒吧！」

「對不起，我仍未下班，我還要工作呢！」長髮侍者說。

林愛莉道：「你認識伯爵夫人嗎？」

「那一位伯爵夫人？」長髮侍者反問道。

「就是那晚跟我一齊來這裏吃飯的老婦人，我看你跟她似乎很熟絡，我以爲你一定認識她吧！」林愛莉故意說。

「不！那晚是我第一次見她！」長髮侍者道，「如果不是那個電話，我根本也不知道她是一位伯爵夫人呢！」

尤金斯一直目不轉睛地瞪住他，這時也忍不住揷咀道：「但是，伯爵夫人却對我們說，她認識你，否則我們也不會曉得你叫必圖。」

那個叫必圖的侍者呆了一呆！

林愛莉乘機說道：「必圖，你那晚給我的酒杯，有沒有洗抹乾淨？」

必圖又是一怔：「嗯！小姐，你怎會這麼說呢？我們這家是一流餐廳，所有飲食器皿都用滾水消過毒的！」

林愛莉冷然一笑道：「但是，我喝了你倒給我的那杯酒之後，頭部不舒服，而伯爵夫人却若無其事，爲甚麼？」

「我怎麼知道呢！」必圖忐忑不安之情，溢於言表，「也許是……也許是你吃錯了其他東西！」

林愛莉朝阿生和尤金斯瞧了一眼，說道：「也許是的，是我自己腸胃不好。沒事了，你走吧，必圖先生！」

必圖正想回轉身去，尤金斯忽然又把他叫住：「慢着！」

必圖神經質地吃了一驚！「請問還有甚麼事？」必圖問。

尤金斯冷冷地說：「伯爵夫人遲早會派人來問候你的，雖然你一直不承認認識她！」

必圖甚麼都沒有說，納罕地走了！

林愛莉壓低聲音說道：「他下一步，會怎麼樣？」

阿生說：「我想他決不會去找那個老婦人。他被人利用的可能性較大！」

尤金斯道：「憑我的直覺，總覺得他是個問題人物。」他又對助手說：「小心跟踪他，綫索可以就在這裏。」

許多有經驗的偵探都知道直覺是怎麼一回事，那就是憑眼前所見的現象，加上經驗與目光的分析所得出的結果。

這似乎是毫無根據的，但是，事實上歹徒們的作賊心虛，往往就間接帮忙了辦案人員。雖然必圖目前並未露出太多的破綻，但在場的人已是有目共睹，必圖一直顯得侷促不安！

不過，尤金斯助手剛才的情報沒有出錯的話，必圖果眞是個吸毒者，他情緒上的不安未必就表示他與此案有關。

無論如何，現在阿生已經感覺到有些頭緒了。

阿生看看腕表之後走去打電話，他希望知道美亞美方面有沒有那金髮女郎的消息。

根據三藩市特警處長的回覆，美亞美方面已經查過了，那金髮女郎已經老早就離開了那間酒店。據酒店方面說，她是用「愛麗斯」這名字登記的，目前國際特警正在追踪她下落。

阿生打完電話回到座位去的時候，不見了尤金斯和他的助手。

林愛莉說，他們跟踪必圖去了。

原來必圖剛要下班去，尤金斯覺得不能輕輕放過他。

阿生說：「你有沒有想到這件事的性質？愛莉姐。」

林愛莉愕然道：「什麼性質？」

「可能是我們鋒芒太露，美國人看不過眼，於是有人存心靠害，故意要剃我們的眼眉。」阿生又說：「我指美國人小家種，是有根據的，例如青少年棒球賽，他們打不過中國人，於是就宣佈中國人不能參加，可見他們小器得很。」

林愛莉道：「你的意思是，報紙雜誌把我們三個人吹捧得太過份了，是不？」

「是的。」阿生道，「其實他們的資料從何而來，我也不明白。總之不是我們三個提供的。也許有人認爲報紙雜誌太過誇張，偏要給點顏色我們看看，於是警方中計了！」

「你師父也承認這一次是老貓燒鬚，其實在正常情況底下，我們根本不可能做出這種事情來。」林愛莉說：「現在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毛病出自那些酒。一定是有人在酒中做了手脚，尤其是剛才我喝了同樣牌子的酒之後，至今仍然若無其事，可見我想法是有根據的。」

「然則，必圖是最可疑的人，這忖測似乎也不可能有錯。」

「是的，除了他之外，伯爵夫人和她的所謂女秘書桃麗，根本也沒有機會在我們面前做手脚。」

「其實桃麗和愛麗斯同是一人，她們同屬一個匪黨。」阿生忽然又沉吟道，「但是，爲什麼她要跟踪我到美亞美？又爲什麼她要約會我？」

「什麼？那金髮女郎約會你？」

「是的，愛莉姐，不怕告訴你，她寫了一張字條給我，暗示有事奉告，我於是依時赴約！」阿生自然不敢說得太坦白，他只說道：「豈料她正要說話時，有人闖入來。當時我們匆匆告別，後來就沒有機會再見面，現在回想起來，可能又是另一回事。」

「照此看來，她如果眞的是桃麗——伯爵夫人的女秘書的話，那麼她約你只有二個可能性：一是奉命戲弄你，這證明她的首領有自大狂。二是她另有苦衷，譬如她存心要出賣她的組織。」

「是的，我也這樣想，如屬後者，她的處境豈不是很危險？」

「嗯！這件事越想越不對勁，可惜當時你還未知道我們這裏已經出了事。」

「是的，如果我知道的話，我當然不會放過她。」阿生道。

「好吧！我們也該走了。」

「到那裏去？」

「隨處逛逛。」

「尤金斯他們呢？」

「這裏地方不大，他們總會設法找到我們的。」林愛莉說。

× ×

尤金斯和他的助手跟踪着必圖，必圖匆匆忙忙的，似乎一無所覺。

到了一處街口，必圖才本能地回頭張望，但尤金斯是個相當機警的人，他和助手及時避開了對方的視綫。

必圖鬼鬼祟祟的進入一間小屋裏去，不及一分鐘就出來。

「他到底幹什麼？」尤金斯對他的助手說，「你去繼續跟踪必圖，讓我進去看看！」

助手會意，跟踪必圖到另一條街道上去。

尤金斯走進那間小屋，發覺一個中年男子坐在一個木箱之上，正在吸烟。

這間小屋似乎是被人荒廢了的車房，顯然沒有人居住的。

那中年人瞥了尤金斯一眼，繼續抽他的香烟，若無其事地，依舊坐在木箱之上。

尤金斯走過去對中年人說：「必圖介紹我來找你的，你該明白了！」

中年人望望門外沒有人，攤開手板：「錢呢？我從來不做賒數的，尤其是必圖那厮介紹來的人，更非加小心不可！」

尤金斯又是憑他的經驗和直覺行事，事前他實在不知道這傢伙是幹什麼的！但現在他多少也總可以猜到了幾分。

尤金斯故意掏出一張大額美金給他，那傢伙的臉型因錢而變——由長形變爲圓型，有點笑容了。

尤金斯看他狡猾得有如一頭狐狸，將那張大鈔反反覆覆地看完又看，忍不住說道：「不是僞鈔，你放心好了！」

「你要多少？」他由口袋中摸出幾小包東西，一看就知道是毒品。

尤金斯就憑他的經驗和眼光，果然沒有猜錯，這是一名毒販。

尤金斯取過一小包，攤開一試，是成份極低的海洛英。

他乘機發作道：「好傢伙，你敢用奶粉欺騙老子麼？」

毒販呆了一呆，他還沒有答話，已經給尤金斯一手抓住了衣襟。

毒販情知不妙，迅速探手要拔槍，可惜他的動作無論如何總不及尤金斯這位國際特警隊

長快。

尤金斯把他的手臂彎向了後面，奪了他的手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槍咀指向了他的咽喉，狠狠地沉聲問道：「告訴我，必圖剛才向你買了多少這種低劣的貨色？」

那毒販想不到尤金斯出手這麼快，說道：「他今天一買就是五包，這是少見的，以前經常還要向我賒數呢。所以剛才你說是他的朋友，我不得不提高警覺。但是，你又何必這麼認眞？」

「告訴我，他住在那裏？」

「你既然是他朋友，怎麼會不知道他的住址？」

「告訴你吧，我並不是他的朋友，也不是來向你購毒品的。」

「那麼，你是誰？」

「國際特警。」

「嗯……」毒販面靑了。

尤金斯軟硬兼施地說：「不過，如果你識時務的話，我會放你一條生路的，現在你先帶我去找必圖！」

毒販不敢不從，於是尤金斯把手槍納入口袋中，讓毒販先行，他在後監視。

拐了兩條街，尤金斯已經離遠見到他的助手，必圖大概就住在附近。

尤金斯問那毒販道：「必圖家中有些什麼人？」

「他是獨自一人住在這裏的。」毒販說，「他是一家餐廳的侍者，每天這段時間有兩小時休息，我所知的，就是這麼多了！」

「你可知道他平時跟一些什麼人來往？」

「我不清楚。」

尤金斯又問道：「你說他近來闊綽了，是不？」

「這只不過是我的感覺而已，他平時總是一包一包的買，但今天一買就是五包。你也知道，現在全世界的毒品都在漲價啊！」

他們越走越近，尤金斯終於會晤了他的助手。

助手說：「必圖進了那間屋！」

毒販道：「那是他獨居的地方！」

「謝謝你的幫忙。」尤金斯示意助手。

毒販還以爲尤金斯放他走，豈料助手卻替他加上了手鐐。

尤金斯又對助手說：「把他交給巡警，然後回到這裏來。」

毒販哭喪着臉，苦苦哀求，但尤金斯沒有理睬他。只把毒販的手槍交給助手，又說：「別忘記對巡警交代，他除了販毒之外，還意圖謀殺和藏械，回頭我們自會到警局去作證！」

助手把毒販帶走。

錦美窩是個小鎭，要找個巡警可不容易。但身爲國際特警隊長的尤金斯，無論如何也不會輕輕放過這敗類。

尤金斯由窗口窺伺入內，發覺必圖果然正在屋內蹲在一角。

他燃點着一支洋燭，以一塊錫紙盛住毒品，用一收吸管吸取那股正在嬝嬝上升的烟霧，閉上雙目，看來非常受用似的。

必圖的屋子四周很靜，隣居似都出去了。

尤金斯突然拔出他的手槍，由窗口伸入去，喝道：「必圖，你小心聽清楚了，我是國際特警，你慢慢的站起來！」

必圖在極度吃驚中睜大了雙眼。

他顯然大感意外，但卻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冷靜。他在手槍指嚇下，慢慢地舉高了雙手，站直了他的身子。

尤金斯隔窗指示他：「慢慢地走過來開門，不要迫我殺你。」

必圖也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因爲他不久之前才在餐廳見過尤金斯等人。

現在他旣在手槍射程之內，自然不敢反抗，只有慢慢地走向門後。

黑貓殺手 如狼似虎

就當必圖伸手準備將大門打開之際，突然之間，屋內有一團黑影移動。

尤金斯站在窗前看得清楚，那是隻黑貓。

黑貓張牙舞爪，狂嘶一聲，竟然飛也似的，直撲向必圖的身上。

尤金斯絕對想不到會有此一着，一時之間也爲之手忙脚亂。他目睹黑貓如狼似虎的，向必圖進襲，必圖卽使大力反抗，也無法把牠擺脫，登時血流披面，慘叫連聲。

尤金斯不敢開槍，因爲在這種混亂情況下，黑貓的目標太小，好容易殺錯必圖。

在目前這階段，他似乎沒有理由把必圖槍殺的：何況他還要向必圖問口供呢！

於是尤金斯轉至大門這邊，用身體的體力，將大門撞開。

必圖傷痕纍纍，黑貓卻自窗口飛躍而出。

在這一刹那間，尤金斯想到這似懂人性的黑貓殺手有點來歷，急忙又折返屋外，企圖追踪那黑貓兇手。

但是，黑貓去勢如電，轉眼已飛馳而去。

尤金斯眼看鞭長莫及，卻看見阿生與林愛莉二人出現在街口那邊，於是他急忙揚聲高叫：「捉住牠！」

阿生一時之間旣見不到黑貓，也無法領悟尤金斯的意思，但林愛莉卻留意到了。

阿生道：「他幹什麼？」

林愛莉說道：「他似乎叫我們捉貓！嗯！貓——」

林愛莉突然想起了伯爵夫人懷抱中的小花貓。雖然不是眼前這一隻黑貓，但到底也總是貓。因此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間，林愛莉的想法已配合着她的閃電動作。

只見她自頭頂一摸，迅速取下了一枚髮夾，扣指一彈，髮夾去勢如箭。

那邊路旁傳來一聲貓的狂嘶聲，一團黑影在打滾。

黑貓被林愛莉運用指功以鋼製髮夾刺中了要害，在掙扎中死去。

阿生雖然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是看見尤金斯的舉動神態，亦已猜到事不尋常。

他匆匆趕到，進入小屋之內，只見尤金斯這時正把必圖扶起，置於一張陳舊的沙發椅子上，一邊爲他治傷止血，一邊問道：「必圖，你覺得怎麼樣？」

必圖遍體鱗傷，尤金斯要不是目睹剛才的情形，勢難相信這是一隻貓把他弄成這副可怕的樣子。

必圖氣喘喘地說：「你們快把我送往醫院急救吧！我想我會死……」

尤金斯一邊示意阿生致電報警，召來十字車，一邊又問必圖：「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知道嗎？」

「我想一定是那老妖婦要殺死我！」必圖又痛苦又憎恨地，斷斷續續說：「你們所指的伯爵夫人，實際上就是……就是飛賊花貓，她……利用我，她……她要殺我滅口……」

突然之間，必圖雙眼一翻，說不下去。

必圖死了。

尤金斯呆在一旁。

林愛莉這時剛好進到屋子裏來，她問尤金斯：「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也難明究竟，一隻黑貓，怎麼可以殺死一個人呢？」尤金斯喃喃地道：「但是，剛才的情形卻是我親眼所見！」

阿生打完電話走過來，看見必圖經已氣絕身亡，他也呆了一陣。

必圖滿身傷痕，頭，面，頸部以及四肢，都佈滿了一條一條的血痕——那是貓爪造成的傷痕，現在都已經由鮮紅色變成了瘀黑色。

不久，警方人員紛紛趕到現場來。

尤金斯向警方交代事件經過時，那些辦案警探也幾乎不敢相信。

還好林愛莉用髮夾殺死的貓兇手的屍體仍然躺在路邊。

於是，必圖和黑貓的屍體，分別被送去檢驗。

× ×

呂偉良所以沒有跟阿生他們到錦美窩去，是爲了要單獨去找一個人。

那是一個退休了的江湖人物，呂偉良從李漢那兒知道他的來頭。

此人叫雅力。

李漢說，他是最了解美國下層社會情況的人，許多時李漢遇有什麼疑問，也得跑去請教他。不過，雅力並不是有問必答。

雅力本人已退休多時，目前是個守法市民，沒有人可以難爲他。

但是，雅力的門生遍佈全美國，而且都是黑道中的風雲人物。

李漢曾經介紹過呂偉良給雅力認識，雅力也曉得他就是鐵拐俠盜。

當時呂偉良曾要求雅力幫個忙，代查「伯爵夫人」到底是誰？雅力答允今天給呂偉良一個初步答覆，所以呂偉良便依時赴約。

雅力年已花甲，他脾氣雖然古怪，但對呂偉良卻很尊重。

雅力除了從李漢口中知道呂偉良的來頭之外，也從一些報紙雜誌上了解關於鐵拐俠盜過去的俠義事跡，這點可能就是令他們談得投機的原因之一。

雅力招呼呂偉良坐下來之後，便對他說道：「喝點酒嗎？」

呂偉良苦笑道：「我不是酒徒！」

「我這裏的酒決不會是錦美窩那種，飲得也很清醒。」原來他已知道呂偉良夫婦二人上了當的過程，「喝點吧！」

「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呂偉良只好說道。

於是雅力倒來兩小杯的酒，二人對酌。

「關於閣下的事，我已廣泛地替你調查過了。」雅力呷了一口酒，從口袋中摸出一幀照片又說：「你所講的伯爵夫人，可就是她？」

呂偉良心裏高興，以爲他眞的有了頭緒，於是接過照片細看。

但是，他失望了。

照片中的女人很年靑，頂多不過三十左右，又怎麼會是「伯爵夫人」？更不會是她那位美麗的女秘書。

雅力問道：「是她麼？」

呂偉良苦笑搖頭。

雅力又說：「你不是說過，她懷中經常抱有小花貓一頭麼？」

「是啊！」呂偉良說，「不過不是她，我所見的伯爵夫人，可以做她的媽媽！」

雅力忍不住笑起來。

他又呷了一口酒，說：「你再細看清楚，假設伯爵夫人年靑了二十五至三十年左右，輪廓樣貌是否差不多？」

呂偉良憑他的想像力，假想着伯爵夫人年靑時代的樣兒，果然有點近似。

「怎麼樣？」雅力笑道，「這是她年靑時代的一幀照片，她的芳名叫費多莉，是個美國籍的法國人，二三十年前橫行一時的女盜。」

呂偉良越看越似她，同時也想起她自我介紹時提及過的。

她當時說，她是法國費多利伯爵的遺孀，原來她本人才是叫費多莉。

她又說，她丈夫是法國人，她本人是美國人，這分明又是說謊，她是美國土生的法國人才對，其實歐洲人與美洲人亦相差無幾。

雅力又說：「她二三十年之前，活躍一時，名氣不亞於你之在東南亞一帶。她有個綽號叫『飛賊花貓』，因爲她愛貓成性，而且做案時，貓往往是她的得力助手之一！」

「這樣說來，她該收山了？」

「是的，本來費多莉十年八年前經已收山，我不知她怎麼會突然之間東山復出！」雅力又說，「但照你所講，絕對有可能是她，因爲她行事有計劃，非常鎭定，很少有破綻！警方提起飛賊花貓的名字就頭痛，只因她從不留下罪證，被捕機會微乎其微！」

呂偉良問：「你怎麼知道我所講的就是她呢？」

雅力道：「第一，你說她自稱費多利伯爵夫人，於是我想起二三十年前的費多莉女士。第二，你說她懷中有小花貓，這也配合了『飛賊花貓』的性格特徵。第三，費多莉最愛偷珠寶，二三十年前她所做的案件，多數與珠寶有關，高來高去，神出鬼沒，令到事主防不勝防，故此才有『飛賊花貓』這稱號。第四，你提及餐廳進餐時所喝的洋酒的牌子，她正是最愛飲的牌子。我就憑此去想，覺得十之八九是她，大概不會錯得去那裏的。」

呂偉良默了一陣，道：「然則，她爲什麼要陷害我呢？」

雅力笑道：「你也聽過同行如敵國這句話吧？呂老兄！」

「但是，我不是到美國來做案的！」呂偉良道，「我只是旅遊觀光！」

「可惜閣下名氣太大，招人妒忌！」雅力道，「可能是報章雜誌吹得太大，把你捧得太了不起，刺激到她，於是，存心作弄你亦未可料。」

呂偉良忍不住苦笑道：「然則，女人也眞太小器，其實一切只是人家說的，我從未自我吹噓！」

「是的，女人實在小器，換轉我們男人，往往就只是：識英雄重英雄！」

「在那裏可以找到她？」

「她已隱居多年，目前行踪不明，但我已叫人設法查出她的下落。」

「我眞要感謝你的幫忙。」

「何必客氣呢！彼此同是江湖中人，我對閣下是相當仰慕的，除了那些介紹文章外，李漢也對我講過了不少關於閣下的威水事跡！」

「那是朋友太誇獎我了！」

「不！我覺得無論是好是歹，一個人的成功，是有着許多因素的。鐵拐俠盜的大名能在東南亞响起來，自有他的令人驚服之處！」

呂偉良目前雖然仍未達到最後目的，也未能確定雅力的情報是否百份之一百可靠，但是，也總算有了一些頭緒了。

起碼他已經覺得：「伯爵夫人」與照片中的「飛賊花貓」很相似。

然則，這件事不是「靠害」那麼簡單，而是涉及聲譽。

假如呂偉良不把對方找出來，鐵拐俠盜的威名就會喪盡。

爲了更澈底了解「飛賊花貓」的做案手法與個性，呂偉良那天跟雅力足足談了大半天，全是有關費多莉的。

直至有了一個概念，他才與雅力告辭。

× ×

驗屍官已經證實了必圖死於貓爪之下，原

來貓爪附有劇毒。

普通一隻貓固然不可能如此狠殘，即使牠是一隻盡忠職守的治鼠貓，亦不可能對一隻老鼠使出這種狠勁，牠的爪也不可能會有毒。

但是，林愛莉用髮夾彈指擊斃的黑貓，已被驗出爪中帶毒。而這些毒，分明是用人工加上去，目的是要牠在戰鬥中令到對手死亡。

現在必圖的皮膚被抓破了之後，貓爪的毒就是由血管中傳入，難怪他死時渾身瘀瘀黑黑，死狀極之可怖了。

阿生和林愛莉都覺得，這是一宗預謀。目睹黑貓殺人的尤金斯，更加相信黑貓受過一種撲擊訓練，否則不可能如此兇殘。

誰主使黑貓來殺必圖？

爲什麼一定要置必圖於死地？

警方在必圖家中展開了一連串的搜查，尤金斯和他的助手，還有阿生，也在旁協助一切，因爲他們是國際特警，當地警方人員對他們非常尊重。

阿生在打電話報警時，曾注意到電話几上有一叠便條。

便條是比一般拍紙簿爲小的白紙，附帶着一支原子筆。

阿生小心查看之下，發覺便條白紙之上有原子筆的壓痕——那是上一次使用過便條的人，寫字時所用力太大，以至字跡印落下一張白紙之上，造成了目前所見凹痕。

但是，阿生還不敢肯定，這是否必圖的字跡。

正常情形下，這是必圖獨居之所，便條放在電話几旁，目的無非爲了方便主人打電話記事之用。然則，這應該是必圖的字跡才對。

阿生用鉛筆輕輕掃在便條之上，令到那些凹痕變成了反體字。

只見紙上面出現了一些潦草的字體，大意是：——

「一千元太少了，你們太不守諾言，我堅持要收另外那二千元，否則我會向警方和盤托出！祈三思，莫後悔！」

阿生把此事與當地警方一位探長商量。

阿生說：「這件事顯而易見，黑貓殺手是不願再付二千元給必圖的人派來殺他的！」

探長道：「換句話說，必圖是個勒索者。對嗎？」

阿生道：「我看未必，照字面看，他似乎生前替人做了一件事，議好代價三千，但事成後對方賴賬，只付一千元給他。於是他寫了一張便條催那人交出其餘的二千元。」

尤金斯也有同感，他插咀道：「對方可能不願再付錢，才會動殺機。」

探長道：「照二位的意見，我們應該怎樣做？」

阿生沉思着說：「我有個誘敵之計，未知是否可行。就是不要宣佈必圖已經死去！」

尤金斯從總部方面曉得，阿生是個十分出色，有勇又有謀的特警，否則決不會聲名遠震，受到巴黎總部的重視。

他似乎已經領會到阿生的用心，說道：「你的意思可是，讓對方以爲必圖未死，於是担心他向警方大爆內幕，再派人或者貓，前來殺他！是不？」

阿生點點頭道：「這是必然的！」

但探長不以爲然。他說：「我想對方未必會再冒這種險！」

「只要我們對報界說一次謊，收效的機會甚大。」阿生說：「不妨開個記者招待會，因爲貓兇手的新聞必然轟動全美國。」

尤金斯道：「這辦法不錯，讓報紙宣佈出去，說必圖差點給黑貓兇手殺害，幸得林小姐將黑貓及時殺死，必圖性命得以保全。但目前因傷仍在醫院留醫。警方正偵查此事幕後眞相云云。」

阿生說：「不能說必圖受傷，因爲貓爪上附有的乃是劇毒！只要少許滲入血液，也會造成死亡。爲了避免露出破綻，應該說迷你女賊正在訪問必圖，看見黑貓來勢洶洶，及時扣指彈出鋼髮夾，將黑貓刺殺，救了必圖一命，但必圖至今仍不承認曾受他人利用。警方驗出黑貓帶毒，正追查牠的主人是誰。」

探長道：「但是，必圖死了，那裏找來一個假必圖。此案必須有所交代，只怕報界會拆整我們警方不應該說謊！」

「我肯定幕後主使者，必然會捲土重來。」阿生說，「只要我們的佈局妥當，他們一定會上當的！」

尤金斯說：「這件事似乎值得一試，否則，可能永遠成爲懸案！」

探長想了想，又說：「你們的意思可是：擺一個假必圖在這裏？」

「是的。」阿生道，「找個人化裝成假必圖，裝成他未死的樣子，你們就派人在附近埋伏，相信必有結果！」

探長道：「如果他們再派一頭貓來……」

「我會把牠活捉，教牠帶我們去活捉眞兇！」阿生說。

「你有這種把握嗎？」探長半信半疑地問道。

阿生說：「當然，我還須請教專家！」

探長終於同意了阿生的建議！

尤金斯雖然知道阿生是個出色的特警，但是現在卻有點担心。

阿生到底用什麼方法誘敵？

黑貓殺手的兇殘，尤金斯曾經目睹，如果叫他假扮必圖，他就要認眞考慮，因爲人還易防，貓的體積有限來去無踪，正是防不勝防！

阿生也窺破了各人的貪生怕死心理，他早知沒有人肯冒上這種生命危險，他才自告奮勇，親自扮演必圖的角色！

不過，阿生是不會寂寞的，呂偉良這時已聞訊趕到錦美窖來！

林愛莉更從寵物店裏，重金聘來了一位專家協助。

這位專家是中國人，早年移居美國時，只是一位廚子。後來他感到整日躲在廚房裏又悶又熱，也沒有什麼出息。於是腦筋一動，便跑了出來，在三藩市開了一間「寵物店」！

原來他有着中國人的優良傳統，勤儉之外腦筋還要動得快！

他覺得美國人的倫常生活很寂寞，父母把子女養大了，子女各奔前程，很少與父母同居。於是老人生活無聊便與貓狗這些寵物爲伍。

甚至有不少美國人，他們早已有了心理準備，覺得兒女是一種負担，養大了也不會陪他們終老，只有給他們負累。因此，許多人寧願節育，不生養，只養了一羣貓貓狗狗。因爲家畜不但聽教聽話，還不會令他們傷心呢！

廚子陳發就是看透了美國人這種心理，開設了一家寵物店。

他不但懂得訓練狗貓，還會替牠們治療，是半個獸醫！

因此，開張之後，生意不錯。

陳發的店子就在三藩市唐人街範圍之內，因此他對於三俠的來龍去脈，也瞭若指掌。

陳發也像其他僑胞一樣，對三俠有一份鄉情之外，還加上幾分敬仰。所以，林愛莉找他幫忙，他是非常樂意的。

現在錦美窖必圖的屋子裏，就只有這四個人——三俠之外，加上陳發！

警方這一回是依足了阿生的建議去做，派出大批化裝成各式各樣人物的探員，進入隣近

民居，小心監視一切。

報紙大力渲染「貓兇手」的新聞。但沒有人知道必圖早已死去！

阿生假扮必圖，戴上假髮，還裝上二撇假鬚。不斷在窗前走動！目的無非加强「必圖果然未死」的印象。

因爲他們認爲歹徒可能也派人在暗中窺伺屋內一切活動。

較早時阿生這個「假必圖」曾由醫院「傷愈出院，回家靜養」！

一些記者還向他攝影、訪問。

但是阿生早有準備，用手掩掩飾飾，以防記者拍出的照片會映出了破綻！

由於有探員陪同，記者根本無法迫得太近，於是探長一聲「無可奉告」，阿生便由數名探員擁上了汽車而去！

因此，記者實際上無法訪問，阿生也一言不發！

這是十分聰明的做法，因爲：現代的記者採訪時，都隨身帶有錄音機，不像以前那樣只靠紙和筆去記錄。

如果阿生說半句，也有可能露出破綻。因爲外型可化裝，聲音聲綫高低就更難以模仿！

後來電視台和報紙都播映或刊出了「必圖」出院時的照片，雖然阿生以雙手掩面，但高度、輪廓均極之相似。

香餌已經安排妥當，問題只是：大魚是否易上鈎？

警方認爲機會很微，甚至國際特警方面的尤金斯等人，也沒有信心。

唯一有信心的，就只有阿生！

呂林二人和陳發在目前僅屬配角的地位，事實上他們也在替阿生暗自担心。

因爲他們不知道對方何時會派「殺手」前來；如果那殺手是人，倒還易於應付；假如是貓，牠既可沿暗渠而來，亦可自屋頂跳下，眞是防不勝防！

偏偏阿生又堅持要把所有的窗門打開。他認爲只有這樣，然後才可以令對方上當。

陳發雖然是貓狗專家，但聽說「黑貓殺手」如此兇殘，也多少有點戒心！

他不但作好心理準備，也帶來了一些捉貓的工具和幾隻消過毒的老鼠！

這些老鼠都經過免疫注射，所以對人類不會有危險性！

陳發解釋：貓對老鼠有傳統上的興趣，把牠用繩子牽引住，可以把「貓殺手」的注意力分散！

陳發既然是個貓狗專家，自然不是徒負虛名之輩。

他趁住獃在屋裏無聊的時候，向三俠分析關於貓兒的一切！

他說：貓是老鼠剋星，也是人類的忠實朋友。養一隻好貓不但可以治鼠，更可以增添生活情趣。同時貓比狗溫柔。

所以，許多女人喜歡養貓！

但貓也像人一樣，亦有好歹之分，所謂「野貓」，就是那些養不熟，教而不善的「不肖之貓」！

老虎也被人俗稱爲「大貓」，可見貓的威嚴不下於虎。

因此，一隻够威的貓，只要在家中走走，老鼠就會聞風而遁！

陳發又說：貓也分「靜鼠」和「殺鼠」兩大類。前者一如上面所講的，不論牠蹲在一旁，或是在屋中走走，老鼠也會避之則吉。

至於「殺鼠貓」，一如廣東俗語所說：「無聲狗，咬死人！」

「殺鼠」型的，往往不哼不响，雙目如炬，聽覺和嗅覺都十分敏銳！只要牠們見到，聽到或者嗅到老鼠的氣味，就會去勢如箭，疾如雷電，把鼠輩趕盡殺絕！

但「靜鼠」型的貓，有時剛剛相反，牠們未必嗜殺！

有時牠們只是張牙舞爪，「虎虎」而叫，老鼠便拖住尾巴走！

此外，靜鼠貓的身上還有一種很特殊的氣味，足以令到鼠輩嗅其味，而避其鋒！

陳發又說：當然，這只是大致上的分類而已。其實，如果要細心去究研貓，足可以在大學裏面另設一科！

例如殺鼠型的貓，除了在血統上有所根據之外，外表也別具一格。

大致上來說，殺鼠貓的外型並不俊秀，一如廣東俗語所謂「打仔身型」！

那就是五短身裁，看上去，非常紮實、强壯！

所謂「五短」，並非四肢和尾巴短，相反，牠的尾巴很長。

五短，只是指四肢之外，腰也短，是爲五短。

殺鼠貓的尾巴特別長，長到縮作一團睡覺時，尾巴可以繞過頭部！

此外，殺鼠型的貓，咀平而短，面圓耳小，聲音雄壯，絕不帶半點沙啞，性情活潑，身手矯捷，反應敏銳，毛色油潤，以及雙目烱烱生光！

懂得相貓術的人，往往會抓起牠的後頸，於是牠會作出種種自然反抗的動作，然後就從這些動作看看牠的四肢和腰身是否够短，尾巴又是否够長，以確定牠的品質是否優良。

除了大致上的分類之外，貓又有所謂「四蹄踏雪」型——全身金黃似虎，只有四隻脚蓋上一小節白毛。據說這種貓最矜貴！

「烏雲蓋月」型——全身盡是黑毛，只有腹部是白色的。

「雙飛蝴蝶」型——全身純色的毛，可能是金黃或者雪白，只有兩側長出蝴蝶斑紋的褐色毛，看似雙飛蝴蝶。

此外更有「金被蓋銀床」型，「金樹掃銀瓶」型等等！

所謂「金被蓋銀床」，就是背部金黃色，腹部與四肢俱是白色的毛！

「金樹掃銀瓶」就是全身雪白，獨是一條尾巴金黃！

至於「硃沙油掌」貓，往往在書本紙張上走過時留下油印，那是由於體內油脂分泌多，所以氣味分外大，老鼠最怕牠們！

以上所講的全是好貓。

至於劣貓又如何？

劣貓如「人渣」——大食懶！食飽之後終日無所是事！

要不是到處搗亂、偷食，就是隨處撒糞拉尿！既不捕鼠，更不清潔，總之令人討厭！

根據陳發的「相貓學」說，劣貓外型大致是耳大咀尖，腰長尾垂，反應遲鈍，四肢走路也不起勁等等，這就是劣貓的外型。

劣貓也養不熟，外間稍有引誘，牠們就會逃之夭夭，背棄主人而走！

三俠見聞自問不算淺陋，但從未聽過這麼多關於貓的學問。現在聽了陳發的解釋，才知道貓並不簡單。

四個人談談笑笑，不經不覺已是午夜，屋內屋外依然毫無動靜。

突然間，無綫電對講機响了起來！

三俠與警方之間有了默契，就是非迫不得已，不用電話。

因爲電話很易被人駁綫偷聽，但無綫電對講機只要較好頻率，對方如要偷聽是不可能。

阿生拿起對講機，探長在外面說道：「有

什麼動靜嗎？」

「暫時還沒有！」阿生又問：「外面情形怎樣？」

「鬼影也不見一個。」探長說，「看來我們是白費工夫！」

阿生道：「給些耐性吧！我猜他們一定會來，因爲他們担心必圖招出一切實情。」

「但是，我們到底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有收穫？」探長不耐煩地說。

就在這時候，電話響了！

阿生在對講機中問道：「是你們打電話來嗎？」

「不！電話響了麼？」探長反問道。

「是的，正在響！」阿生說，「會不會是尤金斯他們？」

「不會的。」探長道，「國際特警和我們有緊密連絡，大家約好了不用電話。」

「那麼，這電話有古怪！」阿生一邊示意呂偉良過去接聽。

探長急忙對阿生說：「盡可能拖住他，希望查出來源。」

原來警方早已有了準備，一直有人偷聽宅內的電話綫路！

呂偉良拿起聽筒，對方是個男人的聲音：

「必圖在家嗎？」

「是的，你是誰？」呂偉良問道。

「你不是必圖，別騙我，我認得他的聲音的！」對方說。

呂偉良道：「我沒有說過我是必圖，我只表示他在家。你是誰找他？」

「你又是誰？」

「我姓呂，叫呂偉良。你呢？」

「我是必圖的朋友。」對方又問：「你爲什麼會在那裏？」

「我爲什麼不可以在這裏？必圖須要人陪伴，他担心會有人謀殺他。」呂偉良故意這樣說。

「然則，你認爲你能保護他了？」

「我是個跛足的人，那裏有本事去保護別人？不過，我被人陷害，弄得含冤不白，我正企圖用我的眞誠去感動必圖，希望他說出實情，看看到底是誰主使他在酒中下毒的。」

「那麼，必圖肯不肯訴告你？」

「暫時還沒有，但是，我相信我們夫婦二人，一向眞誠待人，這次也是爲了一點同情心而去幫一個老婦人，而弄得吃上了官司。必圖雖然頑固，但我們希望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我們二人能够勸服他說出全部眞相，洗脫我們的罪嫌！」

「你們三人？」

「是的，就是我，我的妻子和我的徒弟阿生。」

「哦！原來現在屋子裏四個人之中，有三個人是你們。」

「是的，就是我們三人和必圖。請問你貴姓大名，有何貴幹？」

「我想找必圖談談！」

「他剛睡了，有什麼事？」

「叫醒他吧！」

「他太累了，你有什麼緊要事？」

「當然是重要的事，別嚕囌了，快些叫他來聽電話吧！」

呂偉良道：「他吩咐過我，切不可吵醒他，有事明天再打來吧！」

「你眞多事！」

「如果你眞的是必圖的朋友，也該替他設想一下，他差點兒給貓兒手殺死，由醫院回來之後，一直驚魂未定，他正須要好好地休息一下。」

「好吧，那麼，明天我再打電話來找他好了！」

阿生在旁，猛打手勢叫呂偉良拖住他。但是，對方已收綫了！

阿生一直把對講機打開，將它擠近電話旁，讓探長在對講機的另一邊也可以聽到呂偉良講電話的情形。

窗門雖然打開，但窗幃落下，而且電話放在屋中一角，所以，即使外間有人窺伺，也不能見屋中的情形。最多也僅可見到人影移動而已！

探長知道對方掛了綫，也知道對方未提及他是誰。

至於電話的來源，卻查出了是來自三藩市的。

三藩市很大，電話也多得很，要查自不容易。

所以還未查出，對方已經收綫了。

屋內屋外又恢復了一片沉寂。

陳發用繩子牽引的老鼠，差點也睡着了。看來他們的一切努力全是白費的。

呂林二人也十分失望，他們認爲對方已經有了戒心，自然不會來的。

呂偉良回憶着剛才那個人在電話所講的每一句說話。

他對阿生說：「聽他口氣，分明知道這裏最少有四個人。」

阿生道：「是的，我也認爲他們在附近有人監視住一切。也許他們在較遠用望遠鏡監視，然後以電話跟三藩市方面連絡。」

林愛莉道：「他們由三藩市打電話來是相當聰明的。」

「對了，起碼警方要查就絕不容易。」呂偉良說。

阿生道：「然則，這裏內內外外的一舉一動，他們都瞭如指掌！」

林愛莉道：「假如他們知道屋外有警方的人埋伏，又豈會上當？」

「我也正在這樣想。」阿生說，「所以我打算獨自留下來，你們都走！」

「那怎可以？」林愛莉說，「這是非常危險的事！」

「我也慣了！」阿生說，「正所謂不入虎穴，又焉得虎子？」

呂偉良其實也有同一樣的想法，只是他等阿生自己提出，總好過由他建議，因爲這實實在在是十分危險的事。

呂偉良說道：「你以爲，他們一定會來的嗎？」

「是的。」阿生說，「不是派人來，便是派貓來，尤其是剛才那個電話，更加可以肯定他們要我死的企圖！」

「你的意思是：要外面的警員也撤退？」林愛莉問。

阿生點點頭！

他又說：「如果他們果眞有人在附近監視，必然已經窺破了警方秘密佈置的防衞網，試問又怎麼會上當？「

呂偉良也說：「是的，警方太過大陣仗，誰也不會冒險前來動手！」

林愛莉說：「但是，阿生，你一個人如何應付？」

「我會盡我所能的。」阿生說，「也只有這樣，然後才可以引他們出來！」

呂偉良對林愛莉說道：「那麼，就讓他去試試吧！」

林愛莉瞪她丈夫一眼：「你完全不爲他的安全設想！」

阿生道：「當我宣誓加入國際特警組織的時候，我早已把安全二字拋諸腦後！何況我有手有脚，他們未必輕易就可以得手！」

「你有種！」呂偉良說，「天亮之後，我們全部走開！」

阿生道：「我還得通知探長！」

林愛莉道：「我希望你不會後悔！」

阿生笑道：「一個人生死有命，要死的時候，就是在街上散步的時候也會給掉下的招牌壓死，我怎會後悔？」

三俠會心一笑！

當他們回頭去看陳發的時候，陳發已倦極睡去！

× × ×

天亮後，呂林夫婦二人和陳發一齊走出屋外，乘車離去！

警方人員也分批撤退！

如果對方有人在附近監視的話，眼前這種情形他們一定輕易見得到的。

阿生獨自留在屋內，窗門落下了輕紗，讓外面的人可見到必圖的輪廓在屋內來回走動！

由於阿生無法模仿必圖的聲音，所以他索性把電話綫拔掉！以免歹徒用電話試探虛實時，會露出破綻！

至於那具無綫電對講機，是阿生和警方唯一的連絡工具。

警方一直派人躲在隣近的屋宇內，與阿生保持連絡。

不過，這並不等於給阿生的生命，任何保障。

舉個例，如果對方依樣葫蘆，派來一隻帶有劇毒的「貓殺手」的話，阿生也只能單憑他自己的力量去應付。

至於警方所能給予阿生的援助，無論如何是鞭長莫及的！

現在阿生不但在焦急地等待，也在不歇地估計眼前的形勢。

他覺得林愛莉把陳發請來，談了大半晚，除了帶給他們一些關於貓的認識之外，似乎對本案毫無幫助。

例如：阿生曾向陳發請教，可否訓練一隻貓去攻擊別人？

陳發說，憑他經驗所得的印象，這是不可能的事！

因爲貓不似狗，狗反而可以；尤其是狼狗和獵狗！

不過，陳發也不完全斷然否定了這種可能性，比如貓一般的性格馴良，爲什麼對老鼠就趕盡殺絕呢？

陳發以爲：除非有辦法令到一隻貓把人當作老鼠！

否則的話，貓是不應該自討苦吃，向人類進攻的。因爲就以必圖當時的情形看，必圖當時並未過犯那隻黑貓！

但是，事實上黑貓當時卻是眞的主動進襲必圖，爲什麼呢？

阿生逐一分析過各種可能性之後，認爲訓練黑貓的人，可能先令到貓兒性情變得兇殘，又或者令到牠的視覺模糊，見人就抓就咬，然後偷偷把牠放進屋內來！

不過，不管怎樣，操縱黑貓前來對付必圖的人，一定是飛賊花貓費多莉。

根據呂偉良從黑道前輩雅力那兒所得到的印象，費多莉是個最喜歡養貓的人。

那麼，她可能憑經驗的積累，學會了馴貓術，終能操縱了貓兒去殺人亦未可料。

當然，至今爲止，一切只屬忖測而已，實情如何，還待事實證明。

阿生很少這樣有耐性！

他在屋內自責自食，靜觀其變。

忽然有人敲門！

阿生下意識地吃了一驚！

門開處，是個小童。

「什麼事？」阿生問。

小童反問道：「你可是必圖先生？」

「是的。」

「那麼，你可以收下這封信了！」他把一封信交給阿生。

但是，信封面一片白色，一個字也沒有。不過信封是封上了的。

阿生的担心是必然的，但卻有一份莫名的喜悅之情。

起碼，總算有點兒動靜了。

他這一輩子古靈精怪的事情做得多了，就是未試過像眼前這樣——一個沒有寫上收信人的白信封，封了口！

於是他問小童：「誰給你的？」

小童一言不發，回頭就走！

無綫電通話機響了！

「怎麼一回事？」探長在那邊問過來，「有個小童在外面走動！」

阿生說：「他送了一封沒署名的信來，可能被人利用。」

「你小心那是炸彈郵件。」

「我會小心拆開它的，你放心！」

「別把對講機關上！」探長說，「我要聽你的情形。」

阿生於是把對講機開着，放在桌上。

然後，他以他的經驗，小心檢驗那信封——封面一個字也沒有的信。

他發覺裏面只有一張紙，不可能有自爆裝置！

他撕開了封口，果然是一封信！

但是，當他抽出信箋時，又呆了一陣，原來只是一張白紙！

可能是隱形墨水吧？——阿生心裏想。

於是他把信箋浸在水中，希望有字跡出現在眼前。

但是，白紙依舊一張，只傳來一陣陣異味，此外一無所見！

爲什麼？

阿生實在想不通到底葫蘆裏的是什麼藥？

阿生這個人已經够古靈精怪了，想不到現在他的對方比他更勝一籌！

可不是嗎？那有人寄來一封由底至面也找不到一個字的信？

這簡直是開玩笑！

不過，阿生卻不以爲這是開玩笑，對方越古怪，他越要小心從事！

阿生正要用無綫電對講機把實情告知探長，但探長在那邊已急不及待地問：「喂！你到底發現了一些什麼？」

阿生剛想照實答他，突然看見了一隻花貓由屋後飛撲而來！

於是探長也只能在無綫電對講機的這一邊聽到阿生驚呼道：「不好了！花貓……」

阿生沒有說下去，因爲他正遭到花貓的瘋狂侵襲！

探長在這邊呆了一呆喃喃自語道：「什麼？他收到的是一隻花貓？怎麼可能呢？一封信又怎可以收藏一隻貓？」

於是，他再細心傾聽來自對講機的混亂聲浪！

他覺得阿生已離開了對講機，室內一片混亂。阿生好像跟人打架！

他越想越不對勁，立卽下令增援！

大批警員表面上雖然撤退了，但卻集中警局候命！

他們一接到命令，立刻乘警車匆匆趕赴現場！採取包圍之勢！

沒有人知道屋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呂林夫婦二人也匆匆趕來！

阿生是唯一身歷其境的人，他也不知道弄

的是什麼玄虛！

那隻花貓不知何時入屋，當阿生第一眼見到牠時，牠便如狼似虎的，向阿生飛撲而來！

幸好阿生手急眼快，順手把那具無綫電對講機朝準牠擲過去！

花貓被擲中，兇猛來勢受阻，阿生以為可以鬆一口氣了！

豈料牠剛倒地，又驀地翻躍而起！

阿生鑑於必圖曾死於毒爪之下，所以不難想到眼前此貓之爪也可能有毒，假如給牠抓中一下，可能中毒死去！

於是阿生順手抓起桌上一隻碟子，先行閃避過花貓飛撲之勢，反身出擊，碟子迎住貓頭拍下！貓兒狂嘶一聲！

但未倒下，反身又再度撲來！

阿生因為用力過度，碟子乃瓷製，登時變為兩半，現在只有一半留在手中。

阿生手無寸鐵，自然輕易放棄這半邊碟子，何況貓兒正在反噬呢！

若是與人打架，阿生可以赤手空拳，無奈這是一隻帶毒的貓。明知被抓牠中一下就會送掉性命，又豈可大意？

阿生就地一滾，剛好避過花貓的飛撲！

花貓落在桌上，回頭又重振聲威！

阿生還來不及站起貓兒又向他迎頭猛衝！要不是親眼目睹，阿生實在難以相信牠是一隻貓！

阿生只見過狼狗或者老虎才會如此令人喪胆！但這隻實實在在就是貓——一隻渾身花斑的花貓！

當時阿生既然來不及站起，只有以手中半邊碟子往上舉起迎架牠的來勢！

只聽得一聲狂叫！阿生手腕一陣暖流沿住手臂而下！

那是血！

阿生初時也下意識地大吃一驚！

但後來翻身站起看清楚，那是貓血！他本身未曾受傷！

原來那半邊碟子的破口利如刀，貓兒居高臨下，俯衝而下之勢正急，阿生身形一矮，手中半邊破碟往上一舉，貓兒就此被剖腹！

客廳的地板上，留下了一大灘血！

那隻花貓倒斃一旁，五臟流出體外，死狀十分可怖！

阿生剛剛鬆了一口氣！把半邊破碟往旁扔掉！豈料那一口氣也還未透得完，走廊上又出現了另一隻花貓！

阿生經歷過剛才一場「人貓搏鬥」之後，絕對不敢輕視這些被人視為馴良的小動物。

阿生看見牠來勢洶洶，急忙抓起一把椅子，往前擋煞！

豈料貓兒附在椅子之上，抓向阿生的肩膊，阿生登時嚇得胆裂心驚！急忙伸左手，抓住了花貓的頭部皮毛用力一揪！順勢扔了出去！

貓兒被凌空拋出窗外！

只聽得一聲狂叫，貓兒只是摔了一跌！

突然間，外面人聲吵鬧，原來呂林二人與員們已紛紛趕來！

探長和呂偉良等人最先到達屋外！

探長剛才在對講機中得不到回音，心中已感不妙，現在一見花貓由窗口被人扔出，心裏也猜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立即拔槍，瞄準貓兒就要發射子彈之際，卻給一個人及時衝了過來，將他的手腕向天一托！「砰」的一聲槍响，子彈射上了天空！

制止探長開槍的正是呂偉良，他知道這時候很難解釋，只叫道：「不要殺牠，要生擒花貓！」

沒有人明白他的用心！

還好說時遲那時快，林愛莉已飛身而上，趁住貓兒作勢，準備撲跳入窗內時，給牠飛起一脚，踢得牠凌空翻滾！

花貓打了一筋斗，由窗口跌進了室內去！

阿生驚魂未定，又看見花貓墮在地上，他絲毫不敢怠慢，衝前又是一脚，直把花貓當皮球，將牠由地上踢向牆角！

花貓悶哼一聲，暈倒地上，動也不動！

各人一鼓作氣，衝入屋內！

林愛莉看見阿生肩膊的衣服破碎不堪，忙問道：「你怎麼了？」

阿生道：「還好穿多了衣服未有受傷。」

自然大家都不難想到，貓爪必然有劇毒藏着！

警探們一湧衝前，似乎担心花貓突然起來向他們進攻一樣！

呂偉良就是担心他們傷害了花貓，所以連阿生是否受傷也不管，走過去制止各人接近那隻花貓。

探長質問呂偉良：「你到底幹什麼？」

呂偉良道：「我並非對小動物仁慈，只想協助你去破案！」

這時候，尤金斯帶同助手，還有貓狗專家陳發等人，也相繼趕到。

呂偉良不及向探長等人解釋，就趁花貓未甦醒之前，向陳發說出他的企圖。

呂偉良要陳發把昏倒的花貓注射鎮靜劑。

陳發接受林愛莉的邀請時，早有了準備。

他是半個獸醫——他沒有正式由獸醫學院畢業，所以只能稱「半個」。

因此，陳發隨身帶有為貓注射的針藥物。

現在各人也有多少明白了，呂偉良大概是希望貓兒鎮靜下來！

呂偉良趁住陳發為貓兒注射之際，對阿生等人解釋。他說：「貓兒是有靈性的家畜，像狗一樣，必然認得牠們的主人是誰。」

阿生道：「我明白了，他們訓練貓兒去殺人，但為什麼貓兒穿街過巷，未見侵襲其他路人，偏偏要來攻擊我呢？」

「是的，為甚麼？」探長束眉問道。

「很簡單，因為我身上有異味！」阿生說，「這是最大秘密！」

「什麼異味？」探長問。

「秘密在那封無字天書！」阿生說，「上面有一種化學物質，一經沾了水，就散發强烈的異味，足以令到貓兒發狂！」

探長又問：「你怎麼知道？」

「這是唯一的解釋。」阿生道，「歹徒充份利用了人類的好奇心，因為你我一樣心理，當收到一封書信時，竟然白紙一張，自然不難想到隱形墨水那回事，於是拿去浸水，豈料一經水浸，化學作用令到附在紙上的不知名物質散發大量異味，貓兒就憑牠們靈敏的嗅覺追踪到這裏來。」

這時候，陳發已將貓兒救醒！

各人見到花貓蠕蠕而動，嚇得紛紛走避，好像怕牠發惡亂撲一樣。

但是，事實上牠現在很平靜，與剛才完全兩樣。陳發撫摸牠，牠很馴！

呂偉良說：「牠的爪肯定有毒！」

陳發道：「你不惹牠，牠不會抓你！」

「那麼，放牠走吧！」呂偉良說。

探長道：「放牠走吧？你不是開玩笑吧？」

呂偉良道：「當然不是開玩笑！我們開始有收穫了，等着瞧吧！」

貓兒注射了鎮靜劑之後，顯得很正常！

陳發把牠送到屋外去！像哄孩子一樣，撫摸着牠說：「乖乖的回到你主人那兒去吧！」

貓兒像懂他意思一樣，走了！

探長現在當然明白了，立刻駕車追踪！各人也跟着貓兒走！

花貓沿住路邊走，走了好一段路，上了一處小山崗！

那兒有古堡式的別墅，重門深鎖，但花貓終於由牆頭爬了進去！

探長問他助手：「這是誰的物業？」

「我也不清楚，只知廢置了很久，沒有人居住。」助手說。

呂偉良認為內裏必有文章，建議警方採取行動！探長開始覺得鐵枴俠盜果然名不虛傳，三俠留給他的印象委實難忘；他們三個人不但有勇，而且有謀。

於是下令包圍，大批警員破門而入，衝進古堡中去！

但是，古堡裏面，出乎意外地空無一人！

呂偉良固然失望，阿生和林愛莉也感到莫名其妙。因為他們三個人都有同一樣的想法，就是貓兒一定會回到牠主人身邊。

那麼，貓的主人應該在古堡之內才對，否則，牠為什麼會跑到這兒來？

尤金斯道：「這可能是一隻野貓。」

但陳發道：「不可能的，照我經驗視察，剛才那隻花貓受過相當訓練，而且毛色光潔，絕非野貓。」

說話間，阿生已由那邊沉聲叫了過來：「你們快些過來聽聽！」

各人走到一處牆角，靜下來，隱隱可以聽到陣陣貓叫之聲！

各人大喜，但遍觀各處，並無洞口！

阿生叫各人沉靜，切勿作聲，如此則可循聲找出破綻！各人依阿生的話，分頭去找！

貓聲在叫，各人可望而不可即，頗為焦急！但大家心中明白，只要聽貓兒叫聲，他們就不會絕望，遲早會有收穫！

果然，尤金斯到了一處舊書櫃去，伏耳櫃中，貓兒叫聲份外响亮！

於是一個手勢，合數十人之力，將書櫃移開，一羣各式各樣的貓兒齊齊飛撲而出！

各人引起一陣驚慌與混亂！

但是，由於事前已有了準備，警員們刀棒齊揮之下，不少貓兒命送當堂！

持槍的警探們一湧而入！

原來櫃後另有天地，一度暗門通到地牢下面去！警方人員湧到下面時，但見一男一女木然坐在那兒不動！

男的很年青，呂偉良認出他是「夫人的隨從」佐治。

女的年已花甲！她，正是「伯爵夫人」！

呂林二人見過的「貴族」都在這裏，只是欠一個「女秘書」！

「夫人」手抱一頭小花貓，若無其事地撫摸着牠，苦笑着道：「我總算得上是寶刀未老吧！」

呂偉良忍不住問她：「你就是二十多年前橫行美國的飛賊花貓麼？」

「失禮！」她站立起來，含笑道：「你可是名滿東南亞的鐵枴俠盜？」

「人家的確這樣叫我！」呂偉良說：「但我收山了！」

「太沒出息，像你這麼年青，應該有一番功業才對！」她像教子一樣，盯住呂偉良說。

呂偉良苦笑道：「世界大鬧經濟不景氣，如果我也動手去偷去搶，警方更加忙，人們更加苦不堪言！」

「眞够道義！嘿！」她又說：「你可知道我為什麼東山復出麼？」

「為了表示飛賊花貓寶刀未老！」呂偉良說，「我說對了嗎？」

「只對一半！」她說，「另一原因是報紙雜誌描寫你們三個太過份誇張，所以我才決心讓你們知道厲害！」

探長道：「可惜你以身試法，終於也敗在他們三個的手中！」

老婦人費多莉說：「我的失敗，只因我選錯了配搭！」

阿生道：「你一定是指你的女秘書！」

費多莉點點頭，道：「是的，她分贓時，嫌分得太少，竟然企圖出賣我。」

阿生恍然大悟：「原來她在美亞美是有計劃地向我提供消息的！」

「是的，所以我追踪到棕櫚酒店去，把她引到海灘殺了！」費多莉狠狠地咬牙切齒道。

探長問：「這男人是誰？」

「他是我兒子，當然不會背叛我！」費多莉說。

阿生問：「必圖是你收買的吧？」

「是的，他吸毒，很易收買，但貪而無厭，反口覆舌，一再向我要錢，這種人非殺不可！」費多莉道。

探長問：「你如何下手殺必圖？」

「你們不是已經知道了嗎？我的貓兒殺他不死，他眞大命……」費多莉瞪住阿生！

原來阿生脫了假髮，未撕鬍子。

費多莉彷彿想起了一些什麼，道：「你是三俠之一——阿生，對不？」

阿生點點頭。

費多莉又說：「你確實很英俊，難怪愛麗絲對我承認，她自從在機場無意中見到你之後，便希望與你交為朋友！」

阿生道：「其實我是必圖——的替身。夫人，你不但殺了愛麗絲，也殺了必圖，你被捕了！」

「必圖死了？為什麼……」

「警方故意發佈假消息，引你上當。」阿生說。

費多莉長嘆一聲！

她又苦笑道：「我也六十多歲了，人總要死的，有什麼要緊，反正我曾在生存的時候，留下了驚天動地的一頁！他日歷史家會寫道：飛賊花貓年雖花甲，但在退休之後，也能東山復起，挑戰名聞東南亞的鐵枴俠盜！哈哈……我死得眼閉了！」

各人為之愕然！

呂偉良苦笑搖頭，他實在不知說些什麼好，因為一切似乎由他而起！

名氣！這就是名氣害了他！將來被判坐電椅的雖然是費多莉，但呂偉良會一生一世為此而感到不安！

他黯然離開了古堡，沒有人會了解他的心情，除了林愛莉和阿生之外！

貓兒是受過訓練的，也注射了興奮劑，阿生沒有猜錯，那封「無字天書」浸過化學藥液，乾了就無色無味，但濕了水便異味大發，足以引誘縱橫一里之內的貓兒垂涎；如果是受過訓練的帶毒貓兒「爪有毒」，更會狂性大發，惡如猛虎地，向帶有這些異味的人進攻！

必圖死前也收過這種「無字天書」！

現在一切已眞相大白，費多莉母子承認了罪，帶同警探到美亞美海灘附近，掘出愛麗絲的屍體。最後自然是死罪難免。

至於酒店中失去的珠寶，已在古堡地牢中找回，物歸原主！事情總算告一段落。但是三俠一直在心中問道：「為什麼？她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

（完）

奇人奇事

吳鐵渣技服伍銓萃

麥海雲・文

北方的拳脚有兩大門派，鷹爪門又稱翻子門，以擒拿手爲主，另一個門派就是北少林拳，以脚法爲主，關於北少林拳的來龍去脈，已經有人談及，現時我想說的是擒拿術。

擒拿術的來源比較鷹爪門更加古老，遠在元朝已經有人練習擒拿術，但却不是特別高明，直到明代戚繼光訓練一支軍隊稱做戚家軍，從岳武穆的拳術抽取貼身作戰的各種絕招，化爲擒拿術，然後把它發揚光大起來。

當時戚繼光只是「參軍」，奉命到浙江的前綫指揮三路兵馬，抵抗倭寇侵犯，因爲倭寇擅於用刀，戚繼光就特別訓練一營勁旅，由張松溪管轄，苦練槍法去針對日本刀，又因花槍不能失手，如果失槍，就要空手奪白刄，故此他苦心研究擒拿術，目的是萬一花槍失手之後能够跟日本刀苦鬥。

就在那時，江蘇人當中有一個姓金，名臬的拳師，也懂擒拿術。因爲金臬恨透了倭寇，叫門人假扮天兵天將，夜間刼營，把倭寇殺得七零八落，紛紛潰退，事後有人把金臬稱爲金神，建築一座廟宇，紀念他們師徒七人，該廟就稱做七金神廟。在廟裏居住的和尚，全部精於擒拿術。

明朝就以上述兩派爲主，把擒拿術發揚光大，後來逐漸失傳，進入清朝，擒拿術由外間傳入少林寺，該寺的和尚志遠禪師因爲避禍，不敢留在寺中，下山雲遊，到了直隸省，跟一個醫師叫做馮少臣有緣，把擒拿術傳授給他，以後的擒拿術就從馮少臣一代代的傳下來。

本來少林寺僧志遠和尚渾身武藝，幾十人也不是他的對手，不容易受傷，殊不料他交了惡運，走到直隸省的「西河衞」那個地方，偶然在一間破廟裏面歇宿，熟睡之後，忽然有一頭瘋狗走近，向他咬了一口，當時他在睡夢之中，而且沒有想到寺內躲着一頭瘋狗，故此受傷。翌日，呻吟不絕。寺裏的僧人把他抬到附近馮少臣的醫館求醫，那個名醫馮少臣看了，即時斷定他患的是瘋狗症，先用針灸術把全身脈道封閉，使瘋狗之毒無法流入內臟，然後使用驅毒之藥讓他灌飲，又再繼續針灸，醫理一個多月，志遠和尚然後化危爲安。

原來瘋狗症有等級之分，筋骨裏面所受到的瘋狗之毒，也有外傷與內傷之分，如果那一頭瘋狗本身的毒太過厲害，一咬之下，咬入骨髓，亦即毒汁入骨，那就不容易醫治了，故此武林高手給瘋狗咬着，難免重傷，甚至因此喪生。當時志遠和尚的元氣大傷，渾身發軟，馮少臣不但替他醫治瘋狗之症，還給他一些滋補培元的湯藥，讓他養傷，如是者又再過了三個月，然後告癒。

馮少臣根本不知道志遠和尚武藝超羣，只是看見他給瘋狗所咬，仗義救人，然後想辦法替他醫治吧了，殊不料志遠和尚給他醫好之後，就在一晚靜中對馮少臣說：「貧衲是少林門的高手，因爲避禍遠走北方，現時旣蒙施主救命之恩，無以爲報，只好把少林寺的擒拿點穴兩種武功傳授給你，未知意下如何？」

當時有許多名醫都在診症之餘兼練武功，一來用以自衞，二來借此誇耀自己，少林的武功，天下無雙，故此馮少臣一聽就喜出望外，馬上叩頭拜師。

後來馮少臣又傳授給澄江的徐畏三，又由徐畏三傳到南方來，一傳再傳，總其成的少林擒拿點穴術，就傳到伍銓萃的手上。

至於伍銓萃，他會得學習北方名拳師的少林眞功夫：擒拿點穴扣筋鎖骨各種絕招，也是一種緣份，說來有一件故事，寫在這裏，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伍銓萃是新會的橫江人，從小就用心讀書，寫出來的文章，極爲雄勁，字畫亦有名氣，可是，他本人却用功讀書過度，有些文弱，因爲他的父親是新會殷商，富甲一方，旣然他讀書已經有了成就，便想他兼練一些武功，重金聘請當地的拳師敎他習武。

轉眼已是六年，在六年之內，他的體質已經轉弱爲强，對於刀棒拳脚，自問有點成就，由於他苦心練武，旣然有成，便跟師傅較量，有一次，他偶然使用勾彈腿把師傅踢倒，敎他的師傅徐某，便起立拱手，向他道賀，自行辭去。

當時伍銓萃父子都覺得欣慰，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感到那些功夫似乎並非天下無敵，不過拳怕少壯，師傅敗在伍銓萃之手而已。父子兩人仍想多學一點武功，但却無師可拜。

有一天，伍銓萃的父親拜大壽，那是花甲之壽，親友臨門，大排筵席，擧杯暢飲，豪氣如虹。正在歡宴歡談之際，門外來了一名外江的乞丐，家丁給他少許錢財，他拒而不受，自稱餓了很久，希望飽吃一餐，照理伍銓萃的家人可以把他驅逐，但因東主拜大壽，滿堂嘉賓，不想惹是生非，爲了息事寧人，便由管家另闢一席酒菜給那個外江乞丐獨酌。

即使他們是富戶，很少如此慷慨，那個外江乞丐身型雄偉，似乎久未進食，坐在桌旁，狼吞虎嚥，竟然轉瞬就把滿枱酒席吃了一半，飲酒一斤過外兀無醉意。

管家引以爲奇，密報伍銓萃，到了更闌人散，伍銓萃偶然想起那個乞丐，問問管家，才知道這個奇丐連吃兩個時辰，爛醉如泥，伍銓萃命人喚醒他，豈料呼之不應，推之不動，集合四個家人之力，想拖他出門，亦難如願。雖然那個乞丐酣睡，鼾聲如雷，渾身竟如鐵石，十分沉重，無法把他送出戶外。

伍銓萃練過武功，認爲那個乞丐不是普通的乞丐，心上一動，便改口叫家人送出一副衾枕來，放在中庭，讓他酣睡到天亮。

翌日中午，伍家的人進進出出，仍不驚動乞丐，過午之後，乞丐然後睡醒，伍銓萃慇懃慰問，跟着與乞丐同食，那個乞丐好像懂得他的心事，照食照飲，並無一聲道謝。

家人看不過眼，臉色微怒，伍銓萃急命家人退下，大堂之內僅他和乞丐兩人，進食有頃，伍銓萃淺笑着說：「老伯一定是武功精湛，可惜在下才疏學淺，看不透是那一路門派。」

乞丐輕輕嘆息一聲，說：「你也學過武功嗎？」

伍銓萃點了點頭，說：「我所學的只是花拳繡腿，一睡下來，就像堆泥，老伯就算酣睡當中，渾身堅如鐵石，顯然是練過武功的千斤墜，私心仰慕，現時大堂僅有我們兩人，盼望老伯指點幾句。」

那個乞丐忽然眉心一皺，跟着雙眉往上一揚說：「看來我跟閣下有緣，我的身世從來沒有在人前吐露，旣然閣下虛心結交，不能不說出我的眞姓名來，我姓吳，名字早已忘了，別號鐵渣，二十年前在江湖稱霸，如果你的師傅

曾在北方混跡，很少人沒有聽見過拙名的。」

雖然伍銓萃沒有聞及吳鐵渣之事，但因對方吐露身世，說出那個綽號，料想他年壯力强之際，必然渾身武藝，深爲敬仰，聽了就順勢點頭，說：「原來名震天下的吳鐵渣就是老伯，晚輩眞是緣份不淺了。」

伍銓萃讀過書，考取功名，當然說話措詞得體，對方聽了覺得高興，於是吳鐵渣就留在伍府，把武功傳授給他。

後來他們兩人經常在夜間暢談，伍銓萃才知道吳鐵渣何以淪爲乞丐，原來吳鐵渣年少氣盛之際，拳技精湛，壓倒羣雄，足跡遍佈華北七省，未逢敵手，他的拳風極爲凌厲，五指如鐵，不論發拳發掌，能够向磚牆使勁一擊，牆壁自然洞穿，因此他跟別人比武，總是出手傷人的，縱使對方沒有立刻倒地身亡，終亦內傷喪生。他一直沒後悔之意，及至第一百次比武，他用鐵爪向一個江西省的名拳師小腹插入，連腸臟也拉出來，他畏罪飛奔，未及通知家人，便即離開，三年後，他輾轉聞悉，妻病喪生，子女俱逝，心裏知道那是殺傷的報應，孑然一身，浪跡江湖，往往夢中覺得有人尋仇，一躍而起，渾身大汗，由此他更加不安於心。他旣然沒有讀過書，也沒有本錢做生意，且亦不懂鐵打醫術，迫不得已暫時行乞度日，久而久之，便安於乞丐生涯，不再想及過着小康之家的生活了。

吳鐵渣把他的往事說個詳細之後，便擧杯痛飲，直到醉倒爲止，可見他的內心實在有無限痛苦，不足爲外人道。

吳鐵渣留在伍家作客，只是夜間淸談，白天只不過稍爲指點幾句，伍銓萃知道他仍未打算把渾身武功傳授，心裏有點不安。

伍銓萃識英雄重英雄，並不因爲他的師傅吳鐵渣是乞丐的身份，就輕視他，反而多方面還就談話間善言相慰，因此之故，吳鐵渣留居伍銓萃家內，並無不安之感，而且感激之心，愈來愈甚。有一天，他看見伍銓萃演武，忽然嘆息一聲，說：「眞是可惜！」

伍銓萃聽了，心上一沉，立刻收起拳脚，走前兩步說：「師父爲什麼嘆息起來？」吳鐵渣說：「以你的功架來說，經過多年苦練，不外如是，因此我替你不値。」

吳銓萃當然是再三請求他解釋的，吳鐵渣聽了很鄭重的說：「並非我說你的功夫不到家，但在事實上，確是遠離水準。你的拳掌有勁，但却沒有分寸。你的腰馬有型，但却無法沉得住氣，身手雖然合一，打起來縱橫跳躍，但却發招虛弱，要是眞個較量，並無把握取勝。這些毛病，不是你的過失，只是傳授給你的拳師本身並未升堂入室，故此我替你可惜。」

伍銓萃自知鬥不過吳鐵渣，可是，舊日傳授拳術給他的師傅，確是龍騰虎躍，相當有氣勢的，怎會給吳鐵渣如此輕視呢？因此之故，聽了這番話，他的臉上便有些不舒服的表現。

吳鐵渣看在眼裏說：「阿萃，我這樣解釋，你雖然肯虛心接受，但却不一定心悅誠服，最好請你發招跟我玩玩，你就會明白我所說的並非虛言，因爲拳脚這種東西並非空口講白話，手脚相交之際，功夫深淺自然有所領悟。」

伍銓萃正是想試試自己的拳脚有沒有份量，聽了這句話，喜出望外，便即擺下馬步，跟着說：「師傅，請你準備，徒兒發招了。」

吳鐵渣臉露微笑，說：「千萬不要緊張，盡量使勁打過來好了，就算你把我打傷，我也絕不埋怨。」

吳銓萃聽了，欣然點頭，大喝一聲，直衝過去，先用虎爪去試探對方的虛實。

所謂虎爪，即是把右手或左手以單臂出擊的姿勢，向對方臉孔抓下去，形如老虎伸爪，那種姿勢是可攻可守的，因爲他本身五指已經微伸，有如爪形，如果對方發招，順手往下捕捉，就把對方的手抓在掌心裏，反之，對方猝不及防，五指向臉上一抓，即時取勝，再又因爲虎爪多數是把手踭曲起來的，並非伸到盡，敵人想施展擒拿手，也不容易，伍銓萃認爲開始發招，就用虎爪進攻，有許多變化，就算沒法打贏吳鐵渣，也不會立刻打輸，故此他有很堅强的自信心。殊不料那一招右虎爪剛抓出去，突然覺得他右邊的手踭震了一震，整隻右臂麻木，想把它收回也不容易，登時呆了一呆。

他看得很清楚，吳鐵渣是如此發招迎戰的，吳鐵渣用右手的前臂放橫，向上擋路，目的是擾亂視綫，實則左手才是採取攻勢的，吳鐵渣的左邊三隻手指好像蛇吐舌的標出來，捏住他的右臂手踭那一處，使勁一捏，抓住手踭轉彎的一條大筋，使它發生劇痛，跟着麻痺。

打武的人最重要就是一雙手，右臂麻木，再鬥下去，也是一定輸的了，因此伍銓萃立即罷手，不願再鬥。他知道吳鐵渣確是不同凡响，却又不明白對方如何發招，故此罷手之後，仍然呆呆的站着，不發一言。

吳鐵渣向他望了一眼，說：「我們並非眞的打鬥，只是下塲交手玩玩，屬於切磋的性質，贏輸也不要緊，你恐怕一時大意，給我抓着了筋骨，右手麻痺，不過一會就復元了，希望你休息片刻，然後再鬥，不妨改爲別種更爲毒辣的手法打出來。」

伍銓萃本來不想這樣做，但因師傅很堅決的叫他休息之後再打，他只好遵命。

休息了十五分鐘，伍銓萃就站起來再鬥，這回他改用鴛鴦掃堂腿出擊，可是，吳鐵渣的身子微微閃側，避過第一脚，第二脚只是掃出了半截，忽又覺得整條腿麻木不仁，這一回又打輸了，但却看不透對方如何出手，經過吳鐵渣的解釋，伍銓萃才知道師傅仍用三隻手去捏他的脚筋，即是說，用右手在他掃出去的一條腿大腿與小腿之間的筋絡捏了一下，故此他的右腿就無法活動。

原來高深的擒拿手並非纒着打鬥，而是在對方伸手踢脚之際，乘虛出擊，左一把右一把，抓住筋骨，扭了一下，便卽獲勝。

直到那時，伍銓萃才知道他的師傅吳鐵渣的確身懷絕技，並非普通的拳師可比，不願再鬥，跪下來叩頭不已。

吳鐵渣扶他起來，說：「阿萃，你已經拜過師了，用不着胡亂叩頭。」

吳鐵渣在伍銓萃家裏一住五年，把擒拿手的分筋錯骨各種妙技傳授給他，然後出門，不知所終。

此後在北方揚威耀武的擒拿手絕技就流傳到南方來，由伍銓萃把它發揚光大，不過，伍銓萃只是習武强身自衞，不想靠它揚名於世。

黃飛鴻輾轉聽到伍銓萃的大名，由門人伍文琯介紹與他相識，兩人躱在密室裏交手，研究武功，事後走出大堂，臉露微笑，誰也沒有談及如何交手，究竟誰勝誰負，沒有人知情，不過，有本領跟黃飛鴻交手而沒有打輸的人，已經是非常罕見了，因此，黃館的門徒，也尊稱伍銓萃爲師叔，非常尊敬。

黃飛鴻在廣州所開的藥店，叫做「寶芝林」，門外懸掛對聯，那副對聯就是由伍銓萃親筆寫的。一副對聯當中包括了寶芝林三個字，可見他的文學修養也很高深。

該聯寫的是：寶劍凌霄漢，芝花遍上林。

字句俱妙，可見伍銓萃確是文武雙全！

小啓：「龍虎殺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歉。

游俠傳奇故事

黑馬（三）

朱羽·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個自稱是省長派來的專員，私訪瘸二爺，要瘸二爺透露宋天威在磨盤鄉的惡行，那專員得到要得到的資料後離去。黑馬來見瘸二爺，告知專員被宋天威綁去，他要求瘸二爺允許他為維護正義而開殺戒，瘸二爺不允，爭持間宋天威派人來，强架瘸二爺去，黑馬與大飛腿等與抗，自衞隊長曹龍突帶隊到來把雙方押返自衞隊，黑馬要求曹龍單獨會談，鼓勵曹龍與磨盤鄉人聯合反抗宋天威，並告知曹龍，宋天威綁架專員之事，曹龍似為黑馬的正義所感，而有愧色地，低聲告訴黑馬，要他快去看看瘸二爺——

驟雨風雲急　旱雷閃電驚

黑馬心頭猛地一震，雙手抓住曹龍的肩頭，猛力一陣搖幌，疾聲問道：「說！瘸二爺怎麼樣？」

「黑馬，別問我，你趕快去看看，如果……如果……你千萬別怪我，我……只不過是一個奴才。」

黑馬拔腿就往外跑，他突然發覺這一切都是宋天威安排好了的。不然，曹龍怎麼會及時趕到？對！宋天威必須殺瘸二爺滅口，只有他知道專員的事，也只有他能證明那位專員到磨盤鄉來過。

瘸二爺的家好靜，好靜；靜得像是空氣都凝結住了，黑馬跨進了院子，却沒有勇氣跨進屋裏，他實在害怕那種殘酷的場面。

吸一口長氣，憋住，再吐出，又吸進一口長氣，黑馬還是咬住牙齒走了進去。

瘸二爺還是躺在床上，火銃也端在手裏，但是他的眼睛却是閉着的，而且腦門頂上全是血，血還沒有凝固，一滴，一滴地循着床沿滴到地上。

那種血腥氣足以令人發狂，但是黑馬却非常冷靜，靜得像是一座山。

背後傳來輕輕的聲音：「黑馬！冷靜。」

是喬勝，黑馬並未轉身，以極其輕微的聲音說：「難道我還不够冷靜？」

「你只是外表冷靜。」

「難道你了解我的內心？」

「當然。」

「你匆匆趕來就為了說這句話？」

「不是匆匆趕來，我在這裏已經很久。」

「多久？」

「我看到兇手離去。」

「誰？」

「不會告訴你。」

「是誰都是一樣，所有的血債都要算在一個人的身上。」

「宋天威？」

「喬勝！你這句話問得很多餘。」

「的確多餘。不過，多餘也有好處。」

「好處？」

「提醒你不得妄動，那是你的諾言。」

「我不會背棄諾言……有一件事情想必也瞞不住你，那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你袖手旁觀，將來必定難脫干係。」

「什麼事為什麼不明說？」

「不必明說，你心頭一定有數。」

「我知道今天上午發生了一些事，不過詳細情形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弄清楚。」

「眞的不清楚？」

「眞的不清楚。正想來問你。」

「宋天威抓去了一個人，他是省長委派的專員，來調查宋天威的罪行的。」

「專員？」聽語氣，喬勝顯然吃了一驚。

「他是這樣對瘸二爺說的。」

「難怪……」喬勝一開口又將話停住。

「難怪宋天威會殺瘸二爺滅口是不是？」

喬勝道：「黑馬，聽我一句勸告，忍耐！忍耐……」

「忍到什麼時候？」

「忍到我向你點頭的時候。」

「我憑什麼要信任你？」黑馬的滿腔憤怒已經在語氣中顯露出來了。

「黑馬！難怪你會寃枉地坐了三年監牢，因為你太過衝動。拋開你的承諾，以我的年齡，經驗，和超過你的擊技功夫，你當然該信任我。」

「不錯。你的年齡比我大，經驗比我豐富，武功比我高超，但是，你的心地不比我純良。最主要的是，你不是本地人，沒有鄉土觀念，這裏的一切，都與你漠不相關。你教我不要妄動，並不是關心我，而是怕我破壞了你的大計。」

「黑馬！」喬勝的語氣沉而有力，他似乎也上火了。「請你聽清楚我所說的每一個字：從現在起，我絕不用任何方法去約束你，你愛怎麼動就怎麼動，你若是能夠拔下宋天威一根頭髮，就算你有本事。」

黑馬沒有再回話，當喬勝憤而離去時，他也沒有回轉頭來看上一眼。說實話，他對喬勝絕不敢十成十地信任，但他却對喬勝十成十地服貼。

× × ×

氣氛很沉重，喬勝一進門就感覺出來了。

宋天威一口接一口地吸着他的旱烟袋，他的三個兒子都悶不吭聲地坐在一邊。

宋天威先揮手示意喬勝落座，然後又以目光示意他的三個兒子退出去。

「什麼事？」宋天威是以鼻音問了這句話，他還咬着旱烟袋叭嘰叭嘰地吸着。

「宋大爺！」喬勝說得很慢，似乎唯恐對方聽不清楚。「時間雖很短，我倒已經摸透了你的脾氣，在你面前，別人永遠沒有說話的餘地。可是，為了日後好向馮老爺子交代，我又不能不說。」

「嗯！」宋天威在喉嚨眼裏應了一聲。

「今兒個，你作錯了兩件事。」

「哦！」宋天威終於停止了吸烟，抬起頭來。

「第一，你不該派人殺死瘸二爺。」

「還有呢？」

「你更不該驚動那位省長派來的專員。」

「哼！你的消息倒挺快。」

「我的耳朵一向很尖。」

「我還不知道那位仁兄是老幾，你怎麼知道他是省長派來的專員？」

「我的消息大概不會錯。」

「不錯，管他是什麼員，人在我的地窖裏。說起馮老爺子，咱們算是一家人，你總不能站在一邊看我的笑話。說說看，這件事如何補救。」

「補救？」

「是啊！我在請教。」

「瘸二爺死了，不能復生，那位專員抓來了，也不能再放。如何補救？」

「想不到你也明白人死不能復生，擒虎容易放虎難的道理。」

「宋大爺！你的話中有話。」

「沒錯。」

「何不明說？」

「馮老爺子今早派人來交代，只要發現面生可疑之人，不管是什麼身份，就立刻除掉。這個什麼員當然不能放過，因為他曾經和那瘸子碰過頭，所以瘸子也該死。你怎麼反而說我作錯了兩件事？」

「哦！那是我不明白內情。」

「自己人，我當然不會怪你。如今有一件事情要勞你費神。」

「宋大爺只管差遣。」

「將那小子幹掉。」

喬勝那兩道眉毛挑動了一下，這顯示他內心多少有些驚詫，而他的語氣，却非常平靜：「宋大爺！用什麼方法除去，想必你已經想好了。」

「用什麼方法，由你決定，這方面我是外行。」

「由我全權？」

「當然。」

「好！我倒有個主意。」

「說說看。」

「我假裝從地窖中將他放出來。這樣，他絕不會懷疑我。然後我帶他離開，在荒郊野外將他幹掉，只要他的屍首不在磨盤鄉的地界內發現，上頭就不會追到這兒來。你看……？」

「好！好！」宋天威欣然同意。「你打算什麼時候動手？」

「事不宜遲。」

「現在？」

「嗯！」

「大天白日，你獨闖宋莊救他出去，他不會生疑嗎？」

「只要宋大爺吩咐一聲，我會安排得非常逼眞。而且，人在逃命的時候，不可能想到其它。」

「好！就這麼辦。」

× × ×

一切都非常順利；這種順利也是理所當然的事。現在，喬勝和那位專員已經遠離磨盤鄉十里地了。

前面有一座林子，兩個人進入林子之後，這才停了下來。喬勝倒還無所謂，那位專員却已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喬勝打了一聲咳嗽，林子裏面立刻出來一個人，是吳魁。他身上沾着樹苔，枯葉，顯然是由樹上匆匆溜下來的。

「怎麼樣？」喬勝問。

「風平浪靜。」

「眞怪？」喬勝喃喃地說。他心中一直在納罕，照說，宋天威是不會如此輕信他的。

「二位壯士，」那位專員開了口：「宋天威為非作歹的事已經調查屬實，請二位找一匹馬，趕到縣城去打一個電報，就說……」

喬勝打斷了他的話：「這些事我都會辦，你先跟我這個姓吳的朋友去躲一躲，省城就是派人來，也不是一天半日能夠趕到的。」

「壯士！你怎麼知道找誰連絡呢？這得由我告訴你才行啊！」

「你不用說，我全知道。」

「你全知道？」

「當然。我也是省長派來的，」這顯然是喬勝在信口開河。「你快跟我的朋友，一起去吧！……阿魁！安頓好了這位先生後，趕快回來。」

「是！」吳魁很快地拉着那位專員走了。

喬勝臉上浮現了一股詭譎的笑意，眞怪？

莫非他又在玩什麼花樣？

喬勝回到了宋莊，向宋天威覆命，後者竟然對喬勝的言行毫不懷疑。這又是一件怪事。難道他就憑喬勝提起了馮老爺子的名號就寄予百般信任？那顯然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莫非他也有另一套詭計？

回到玻璃房子，剛跨進門，就有手下向他報告：「黑馬在後面等你。」

黑馬就站在院中，有好幾個喬勝的手下在監視他。喬勝揮手示意，遣走了那幾個手下，走到黑馬面前，低聲吼道：「你不該在這個時候來。」

「老喬！」黑馬冷冷地說：「你一輩子打雁，可得當心被雁兒啄了眼。」

「這是什麼話？」

「你自己應該明白。」

「黑馬！我不喜歡說話繞圈圈。」

「簡單一句話，你鬥不過宋天威那頭老狐狸。」

「哦？」

「你前脚走，他後脚派人跟……」

「你看清楚了？」

「我相信沒有看錯。」

「爲了防範有此一着，我教吳魁在暗中『護拖』，他怎麼沒有發現呢？」

「這不怪吳魁，只有一個人，並不是一羣人，而且是個『追拖』的高手，若不是我跟在他身後，也一定不會發現。」

喬勝顯得非常焦急，埋怨地說：「你當時怎麼不告訴我呢？」

「我怕暗中還另有人潛伏，所以不敢貿然和你招呼。」

「釘我的那個人後來去了何處？」

「當吳魁將那位專員帶走的時候，他突然不見了。」

「糟！」喬勝急得連連跺脚。

「吳魁恐怕有小麻煩。」

「黑馬！不是我埋怨你，最少你要暗中跟下去，爲吳魁護護『拖眼』呀！」

「因爲你一再叮嚀我，不得輕舉妄動。」

喬勝傻了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黑馬又緩緩地說下去：「我雖然受你的約束，我的朋友可不受你的約束；再說，那位專員也不容許受到任何傷害，所以大飛腿他們已經暗中跟上去了。」

喬勝既未表示高興，也沒有表示感激，反而楞楞地看着黑馬，不發一言。

許久許久，他才說出一句使人難以入耳的話：「黑馬！在我面前，你最好少玩花樣。」

他的話已經使人感到意外，黑馬的話更加使人感到意外：「老喬！你這一句話也正是我要說的。」

「哦？」

「老喬！你的行動只怕瞞不住我。你救那位專員出險，並不是爲那位專員，而是另有用心。」

「隨你怎樣猜，你怎樣說。」

「到目前爲止，我還是將你看成一個心懷磊落的遊俠；一個只爲別人，不顧自己的血性漢子，希望我沒有看錯；也希望你不要讓我失望。」

喬勝終於耐不住性子了，他怒吼道：「黑馬！你有完沒完？」

「話是必須要說明的。」黑馬顯得十分冷靜。「如果你的行爲不損及磨盤鄉，我就是你的朋友；如果你的行爲有損磨盤鄉，我就是你的敵人……好了，我得趕去和大飛腿連繫一下，看看那邊有什麼情況沒有……老喬！可有什麼話需要交代吳魁的？」

「沒有。」喬勝的聲音很低，他似乎已被黑馬擊敗。

「那麼，我可以走了？」黑馬並沒有立刻邁腿，似乎還等待喬勝說什麼。

喬勝咬着牙，他的倔強性格在這一瞬間表露無遺，雖被擊敗，却絕不肯低頭。

黑馬又道：「想想看，你也許有什麼話要交代吳魁。」

「沒有。」

黑馬不能再磨下去，他已經摸透了喬勝的脾氣，休想在此刻逼他說什麼，於是匆匆離開了玻璃房子。

附近，雖有宋天威的人在注意他，却沒有人跟着他走。他故意先繞圈子，等確定身後無人跟踪，這才邁開大步向目的地奔去。

一口氣下來了十里地，很累，但他不想歇息，也不能歇息。剛要進那座林子，迎面一個人飛快地奔過來。

是大燈籠。

「怎麼了？大燈籠。」

大燈籠氣喘吁吁，結結巴巴地說：「宋……天威派來的人不……不止一個，連……連那小子，一共有九……九個人……」

「現在怎麼樣？」

「吳……吳魁好像發覺了，前面剛好是個茅草坡，他就……就帶着那位專……專員躲了起來，宋天威的人正在搜……搜……」

「咱們的人呢？」

「沒……沒敢亂動。八……章魚教我趕緊回來找……找你……」

「快些帶我去。」

這附近的地勢，黑馬很熟悉，穿過眼前這座林子，就是大燈籠所說的茅草坡。黑馬口裏叫着帶路，實際上他是走在前面。

剛一出那座林子，颼地一聲，從樹上跳下來一個人。

是八章魚。

「大飛腿呢？」黑馬疾聲問。

「繞到那邊去了，他想找機會摸進草窩去，帶那位專員脫離險境。」

「對方動靜怎麼樣？」

「草茅窩實在太廣大，搜了半天也沒有搜出個名堂。現在正聚集在一個土堆子後面商議對策。」

「都有傢伙？」

「那還用說？全是嶄新的快慢機。」

黑馬抿嘴沉吟，一時沒有說話。

趁這個空檔，八章魚又溜上了樹。他的人很瘦小，爬起樹來眞像一隻猴子。

但他很快又跳了下來，緊張地說：「黑馬！他們在散開，一個人跑到迎風處，大部份人在下風等着。這一狠招我早就想到了，他們要用火攻。」

黑馬一雙眼珠子的溜溜地轉，突然低聲問：「八章魚！會不會斑鳩叫？」

「當然會。」

「我從坡坎這邊摸過去，先將風頭上的那個放火的小子逮住，你上樹替我把着，若是有人在後面釘上了我，立刻學斑鳩叫，向我打招呼。」

「好！」八章魚飛快地上了樹。

「黑馬！」大燈籠緊接着說：「我跟你一起去。」

「不！你就在這兒待着。」

每當夏季，坡坎是抓蟋蟀的好地方，兒提時，黑馬把這道坡坎的土洞都掏遍了。然而此時他舊地重遊的心情却大不相同。

打老遠，黑馬就聽到了撲打之聲。露頭一看，大飛腿正和一個健壯的漢子在相擁糾纏。以大飛腿腳上的功夫，竟然不能一蹴制勝，對方的功力可以想見。

黑馬像一支疾矢般射了過去，不用說，三拳兩脚就將對方制服了。

黑馬連忙問大飛腿：「找着吳魁沒有？」

「草窩太深了，」大飛腿皺着眉頭說：「一時那裏找得到？」

「那邊還有八個。」

「我知道。」

「以一對四，而且對方都有嶄新的傢伙，我可沒有把握。」

大飛腿道：「看樣子，他們不達目的也絕不會退却。」

黑馬想了一想，一副計上心來的模樣說：「你在這邊照顧，我想法子，將那幾個傢伙誘開……」

「黑馬，別逞強，他們說不定一見人影就用傢伙招呼，那可不是玩兒的。」

正說之時，突然傳來了兩聲斑鳩鳴叫，停一刻，又兩聲，停一刻，再兩聲……

大飛腿疑惑地說：「這季節那有斑鳩？」

黑馬道：「是八章魚的暗號，有兩個人摸過來了。」

「讓咱們收拾他……」

「你去那兒！」黑馬指着一塊大石頭。「可要特別注意，動的時候跟我一齊動。」

大飛腿立刻閃身隱藏在那塊巨石之後，黑馬將那被他擊昏的大漢拖到顯眼的地方，然後也隱藏起來。這第二次的伏擊是否成功，那還得靠幾分機運。

在這兩個搜索者在久久不見烟火的情況下似已意料到這邊可能已發生了情況，是以他們提高警覺。不但拔槍在手，而且一前一後，一左一右，相互掩護。

當他們發現同伴倒臥在地時，雖有驚詫之色，却沒有進一步妄動；這顯示他們是非常冷靜的老手。

這情況看在黑馬的眼裏，不免使他暗皺眉頭，要想伏擊成功，希望似乎非常渺小。他手無寸鐵，唯一武器是他剛才從地上檢起來的一塊石頭。他感覺得出，握住石頭的手心已在沁汗。

那兩個搜索者在一陣比手劃脚之後突然有了行動，其中一個緩慢移向仆臥在地的同伴，另一個原地蹲伏，持槍警戒。

黑馬看到了大飛腿從石塊後面露出來的半張面孔，也看到了他那全神戒備的目光，可惜黑馬此刻已無法和他連繫，連打個眼色的機會都沒有。

昏臥在地的被翻轉了身子，當那搜索者發現他的同伴只是昏眩而沒有死亡時，他以左臂勾着昏眩的一隻胳臂，緩緩向後拖動。

他慢慢地轉身，正好擋住了另一個戒備者的槍口。這是一個機會。黑馬正要縱撲而出，槍口又在他的眼裏出現，他知道機會已經喪失了。

那兩個搜索者經過一陣交頭接耳之後，竟然架着他們的同伴開始撤退。黑馬當然明白，這只是暫時的撤退，稍待，他們必定糾結同伴捲土重來。

黑馬一縱來到大飛腿的身邊，悄聲說：「他們一定會糾衆再來，你說怎麼辦？」

「兩條路，」大飛腿倒很冷靜。「一是趕快溜，一是拚命。」

「拿什麼拚？」黑馬兩隻拳頭揮舞着：「就憑這一雙赤手空拳？」

「吶！」大飛腿抬手一指。「那小子的傢伙掉了；一梭子子彈，足够了。」

黑馬回頭一看，一支簇新的快慢機扔在地上。

「不行。」他立刻加以反對。「我們絕不能殺人，不能用槍。」

他走過去，檢起那支短槍，將彈匣退出來扔得遠遠的，又將短槍丟回原地。

「那麼！」大飛腿翻着白眼斜瞪他，冷冷地說：「就趕緊開溜，待在這兒只有等死。」

「那怎麼成？咱們是爲什麼來的？」

二人正在那兒爭執不下，突然傳來急促的脚步聲。二人連忙閃身在那塊巨石之後，待來人走近，這才發現是八章魚。

黑馬忙不迭地問道：「八章魚，你怎麼跑來了？」

「那夥人全走啦！」

「走了？」黑馬瞪眼豎眉，那表情彷彿懷疑自己聽錯了。

「走了。」八章魚以肯定的語氣。「走得才快哩！彷彿這兒鬧瘟疫似的。」

黑馬想想，苦笑，搖頭。很顯然，他摸不清楚敵人突然撤退的原因。

大飛腿着急地說：「黑馬！別磨菇啦！誰知道那夥殺胚在玩什麼花樣，咱們該幹什麼快點幹喲！」

「阿魁！阿魁！」黑馬一聲比一聲高地叫着：「阿魁！阿魁……」

然而，草窩裏並沒有絲毫回應。

「阿魁！」黑馬的聲音更高，更大：「別躲我，有重要事情告訴你，快出來！」

仍然沒有回應。

「黑馬！」大飛腿說：「我早就料到了，喬勝不是好人，他一定在玩什麼花樣，你再也不能信任他了。」

黑馬低頭沉吟，似乎在仔細地判斷眼前的情況。

八章魚原來站在一塊石頭上瞭望四週的動靜，這時也跳下來，跑到黑馬身邊，疾聲說：「看情況，我們是豬八戒吃人參果，兩面不是人，我敢打賭，吳魁跟那位專員早就不在草窩裏了。」

黑馬喃喃地問道：「那麼，他們上那兒去了呢？」

「也許別有出路，」大飛腿猜測道：「也許……」

黑馬突然問：「大燈籠呢？」

「我留他在林子口上插旗……」八章魚作了個手勢。「咱們是不是該搜這遍草窩，可得快下決定。」

「不必搜了。」黑馬搖頭說：「我猜想，草窩裏頭不會有人了。」

「那麼，請你老兄告訴咱們，那兩個人上那兒去了。」

一個冷冷的聲音從他們背後響起。

三人大驚回頭，誰也沒敢亂動；那夥人全都回來了，大燈籠也在。不過，他的雙手已被倒翦，嘴吧裏塞了一把亂草。

那夥人手裏的槍構成了令人心悸的死亡威脅，黑馬可以一縱身撲進草窩，但是他還想到了他的同伴，縱使大飛腿和八章魚的行動能和他一樣快，又能僥倖逃脫，而大燈籠呢？黑馬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永遠先想別人，再想到自己。因此，他站在那兒一動也沒有動。

「黑馬！」其中一個人像是個頭兒，冷靜得意地說：「別教咱們費事，丟傢伙吧！」

「什麼傢伙？」

「你們身上帶的傢伙。」

「我們是安份良民，身上不會有傢伙。」

「安份良民？」那小子狂妄地笑了：「哈哈，整日想算計宋大爺還是安份良民，哼！全世界的人都死光，就剩下你一個，你也不會安份……兄弟們，給我搜！」

搜的結果，自然是一無所獲，他們的確沒帶傢伙。原先八章魚倒還帶了一支火銃，不知塞在那兒去了。

在頭兒的示意下，八章魚，大飛腿都被倒翦雙手綁了起來，加上大燈籠，用一根繩子串在一起，活像要上籠的螃蟹。

黑馬並沒有上綁，很顯然，對方必然有更陰險的辦法對付他。

果然，那領頭的漢子怪笑着說：「黑馬，聽說你是個鐵打的漢子，天不怕，地不怕，來！咱們玩玩，讓我試試你硬到什麼程度。」

話聲甫落，一拳搗向黑馬的面頰。

這一拳不但快，而且重，黑馬未曾預料，閃避不及，被搗得連連後退數步，嘴裏立刻有了血的滋味。

他後退了，尚未站穩，從他的身後又來了兩拳，分別搗向他的肋下。

這不是挑單個，而是圍毆。恁你是個鐵鑄銅澆的漢子，只怕也受不了這種拳腳交加，從前後左右不斷而來的嚴厲攻擊。他曾經還手，但微不足道，就像在汪洋大海中投進一塊小石所激起的水花一樣，微不足道，他很快就倒了下去。

但是敵人並沒有放鬆，無數隻脚將他當一個皮球似的踢來踢去。

大燈籠氣得咬牙，大飛腿閉上了眼。唯獨八章魚像看把戲似的聚精會神，他似乎想記清楚每一個人的長相，以便來日索取這單血債。

問題是——他是否有這種機會。

× × ×

玻璃房子很靜。

喬勝也很靜，只有吳魁在輕微喘息。

「安頓好了？」喬勝沉靜地問。

「妥了。」

「沒遇上黑馬？」

「我看到一大羣人，都有傢伙，但是仍然被我溜掉了。離開之後，我又回頭看，好像看見大飛腿，太遠，不敢確定。」

「那一大羣人，是宋天威的人？」

「不敢確定。但絕不是鄉民。」

「我看，宋天威並沒完全相信我的話。」

「他一定不會相信的……」

「但他也未必敢亂動。」

「老喬！我看還是跟黑馬連絡一下。」

「不行。」喬勝嚴厲地拒絕。「這小子沾都沾不得，他既不聽話，又不受約束，是個禍害。」

吳魁無言，並非甘服，從他的目光中可以看得出來。

「吳魁！」喬勝又說：「如果下午沒有發生什麼意外，天一黑，就照預定計劃進行。」

「如果有意外呢？」

「我看，不會有意外。」

「我是說，萬一有意外，該怎麼辦？」

喬勝的情緒似乎很壞，突然吼了起來：「我說絕不會有意外，就不會有意外，你囉嗦什麼？」

吳魁楞住了，瞪眼瞧着喬勝，就好像瞪着一個陌生人，的確，喬勝並不屬於暴戾的典型，他的性情在這一瞬間突然改變了。

吳魁沒有再說什麼，但他的兩道濃眉却皺了起來。他是粗獷型的，從來就不識愁滋味。而他此刻却有了隱憂。他似乎發現喬勝一旦在失去穩定時一定會遭挫折。

他默默地向喬勝揮揮手，告別。

當他走出玻璃房子時，先探頭看了一下，靜悄悄的，這才一閃身走了出來。然而在一棵老榆樹的背後却有一個人在注視他；而他並不知道。

走過靜寂的田野，吳魁嗅到了一股泥土的芬芳；在這一瞬間，他非常羨慕莊稼漢。但他知道這一輩子也休想過那種生活。

迎面過來一個人，不像是莊稼漢的打扮，但他醉心那股芬芳的田原氣息，沒有在意。當一支短槍抵上他的肚皮時，他才楞了。

「退着走……轉彎……進草窩，別玩花樣……宰你就像宰一隻鷄，沒有什麼了不起！」

沒什麼了不起，這是實話，吳魁心頭有數，所以他很乖，一點也沒有反抗。

草窩後面有一堆亂石，亂石後面有好幾個人；吳魁一打照面就倒吸了一口冷氣；因為不久之前他還跟這幾個人玩過捉迷藏的把戲。

兩個人按着吳魁的肩頭，使他坐在地上，兩個人伸出脚來分別踩住他的腿；另兩個人伸出脚來踏住他的肩頭。一方面是防他蠢動；另一方面也是存心侮辱。

頭兒說了話：「老兄！你是走腿闖道的，招子亮，不用我點你。只問你兩個問題；有一個問題回答得使我不滿意，我就開槍廢掉你一條腿。我說話雖然有點兒土腔，想必你還聽得懂。」

吳魁點點頭；這會兒，他明白要硬只有吃虧。

「那麼，我就開始問了，第一個問題：那位自稱是什麼專員的人到那裏去了？」

「回省城去了。」這一回答，吳魁並未經過思考，完全是脫口而出。

話一出口，吳魁不禁一驚。對方也同樣一驚，却沒有追問下去，又接着提出了第二個問題：「喬勝是為何而來？」

吳魁回答不出來了，他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問話的人沒有說什麼，逕自掏出了槍，拉起機頭，將槍口抵在吳魁的右腿膝蓋上……

「慢點！」吳魁連忙大叫。

「老兄！我的性子急，等不得……」

「他來是想黑吃黑。」吳魁既要自救，又不願輕洩喬勝的秘密，所以編了一句自以為可以搪塞的謊話。

「請說得更清楚一點。」

「他聽說宋大爺這兩年很攢積了幾文，所以想來撈幾個。」

「那麼，他不是馮老爺子派來的囉？」

吳魁這才發現他的謊言雖然塞住了小洞，却塞不住大洞，情況變得愈來愈糟。

「快回答。」

「這……我不清楚。因為喬勝一向不喜歡讓別人太了解他，剛才的話還是憑我自己猜想的。」

那個頭兒沒有再說什麼，只是輕輕一揮手。立刻有一個大漢在吳魁頭上重重來了一拳。

這一拳很夠勁道，足足要使他昏睡了幾個鐘頭。宋天威畢竟不是盞省油燈，如今他似乎已完全控制了大局。

× × ×

喬勝一個人在喝悶酒，突然發覺窗外有人影在閃動。他機警地站起，貼窗而立，突然推開窗櫺，一個頭上包了花巾的女子立在窗前。細看，原來是宋長海的老婆——蓮姑。

蓮姑顯得慌慌張張，目光東瞟西瞄，聲音也在發抖：「你……你是不是黑馬的朋友？」

「妳問這些幹什麼？」

「求求你快些回答，你到底是不是黑馬的朋友？」

「說我是他的朋友也未嘗不可。」

「那麼，求求你救他。」

「他怎麼了？」

「他被關在宋莊的地窖裏，還有大飛腿，八章魚，大燈籠，以及一個姓吳的外鄉人。」

提到黑馬，喬勝已是一驚，如今提到了吳魁，他更是驚上驚加。連忙問道：「妳怎麼知道？」

「別問。只請你回答，是否願意救他。」

「我怎麼救？」

「只要你有心，一定想得出辦法來。」

喬勝想了一想，再問：「妳溜出來，有沒有人看見？」

「沒有。我得立刻回去。」

「妳眞有心救黑馬？」

「可惜我沒有辦法……」

「有辦法。」

「哦？」

「宋長海很愛妳，是不是？」

蓮姑點點頭。

「宋大爺也很愛妳的丈夫，是不是？」

她又點點頭。

「那就行了。我帶妳去找一個地方躲起來，然後我以妳的性命為要脅，不怕妳公公不放人。」

她先是一驚，接着遲疑地問：「這樣眞管用？」

「應該有效。」

「好！我願意試試。不過，這事不要讓黑馬知道。」

「為什麼？」

「請你不要問，我心裏亂得很……現在，你就把我藏起來吧！」

喬勝伸手勾住蓮姑的腋下，將她拉進屋裏。先開門看看長廊，見寂靜無人，又拉着她來到名叫小翠的姑娘房裏。蓮姑和那個姑娘都不禁暗暗發怔，不知喬勝在玩什麼花樣。

喬勝在那姑娘耳邊低聲囑咐了一陣，她非常馴服地連連點頭。然後她向蓮姑作了一個安慰性的手勢，轉身出房而去。

黑馬和他的一羣朋友會落入宋天威的手裏，已經大出喬勝的意料之外；吳魁會進籠，更是令他想像不到。情況變化得太突然，使他已無法按原訂計劃進行，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來到宋莊，他直截了當地找宋長海，一見面就說：「三少爺！你的老婆被人架走了。」

「你說什麼？」宋長海顯然沒有聽清楚。

「你的老婆被人架走了。」喬勝慢而清晰地重覆了一遍。

「誰？」宋長海一把抓住了喬勝的手臂。

「我怎麼知道是誰？」

「你這是什麼話？」宋長海吼了起來。

「三少爺！」喬勝將對方的手拉開。冷冷地說：「別在我面前吼，剛才有個人到玻璃房子來找我，要我傳話，若是天黑之前，不把地窖裏的五個人放出來，你的老婆就要被大卸八塊。」

「老喬！」宋長海立刻改變了態度。「你坐一會，我去跟爹相量，你千萬別走……一定要等我回來。」

喬勝當然不會走；他此來是有目的的，目的未達，怎會走呢？

宋長海慌慌張張地找到他爹，呼天搶地般嚷道：「爹！不好啦！蓮姑教人綁走啦！」

「誰說的？」宋天威也不禁吃了一驚。他並非關心他的兒媳婦，有人在白天來宋莊綁人，那還了得？而且，他心目中的幾個「壞蛋」如今已進了囚籠。

「喬勝來報信……」

「他？」

「他說，有人去玻璃房子去找他，要他來傳話，說什麼如果在天黑之前，不將地窖中的五個人放走，蓮姑就要被大卸八塊……爹……這……」

「長海！」宋天威沉着臉叱道：「別慌！咱們先將事情弄清楚再說……來人啦！」

立刻有人應聲而進。

宋天威非常沉着，立刻指示他的手下分頭去調查幾件事。他那羣手下的動作都非常快，不超過十分鐘，回報都來了。

「蓮姑不知去向。」

「喬勝從宋莊回到玻璃房子去後，沒有再離開過，但是也沒有生人去見他。」

宋天威立刻證實了兩件事：蓮姑是眞的被人架走了；喬勝說有人去玻璃房子找他傳話顯然是假的。

是誰架走蓮姑的？當然不是喬勝，但與他有關，莫非除了那個姓吳的之外，他還另有同黨？

宋天威雖然眉心打結，却不十分慌亂，他揮退手下，輕聲問他兒子：「長海！你很愛蓮姑？」

「爹！」宋長海愁眉苦臉地說道：「這還用說麼？為了蓮姑，我差點都發了瘋，而且，蓮姑又有身孕，你老人家，無論如何都要想想辦法……」

「長海！靜一靜，蓮姑愛不愛你呢？」

「她！……」

「老實說，她愛不愛你？」

「她很守婦道，是一個賢慧的妻子，一定會愛她的丈夫。」

「如果你和黑馬都遭受死亡的威脅，蓮姑的力量只能救一個人，你認為她會救誰？」

這個問題實在很難回答，然而宋長海還是充滿了信心地說：「她一定會救我。」

「一定？」

「一定。我有把握。」

「長海！蓮姑是我的媳婦，而且肚子裏還懷着宋家的骨血，我和你一樣着急。就算我不在乎她的死活，這個面子我也丟不起。不過，這件事千萬急不得。」

「爹！」宋長海額頭上開始冒汗了。「離天黑只有幾個鐘頭，怎麼不急？爹！就將那五放了吧！以後還有的是機會。」

「長海！我是最疼你的，為了你想娶蓮姑，我作了許多不願作的事。現在，我再也不能寵你，依你了……」

「爹！您難道忍心看着蓮姑被他們大卸八塊？」

宋天威道：「我想他們不敢……長海！喬勝在那兒？」

「他在我那邊……」

「長海！爹知道你太愛蓮姑，為了她，你甚至可能違背爹的意思去作任何事，所以我要派人看住你……來人吶！」

「爹……」

宋天威並不去理會宋長海哀求的目光，逕自對進來的手下沉聲吩咐：「你們看住三少爺，不許他亂走。另外派人到三少爺那邊請喬勝過來，就說我有事情找他商量。我在花廳等他。等他進了花廳之後，將所有的槍手都埋伏在四週，聽我的號令行事。非萬不得已，絕不可開槍殺他。如有人違抗，我就要他的腦袋。」

這在宋天威來說，現在該是他一生中心頭壓力最感沉重的時候，而他坐在花廳裏却是那樣沉穩，神色也非常平靜，看不出一絲半點焦急之色。

喬勝來了，也是那樣沉穩。二人似乎都意料到遭遇了生平最大的勁敵，誰先慌亂，誰就會失敗。

宋天威又開了口：「老喬！你看這件事該怎麼辦？」

「那件事？」喬勝明知故問。

「我兒媳婦的事。」

「宋大爺！這件事我可不能替你作主。」

「因為來提條件的人只有你見過，所以我才要問你。以你看，對方是唬唬人呢？還是說得出，作得到？」

「這很難說！」喬勝很油滑，不與對方作

正面接觸。

「以我看，對方是在唬人。若是我的兒媳婦被大卸八塊，地窖中那五個人也會遭到同樣的下場。他們照說該想得到才對。」

喬勝發覺自己失策了，方才應該抓住宋長海不放，那小子爲了蓮姑，也許會想盡方法去放地窖中的五個人。如今對手換了這個老狐狸，就非常難應付了。

「老喬！」見他沉默不語，宋天威又追問了一句：「你說是不是？」

「這種後果是誰都想得到的，」喬勝很鎭靜的回答。「問題是——您兒媳婦的性命較爲值錢。」

「哦！你太高抬了。娘兒們在我眼中永遠不值錢。蓮姑死了，我的兒子還怕討不到老婆麼？」

喬勝簡直後悔極了，蓮姑在宋長海的心目中是寶，在宋天威眼裏就沒有那樣重的份量了，這一點方才怎麼沒有想到呢？

「老喬！你可知道，地窖中的五個人都是誰？」

「不知道。」喬勝發現自己處在下風，只有裝糊塗了。

「其中一個是黑馬，還有三個黑馬的朋友，在我的眼裏，黑馬的性命比什麼都貴重。」

宋天威故意地沒有提到吳魁。

喬勝雖明知對方不提吳魁有其用意，仍不得不問：「不是五個麼？還有一個……？」

「哦！」宋天威不在意地笑笑。「另一個是外鄉人，因爲他在玻璃房子附近徘徊，行跡可疑，才將他抓來，還沒有拷問……」

「他在玻璃房子徘徊？」喬勝可抓住機會了。「莫非就是前來送信的那個？」

「哦？」宋天威很認眞地問：「那人來找你之後，你是不是立刻就來了？」

「我稍爲躭擱了一下，」喬勝爲了脗合吳魁被抓來的時間，故意將時間提前了一些。「因爲我要判斷這件事情的眞實性。」

「那麼，我教人領你到地窖中去看看，倘若眞是他，事情就好辦了。」

「對！倘若是他，就不難追出蓮姑如今置身何處，也好想法子營救。」

宋天威立刻喚人帶喬勝去地窖認人，當喬勝轉過身子的時候，他暗暗打了一個只有他的手下才會明白的手勢。

地窖的進口隱藏得很好，在一座涼亭裏，帶路的人將圓石桌旋轉了幾圈，進口就顯露出來了。

裏面很黑，帶路的人還點燃了火把，他將火把在洞口搖幌了三次，那似乎是一個訊號。

喬勝不禁問道：「地窖中還有看守的人麼？」

「那幾個傢伙兇得很，不派人守着，怎麼行？」

喬勝是一個很狂傲的人；這種人必然自負。但是像他這種老江湖，在自負的意識裏仍然有警覺性存在。宋天威的表現太緩和，不疑、不懼，而他又絕不肯信賴別人，或者由人擺佈的典型，那麼，他的眞正用意又何在？

掘阱以待。對！答案就是這四個字。

當飛蛾投向火焰的時候，一點也不猶豫，然而，喬勝並不是飛蛾。

領路的人似乎看出了喬勝有所猶豫，領先走入了地窖。火炬照亮了石級，照亮了通道的兩壁，至少在這條通道的左右不會有埋伏。

但是，喬勝還是沒有跨出第一步。因爲他太了解自己；即使這條路是通向死亡的斷魂路，他若是跨出了第一步，就一定會走到底。

他猜測當他進入了地窖之後，可能有兩種情況：一是地窖門突然封閉；一是突然有無數支槍抵着他。阱中之獸是沒有多大作爲的。

至於救出地窖中那羣人的機會是個零。對前途既已看得如此透徹，如果誰還要盲目地進去，那人一定是頭驢。

領路的人已經下完了石級，他站在石級盡頭處，亦舉着火把，爲喬勝照路。

喬勝更加證實了自己的判斷，因爲，在地窖中看守的人一旦發現有同伴來到一定會跑過來碰面，如今竟然沒有一個人露面，毫無疑問，剛才的訊號已經示警，下面的人已經潛伏起來。

喬勝想得很週到，想得很仔細，但他還是跨出了第一步。爲什麼？用一句非常簡單的話來回答——情勢所逼。

情勢是非常逼人的，它經常令人作出不願作的事：喬勝此刻正是如此。

不過，他仍有所恃仗，那就是他腰中的兩支槍。

在必要時，那兩支槍仍有無比的威力。

地窖非常寬敞，就像置身在一個窗門緊閉，四週又掛滿了黑色帳幔的偌大廳堂，若不是那股潮濕的味兒，簡直使人忘掉了這兒是個地窖。

領路者，將火炬插在牆上，靜靜地站在一邊。

喬勝發現他所預料的情況都沒有出現，既沒有人向他襲擊，地窖門也沒有突然關閉。更令他驚詫的是——地窖中沒有任何人。

「人呢？」

領路人向壁間一指。

喬勝這才發現壁上有孔，孔中露光。

走近一看，他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原來隔壁也是一個地窖，是以厚厚的石塊隔起來的。黑馬等五個人都在隔壁，他們全都赤裸着上身，被綁在木柱上，旁邊有幾個荷槍的漢子在守着。

那麼，這領路者方才將手裏的火把搖幌三次幹什麼呢？哦！喬勝突然想通了，地窖雖是兩個，進口只有一處，中間有暗門相通，看守的人過去之後將暗門關了起來。

自以爲十拿九穩的判斷落空之後，喬勝難免有失意的感覺。他回頭看看站在一邊的大漢，那大漢面部毫無表情。在這一瞬間，喬勝有一股衝勁，他想衝進去，抓住那大漢的頸子，逼問他暗門在什麼地方。

但他沒有那麼作。他和宋天威的這一場對手戲還沒有演完，誰先衝動誰就會輸。

他轉身退出了地窖，一切都是那樣平靜。進口處有人等着，很客氣地說：「宋大爺候着您的回話，請您立刻過去一趟。」

在走向大廳的時候，喬勝在思索另一個問題：宋天威爲什麼不直截了當地用嚴厲的方法對付他？宋天威手下槍手如雲，若要對付他，他還眞沒有辦法。

來到大廳，宋天威笑臉相迎，喬勝不禁暗暗佩服，宋天威這份鎭定功夫就不是任何人都會具有的。

「看過了？」宋天威輕描淡寫地問。

「嗯！」

「是他？」

「是他。」喬勝一直猶豫不決，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到了節骨眼上，答案自然就脫口而出。

「那麼，你認爲他一定知道蓮姑在什麼地方？」

「他應該知道。」

「好！立刻提他出來盤問……老喬！要不要準備火盆？」

「這不是冬天，要火盆幹什麼？」喬勝是明知故問。

「燒幾塊紅鐵，不說就烙他的嘴。」

「用不着，我有法子逼他說出來。」

「好！咱們換個地方……」

那地方就是那晚逼問大飛腿的地方，火盆還在，只是盆中沒有熊熊火炭。

宋天威和喬勝只等了一會兒，吳魁就被提來了。當他見到喬勝的時候，他故意裝出不認識的樣子，這一點，他至少還懂得。

「老兄！」喬勝不等宋天威開口，就先一步搶了主動權。「你是在江湖上混混的，招子應該放亮，圈子（腦子）要活。你在外面幌蕩，性命捏在你自己手裏，進了籠子，性命就捏在宋大爺手裏。你現在只有一條路可走——實話實說。」

吳魁不知道喬勝在玩什麼花樣，只有順嘴打哈哈，道：「是！是！我知道什麼，一定說什麼。」

「你剛才到玻璃房子對我說，宋大爺的三兒媳婦在你手裏，要宋大爺放出地窖中的人爲交換。那是不可能的事……現在，你務必要聽清楚我所說的每一句話，蓮姑在什麼地方？立刻說出來，宋大爺奉送你一千塊大洋，派人送你離開。」

「蓮姑是誰？」吳魁用這個問題來拖延時間，希望在喬勝的臉上得到一點暗示。

「就是宋大爺的三兒媳婦。」

「哦！說來你也許不信，我並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而且，在架走她的時候，我也沒有參加。」

宋天威坐在一邊始終沒有插口，他似乎很尊重喬勝，任由他去盤問。

「老兄！」喬勝的語氣開始強硬：「你大概也看得出，我是個不喜歡說廢話的人。人在什麼地方？你只要告訴我一個地方，既不要領路，也不要你幹什麼，一千塊大洋不賺，反而要受罪，你可就太驢了。」

吳魁明白了，喬勝只要他胡亂說個地方就行。於是他說：「什麼地方我可說不上來，非得我領路才行。不過，那地方有人插旗，只要我一露臉，我就會先挨槍。」

喬勝回頭去看着宋天威，似乎想徵詢他的意見。

然而，宋天威一點表示也沒有。

喬勝不得不開口發問：「宋大爺！你看該怎麼辦？」

「你說呢？」宋天威完全採取了以逸待勞的策略。

「既然他們在『窩子』附近插上了旗，那只有等天黑之後才摸過去，蓮姑在他們手裏，我們總會有點顧忌。」

宋天威站了起來，慢吞吞地問道：「老喬！能不能讓我問他幾句話？」

「請。」喬勝連忙向一邊讓開。

宋天威來到吳魁面前，和顏悅色地問：「你們一共有幾個人？」

「五個。」吳魁信口開河。

「是那條綫上的？」

「都是黑馬的朋友。」

「哦！黑馬這三年牢坐得不寃，竟然交了這麼多江湖好漢。綁架蓮姑是你們原來的計劃嗎？」

「不是。眼看着黑馬進了籠，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如果你們是黑馬的朋友，你們應當了解黑馬心中最關切的人是誰？你知道嗎？」

「不知道！」吳魁既不了解宋天威問這句話的動機，也不知道黑馬的私事，當然不便胡亂作答。

「我知道。」

「哦！」

「黑馬最愛蓮姑，勝過愛他自己的生命。如果他知道你們綁架蓮姑，他一定很生氣。」

吳魁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向喬勝瞥了一眼，似乎想在他那兒得到一點暗示。

喬勝皺着眉，低頭沉吟。顯然，他想把宋天威這些話的動機找出來。

宋天威突然拍了一下手。一道門打開，四個執槍大漢推着雙手倒翦的黑馬走了進來。

「黑馬！」宋天威搶先開了口：「你的朋友綁架了蓮姑，用她的生命爲要挾，要我將你們一起釋放。你對這件事情有什麼看法？」

黑馬猛一抬頭，兩道有力的目光盯在喬勝臉上，沉聲道：「老喬！你爲什麼要在蓮姑身上打主意？」

喬勝很想以眼色示意黑馬要小心應付，以防上了宋天威的詭計，但他還是慢了一步。

「嘿嘿！」宋天威連聲乾笑。「妙！妙！妙！原來你也是黑馬的朋友，老喬！你瞞得我好苦啊！」

黑馬突然發覺作了一件很愚蠢的事，但是已經來不及了。話出如風，想收也收不回。

喬勝心頭暗急，表面上却很沉靜，他還力圖挽轉：「宋大爺！只怕他是弄錯了，我認識他只不過一天半，還不至於如此賣命。」

「嘿嘿！老喬！你是個唱做俱佳的好手，可惜你沒有在梨園行中去混，不然你一定會大有出息。不過，這話還得說回來，我是個老看家，戲裏面有一點毛病我也看得出。是這個人向你傳信的……」宋天威手指吳魁，緩慢地說下去：「他說，蓮姑在他們手裏，除非宋大爺立刻將地窖中的五個人放出來，否則蓮姑就要大卸八塊。老喬！那時候地窖中只有四個人。所以，這話是你自己編出來的，那麼，蓮姑被綁架也一定是你玩的花樣。老喬！你的確很高明，但是我這雙眼睛更高明哩！」

事已至此，喬勝當然不能再狡賴。他冷笑了一聲：「哼！你的眼睛雖然高明，頭腦却不聰明。」

「哦？」

「你不該在這個時候跟我攤牌。」

「爲什麼？」

「因爲我身上有雙槍。」

「在這客廳的內外，我有數十枝槍。」

喬勝冷冷道：「我即使身中數十彈，也能拔槍射殺你。」

這是一句相當有威脅性的話，但是宋天威並沒有被嚇倒。他臉上仍然帶着笑，語氣也很陰沉：「老喬！對於你，我聽說了不少，你剛才這句話雖然是在吹牛，而我却不願冒這個險……咱們不動槍。」

「看情形，不動槍已經沒法子收場……」

「不！不！不！法子多的是，但看你有沒有誠意。」

「你呢？」

「當然有誠意。」

「先說出你的法子讓我聽聽。」

「兩個換五個，外帶路費兩千塊大洋。」

「那兩個換那五個？」

「五個是地窖中的五個，至於兩個嘛！嘿嘿！」宋天威陰沉沉地笑了一聲。「難道你還不知道是誰？」

「我只知道一個是你的三兒媳婦。」

「還有一個就是你帶走的那位專員。」

喬勝突然抓到了宋天威的致命傷，陰森森地笑了起來：「嘿嘿！嘿嘿！宋大爺！你竟然還沒有忘記那位專員？嘿嘿！可惜你想得太遲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明白我明白，今天半夜裏，他就可以趕到省城，抓你的人大概後天一大早就會到了。」

「當眞？」

「你以爲我是在唬你？」

「哈哈……」宋天威突然仰首大笑。

那笑聲刺耳已極，喬勝、黑馬、吳魁都是見過幾天世面的鐵漢，但是這陣笑聲却令他們心膽俱裂。

宋天威笑了一個痛快，才停了下來，冷冷地說：「老喬！我本想放你一條生路，料想你必無誠意，所以，試你一試，你果然毫無誠意。讓我告訴你一個秘密，那位專員，在我手掌心裏。」

「你少唬人！」喬勝怒吼着。其實他是虛張聲勢，他心裏明知宋天威說的不是假話。

宋天威沒有再說什麼，只是輕輕一揮手。一道帷幔緩緩地拉開。

帷幔後面出現了一個人……不！不是一個人，而是許多人；那位專員坐在一把椅子上，也可以說是綁在一張椅子上，在他的兩邊有七個大漢，每個人手裏都拿着槍；槍口都瞄着喬勝。

喬勝猛地打了一個冷噤，並不是因爲有七支槍瞄着他而膽寒，而是那位活生生的專員。他轉頭去看吳魁，吳魁也正以驚疑的目光看着他；顯然，吳魁非常不明白，那位專員何以會到了這裏。

「黑馬！」宋天威現在又轉移了目標。「局面只有靠你來收拾了。」

「我？」黑馬不禁冷笑了一聲。「宋大爺！你太看得起我啦！」

「黑馬！」宋天威緩慢有力地說：「你冷靜地想一想，喬勝身上有槍，僵持到最後，一場槍戰絕對難免，其中有一個人是死定了的，那就是喬勝。他一死，我們就永難找到蓮姑。黑馬！你大概不願蓮姑受任何傷害吧！」

說完話之後，宋天威又向他的手下打了一個手勢，幾個大漢立刻蜂湧而上，將黑馬身上的繩索解開了。

宋天威又說：「黑馬！先使蓮姑安全，再解決我們的問題，你大概也不反對。老喬既然是你的老朋友，應該可以商量。」

黑馬的雙手被反翦太久，一定感到痠痲，所以在不停地搓揉，一句話也沒有說。

喬勝當然看出了宋天威的詭計，他是想先引起黑馬與喬勝衝突，然後才見機控制大局。毫無疑問，他還是畏懼喬勝身上那兩支槍。

喬勝很想給黑馬一個暗示，要他注意情況。然而黑馬一直低着頭搓揉他的雙手，使喬勝沒有機會。

終於，黑馬抬起頭來了。喬勝立刻投以眼色，但是黑馬却毫不理會，只是冷冷地說：「老喬！宋大爺的話不錯，儘管蓮姑已經背叛我嫁給了宋長海，但是我並不恨她，更不願她受到任何傷害。告訴我，她在那裏？」

喬勝不禁發楞，黑馬不是挺精明的麼？因何如此欠乏警覺性呢？若不是蓮姑下落不明，宋天威只怕早就施展最嚴厲的手段了。

在他發楞的時候，黑馬又說：「老喬！算我請求你好了，蓮姑在那兒？」

「對不起！」喬勝有些冒火了。「蓮姑是我的護身符，目前，我還不能說出她在什麼地方。」

「老喬！你不要惹我發火。」

「黑馬！你也不要惹我發火。」

「哼！」黑馬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聽說，你有個『鐵腿銀槍』的外號，不知道放下你的雙槍之後，你那雙鐵腿，是否眞的管用。」

「你要試試？」

「不錯。」

「不過我要警告你，這樣將會爲別人造成機會。」

宋天威袖手旁觀，一句嘴也不插。

「老喬！如果你眞是一個够格的江湖混混，你就放下腰裏的雙槍，跟我比比拳脚，我若是輸了，絕不過問蓮姑的事，如果你輸，就立刻將蓮姑交出來。怎麼樣？」

解下喬勝腰裏的雙槍，這豈不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宋天威目前就是對那兩支赫赫有名的銀槍有所顧忌，雙槍一旦離身，他還有什麼可畏懼的？

非常奇怪，喬勝竟然答應了：「好！我倒要看看你的拳脚有多麼厲害。」

他緩緩將雙槍從腰間拔出來，倒過來捏着槍管，遞到黑馬的手裏。

黑馬拿着兩支槍，立刻就向屋角落裏扔去，所謂扔，只不過是一個動作，槍並沒有離手。藉着扔槍的動作，身子飛快旋出，大夥兒只不過一眨眼，宋天威已經被黑馬控制住了。

黑馬的左臂勾着宋天威的脖子，右手中的短鎗抵着宋天威的背心窩。雖有幾個眼明手快的槍手紛紛拔槍，可是當他們將要扳下勾機發射子彈的那一瞬間，宋天威已經成了黑馬的肉屛風。

這是宋天威的失策，他並非料定這幾個死對頭不敢輕舉妄動，而是沒有料到人的動作會比槍彈快。

事實上，黑馬的動作比子彈快得多。

喬勝忽然大笑，他笑得非常開心，似乎他這一輩子都不曾如此高興過。

「老喬！」黑馬疾聲說道：「去繳他們的槍。」

「夥計們！」喬勝嚷道：「聽見沒有，黑馬要我繳你們的槍，你們最好還是聽話點。」

宋天威的那班手下自然不肯輕易就範，一個個槍在手，彈上膛，步步逼進，縮小包圍。

黑馬用槍管在宋天威背脊上狠狠一戳，像連珠炮一般的話聲立刻從宋天威口中彈跳而出：「你們趕緊繳槍呀！誰也不許胡來。」

宋天威下了令，他的手下自然唯命是從，一個個都將手中的槍扔掉了。

這是任何人想不到的變化，頃刻之間，局勢完全扭轉。

× × ×

賭桌上堆的全是槍，大飛腿、大燈籠、八章魚像看寶貝似的愛不釋手。玻璃房子不再是宋天威的銷金窟，而是這羣人的活動基地。

不過，這只是暫時。

喬勝和黑馬的臉色都很沉重，二人似乎在鬥氣，也像是爲某一件事情在煩惱。一種可怕的沉靜籠罩着他們。

那位專員坐在一個角落裏，以手托頤，似乎在思索什麼。

吳魁站在大門口東張西望，想必是在挿旗放哨。

終於，還是喬勝打破了沉寂：「黑馬！你究竟要我說多少遍？蓮姑不是被我綁架，是她自己來找我的，我想到用她去威脅宋天威，是她同意了的。」

「人在那兒？」

「我教她自己去藏起來，到底藏在那兒，我也不知道。」喬勝沒有說實話；當然，他必定有其用意。

「我不信。」

「這是事實。而且，她如果立刻回宋莊，對我們也非常不利。」

「我明白。但是我們絕不能利用她來作護身符。一旦傳揚出去，鄉人對我定不諒解。」

站在門口的吳魁忽然嚷道：「小心！有人走過來了，一，二，三……一共五個。」

「黑馬！我不是嚇唬你吧！宋天威只要將四處通路一把守，我們除了能飛出去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辦法。唯一的保障就是蓮姑。」

「來人是曹龍。」吳魁又在報信。

大飛腿、大燈籠、八章魚，連忙各拿了一支槍，埋伏在門邊！

黑馬冷叱道：「將槍放在桌子上去，誰也不准亂動槍。」

他的命令具有無比的權威，三個人又連忙將手裏的槍放回桌上。

曹龍帶了四個自衞隊員，他吩咐他們留在門外，又將自己的槍取出來交給他的手下，向吳魁攤攤手，表示他身無武器，這才走進了玻璃房子。

黑馬就站在門邊，似乎不太歡迎曹龍進來，劈頭就是一桶冷水：「曹隊長，倘若你是宋天威派來的，一切免談。」

曹龍僵在那兒，終於還是在臉上擠出了笑容：「黑馬，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宋天威已經低頭了。」

「哦！」黑馬冷笑一聲，奚落地說：「那眞是稀罕事兒。」

「宋大爺要我傳句話，凡事都好商量，不過，你們也得給他留點餘地。」

喬勝也走了過來，插口問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曹隊長不妨說明白一點。」

曹龍也沒有說什麼，只用眼光向那位坐在一隅的專員一瞟。

黑馬立刻冷叱道：「回去告訴宋天威，教他不要作夢。」

「曹隊長！」喬勝立刻接上了腔：「你來傳話，咱們自然不能讓你灰頭土臉地回去。告訴宋大爺，我要單獨跟他談一談。」

「好啊！這我一定負責安排，在我隊上怎麼樣？」

「那兒都行。」

「老喬！」黑馬冷冷地說：「我該向你打聲招呼，有許多事你是作不了主的。」

喬勝很溫和地說：「放心，我不會亂作主張。」

黑馬以烱烱的目光逼視着喬勝，許久才開了口：「你現在就要跟曹龍到隊上去？」

喬勝看了曹龍一眼，後者立刻說：「我派人先陪喬先生回隊上，我去請宋大爺。」

黑馬向曹龍揮揮手：「請你到外面等一等，我要跟老喬說句話兒。」

曹龍立刻識趣地退了出去。

「老喬！」黑馬沉聲說：「在你離開玻璃房子之前，你必須將蓮姑交出來。」

「你打算如何處置蓮姑？」

「送她回宋莊。」

「我不贊成。」

「老喬！」黑馬盡量壓制心中的不快。「我實在不願意和你發生爭執，那位專員的價值，比蓮姑高出許多，何苦一定要將蓮姑抓在手裏？」

「我的看法跟你不同，蓮姑在我們手裏，我們就多一分和宋天威談判的本錢。黑馬！我保證不讓蓮姑受到任何傷害，等我和宋天威談判之後才作決定，好不好？」

「你多久可以回來？」

「最多一個鐘頭。」

「好！我等你一個鐘頭。」

× × ×

宋天威大概是以最快的速度趕來的，進門之後，喘吁了很久，才開口說話：「老喬！你願意單獨跟我談，那是最好不過的事。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到磨盤鄉來，究竟目的何在？」

「找你。」

「找我？那是想得到的事情。你找我幹什麼？」

「算一筆賬。」

「老喬！我的記性不算壞，咱們之間好像沒有什麼過節吧？」

「省城老天寶錢莊的東家周子高周老先生，你聽說過麼？」

宋天威想了一想，才回答：「周老先生我倒不認識，這家錢莊跟馮老爺子有來往，上個月出了點紕漏，從他那兒兌出去的大洋，竟然發現了灌鉛包銀的假大洋，仔細一清查，連庫存的，他那兒四萬多塊全是假貨。這筆錢是從馮老爺子那兒收進來的。」

「唔！」宋天威漫應着，臉色微微有些改變。

「周老先生找馮老爺子理論，反而遭了一頓搶白。當然，馮老爺子在省城財雄勢大，交遊廣闊，那裏會將一個小小錢莊的東家看在眼裏？」頓了一頓，喬勝才接了下去：「這位周老先生在發跡之前，是靠放印子錢維生的，他對別人或許刻薄，對我老喬却不壞，我老喬一向是有仇必報，有恩也必報，所以這樁事我要管上一管。」

「你要管閑事，那是你的自由，你儘可以找馮老爺子，找我幹什麼？」

「宋大爺！你不要反穿皮襖裝老羊，假洋錢是由你負責鑄造的。」

「可有贓證？」

「我原想先查到贓證再找你攤牌，料想不到被黑馬他們在當中一攪和，壞了我的事。」喬勝冷笑一聲，加重語氣說下去：「你是明白人，大概也看得出來風聲很不好，有我在裏面，只怕你要大費手脚。」

「好！」宋天威很會見風轉舵，臉色又變了，笑嘻嘻地說：「我承認你是個很難對付的人，看樣子我是非得買帳不可，這樣吧，你開個價。」

「周老先生那邊四萬多塊大洋要賠，我嘛，你總不能讓我白跑一趟。」

「我剛才就說過，你儘管開價。」

喬勝道：「如果不要我作別的什麼，就隨便你賞。」

「嘿嘿！你還願意爲我作別的事？」

「當然。那位專員我雖然沒有幹掉，却也沒有放他走。從這一方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我都留了餘地。」

「好！」宋天威顯得很豪氣地說：「咱們之間的交易現在就說定。專員幹掉，黑馬也跟我幹掉，一共要多少錢？」

「隨我開價？」

「我相信你不會開得太離譜。」

「這話固然不錯。不過，人命有貴賤之分，劊子手也有貴賤之分。偏偏你要幹掉的人很值錢，要請的劊子手也值錢，兩樣都貴，加在一起，價錢就太高了。」

「高也得有個數目啊！」

「不說也罷。」

「你不說我怎麼知道？」

「既沒有成交的希望，何必白說？」

「老喬！你未免把我看得太小家子氣了吧？說吧！除非我付不出，不然再高的價錢我也只有硬挺。」

「好！我得先了解一件事情，你鑄造假大洋究竟有多少賺頭？」

「你問這些幹什麼？」

「我先要了解你是否付得出，因爲我一旦將價錢開出，就無法打折扣了。」

「既然如此說，我也就不必瞞你。一塊假大洋的成本是兩角錢，運到馮老爺子那裏，一塊算五角錢。」

「那麼，你是一塊錢賺三角……做多久了啦？」

「三年不到。」

「出了多少貨？」

「一百萬出頭。」

「那麼，你已經賺了三十萬。」

「老喬，難道你想一網打盡？」

「我不會那麼狠，這兩條人命太貴，要你十萬大洋不算貴吧？」

「公道，」宋天威沒有半點猶豫，立刻伸出手來。「成交了，一握爲定。」

喬勝却沒有伸出手，冷冷地說：「慢點！咱們還沒有談妥如何付欵哩？」

「你說！」宋天威一副唯命是從的樣子。

「周老先生邊粗估四萬五千大洋，以後細算再多退少補，你要先付。」

「好……」

「另外十萬，你要先付五萬……」

「好！」宋天威對每一個問題都回答得很快，已經到了百依百順的程度。

「我要錢票。」

「好！」

「而且錢票指明在馮老爺子那兒兌現。」

宋天威楞住了，對着喬勝凝視了許久，才慢吞吞地問：「你不怕我要花樣？」

「在江湖上混了半生，要花樣的人見得太多，多你一個也無妨。」

「我實在有點想不通，照道理說，你可以教我開出省城任何一家有名氣的大錢莊的鐵板票，爲什麼……？」

「不必再問下去，只說同意不同意。」

「同意。」

「好！再往下聽，我先幹那個專員，屍首讓你先看再毀。這時，你要將剩餘的五萬元付清。」

「黑馬呢？」

「那是付清全部欵額以後的事。」喬勝冷冷地說。

宋天威面現猶豫之色，遲疑地說：「老喬，這樣對我毫無保障，如果你拿了錢之後悔約，我又怎麼辦？」

「宋大爺，我拿的是錢票，兌現的地方又是馮老爺子那兒。再說，你宋大爺要是隨便讓人吃，你還憑什麼在磨盤鄉要霸王？」

「好！咱們就這樣說定。你跟我去宋莊，我打錢票給你。」

所謂揑住了蛇脖子，喬勝還有什麼好畏懼的，一點頭站了起來。

來到宋莊，宋天威請喬勝在客廳裏小坐，立刻到後面去了。

喬勝大模大樣地坐在客廳裏，他絕不擔心宋天威會要什麼花樣，他料定了姓宋的不敢。

喬勝判斷得不錯，宋天威的確不敢。

過了一會兒，有人進了客廳。但不是宋天威。

這人看上去只有四十來歲，身上穿得非常光鮮，膚色很白皙，臉上連一絲皺紋也沒有，一眼掠過，甚至會以爲不超過四十歲。

他一進來，就冲着喬勝一笑，道：「勞您久等。」

喬勝略略欠動一下身子，算作答禮。他猜想這人一定是賬房。不壞，宋天威竟然用了這樣一個體面的賬房。

「宋大爺正忙着打票子，怕你坐久了不耐煩，囑咐我來陪陪您。」

以喬勝的脾氣，他根本不屑與主子以下的人交談。只因爲這人態度斯文有禮，語氣溫和動人，竟使他情不由衷地說了聲：「謝謝！」

「喬先生一向在省城得意？」

「嗯！」

「見過馮老爺子？」

「只聞其名，未見其人。」

「聽說就這兩天，他要來一趟。」

「倒想拜識這位名氣甚大的老爺子，既恐無緣，又恐無閑。」

「哦！喬先生就要走？」

「給宋大爺完了事就走。」

「剛才聽宋大爺說，你的運氣很好。」

喬勝一直都在以應付的態度和這人說話，現在，他不由得打起了精神：「宋大爺這話是什麼意思？」

「他的意思大概是——幸好馮老爺子還沒來有到，如果他來了，你就沒有法子賺到這筆錢。」

「哦！」喬勝上火了：「馮老爺子，他是神？」

「不是。」

「他是洋槍也打不死的妖精？」

「也不是。」

「他有三頭六臂，九條命？」

「當然沒有。」

「他是不是跟我一樣，會老，會死。」

「完全一樣。」

「那不就結了，馮老爺子又有什麼了不起？只因爲他像一頭老鼠，我找不到他的洞，只有來找宋天威。」

「如果馮老爺子是頭老鼠，那一定是頭專吃貓兒的老鼠。」

「哦？聽你口氣，好像對他非常景仰？」

「嗯！除了他外，天下再也沒有能人。」

「老兄，我現在等着向宋天威拿錢，拿了錢之後又要忙着去爲他辦事，實在沒有閑工夫。要不然，我一定要打落你滿嘴的牙齒。」

「我滿嘴牙齒早已落光，現在你所看到的全是假的。」他嘴巴一動，上下兩排牙齒全部脫落，嘴一閤，假牙又緊貼着牙床。

難怪那麼白，那麼整齊，原來全是假牙。

喬勝冷笑道：「想必是被別人打光的。」

「何以見得？」

「因爲你喜歡信口開河。」

「你錯了。滿嘴牙齒，都是一顆一顆脫落的。」

「看你年紀應該還沒有到落牙的時候。」

「你看我多大年紀？」

「四十靠邊！」

「這證明你的眼光還不够準確，我今年已經六十六歲。」

「哦！」喬勝的神色開始凝重起來：「我好像該請教一下閣下的萬兒了。」

「姓馮名仲達。」

馮仲達？馮老爺子？喬勝呆了，就像古時候的劍俠小說上面寫的……突然被人使了定身法。

這位馮老爺子笑瞇瞇地說：「宋天威說你的運氣好，我却說你的運氣不够好。不早不晚，我剛巧趕到。你說我是一頭老鼠，却是一頭專吃貓兒的老鼠，有我在，你所打的主意就泡湯啦！」

非常吃驚並不就是非常害怕，喬勝倏地站了起來，雙手伸得筆直，那是一個隨時都可以拔槍的準備動作。

馮仲達坐在那兒却沒動，冷冷地一翻眼：「怎麼了？準備動武？」

喬勝對自已仍是充滿了信心，因此他的語氣顯得非常鎮定：「聽人說，眞人不露相。你這位眞人倒露了相。你的確有些與人不同之處，到目前爲止，我還眞有點佩服你，不過，却不知道你除了會要點手法唬唬人之外，是否還有眞功夫。」

「想試？」

「不錯。」

「別試。」

「爲什麼？」

「一試，你那『鐵腿銀鎗』的招牌就砸了，一世英名付與流水，未免可惜。」

「不試我就不能全身而退。」

「我爲你安排了一條路。」

「什麼路？」

「一個字。」

「死？」

「錯了。」馮仲達搖搖頭，然後用力說：「降。」

「降？你看錯了人。」

「我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

「宋天威不打算付錢給我了？」喬勝竟然還沒有忘記那件事。

「有我在，他不再是發號施令的主人。」

「你想怎麼樣？」

「我要你降。」

「休想。」

「那麼，我給你一個鐘頭時間去考慮。」

「好！」喬勝似已看出馮仲達不是一個好對付的人，打算先抽身爲上策，於是虛與委蛇：「一個鐘頭請派人到玻璃房子來聽回話。」

「不！我要留你在這裏考慮。」

喬勝突然閃電拔槍，用閃電兩個字絕不過份；他的動作簡直比閃電還要快。

然而馮仲達的動作更快，簡直沒有恰當的字眼可以形容，喬勝的雙槍還有一半在槍套裏，但他的雙腕已經被馮仲達扣住了。

好像是兩道鐵箍，喬勝連掙脫的打算都沒有。從出道以來，他是第一次吃驚；他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然而，這畢竟是事實。事實非常殘酷，你卽使不想接受，不願接受，它還是要強迫你接受。

那兩道鐵箍愈收愈緊，喬勝的雙手漸漸因血液受阻而痲木，終於那兩支槍從他的手掌心中脫開。

就在這一瞬間，馮仲達突然鬆手，後退。他像魔術師，也像江湖藝人，他的手法也許非常拙劣，却快得出奇，喬勝的雙槍已到了他的手中。

「好漂亮的銀槍！」馮仲達一面欣賞，一面誇讚，完全忽略了喬勝這時的驚訝與尷尬，也許他是蓄意諷刺。

「老爺子可會玩槍？」喬勝的語氣聽起來還算鎮定；但是，他的聲音微微有點發抖，聽得出來，他在力持鎮定。

「會。不精。」馮仲達很謙虛地回答。

「那麼，你就殺了我吧！」

「殺你？爲什麼？」

「不爲什麼，只因爲我想死。」

「太可惜。」

「馮老爺子，如果你現在不殺我，你將來一定會後悔。」

「我這一輩子，都沒有作過後悔的事。」馮仲達說到這裏，突然低沉地喚了一聲：「來人！」

廳門打開，進來四個大漢。

馮仲達沉聲吩咐：「你們陪這位喬先生在這兒坐坐，不可待慢貴客。」

他說完之後，拿着喬勝的雙槍出了大廳。

宋天威在廳外通道上候着，滿臉笑容地迎了過來：「老爺子！您眞行，若不是您突然駕到，我眞不知怎麼收拾這個局面哩！」

「天威，」馮仲達以責怪的語氣說：「你太糊塗，也太軟弱，跟敵人相峙，永不能退讓，永不能妥協。不管你怎麼退，敵人總是步步緊逼，一直逼到你退無立錐之處。那時你縱想反撲也來不及了。」

「是！老爺子教訓得極是。」

「天威！除了那個什麼專員之外，這兩天有沒有其他陌生的人在磨盤鄉露面？」

「沒有。」

「最近半個月來，接連好幾個地方都出了漏子。老實說，若是找我，我根本不在乎；沒贓沒證的，我怕甚麼？若是找到這兒來，可眞有點痲煩。天威！以你看，喬勝此來是不是接受了官府的請托？」

「我看不會。」

「根據什麼呢？」

「一來嘛，江湖道上的朋友都不喜歡跟六扇門中的公人打交道；二來嘛！以喬勝的名氣，他也不屑跟人作鷹爪子。」

「嗯！你判斷得不錯，只要他跟那位專員不在一條綫上，我有一條絕妙好計。」

「什麼妙計？」

「你暫時別問……黑馬那小子的功夫怎麼樣？」

「聽說他在獄中得到了江湖異人的傳授，不過到現在爲止，他還沒有露過。老爺子！這小子的確非常可怕，並不比喬勝差。」

「他可怕在什麼地方？」

「永不屈服。」這四個字，眞是對黑馬的最佳評語。

馮仲達點頭微笑，輕聲問：「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在玻璃房子……」

「我去瞧瞧。」

「我派幾個人陪老爺子一起去……」

「不必！不必！」馮仲達連連地揮着手。「你好好看住喬勝就行了。」

× × ×

曹龍一個人來到了玻璃房子，這種情況一落到黑馬眼裏就使他萌生了警惕。

曹龍一進門，就將黑馬拉到一個角落裏，很緊張地說：「黑馬！我曾經答應過你不跟你爲敵，所以有一些情況我不得不跟你說一聲，免得你將來怪我。……姓喬的跟宋天威在隊上密談了很久，好像談得很愉快，兩人一塊兒到宋莊去了。」

「唔！」

「老實說，我不信任那個姓喬的，你可得留點神。還有，蓮姑是不是在你手裏？」黑馬道。

「曹隊長！有話儘管說，別提問題。」

「好！好！是這麼回事，我聽到一點風聲，宋長海被他老子軟禁起來了。那小子對蓮姑挺癡情，他老子可不一定看重蓮姑，若是拿蓮姑當護身符那不一定管用。」

「你以爲我會拿蓮姑當護身符？」

「我……我只不過是提醒你。」

「綁架蓮姑完全是姓喬的玩出來的鬼把戲，事前我一點也不知道。如今連我也不知道她在那兒。」

「哦——」

「那邊那個中年人，你可知道他是誰？」

「聽說是省長派來的專員，可是眞的？」

「千眞萬確。」

「還聽說是來調查宋天威不法勾當的？」

「沒錯。」黑馬深深吸一口氣，加重語氣說下去：「曹隊長！承你情跑來提醒我，我也不能說不點你一點。宋天威幹的是傷天害理的事兒，遭天譴，受國法制裁，那是早晚的事。不管他是身陷鐵窗，或者是死於非命，還是亡命天涯，你都犯不着陪綁。你既沒有犯下滔天大罪，也沒有得到多少造孽錢……」

「黑馬！我是騎在老虎背上……」

黑馬道：「眼前有一個機會，但看你願不

願意抓住。」

「什麼機會？」

「只要你抓住這個機會，以前不管你帮宋天威作過什麼壞事，都一筆勾銷。」

曹龍情急地說：「黑馬！誰也不願淌混水，快說，是什麼機會？」

「全力保護那位專員。」

曹龍楞住了，一時說不出話來。

「怎麼樣？」黑馬逼問了一句。

「你怎麼會相信我？」

「因爲以你的年紀和經驗，都該懂得爲自己打算。錯過了這一次，你永遠都不會有機會了。」

「黑馬！」曹龍非常激動地說：「我對宋天威很忠心，很賣力，而他並不完全信任我。你却將這樣重要的差使放膽交給我，就冲着這份情，我曹龍還有什麼說的？這副擔子我挑了，現在我可以給你一句話：只要我有三寸氣在，那位專員就絕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你趕緊帶他離開這兒。走後門。就將他留在隊上，宋天威一時絕對想不到。」

曹龍立刻帶着那位專員離開了玻璃房子。

黑馬的這個決定，大飛腿等人都表示反對，而黑馬却有他的看法：曹龍是個深明利害的人，他絕不會，也不敢作出傷害那位專員的事。而且，冒險是免不了的。他預料，不久就會爆發一場惡戰，他們並沒有太大的把握來保護那位專員的生命安全。

他們還必須留在玻璃房子等喬勝回來，於是黑馬交代大飛腿等人留在前面戒備，他則來到了後進的小房子。剛到廊下，就聽見有人在叫他：「黑馬。」

那聲音好熟，不是蓮姑麼？

「黑馬！」又是一聲喊，一間小房子的門也打開了。

黑馬疾步衝過去，看到了蓮姑，他有一瞬間的迷離，有彷彿置身夢境的感覺。

「黑馬！你沒事吧？」

「妳……妳怎麼在這裏？」

「你問問那個姓喬的就會明白了……你既然沒事，我就要回去了。」她向小房子裏面一個姑娘打聲招呼，然後向後門走去。

黑馬很想叫住她，但他始終張不開口。

蓮姑自己倒回了頭，她走到黑馬面前，輕輕地說：「黑馬！我想請求你一件事。」

黑馬無聲地點點頭。

「離開這兒。」

「妳呢？」話出口之後，黑馬不禁大吃一驚。是一種什麼樣的衝動使自己問出這句話呢？這是不該問的一句話啊！

「我？」蓮姑楞住了。

黑馬想抑壓那股衝動，然而衝動却反而勝過了他，使他的話更多：「我在這兒只有兩個親人，一個是娘；一個是妳。娘死了，妳嫁了，這裏已經沒有什麼可留戀的。但是……妳畢竟還活着，而且是活在地獄裏。蓮姑，別瞞我，妳過得並不好。」

「不！宋長海待我不錯。」

「待妳好，是一回事，妳的心境又是一回事……」

「黑馬！不要再說了。我知道我虧欠你很多，這筆債是永遠都還不清的。就是我再回到你的身邊又有什麼用？現在的蓮姑已經不是以前的蓮姑……」

「在我的眼裏，妳還是和以前一樣。」

「我自己覺得不一樣。」

「蓮姑！不提我們之間那段感情，爲了妳自己，妳也應該打算打算。」

「我打算過了，宋莊是我的家，宋長海是我的丈夫，這是無法改變的事。而且我的娘，我的小弟，他們都很滿意現在的情況。」

「蓮姑，就算是好景，也不長了。」

「我知道。」

「妳知道？」

「我知道。」她非常沉靜。

「妳知道宋莊將有變？」

「我知道。」

「妳可知道這個在妳眼裏很安穩的家將要破碎？」

「我知道。」她還是那樣沉靜。

「那麼，妳爲什麼還不爲自己打算？」

「我打算過了，我是宋長海的妻子，除了跟着他之外，沒有第二條路。」

「他死了呢？」

「我作寡婦。」

回答得多殘酷，多無情。但是黑馬了解蓮姑的性格，她的可愛也正在此處。他實在不忍心再問下去；他甚至不敢接觸她那滿含幽怨的目光。

「蓮姑，我只有默禱上蒼保祐妳。」

「黑馬！我明知你不會聽，我還是要說一遍——立刻離開這裏。」她說完之後，掉頭離去。脚步是那樣的堅定有力，由此可見她的性格是多麼頑强。

黑馬有一種預感：從此恐怕再也難以見到她。因此貪婪地注視她的背影，甚至渴望她能回過頭來看他一眼。但他很失望，一直到她的身影在後門口消失，她都沒有轉頭。

身後傳來急促的脚步聲，黑馬轉頭一看，是八章魚。

「有什麼事？」黑馬問。

「有人向咱們這兒來了。」

「多少？」

「一個。」

「哦？」

等他們趕到大堂，來人已經進了門，是馮仲達。

「找誰？」黑馬走過去盤問。

「找喬勝。」

「你是……？」

「我是他的朋友，約好了的。」

「他不在這兒。」

「是暫時離開了，還是……？」

「他去了宋莊，一會兒就回來，你可以等他。」

「謝謝。請問貴姓？」

「我叫黑馬。」

「黑馬！」馮仲達笑眯眯地說：「這個名字眞有意思……你的身軀就像黑馬一樣壯。練過功夫嗎？」

「練過幾天。」黑馬很不喜歡和陌生人深談，但是馮仲達却不使他討厭。

「這些都是……？」

「都是我的朋友。」

吳魁已走過來，他打量着馮仲達，以懷疑的態度問道：「你說你是和老喬約好了的？」

「不錯。」

「請問高姓大名？」

「老兄！這裏不是應酬場面，情況怎麼樣，大家心裏全有數，在這個節骨眼上我不能亂報名姓。老兄多包涵。」馮仲達的話非常得體，輕易就將吳魁打發過去。然後他又轉過頭來向黑馬打交道：「黑馬！瞧諸位的神色！事情進行得好像不太順利。」

黑馬雖然對馮仲達的印象很好，但是仍然存着警戒之心。他冷冷地問道：「你指的是什麼『事情』？」

馮仲達含糊地說：「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事情』……我知道，一定不會太順利，因爲宋天威實在有兩套。不過，我一來，情況就要改

觀了。」

吳魁挿嘴說：「你的口氣實在不小，何不亮亮你的萬兒？在座的人無一不是老喬的好朋友，你抖底之後，咱們也好往深處聊，你說是不是？」

「老兄！話是不錯，不過……」馮仲達那雙江湖老眼瞟了一下。「咱們一向沒有對過盤兒，也不知道各位是否眞的是老喬的朋友……沒關係！我等一會兒無妨，要談，要聊，那得讓我見着兩個人才行。」

「那兩個人？」黑馬問。

「一個是老喬，一個是沈專員。」

「沈專員？」

「嗯！」馮仲達故作神秘地說：「各位諒必沒有見過這個人吧？他是省長派來的大員，負有機密公幹。我到這兒來，一方面是應老喬之約，一方面負有保護沈專員之責……嘿嘿！悶得很！這裏可有象棋，找個對手戰一盤，解解悶兒。」

他那種沉穩的態度，輕鬆的言辭，雖是滿口胡言，却赢取了每一個人的信任，大燈籠竟然認眞地找起象棋來了。不過，這兒並沒有準備着象棋。

黑馬走到馮仲達的面前，輕聲問：「你的確負有保護那位專員的責任？」

「當然。你看看我的模樣兒，像不像是個吹牛說大話的人？」

「不像。不過，我還是表示懷疑，你是一個人，一條命，既非三頭六臂，也非哪吒再世，你憑什麼保護那位沈專員？」

「憑三樣東西：精確的判斷：細密的觀察：超人的武功。」

黑馬再度打量這位大言不慚的來客，緩慢地說：「以閣下的沉穩和老練，如果說具有精確的判斷力和細密的觀察力，我一定相信。如果說超人的武功……」

「你不相信？」

「不是不信。而是……你對本鄉的情況了解多少？」

「全了解。」

「你全了解？」黑馬不禁大吃一驚。「我問你，誰是本鄉的第一號公敵？」

「宋天威。」

「你可知道他有多麼雄厚的實力？」

「槍手如雲。」

「那就對了，憑你血肉之軀，如何擋得了從四面八方飛來的洋槍子彈？」

馮仲達輕鄙地一笑：「當然我有我的辦法……喬勝到底什麼時候回來？」

「除非他出了意外，總是要回來的。」

「會出意外嗎？」

黑馬道：「很難說，因爲他是在和宋天威打交道。」

「那麼，我就要問一問了，那位沈專員在什麼地方？」

「在一個可以保護他的地方。」

「什麼地方？」

「對不起，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對你完全信任，所以不能告訴你。」

馮仲達很有耐性，不但沒有惱火，反而笑着說：「我不怪你，不過，我却表示懷疑，磨盤鄉簡直就沒有安全的地方，連自衛隊都被宋天威抓在手裏，沈專員怎麼會安全？」

黑馬只有以一笑來回答對方，再說下去，就會洩底。

馮仲達當然也軋得出苗頭，也不再多問，找把椅子往上一坐，閉目養起神來了。

吳魁向黑馬打了一個眼色，二人到了一個角落裏。

「黑馬！我看這個人有問題。老喬從來就沒有向我提起過有這麼一個朋友。」

「剛剛相反，我對這個人的印象還不錯，他不像是個壞人。」

吳魁道：「壞人臉上又沒有刻着字，誰能看得透？」

「阿魁！我也不是草包，所以我留了一手。待會兒喬勝一回來，事情就明白了。」

「萬一喬勝不回來呢？」

黑馬不禁一楞，驚訝地問：「阿魁！你認爲老喬會出事？」

「可能。他去的時間太久了一點。」

「如果老喬一去不回，這個傢伙就一定有問題。」

「爲什麼？」

「因爲他明知老喬不可能回來，所以他才膽敢冒充老喬的朋友……對了！我要去證實一下，那個專員是不是眞的姓沈，這邊你多留點意。」

「黑馬！你一個人放單，妥當麼？」

「不碍事，大白天，宋天威還不敢把我怎麼樣。」

黑馬又向大飛腿，八章魚二人低聲囑咐了一陣，然後悄悄地從後門走了。

馮仲達始終閉着眼，對於黑馬的離去，似乎毫未發覺。他的眼雖然閉着，他的右手却在動，好像是在練握力。不錯，是在練握力，他手心裏有一粒圓徑一寸的紫銅球，在他的揉握之下，一會兒是圓的，一會兒是偏的。由此可見，他還眞練過幾天內家功夫。

大燈籠目不轉睛望着馮仲達的那隻手，一步一步往前挨，終於挨到他的身邊！馮仲達也正好睜開了眼睛。

「你……在幹什麼呀？」

「練手勁兒。」

「那是一塊泥巴麼？」

馮仲達笑笑，然後將那紫銅球兒交到大燈籠手裏。

大燈籠用力一捏，立刻傻了眼，這那裏是泥巴？比鐵還要硬吧！不禁好奇地問道：「這是什麼玩意兒？」

「軟銅，又叫紫銅。」

「一點都不軟啊！」

馮仲達誘惑地說：「只要你功夫到家，這玩意兒比泥巴還要軟。人的脖子被你一捏就斷，石頭輕輕一捏就成粉……」

「這種功夫要練多久？」

「三天就成。」

「三天？」

「嗯！我只要將基本要領跟你一說，保你三天練成。」馮仲達摸摸大燈籠的前額，又翻翻他的眼睛皮，煞有介事地說：「你的天賦不壞，練出來之後可能比我的功夫還要强。」

「那麼，你肯不肯教我。」

「當然肯啊！」

「那我就立刻拜師傅。」

「用不着拜，只要送我一份見面禮。」

「你要什麼見面禮？」

「十塊大洋，你有沒有？」

「我身上一個子兒都沒有。」

馮仲達輕微地皺了一下眉頭，又問：「那麼，你有沒有什麼玉器金鎖之類的……」

「沒有，沒有，」大燈籠連連地搖頭。「我是個窮小子，這些東西都沒有見過。」

「那麼，你送我一句話。」

「一句話？」大燈籠發了楞。

「隨便一句什麼話都行，我問，你答，不過，絕不能有半個假字。一假，這玩藝兒你就學不會了。」

「好！好！」

「我問你，」馮仲達壓低了聲音：「那位

沈專員現在在什麼地方？」

「自衞隊。」

「自衞隊？當眞？」

「絕不騙你，自衞隊的曹隊長，願意保護他。」

「自衞隊是聽宋天威調度的啊！這怎麼可靠？」

「曹隊長大概看出宋天威氣數巳盡，不得不爲他自己的將來打算。」

「哦——」馮仲達將那個紫銅球塞到大燈籠手裏，拍着他的肩頭說：「我要你送我一句話作見面禮，你却送了這麼多句，而且句句眞實。這個銅球送你，一個人躲到壁角落裏去先練練握勁兒，明天我再教你口訣。」

大燈籠如獲至寶，歡天喜地，他絕沒有想到，已經在不知不覺中上了別人的大當。

馮仲達目的旣達，當然不會在這兒多作流連，他站起來，幌到吳魁面前，顯得很心急地問道：「老喬怎麼還不回來呢？」

「誰知道？」吳魁一聳肩頭，未與深談。

「我想去宋莊看看。」

「你最好別去。」

「爲什麼？」

「咱們這兒都聽黑馬的，他剛才臨走的時候，曾經交代過，在他回來之前，任何人都不准離開。」

「包括我在內？」

「當然。」

「他根本就沒有把我當朋友，我爲什麼聽他的？」

吳魁一直就在懷疑馮仲達的身份，因此也就懶得敷衍，直截了當地說：「正因爲沒有把你當朋友，所以才不准你擅自離開。」

武林秘技

秘傳點穴絕招

海風

「點穴」這種絕技是國技當中最高級的一種，可以說是上乘的武功，因爲它含有神秘的感覺，練武之人，過度渲染，便使人發生特殊的感覺，以爲世界上沒有這種功夫，只是把特殊的打擊看做點穴。實際上點穴是有這種功夫存在的，它是少林寺裏面護身秘傳絕招當中的一種，不過，少林寺僧人眞正懂得點穴的並非很多，最重要的是指力有勁，身手不凡，然後有機會把這種功夫變成拳術，假如某一個人懂得穴道的所在地，但却沒有指力去實踐，或者他有足夠的指力點穴，却又因爲拳脚的功夫太過淺薄，跟別人交手，無法招架，那就根本上沒有機會點穴，故此，點穴必須跟功夫結合爲一個整體，不能夠單獨學習點穴。

還沒有說到點穴所用的絕招，先要講述少林寺練習點穴的方法，照武林中人所述，點穴之技，先從「拔樁」練起。

「拔樁」，即是把一條棍插入泥中的棍拔出來，如果那一條棍跟普通練武的棍相同，入地一尺，比較有點份量的人，都可以把它雙手拔出來，只用手指抓住棍身拔出那就不容易了，因爲棍的本身比較滑，很難着力，再者，僅用一隻手的五指抓住它，棍頭沒有給掌心壓住，那就更加不容易拔出來，每天分別用左右手練習拔樁，起碼經過半年之久，然後逐漸上力，到時能夠把腰勁也放到十隻指頭去非此不能夠點穴。跟拔樁同時練習的另外一招，叫做「抓罎」，這種功夫也是練指的一種，但却練習提勁。

所謂罎，即是瓦罐，較細的瓦器，叫做罐，較大的就叫做罎，普通是用來貯酒的，那種罎作爲練習指勁之用，不必貯酒，貯水已經能夠達到目的。

一個罎只需是由瓦器造成，但仍有多少重量，如果叫你把五隻指頭抓住罎邊把它拔起來，並不容易，倘若一定要你伸値右手或左手然後抓住它向上提升，那就不容易了，假如你的指掌稍爲有點斤両，罎子並非很大，就可以把它提高，那時你不妨每天把一杯水倒進罎裏，過了兩個月，那個罎子就貯滿了水，到時你仍然有本領把它平手拉起來，那就可以把臂力放在五隻指頭上面。

另有一法叫做「臥虎功」，它等於現時健身院的掌上壓，即是說，渾身挺直，以俯伏的姿態壓在地上，僅用兩隻手的手掌支持整個軀體的重量，然後一高一低，提高自己的軀體時，或者把它放下，都不能夠使膝頭接觸地面，那樣做是比較困難的，反之，如果膝頭也壓着地面，就容易得多了，必須揀困難的動作去做，然後能夠增加指勁。

「掌上壓」能夠使腰勁臂力和指勁同

時增加，健身院多數把它看做基本的健身運動，因爲它的目的只是想保健兼發展肌肉，故此僅用手掌去支持體重，並非用五隻指頭去支持它，如果練習爪功，就要改變一下，先用手掌壓地，練習到純熟之後，就改用指頭壓地，虎爪功只是做到這一點，已經達到目的，倘以點穴來說，那就必須更進一步，或者用鳳眼捶的方式去支持體重，即是說，左右兩隻手都是僅用食指的第二個指節骨壓地，僅憑那個小小的指節骨支持渾身體重，那是不容易的。更進一步，僅用左右手的食指或中指支持整個軀體的體重，那樣做當然是更不容易了，練習這種功夫，一定要有決心，如果能夠達到這個目的，僅用左右手兩指支持整個軀體的重壓，而且起伏多次，仍不覺倦，那時就有些份量，跟着使用另外一種方式把它的勁力收歛，化爲內勁。

化剛勁爲柔勁，必須練習一種古怪的練武功夫，叫做「戳燭」，即是說，燃亮了一支白蠟燭，然後用指頭，向它刺過去，恍如用刀殺戳，指頭不必接觸到燭光，但却可以利用它的一股勁風使燭光熄滅，當然是不能夠開始練習就達到目的，不過，時間拖長了，便有希望如願以償，如果能夠在距離燭光半尺的地方就利用由手指透出去的勁風把燭光弄熄，那就算是上乘的功夫。

也許你認爲用指頭接觸到一件物體所發生的殺傷力跟勁風所發生的殺傷力相似，不必小題大做，這種想法就大錯特錯了，因爲兩人相鬥，往往跟對方的要害相距不過兩三寸，但却無法傷害它，要是指頭有勁風，能夠打擊强敵，那就大不相同，舉例言之，用二龍爭珠的一招，平伸兩指，向對方的眼睛插去，此法未必生效，因爲任何人突然看見一團黑影撲近一雙眼，自動會退縮，但却不會退縮得很遠，假定相差兩寸，無法插中，指頭有勁風，就可以用勁風打傷他的眼睛。此外，有些穴道是氣門，給勁風所壓，也會受傷。這一類的情況，不勝枚舉，如果用指掌打擊敵人，當然比不上用勁風去打擊强敵。

所謂高手過招，往往是用勁風傷害別人的，練過戳燭這種功夫，大不相同，很容易就使敵人受傷。

同是穴道，因爲每一個穴道的損害程度不同，有些穴道十分重要，但却不是用手指能夠插傷對方的，有時要用到拳頭，又或用脚去踢，故此，各種穴道受擊的情形頗有分別，從少林寺裏面傳出來的大穴，一經受擊，就會「傷，殘，死，絕」，那些穴道，各種打擊的方法不同，寫在這裏，作爲一種參考，並非想使你們學習如何傷害別人，而是注意到那些穴道，盡可能的保護它，不至於受到敵人襲擊。

所有穴道都是從頭說到脚的，在頭顱最高正中的一處，稱做：「泥丸宮」，又叫「泥丸穴」，這一個穴道就要用沉重的拳頭打擊，最容易受傷的就是捱了一下掛捶，原因是頭頂正中的幾塊頭顱骨互相拼合，就算貼合得非常堅實，仍有一條縫，用掛捶的手法迎頭痛擊，打中那一條縫，便使顱骨破裂，或者沒有損害到顱骨，仍然會震動神經中樞，整個人的神志昏迷，登時倒下來，甚至有可能因此患了失憶症，以後無法恢復原來的記憶，迷迷惘惘，如在夢中。

少林寺有一招叫做「獨劈華山」，就是向腦袋正中最高的一處，用拳頭打擊的姿勢而言，使用的正是掛捶。

在人體各穴當中，頭部的穴道最爲重要，因爲腦袋是神經中樞。在後腦對準了鼻孔的一處，也是穴道，叫做腦戶穴，在額角左右兩邊的地方叫做太陽穴，這幾個穴道都是特別重要的，至於一雙眼，也是穴道，稱做「雙瞳穴」，即是兩個眼球，如果一雙眼睛給指頭插中，立刻暈倒，眼睛突出的話，便會喪生，故此在淸廷嚴禁武林中人使用二龍爭珠這一招。

第三個絕招叫做「三指禪」，即是把三隻手指伸出來，微微曲起，好像雀鳥的爪，這三隻手指是用來鎖喉的，在喉骨之下，發聲之處，有一塊軟骨，夾着氣管，如果把這三隻手指壓在氣管的左右兩邊，一齊用力，就會使人登時窒息，甚至喪生，而且因爲聲帶被壓迫的緣故，以後可能變啞，無法說話。

上述這三招，如果以普通人毫無武功的根底，照樣打出，未必使對方受害，反之，有了武功的根底，把這三個絕招連環打出，任何一招擊中對方，就使人受到重傷，故此它屬於少林的秘傳絕技。

少林寺點穴之法甚多，上述那幾個穴道，只是其中之一，作爲參考而已，如果說到特別厲害的穴道，有六十七個。

拳脚無情，有時錯手打中對方的大穴，使人傷殘喪生，或者給別人擊中了穴道，當時沒有異常的感覺，事後却捱不到三五天，便即發生變化，無法支持，故此練武之人，應該注意到穴道方面，盡可能的避免打擊它。

「如果我一定要走呢？」

吳魁臉色一沉，冷聲說：「如果你一定要走，大飛腿的腿，我的拳頭，以及八章魚身上的槍，都會集中起來招呼你。」

馮仲達突然閃電出手，兩根指頭戳向吳魁的胸間，他的動作快得出奇，吳魁自然無法閃躲。那兩根指頭剛剛一觸他的胸脯，他就昏了過去。

在吳魁身子癱瘓，還沒有倒地之前，馮仲達巳經一伸手將他捉住，嚷叫起來：「噯！噯！你怎麼啦？」

大飛腿和八章魚距離都很遠，根本就沒有看見馮仲達暗施手脚，聞聲趕過來，同聲問道：「怎麼啦？」

「跟我說話說得好好的，突然暈了過去。」馮仲達煞有介事地說：「你們一個人抬着他的頭，一個人抬着他的脚，別讓他身子碰着地，我去抓把草藥。」

大飛腿和八章魚在這個骨節眼上腦筋自然不會轉彎，立刻依照馮仲達的吩咐去作。大燈籠坐在壁角落裏練功夫練得正起勁，這邊發生了什麼事情，他似乎一點也沒有覺察。

馮仲達的步履很輕鬆，因爲每一個人在他的眼裏都不足爲畏。現在只剩下一個黑馬，大概也沒有問題，連「鐵腿銀槍」喬勝這種老江湖都輕易打發，黑馬又有什麼了不起？

他的步履輕鬆而快速，並非奔向宋莊，而是奔向自衞隊，磨盤鄉他曾經來過，自衞隊在什麼地方，他自然非常清楚。

在這條小路上，也有一個人正以全速向他奔來。是黑馬。

天巳向晚，暮靄漸合，昏鴉在頭頂聒絮而過，二人在這種情況下窄路相逢，的確有幾分肅殺的味道。

但是，馮仲達却笑了：「黑馬，有什麼緊要的事跑得這樣急呀？」

黑馬似乎竭力在使他心中的隱密深藏不露，畢竟他的年紀太輕，火候不到，還是禁不住在目光中流露出來。

那種目光雖是一閃即逝，仍然被馮仲達捕捉到了。

「黑馬！是不是老喬出了意外？」

「走，咱們到玻璃房子去細談。」

「你先回，我得到前面路口上去一趟，有兩個伙計在那兒等我，超過了預訂的時間會引起誤會。」

「那麼，我陪你一起去。」

「行！我是個生面孔，走在路上會令人起疑，有你陪着最好。」

「對！你帶路。」黑馬故意落後一步。

馮仲達竟然毫不疑心地走在前頭，很快就到了前面的大路口，不過，那兒並沒有人。

天色更暗，夜風巳起，肅殺的意味更濃厚了。

馮仲達並沒有裝模作樣地找人，他在路口站定，背着身子，緩緩地說：「黑馬，四野無人，咱倆該推心置腹地談一談了。」

黑馬不禁一楞，就顯然是他沒有料到的一個轉變。

馮仲達緩慢地轉過身子，以溫和的語氣說：「你的遭遇我完全明白。三年前被人揑誣下獄，心愛的蓮姑投進了別人的懷抱，老母含恨而歿。如此血海深仇若不報，那簡直就不算是男子漢了。」

黑馬猛地打了一個寒噤，沉叱道：「你到底是幹什麼的？」

「一個你從來不識的朋友。」

「朋友？」在黑馬的眼中，馮仲達是一尾毒蛇，是一頭狐狸，他不自禁地，向退後了一大步。

③（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紅蝙蝠（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下三大名捕之一的查四，自大名府南下，追踪大盜紅蝙蝠，直至鎭江，查四在崔北海的藏珍閣上預置大名府留守司甘巍作爲向朝中太師壽禮的二盒名貴珍珠，查四親自監視，並派鎭江捕快等四下埋伏，那晚紅蝙蝠果來偸竊，得手後，遭查四等圍捕，但紅蝙蝠藉高强武功和狡猾鬼計，終於携贓逃去，查四追之不及，路上遇沈勝衣，將情形說出，邀沈同往專收購賊贓的錢如山家，紅蝙蝠果先一步將一盒珍珠出售予錢如山，查四將珍珠來歷說出，要錢如山交還，錢如山大嘆倒霉，血本無歸——

湖中演暴劇　岸畔鬥死生

「無論如何總好過抄家！」查四冷冷的一笑！

錢如山臉都白了，趕緊將那盒子推到查四面前，試探着問道：「這一來，我是否就可以置身事外？」

「沒有這麼簡單！」

錢如山懼然變色，矯舌道：「不成還要我上公堂？」

「有這種需要亦未可知。」

錢如山混身的氣力一時間彷彿完全崩潰，癱軟在椅上，喃喃道：「我傳家寶訓，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不想到就壞在我手上。」

「這種思想最要不得！」查四連連搖頭。「個個抱着這種思想，一旦有疑難需要解決，有誰來幫忙我們？」

「幫忙？」錢如山一怔。

查四頷首道：「屆時我們也許需要你的幫忙，譬如說認人之類。」

「原來你是指那回事……」錢如山這才鬆過口氣。

查四道：「你令我好做，我似也沒有爲難你的道理。」

錢如山趕緊道：「可不知我還有什麼可以做得來？」

「眼前就已有一件。」

「我正在恭聽。」錢如山的說話態度，前後簡直就判若兩人。

他倒不是畏懼查四，只是畏懼查四的三座靠山。

沈勝衣，大名府留守司甘巍，還有那當朝太師，三個人一個他都開罪不得。

年輕的時候他也練過武功，雖然闖不出什麼名堂，見識眞還少不了，沈勝衣那一劍入眼，再看呂羅漢，宋金剛兩人的表情，他便知自己這兩座靠山加起來，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好漢不吃眼前虧，這道理他還懂得。

眼前麻煩人，日後同樣麻煩。

他雖然有錢，並沒有勢，甘巍，當朝太師的官顯然還不小，勢顯然也很大，富不與官爭，這道理他更就早已穩記在心。

所以他只有忍痛讓步，澈底讓步。

查四的面容隨而放寬，接問道：「我只想清楚一下賣這一串珍珠給你的那個人。」

「對於那個人我倒知道多少。」

「你跟他莫非本來就認識？」

「嗯。」錢如山思索着道：「說起來是四

五年之前的事了。」

「你們怎樣認識的？」

「還不是因爲這種交易。」

「四五年之前他就已經是一個賊？」

「只怕那之前更前。」錢如山一頓。「我做事向來小心，恐防是官府中人，當時曾經着人去摸清楚他的底子。」

「哦？」查四的眼瞳一亮。

「以我們所知道，他並不叫紅蝙蝠。」

「紅蝙蝠只是一個綽號，一個標識，只要他喜歡，就叫做綠蝙蝠，黑蝙蝠亦無不可。」

「他本來姓尙……」

「尙仲文？」

「原來你已經調查清楚。」錢如山大表詫異。

查四淡笑道：「盡你所知道說下去。」

「不錯他說叫做尙仲文，是何寡婦的義子……」錢如山說着忽的皺起了眉頭，好像一時間記不起什麼，不知如何接下去。

宋金剛一旁即時趨前問道：「這件事是我經手，老闆，讓我說下去好了。」

「嗯。」錢如山點頭同意。

宋金剛接下去道：「何寡婦本來是這兒一個很有錢的女人，已死了很多年……」

查四截口問道：「多少年？」

「十年怕也有了，她並無子女，祇在生收養了兩個義子，一個義女，計年齡分了長幼，她死掉的丈夫就姓尙，所以替他們取名尙仲文，尙仲武，尙孌孌……」

「你記的倒也清楚。」

宋金剛悶哼道：「那兄弟兩個後來與我們都有交易，至於尙孌孌，這名字比較罕見，不覺也記上了。」

查四沒作聲，似乎亦滿意宋金剛的解釋。

宋金剛接道：「他們兄妹三個除了那個妹妹，兩個哥哥無不一肚子壞水，大概不是親兄弟之故，自小就勾心鬥角，勢同水火，到何寡婦一死，兄弟兩更因爲爭家產彼此反目，見面不識。」

「那家產爭成怎樣？」

「據講是人各一半，却都不過兩三年光景全清了。」宋金剛冷笑一聲。「那之後兄弟兩全都是上了那條路，才跟我們打起交道來。」

「一直到現在？」

「不，他們兄弟雖然都一身本領，又善於隱瞞，但百密一疏，後來還是給官府中人識破行藏，通緝歸案，大概知道在這裏不能再立足，這兄弟兩個終於先後離開，那是三年多之前的事情，由那時開始，便沒有再看見他們兩人，一直到今夜，才見到尙仲文這個大哥。」

「其間你們並沒有通過信息？」

「我們並不是朋友！」宋金剛冷笑。

查四轉問道：「那個尙孌孌又怎樣？」

宋金剛沉吟着道：「對於這一個妹妹，那兄弟兩個倒也不錯，給她留下了一幢莊院，而且一直也沒有動過那一幢莊院的念頭。」

「那一幢莊院現在如何？」

「不知道。」宋金剛搖頭。

「尙孌孌當時何以爲生？」

宋金剛一再搖頭。「我所知道的經已盡說，既非親，亦非故，摸清楚那兄弟兩個的底細就是，管得那許多？」

「那麼那一幢莊院在什麼地方？」

宋金剛想了一下，道：「要是我記憶不差，應該在近城南郊，那一帶的莊院並不多，不難問出來，這是指三四年之間人事並無變遷而言。」

查四點點頭，環掃一眼道：「三位合作，很幫忙，查某人却很抱歉，因爲就祇得一聲多謝。」

「查捕頭客氣了。」錢如山勉强地張開笑臉。

「今夜的事情，就到此爲止。」查四站了身子。

錢如山旋即問道：「我們什麼時候能再見面？」

查四一面取出那一個盒子一面笑應道：「你眞的還想跟我再見面？」

「假的。」錢如山又歎了一口氣。

「以後怎樣，以後再算，我們現在可要告辭了。」

錢如山隨即一揮手。「金剛替我送客！」

宋金剛應聲過去打起一個燈籠。

查四這邊亦同時右手一擺，衝着沈勝衣一聲：「沈兄，請！」

對於沈勝衣，查四倒也很尊重。

沈勝衣忙亦長身一聲：「請！」

他們兩個人來的時候是摸黑越牆而入，這下離開，却是在宋金剛的燈照下由正門堂然而出。

燈一直送到門外。

× × ×

夜更深。

牆頭風如刀。

月色在天邊。

門外長街的青石板已無月色。

走出了燈光，踏上了長街，查四才鬆一口氣，忽一聲：「抱歉！」

沈勝衣應聲一笑。「你一直還在懷疑我這個沈勝衣是否冒名頂替？」

「現在已肯定。」

「以我過往的經驗所得，幹捕頭的人大都疑心很重。」

「疑心不重的人根本難以勝任捕頭這個職位。」

「那麼說，能够成爲名捕的豈非天生就是一個很多疑的人？」

「你並沒有說錯，一懂得人事之後，我便終日疑心這，疑心那，也所以老早我便已知道，除了這種工作再沒有其他工作適應我！」查四歎了一口氣。「這樣子多疑，並不是一件好事。」

「也不是一件壞事，最低限度你就不會像我那樣竟讓一個冒名頂替的人從容在眼前出入，殺人！」

「但你也不會像我那樣不時得罪朋友，正如這一次。」

沈勝衣回心一想，不由失笑道：「當時我已經奇怪，好像你這種名捕，怎會如此輕易就信任一個素未謀面的人，並與他出入，及至先刻你連聲鼓勵那三位找我印證一下，我才知道是什麼回事。」

「那一來我既能够開解自己的疑團，心中又可以清楚對方的實力，正是一舉兩得，就祇有麻煩了你這位朋友。」

「做你的朋友的確麻煩。」

「所以我說抱歉，當然還得再說一聲多謝。」查四撫掌道：「今夜要非有你在身旁，這件事眞還沒有這麼容易解決，先刻你也看到的了，他們已有意思殺人滅口！」

「好像那種人，其實，你盡可以着人抓起來！」

「這說是簡單，做起來可不容易。」查四微喟道：「我初來這裏，才不過幾天，便查出他們私底下幹的是什麼買賣，那其實還是衙門中提供的消息，這你說這裏的高層官吏是否有可能不知情？其間是必然有很多微妙的關係，以我的身份，動得了他們？別說遠，就對方來說，要不是威迫利誘，相反迫緊了他們，不容他們有轉圜的餘地狠起來先將那一串珍珠連盒

子一並毀了，我就完全沒有他們的辦法，拿人贓，再沒有證據，在公堂之上，證據可絕對不能缺乏！」

沈勝衣聽着不由的直搖頭。

查四亦自搖頭道：「就連我本人，很多時，瞧不慣那許多形式規矩，沈兄笑傲江湖，快意恩仇，想必就更瞧不慣的了。」

沈勝衣微一頷首，轉問道：「我們現在又怎樣，先往城南郊去找那尙孌孌？」

「本來這不必着急，但現在這個時候，我卽使想請你喝一杯也不成，祗好動身了。」查四一面的歉意。「要你整夜奔波，實在過意不去。」

「這又是什麼說話。」

「我是說這事情畢竟與你並沒有關係，你盡可以自顧找一個地方去休息一下。」

「事情既然已經開頭，總不能就此罷休，況且，我們豈非早就說好了？」沈勝衣一笑放步。

查四忙跟上，隨轉過話題：「宋金剛所說的確是事實，尙仲文這一次回來，說不定也會到他妹子那裏走一趟，問題這個人相當狡猾，尤其是經過今夜，是必然更加小心，我們調查到的，可能他亦已顧慮到，這一去也許我們又撲空！」

「但祗要他曾經到過，不難就留下多少綫索，巧的話碰在一起亦未可知。」

「所以這一去還是非去不可！」查四忽一皺眉頭。「尙孌孌方面，我們也不能樂觀，義兄妹到底也是兄妹，除非她深明大義，否則我們就別奢望她合作。」

「這一點我倒不担心。」

「哦？」查四奇怪的望着沈勝衣。

沈勝衣笑道：「以你的聰明，以你的口才，我並不以爲你這位大捕頭，到時會想不出辦法。」

查四也笑，苦笑。

沈勝衣仰天望了一眼，接着又道：「長夜已將盡，我們到達南郊之際，應該已是拂曉時份。」

查四不覺亦抬眼望天。

天一如潑墨。

黎明之前的片刻，永遠是最黑暗的時候。

× × ×

鎭江江山如畫，鎭江城的南郊，更就是一幅最好的山水畫。

宋朝大畫家米元章的繪畫作風據講便出於鎭江南郊山色的影响。

事實特別在雨天，欣賞鎭江的南郊簡直就像是欣賞一幅米畫。

烟霧迷濛的拂曉也是一樣。

沈勝衣查四現在就走在這一幅米畫之中。

附近有田地，有農家，雖然還很早，田地上已有人在工作。

農家不單止勤勞，更懂得充份利用每一天的時間。

果然一如宋金剛所說，人事祗要還沒有變遷，隨便找個人一問，不難就問出尙家莊的所在！

尙家莊並不大，蕭條得就像是一幅褪了色的扇面，雖然褪了色，還是很可愛。

莊外一溪流水，莊內滿院梅花。

一株梅花樹前幽幽的站着一個女人。

莊院的大門半開，沈勝衣查四一來到門外便發現了那女人。

那女人一頭秀髮烏黑發亮，中間分界瀑布一樣披落在胸前，背後，相貌，算得漂亮，而色却青白非常，驟看來，就像是一張碧玉彫出來的臉譜！

好像這樣的一張臉，本來就已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美感！

那種美是類似妖異的美。

那女人混身上下，就簡直在散發着一股妖氣。

她還很年輕，從外表看來，絕不會超過二十五歲，却絲毫靑春的氣息也沒有，彷彿已飽經滄桑，人雖然未老，心已老。

她的衣衫單薄，身子同樣單薄。

風很急，很冷，她却沒有在風中顫抖。

她的胸膛挺得很高，腰肢挺得很直，就好像在表示了她絕不會在風中低頭。

在她的腰左邊，掛着一支長劍，她的一隻右手正握在劍柄之上！

她的劍似乎已準備出鞘！

在她的面前並無敵人，祗有一株梅樹！

她的目光，落在那一株梅樹之上，充滿了怨毒，充滿了憤怒！

那一株梅樹莫非也是她的敵人？

沈勝衣查四大感詫異，不約而同，住了脚步。

劍幾乎同時出鞘！

喀刷的一聲，那一株梅樹在劍光之中變成兩截！

那女人的目光旋卽落向梅樹的斷口，祗一眼，搖頭忽然一聲歎息，將劍挑起，目光亦轉，落在劍鋒之上。

一個語聲卽時從她身後傳來。「劍鋒已够鋒利，祗是姑娘手上所用的力道還未能恰到好處。」

那女人一驚轉身，轉身，發覺身後不遠的地方負手站着兩個人！陌生人！

「你們是什麼人？」她連隨一聲輕叱。「誰讓你們進來這裏？」

沈勝衣應道：「我們是自己進來的，門並沒有關着。」

那少女冷笑道：「沒有關着就可以隨便進來的了？沒規矩！」

「方才我們已將門拍過，不過姑娘全神練劍，並未在意。」

那女人悶哼一聲，轉問道：「你們要找那一個？」

「尙孌孌姑娘！」

「找我？」那女人當場一怔。「我可不認識你們！」

那女人竟然是尙孌孌！

沈勝衣查四同樣意外。當場亦怔住。

尙孌孌看在眼內，又一聲冷笑。「似乎你們也不認識我？」

沈勝衣查四祗有點頭。

尙孌孌冷笑接道：「找我什麼事？」

沈勝衣沉吟着道：「我們……」

我們兩個字才出口，尙孌孌已打斷沈勝衣的話說：「先說你是那一個？」

「在下沈勝衣……」

尙孌孌又是一怔。

沈勝衣跟着就想介紹查四，但還未出口，尙孌孌已先問道：「那一個沈勝衣？」

這樣的問題沈勝衣一時間，不知如何回答，旁邊查四正要替他回答，尙孌孌已又問道：「西溪會戰三殺手的那一個？」

沈勝衣反問道：「你也知道那回事？」

「還有很多關於你的事情我都知道。」

「哦？」沈勝衣實在些奇怪。

「外面很多人都在說你，我曾經外出走過幾趟。」尙孌孌說着上上下下的打量了沈勝衣好幾眼，冰冷的面上忽然出現了笑容！

這一笑好比陽光乍放，陰霾盡散。

她笑的時候比不笑的時候更漂亮。

她笑着接道：「據我所知你不單祗是人們口中的英雄，還是不少女孩子的深閨夢裏人，

我雖然沒有份兒，但能够見到你，也是高興得很。」

沈勝衣祗有回報笑容。

尙孌孌接又說道：「祗可惜你來晚了一步，否則我說不定要拜托你一件事情。」

沈勝衣奇怪問道：「什麼事情？」

尙孌孌笑道：「那件事情我現在已有了解決的辦法，不說也罷。」

沈勝衣祗好閉咀。

尙孌孌連隨又說道：「儘管如此，我一樣歡迎你。」

查四一旁不由歎了一口氣，揷口道：「我現在才知道做大俠這麼受歡迎。」

尙孌孌瞟了查四一眼，說道：「你這位又是……」

查四笑截道：「我這位可不比那一位，向來都不受人們歡迎！」

「是麼？」尙孌孌信口問道：「貴姓？」

「姓查，查四！」

尙孌孌面色微變，脫口道：「大名府的總捕頭查四？」

查四詫異道：「你也知道我？」

「才聽人說過不久。」

「多久？」查四追問。

「片刻之前！」

「那個人是誰？」

「尙仲文！」這名字出口，尙孌孌的面上已不見笑容。

「也就是你的大哥？」

尙孌孌悶哼。

查四急問：「他人呢？」

「走了！」尙孌孌的目光轉向那邊大門。「那門就是因此打開。」

「走往何處？」

「沒有說。」

「這可是當眞？」

「相信不相信在你！」

查四沉聲說道：「尙姑娘，希望你跟我合作！」

尙孌孌冷冷的說道：「不相信就別再來問我！」

查四一頷首，轉問道：「你可知你那個大哥就是紅蝙蝠？」

「知道！」尙孌孌的語聲更冷。

「你也知道他做過什麼事情？我爲什麼追緝他？」

「知道！」

「你怎麼知道？」

「先刻他跟我什麼都說了。」

「他到底說了什麼？」

尙孌孌的語聲，和面容又回復冰冷。「十九都是廢話，祗有一句例外！」

「那一句？」

「官府卽使找到了他，也沒有辦法定他的罪名！」

查四一聲冷笑！「未必！」

「未必？」尙孌孌亦自冷笑。「他行事之時例必幪面，有那一個可以指證他尙仲文就是紅蝙蝠？」

「沒有。」

「他取去的全都是無從識別的珠寶玉石，便立卽脫手以防萬一，那就算官府方面找來所有曾經與他交易過的人，亦無法證明他賣給那些人的東西是偷盜得來，並非自己所有，再講那些與他交易過的人本身就已成問題，又怎會衷誠跟官府合作？」

查四絲毫不動容，道：「祗可惜這一次他取去的是有記認的東西。」

「我知道那是一盒兩串珍珠，其中的一串已落在錢如山的手上。」

尙孌孌知道的事情實在不少。

查四點頭道：「這之前我們已經見過錢如山。」

「否則你們又怎會這麼快就找到來這裏？」尙孌孌的臉上忽的露出了揶揄之色。「既然是有記認的東西，錢如山又豈能不屈服在兩位的面前？」

查四祗有點頭。

「以我的推測，錢如山當時一定表現得很害怕，忙不迭的將那一盒珍珠交到兩位的手上，而且很合作，儘量提供兩位有關尙仲文的事情。」

沈勝衣查四奇怪的望着尙孌孌，似乎想不透她爲什麼推測得到那許多。

尙孌孌一看這兩人的神色，亦知道自己所推測並沒有錯誤，忽一聲冷笑，瞟着查四道：「查大人收下了。」

查四嗯的應了一聲。

尙孌孌當場又是一聲冷笑。「風聞查大人是天下三大名捕之一，這一見，却令我失望得很！」

查四一皺眉，道：「請姑娘指教！」

尙孌孌也不客氣，道：「尋回了失物，又知道尙仲文很多的事情，查大人想必認爲相當成功，不枉一行的了？」

查四默認。

尙孌孌那臉上的揶揄之色更濃。「只不知查大人有沒有想到那一來就不能再迫使錢如山就範，卽使尙仲文被捕，在再無其他證據之下，亦難要錢如山出面對質？」

查四一怔。

尙孌孌接道：「錢如山不肯作供的話，查大人又能將尙仲文怎樣？」

「只要肯費心思，辦法總會有的。」

「我知道查大人是一個聰明人，但他們也不是呆子，據我所知，他們不單止聰明，而且都很狡猾，還有更重要的一點，他們現在都很富有。」

「這又如何？」

「有一個故事不知查大人有沒有聽過？」

「你說。」

「宋朝有一個張延賞，在朝中主掌度支，當時發生了一件寃獄，涉及張延賞，司馬光負責此事，召吏嚴誡，限令旬日了事，那知第二天，司馬光的案頭上就出現了一張小帖子，寫着『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司馬光大怒，更促吏追究，第三天，小帖子又來了，寫着『五萬貫』，司馬光更怒，限令卽速了結，第四天，又發現帖子，寫着『錢十萬貫』，這一次，司馬光終於加以考慮，暫不追究，左右問他的原因，你可知他怎樣說？」

「錢至十萬，通神矣，無不可爲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止！」查四歎了一口氣，道：「姑娘所說的，原來是『錢可通神』這一個典故。」

尙孌孌接道：「好像司馬光這種大賢人尙且受金錢的威脅，而迫至改變初衷，其他的更就不用說了。」

「姑娘這是說他們有這種能力？」

「也許還未足，不過這附近據我所知，司馬光那種官連半個都沒有。」

查四忽一笑，道：「姑娘也許還未知道那兩串珍珠是大名府留守司甘人準備送給他那個岳父，也卽是當朝太師的禮物。」

尙孌孌不爲所動道：「我不知你口中這兩人有多大勢力，我只想知道你以甚麼理由將尙仲文拘捕，押解大名府又如何向上頭交代！」

查四的面上仍帶笑意。「尙仲文的身上還有一串珍珠。」

尙孌孌冷冷截道：「那你最好就趕快求神

拜佛，保佑那一串珍珠就留在尙仲文的身上，一直等你尋到他抓住他仍未出賣！」
查四這才眞的歎了一口氣，面上那裏還有笑容。
尙雙雙仰眼望天，接又道：「完美的犯罪必須具備兩個條件，那就是完整的計劃和眞正的逍遙法外，這一點，似乎已做到，他也自以爲做到！」
查四沈勝衣怔怔的望着尙雙雙，怔怔的聽着。
「其實，他並未做到！」尙雙雙還有說話。「最低限度，就有一個人隨時可以要他難逃法網！」
查四脫口道：「誰？」
「我！」尙雙雙的面上突然浮現出一種很陰森，很恐怖的笑容。
查四沈勝衣都看得很淸楚，不約而同地打了一個寒噤。
尙雙雙笑接道：「祇可惜我並不想將他交給官府，祇想親自殺他！」
沈勝衣查四當場瞠目結舌。
尙雙雙旋即縱聲狂笑。
好可怕的笑聲！
那簡直就像是蝙蝠的尖叫！
沈勝衣查四一刹那祇覺得如同墮身冰窖！
笑聲很快停下，尙雙雙的一張臉亦同時回復正常。
這女人實在奇怪。
沈勝衣忍不住說了一聲：「他可是你的哥哥！」
「我沒有哥哥，是個孤兒，六歲的時候，父母雙亡，沒有人照顧，乞討度日，二月天，在街頭病倒，給何寡婦救回，收了做養女！」
「我們已知道你們兄妹三人全都是何寡婦的養子養女！」
「如果再給我選擇，我却寧可在當時病死頭！」尙雙雙的面上倏的浮起了一抹凄凉已極的神色。「有很多說話，在一個女人，本來難於啓齒，但好像我這個女人，早就已沒有所謂羞恥之心，又是那個脾氣，想到了甚麼就說甚麼！」
沈勝衣查四沈默了下去，他們已想到尙雙雙要說的一定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情。
「你們都已經知道的了，尙仲文尙仲武與我三個人完全沒有血統關係，有很多事情都不必顧慮，事實他們兩個，根本就沒有顧慮甚麼，何寡婦一死，更無人可以管束他們，那一夜，尙仲文帶醉走入我的房間……」
沈勝衣忽一聲輕咳，打斷了尙雙雙的說話，却問道：「他將你毁了。」
這一問，省去了尙雙雙很多不易出口的說話。
尙雙雙感激的望了一眼沈勝衣，慘笑點頭。「當時我祇得十六歲！」
十六歲還祇是一個大孩子。
沈勝衣查四不禁一聲微喟。
尙雙雙慘笑接道：「知道了這件事，第二天的晚上，尙仲武亦到來，那之後，每一晚，……有時候，甚至同一晚我要應付他們兄弟兩人！」
果然是不尋常的事情！
沈勝衣祇聽的一張臉鐵靑，查四亦聽的切齒咬牙。
「那一種痛苦，那一種恐懼，我說不出來，祇知道當時我想過尋死，但還是活下去，我要報復！」
一說到報復，尙雙雙的眼中彷彿便有火焰燃燒起來！
她恨恨的接道：「一有了那個念頭，我就開始想辦法，我想到下毒，祇可惜找到毒藥的時候，他們已因爲官府通緝遠離這裏，不過不要緊，遲早總會回來的，現在不是回來了？」
沈勝衣脫口道：「你準備用毒？」
尙雙雙道：「如果我還有這個打算，方才已經是機會！」
「你沒有……」
「沒有，這正如我曾經打算找你沈大俠主持公道，現在，見到沈大俠你，却又打消了念頭！」
「我記得方才你說過我來晚了一步，你已有了解決的辦法。」
「嗯！」尙雙雙忽的又挑起了手中劍，目光又落在劍上。
「用毒欠光明，用劍的確比用毒更好，你可是要用劍來解決？」
「也許！」
查四一旁突然揷口道：「這三四年間我想你在劍上已下了不少工夫。」
「嗯，」尙雙雙挽了個劍花，回劍入鞘！
「坦白說，憑你的武功，還不是尙仲文的敵手！」查四輕歎道：「即使你僥倖成功，不爲人所知猶可，否則祇怕你難免牢獄之災！」
「嗯？」
「要知道尙仲文一旦死在你劍下，正所謂死無對證，你片面之詞祇怕起不了作用！」
尙雙雙格格笑道：「不說那麼遠，就現在，我相信你兩位還在懷疑這片面之詞！」
「其實姑娘應該在當時告入衙門！」
尙雙雙道：「當時我甚麼也不懂，也沒有人肯帮我！」
查四一再輕歎道：「事隔這麼多年，明知是事實，我就算替你伸訴，將他拘捕，他矢口否認的話，你我祇怕也無法可施！」
「所以我自己採取行動！」
「以姑娘來說，這無可厚非，但站在官府的立場，却是一種犯罪性的行爲，此外姑娘還得要注意三件事情！」
「那三件？」
「第一要一擊卽中，第二要絕對秘密，第三尙仲文之外尙有尙仲武！」
「那以你查大人的意思，應該怎麼樣做才對？」
「最好就是與我們合作，先將尙仲文拘捕歸案，至於尙仲武，我想也不是甚麼好東西，現在或者又在甚麼地方胡作非爲，正所謂天理循環，遲早亦難逃法網！」
尙雙雙沒有作聲，看樣子似乎在考慮。
查四笑接道：「姑娘方才雖然否認，我却敢說對於那尙仲文的下落姑娘多少都有一點頭緒！」
尙雙雙終於點頭。
「他如何再與姑娘聯絡。」
尙雙雙猶疑了一下，道：「無錫縣城西面的五里湖可有印象？」
查四頷首。
「三日後的中午他在五里湖畔的黿頭渚等我！」
「三日後？」查四皺起了眉頭。
尙雙雙眼珠子轉了轉，道：「你放心，我看他對那一串珍珠一副愛不釋手的樣子，準會留在身旁！」
查四大喜道：「這最好不過！」
「他本來準備就此洗手，附近住下來，但給你昨夜一嚇，又變了主意，這三天是去打點一切，黿頭渚會面，大概要帶我離開，機會不可再得，查大人你好自爲之！」尙雙雙一聲冷笑。「到時你查大人如果失手，我這條命就送定了，知道這件事的祇有我，以他的性格，絕不會放過出賣他的人！」
查四一怔。「姑娘還要去？」

「不見我，你以爲他會現身？」
「那麼我們就追在姑娘後面！」
「除非有把握沿途不露痕跡，否則的話我以爲最好就不要動這個主意，他這個人非常狡猾，非常機警，一給他發現休想他露面！」
查四沉吟道：「這看來我們惟有預先趕到黿頭渚附近埋伏等候！」
「祇有這個辦法！」尙雙雙的目光忽的轉向大門那邊。「你們自己決定，不過現在請你們趕快離開，我不想這就引他的疑心！」
查四的眼睛一亮，道：「你是說他可能轉回來？」
「難道沒有這個可能？」
「這我們離開好了！」
「可別在附近逗留！」尙雙雙伸手門外：「也別忘替我關上門戶！」
看她的動作，簡直在下逐客令。
沈勝衣查四祇好離開這梅花小院。
×　×
門外，有幾棵梅花，還有一溪流水。
朝霧凄迷。
沈勝衣查四朝霧中無言漫步溪旁。
走了一段路，查四終於第一個開口。「你覺得那個尙雙雙怎樣？」
「可憐！」沈勝衣微喟。
「他的說話你完全相信。」
「沒有那種事，又豈會那麼說，要知道那並不是一件値得引以爲榮的事情，怎麼？你懷疑？」
「我祇是懷疑三日後黿頭渚的約會！」
「那你打甚麼主意？」
「去，祇有去！」
「這是惟一的綫索。」
「本來還可以追踪尙雙雙，但我不能冒這個險，這綫索如果也斷去，一切便將從頭再做起！」
「好在三日之後便知分曉！」
「三日！」查四却歎了一口氣。
「又不是三年，你歎氣甚麼？」
「在我的感受，這三日好比三年！」
「哦？」沈勝衣奇怪的望着查四。
「等待的滋味往往就是如此！」查四忽然又笑了起來。「不過有所待總好過無所待！」
沈勝衣無言。
有所待不錯總好過無所待，但所待並非自己所待，祇怕更不是滋味。
查四笑着接又道：「好在黿頭渚那個地方，眞不錯，坐在那兒欣賞太湖的風帆沙鳥，亦未嘗不是人生樂事。」
沈勝衣頷首一笑，忽然道：「你這是聽人說的還是自己有此經驗？」
「我經過那兒一次，」查四道：「祇可惜那一次我公務在身，根本沒有閒心，也沒有閒暇坐下來。」
沈勝衣笑道：「這一次你雖然已有閒暇，恐怕一樣並無閒心。」
查四不答祇笑，苦笑。
×　×
有人說，欣賞太湖最好的地方一共三處，一處在無錫，兩處在蘇州。
蘇州的兩處，一是在靈巖山頂，居高臨下而遠眺，雲烟孕育，天水蒼茫，一是在香雪海往聖恩寺的途中，在卽將到達聖恩寺之前，轉彎抹角，幽幽地從松林間偷眼太湖一角的波光，淸麗絕倫。
無錫的一處，卽在黿頭渚。
黿頭渚就在無錫縣城城西，太湖湖濱，那兒有一塊很大的石磯，延伸入湖裏，與黿頭相似。
坐在黿頭渚石磯之上，正對着白茫茫一片的太湖三萬六千頃，有名的太湖三十六峯，盡在眼前，近的很淸楚，遠的祇隱隱約約，濛着一層烟雲。
山與雲接，雲與天接，天與水接，風帆參差，沙鳥上下，遊目騁馳，心胸開展，豪情飛越，這種境界，也祇有身歷其間，才能領悟得來。
沈勝衣的散髮已用一條錦巾束起，衣服亦換過了一襲錦綉長衫，腰間雖則一樣配着劍，看來，祇像一個到處遊山玩水的貴介公子。
在他的身旁，少不了一個僕人。
看樣子，那個僕人已老大一把年紀，却幾乎不見老態，腰身簡直就標槍一樣。
沈勝衣無意回頭看了一眼，不由得歎一口氣。「你這腰背可不可以佝僂起來？」
「可以是可以。」那個老僕人應聲佝僂了腰背。「祇可惜，一忘形便又挺直，幾次都是這樣，到底不習慣。」
話口未完，那個老僕人的腰背又開始挺起，沈勝衣看着直搖頭。「我看你根本就不像一個老傢伙。」
「你淸楚我的底細，有了一種先入爲主的觀念，除非十足相似，否則在你的眼中看來還是不像，別人可不是這樣，老當益壯的老傢伙事實也不少！」
「老僕人就少了。」
「無論如何，尙仲文那隻紅蝙蝠總不會認得出我就是查四！」
「我記得你說過三年前曾經親手拘捕過他一次！」
「事隔三年，我就不相信他還記得那許多，也眞有這種本領，祇聽語聲，祇有擧止，就知道我的本來身份！」
「如果他聽到你現在這番說話，一定知道你是查四！」
「那個當然，問題是黿頭渚之上現在就祇得你我兩個人！」
「這季節本來就不是遊山玩水的季節。」
「剛才還有幾個遊人，先後可都走了。」
「他們可不像你我，早就塞跑了肚子，」
沈勝衣仰眼天望，微喟道：「是時候的了。」
查四頷首道：「尙仲文卽使未來，尙雙雙也應已至。」
「方才那幾個遊人，可有値得懷疑的地方沒有？」
「看不出。」
「以你大捕頭目光的銳利，經驗的老到，那幾個遊人是必沒有問題，我們這就祇有等下去。」
「你可是感到有點兒不耐煩？」
沈勝衣搖頭。「我這個人的耐性，一向很好。」
「我也是。」查四摸了一下頷下的鬍子。「就祇有這張人皮面具，戴在面上滿不是滋味，老想趕快將它剝下來。」
「這張人皮面具你那兒得來？」
「前些時，我抓住了一個擅長易容的採花賊，看見得意，以後難保亦有用得着的地方，就將他那幾張人皮面具給自己留下了。」
「哦？」沈勝衣一笑。「落在你手上的盜賊可也不少。」
「也不多，那種人大都非常狡猾，要拘捕他們，往往得化上三四個月，就像現在這個紅蝙蝠！」查四輕歎道：「一個人的時間到底有限。」
「那該說，好像你這種捕頭實在太少。」
「並不少，祇不過，大多心有餘，而力不足！」
沈勝衣無言頷首，這一點他還不難明白。
查四隨口道：「有人說這種工作乏味，其

實正相反，不單祇充滿刺激，而且不時有機會到處遊山玩水，最低限度，欣賞當前這個太湖最好的三個地方我都已一一到過。」

「這最好的三個地方你認爲那一個才是最好？」

「香雪海到聖恩寺的那一段路。」

沈勝衣淡笑。「我也是這個意思，這就正如欣賞絕色的美人，從側面，有時比從正面更好看得多。」

查四連連點頭道：「其次似乎得數黿頭渚這裏。」

「嗯。」沈勝衣並無異議。

查四的目光轉落湖上。「黿頭渚前面這個湖，據我所知祇是太湖支湖，叫做五里湖。」

沈勝衣應道：「這個五里湖的名氣也很大，春秋越國大夫范蠡與歷史上的第一美人西施蕩舟五里湖這件事，到現在還傳爲佳話。」

「可惜現在還不是遊湖的季節，否則你我就不難見到一雙雙一對對的少年男女在效法那西施范蠡。」查四忽的笑了起來。「那也好，總比效法西施捧心來得有情趣。」

「你也不必可惜。」沈勝衣應聲亦自笑了起來。「那不就是來了。」

查四順着沈勝衣所指望去，就看到遠遠的湖那邊蕩來了一葉帶篷的輕舟，在舟上的正是一男一女。

那女的青衣披髮，那男的藍布衣裳，人各一槳，催舟蕩向黿頭渚這方。

沈勝衣多看兩眼，不由就脫口叫道：「那女的是尙雙雙！」

查四經已留上心，聽得說眼矑更是銅鈴一樣睜大，他的目力顯然不如沈勝衣，但那一葉輕舟繼續接近，終於他也看清楚了。

「那果然就是尙仲文！」這句話出口，查四的一張臉已冰結。「看來是改了計劃，好在我們先已預備了一葉扁舟，必要時盡可以追到湖上！」

「看樣子，他們好像要划來這裏！」

話聲甫落，那一葉輕舟突然在湖心停了下來！

沈勝衣當場一怔。

查四一咬牙，正想跳下黿頭渚那一葉輕舟之上，就發生了一件兩人意料不到的事情！

祇見那尙仲文放下了船槳，突然探手抓住了尙雙雙的肩膀！

也不知他跟着說了一些甚麼，尙雙雙連隨掙扎了起來！

兩人拉扯了幾下，尙仲文便將尙雙雙壓倒在船上，一剎那就祇見尙雙雙手脚朝天亂抓亂踢，旋卽見尙仲文右手一沉一翻，一塊青色的衣衫隨手飛入了半空！

到這下，沈勝衣查四又怎會不知道尙仲文在準備幹甚麼的道理，齊都變了面色！

「光天化日之下，這傢伙！」查四咬牙切齒，飛身就從石磯上跳下！

沈勝沈更快，箭一樣石磯上直射向泊在旁邊湖濱的那一葉扁舟之中！

他一個身子怎也有百來斤，那樣子射下，扁舟居然就祇是輕輕一沉。

查四正好着地，一眼瞥見，一聲：「好！」急一個箭步竄到身旁。

沈勝衣祇等查四上了扁舟便蕩開雙槳。

那片刻，尙仲文已又撕飛了尙雙雙的幾塊衣衫！

尙雙雙亦似乎找到了機會，猛一翻，從尙仲文身旁翻起身！

那一葉輕舟在兩人掙扎之下經已左搖右擺，隨時都有倒翻的可能，尙雙雙這一旁猛一翻，輕舟便向那邊翻了過去！

剎時水花飛濺，舟底朝天，尙雙雙尙仲文相繼落水！

查四面向那邊，看的眞切，脫口呼叫道：「翻舟了，快！快！快！」

不等查四開口，沈勝衣雙槳已加快，扁舟衝破水面，飛射向前！

數十丈水面片刻飛越，其間就祇見尙仲文一個浮沉，之後便消失在水中。

尙雙雙幸運多了，正好在舟旁，水中一浮起，雙手便得以抓住了翻舟，這無疑暫時已安全，她還是白了臉，張開喉嚨，拚命呼救！

女孩子大都不懂水性，她顯然也不例外，而且還怕得要命。

查四一把拉住她，拖上扁舟的時候，她已經聲嘶力竭，身子癱做一堆，簡直就祇像剩下半條人命，那一身長衫支離破滯，最少不見了一半，露出了大半胸膛，剩下來的那一半衣衫亦已濕透，緊貼在身上，襯着那一頭黑蛇一樣散貼在身上的秀髮體態更顯動人，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誘惑。

好容易她才抬起頭來，望了沈勝衣一眼，啞聲道：「可是沈大俠？」

「嗯。」沈勝衣頷首。「怎樣了？」

「我沒有甚麼。」尙雙雙說的口硬，却連隨打了兩個噴嚏。

沈勝衣忙將外衣卸下，蓋在尙雙雙身上。

尙雙雙緊擁着那外衣，又打了兩個噴嚏，顫聲說道：「尙仲文又怎樣了，他完全不懂水性……」

「甚麼？」查四救了尙雙雙上來，便又轉頭監視水面，這下應聲突然回頭，緊盯着尙雙雙。

沒有答覆。

尙雙雙眼翻白，已昏了過去。

查四轉顧沈勝衣。「尙仲文沒有理由不懂水性，除非紅蝙蝠與他並無關係，他們根本就是兩個人，不過這更加沒有可能，錢如山他們已證明了紅蝙蝠的身份，方才那個人，分明就是尙仲文，總不成尙雙雙也認錯了。」

「也許。」沈勝衣沉吟着目光又落向水面，附近的水面並無異樣。

沈勝衣沉吟了一會，又道：「會不會，下水的時候，扭傷了筋骨甚麼？」

「這却有可能！」

「要是這樣我們現在得下水搜尋一下！」

「我們？」查四皺起了眉頭。

沈勝衣看在眼裏，奇怪的問道：「你不懂水性？」

查四苦笑道：「如果我跟你跳入水中，第一個你就得救我！」

「那祇好我一個下去了！」沈勝衣一笑，一偏身，魚一樣躍入湖中！

當日在西溪，他就是在水中血戰十三殺手之一的放天龍，雖則是智取，在水中，畢竟也有幾下子。

查四惟有呆在舟中觀望。

他看着沈勝衣在水中或出或沒，半炷香的時間都有了，似乎還是毫無所得，皺起的雙眉不禁緊鎖！

嘩啦的卽時一聲，沈勝衣又從水中冒出，這一次，也就在舟旁。

查四忙問道：「人找到沒有？」

沈勝衣吁一口氣，搖頭道：「附近我都找過了，甚麼也沒有。」

「溺死了，應該有屍體。」

「湖底有一股暗流，卽使沒有死，祇是昏迷了過去，亦可能給那股暗流湧走，不過那一來，却是死定了！」沈勝衣說着一長身，上了扁舟。

查四隨卽問道：「那麼我們怎辦？」

「首先我們得肯定尙仲文的生死……」

「我看是死多活少，如果還未死，早就浮出了水面，要知道他並不淸楚我們的底細，沒有事的話，應該在附近現身，一有事，正如你所說，祇怕死定了！」

「那麼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打撈屍體這件事！」

「祇要未離開裏湖，這相信不成問題，裏湖雖然相當廣闊，我們盡可以通過官府，調動附近的漁家全面打撈，但一出裏湖，入太湖的話，可就難說了，太湖三萬六千頃，要找一個屍體那除非經已浮上水面。」

「那只怕要好幾天，」沈勝衣目光一轉，落在尙雙雙面上。「還沒有甦醒過來？」

查四搖搖頭。

「相信是驚慌過度，又喝了幾口湖水，依我看並無大碍，我們且先回湖濱再作打算。」

沈勝衣隨卽蕩開雙槳。

× ×

湖濱。

怪石嶙峋。

這一片湖濱遠在黿頭渚東面，是一處很偏僻的地方。

一塊怪石上，孤鶴一樣立着一個黑衣人。

在這個人的左右，是兩塊高與人齊的巨石，這個人夾在兩塊巨石之中，遠看來，也就只像一塊石。

這個人的面容亦是石一樣，無情的目光遠眺湖心，嘴角噙笑，冷笑。

湖心所發生的事情全都在他眼中，一直到那一葉扁舟蕩回黿頭渚，他才背轉身，從石上躍下。

他這邊才一躍下，那邊不遠的湖濱便冒起了一個人。

那個人一身藍衣，赫然就是落水失踪了的尙仲文。

只見他手搭岸邊岩石，腰臂一使勁，人便從水中穿出，悄悄的上了一塊怪石。

他混身水濕，但精神奕奕，顯然方才從舟中墮水，對他絲毫也沒有影响，沈勝衣下水搜索的時候，他正從水中向這邊泅來。

這一份水性，只怕還在沈勝衣之上。

上了那塊怪石，他的身形並未停下，藉着旁邊石塊的掩護，迅速的向前移動。

也不過片刻，他便來到了黑衣人的後面。

黑衣人石上躍下，走不了幾步便停了下來，垂着頭，背負着雙手，若有所思的樣子。

尙仲文在他的後面出現，他也似乎並無所覺。

一絲狠毒已極的笑意立時浮上了尙仲文的面龐。

他泅水到來這裏，敢情就是爲了這個黑衣人？

他笑着探手從腰間抽出了一支尺許長的銅管，對準了黑衣人的腰背，猛一按。

哧哧哧的七支鋼針疾從管口射出。

每一支鋼針都閃着藍殷殷的光芒，分明都已淬上了劇毒。

針用機簧發射，尤其凌厲。

這樣的暗器，又出其不意，實在沒有理由落空。

只要中上一支，黑衣人便必死無疑。

對於針上的毒藥，尙仲文滿懷信心，對於這一次偷襲，他同樣滿懷信心，毒針一射出銅管，他便從石上標起，張開口，看樣子便要開懷大笑。

那笑聲還未出口，他滿臉的笑容突然冰結，瞠目結舌的怔在當場。

那剎間的變化，也未免太意外。

他毒針才一射出，黑衣人便已凌空拔起，毒針雖然快，比較下還是慢了一分。

黑衣人腦後簡直就像是長着眼睛。

七支毒針哧哧哧的剎那自黑衣人脚下射過，黑衣人凌空旋卽一個翻滾，落在尙仲文身旁的一塊石上。

尙仲文的一張臉不其而又一變。

黑衣人却笑了起來。

那笑聲，那笑容，說不出的邪惡。

黑衣人笑着道：「老二，好毒哇！」

尙仲文不由的打了兩個寒噤，但神色馬上回復正常冷笑道：「沒見了三年，老大的武功更好了！」

黑衣人笑接道：「武功又怎樣有待證明，那一份反應的敏銳，你老二，我看得寫一個服字！」

「要是你眞的沒有防範之心在先，我倒服了你。」

「便沒有防範在先，你以爲憑你那一份輕功，就可以瞞過我的耳朶？」黑衣人桀的一聲怪笑。「蝙蝠最靈敏的器官是什麼，莫非你也不知？」

「我知是耳朶！」尙仲文連聲冷笑。「我也知你老大就是那紅蝙蝠！」

黑衣人大笑。

紅蝙蝠是他，他又是那一個？

尙仲文那一個紅蝙蝠，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

還有那老大老二的稱呼亦是一個問題。

要說是兄弟，尙家的老大是尙仲文，老二是尙仲武，莫非黑衣人才是尙仲文，藍衣是却是尙仲武？

這實在沒有可能。

他們兩個人身裁儘管差不多，相貌却是完全兩樣，查四沒有理由錯認，尙雙雙更沒有理由認錯。

好在查四沈勝衣都不在這裏，否則這下只怕給弄的頭大如斗。

這裏只有他們兩個人，無論他們在這裏幹什麼都方便得很。

黑衣人所以肆無忌憚，笑得很大聲。

尙仲文沒有笑，一雙手却青筋怒起，猛一欺身，手中銅管疾向黑衣人心胸插去。

他也知黑衣人雖在笑，事實必已有防備，但現在出手，總好過黑衣人收住了笑聲，要出手之際才出手。

那銅管末端尖削，一插中心胸，亦一樣可以要命。

尙仲文出手就是殺手。

只可惜黑衣人一如他所料，早已有預備，笑聲一落，身形一閃，人已在第二塊石上。

尙仲文一擊不中，銅管交左手，空出的右手腰後一抹，便多了一支七首。

黑衣人並沒有乘機反擊，只等尙仲文七首在手，才伸手按住腰旁插着的那一柄短劍的劍柄，冷笑道：「老二，你還不死心？」

「我死心難道你就會放過我？」

黑衣人搖頭，一字一頓的道：「你我兄弟之間的恩怨，今日應該有一個結束的了。」

「哦？」尙仲文應聲左手一揮，銅管脫手飛射黑衣人眼目，人同時撲上，七首急刺黑衣人胸膛。

黑衣人冷笑不絕，頭一偏，閃過飛射而來的銅管，左手同時拔出了腰間短劍，迎向刺來的七首。

那短劍一出鞘，平空便多了一股森寒的劍氣，劍一展，寒氣便迫人眉睫。

尙仲文一眼瞥見，面色當場一變，脫口就一聲：「不好！」

語聲甫落，短劍已與七首相擊，錚一聲，七首竟齊柄而斷。

尙仲文驚呼急退。

（下期續完）



新派俠義傳奇

挾恩强索凱旋還

臥龍生・文
盧令・配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俊在雪地中救起一大漢，那大漢是金燈門掌燈大哥，身負重傷，自知不起，將金燈傳予王俊後勉力馳去，晚上王俊依言將金燈燃掛，招來金燈門老二于重、老三方昭及五妹蕭飛燕，說明持有金燈者便應爲掌燈大哥，王俊推辭不掉，也鑒於彼等皆仗義之輩，毅然答允，並即決定往拯救張百年，因血手七醜要洗刦張家，老四言小秋和六妹黃娟已事先趕往，王俊由言小秋設法引入張府，那晚七醜中耿光率另二醜到來，王俊以教訓口吻對耿光說明，耿光不明王俊底蘊，問王俊可否給點面子俾他有個交代——

王俊道：「道不同，難相爲謀，我們是完全不同的人，但我你遇上了這件事，就不許你們任意肆虐，諸位請回吧！」

耿光完全摸不清王俊的來路，一直忍讓着，希望能探出對方一點口氣。

但王俊完全不着邊際的回答，已使得耿光怒火上衝，冷笑一聲，道：「姓王的，就憑你這幾句話，就叫咱們兄弟退走麼？」

這一下，王俊呆住了，講理說道，他可以應付，但這等硬碰硬的對答，王俊不知如何應對是好了。

耳際間，響起了蕭飛燕的聲音，道：「大哥，你表現的很好，咱們金燈門素來不和江湖同道交往，也沒有什麼規戒，咱們行俠義之方，只要佔着道理就行，好好教訓他們一頓！」

王俊心中暗道：「好好教訓他們一頓容易，但他要是逼我出手，我又如何應付？」

他明白，眼下之人，個個武功高強，自己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實在無法擋人家一拳一掌。

只聽蕭飛燕接道：「大哥，金燈門掌燈大哥，具有無上的權威，也具有着判人生死的大權。」

王俊還沒有完全想明白蕭飛燕話中含意，耿光已等的不耐，厲聲說道：「娃王的，咱們已盡了江湖禮教，朋友，再不給咱們明確的答覆，休怪我們無禮了。」

王俊很希望聽到蕭飛燕的回答，但却很失望，在這重要的關口，蕭飛燕却不知去了何處，王俊等候了半晌工夫，仍然不聞一點聲息。

他明白了蕭飛燕有意把這件事交由他自己處理了。

這是打鴨子上架的事，王俊鎮定了一下心神，緩緩說道：「兩位可是要準備出手麼？」

耿光冷冷說道：「閣下如是不肯答覆咱們什麼？咱們只好掂掂閣下的份量了。」

右手一抬，長劍出鞘，立刻閃起了一片劍花。

在他想像中，拔劍出手，必將會招來了暗器齊發，所以，劍已出鞘，就舞出了一片護身的劍光。

但大出意外的是，不見一枚暗器射來。

這又是一次意外的變化，耿光收住了劍勢，道：「閣下這些措施，十分奇怪，叫人敵友莫辨，你究竟是什麼人？」

「我是王俊，不忍看你們對一個善良人家，施行搶刦屠殺，我不願輕易出手殺人，最好的辦法，就是諸位立刻退出此地。」

耿光道：「咱們血手七義，有一個規矩，決心下手的事，決不中途住手，除非是閣下能使咱們知難而退。」

王俊道：「閣下如何才能知難而退呢？」

耿光哈哈一笑，道：「咱們在江湖走動的人，總不能試作幾篇文章，以分勝負，自然是要以武功分個高下了。」

王俊一皺眉頭，道：「動手相搏？」

耿光道：「不錯……」

目光一掠那白面無鬚的英俊少年，接道：「去！老六，會會王大俠，究竟是那一道上的高人。」

那面目英俊的年輕人一抬右腕，抽出了背上的一把長刀，緩緩向前行了五步，左手搭在刀背上，欠身一禮，道：「在下血手七義中老六丁坤，可請王大俠賜教幾招，咱們兄弟如是自知不敵時，自會知難而退。」

王俊目光轉動，不見蕭飛燕存身何處，心中大感不安。

丁坤等候良久，不見有人現身，不禁心頭火起，冷笑一聲道：「姓王的，咱們兄弟可是把你當個人物看待，你閣下這做法，那就不够朋友了。」

王俊伸手摸着短劍，緩緩站起身子，舉步向前行去。

他這一生之中，從來沒有和人動過手，以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面對着手執長刀的江湖巨盜，內心中的驚愕和惶恐，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但他壯着膽子向前行去。

逐漸的，兩個人照了面。

王俊手執短劍，神情木然，看不出是喜是怒。其實，他內心太過緊張，驚急交集，早已經嚇的痳木了。

丁坤望望王俊手中的短劍，一欠身，道：「閣下是王大俠。」

王俊道：「好話，好話。」

他太過緊張，連說話也有些聲音僵直，音調不對。

短劍執在手中，冷冷的站着，神情是一片木然，既未擺出門戶，亦無出手的準備。

丁坤久走江湖，會過不少武林高人，但却從未見一個人，在如此對敵時的神情，是那樣冷漠，是那樣木然。

似乎是根本沒有把自己放在眼中。

丁坤呆住了，輕輕一揮長刀，道：「王大俠，請賜教。」

王俊道：「你當眞要動手麼？」

丁坤實在無法估透王俊，心中也有些發毛，重重咳了一聲，道：「不錯，王大俠，請賜教。」

王俊道：「你會死……」

死字出口，突然由身後飛起了一道寒光，經天長虹一般，直對丁坤捲了過去。

這一擊，快迅，凌厲，突然而至。

丁坤揮刀上封化起了一片寒雲似的刀芒。

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傳了過來，緊接是一聲震耳的慘叫。

白光斂收，場中的景物，又恢復了沉寂。那飛來的白光擊斃了丁坤之後，又疾如流星一般，隱入了暗角之中。

只見丁坤倒在地上的身軀，突然冒出來一股鮮血，整個的身軀，裂成了兩半。

原來，那飛來的白光，一擊之下，竟然把丁坤活活劈成了兩半。

只因行動太快，丁坤的屍體倒下去之後，才湧出鮮血。

耿光和那黑衣女子全都楞在當地，望着丁坤的屍體，呆呆的出神。

但更震驚的是王俊，他一生中從沒有見過這樣悽慘的場合，從沒見過一個人，被人生生劈成了兩半。

心中暗暗的忖道：這是什麼人呢？是蕭飛燕？還是其他的人。

良久之後，耿光才緩緩把目光抬注到王俊的臉上，道：「什麼人出的手？」

王俊吁了一口氣，道：「用不着什麼人出手，要報仇找我姓王的就是。」

耿光回顧了那黑衣少女一眼，低聲道：「七妹，咱們走吧！」

說走就走，轉身一躍，人已到一丈開外。那黑衣少女緊隨身後，疾躍而去。

望着那兩個遠去的背影，王俊有些茫然無措。

耳際間又響起蕭飛燕的聲音，道：「大哥，你在想什麼？」

王俊冷冷一笑，道：「我在想血手七醜，和咱們金燈門！」

蕭飛燕緩步行了過來，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個玉瓶，在瓶中倒出一些白色的粉末，彈在屍體之上。

片刻之後，一具巨大的屍體，化成了一灘清水。

蕭飛燕合上瓶塞，接道：「大哥，這是另一種生活的境界，是不是有些不大習慣。」

王俊冷聲道：「血手七醜，當眞是很壞的人麼？」

蕭飛燕道：「千眞萬確，他們殺人越貨，積惡無數。」

王俊說道：「哦！這麼說來，他們是該死了。」

蕭飛燕道：「是！血手七醜中，人人都滿手血腥，死有餘辜。」

王俊道：「五妹，咱們金燈門又是個什麼樣的組合呢？」

蕭飛燕道：「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只求心之所安，不求聞達於世。」

王俊點點頭，說道：「剛才是妳出手殺了他？」

蕭飛燕搖搖頭，道：「不是。」

王俊道：「那是什麼人？」

蕭飛燕道：「大哥，這件事慢慢你就會知道了。」

王俊仰首望天，自言自語的說道：「好快的一劍，像一道閃光似的，一閃之間，人就橫死倒地。」

蕭飛燕道：「金燈門中的老大，有着無比的權威，只要他判定一個人死亡時，那人決不會活下去。」

王俊說道：「我愈來愈有一種奇怪的感受了。」

蕭飛燕道：「什麼感受？」

王俊道：「事實上，金燈門並不需要我這樣一個大哥，我沒有一點幫助你們的能力，反而成了累贅，要你們分出了很多的精神來保護我。」

蕭飛燕道：「你對金燈門還未完全瞭解，等你完全明白了後，你就會知道掌門大哥的重要。」

王俊沉思了一陣，道：「五妹，我這個大哥，說的話，眞能算數麼？」

蕭飛燕道：「只要不違背金燈門的傳統，規戒，掌燈大哥的話，自然是金科玉律，人人都會遵從。」

王俊道：「這只是一種道義上的束縛，事實上，我這個金燈門的大哥，並沒有約束你們的能力。」

「對接掌金燈門的大哥，我們都是由衷的敬服，你不用太過謙遜了。」蕭飛燕一直很小心的解釋着。

王俊道：「五妹，我想見見金燈門所有的人。」

蕭飛燕道：「金燈門雖然是一個組合，但並不龐大，咱們一共只有六個人，除了掌燈大哥外，還有五個兄弟，二哥，三哥，和我，你都很熟識了，只有四哥，六妹，你還不很熟，此間事了之後，我們會爲新的掌門大哥舉行一次接掌金燈門的宴會，那時四哥，六妹，都會趕到赴會，大哥到時，就可以仔細的看看他們

了。」

王俊哦了一聲，道：「五妹，他們都很忙麼？」

蕭飛燕道：「是！」

王俊道：「妳好像不太忙？」

蕭飛燕道：「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特別的主要工作，小妹的主要工作，就是保護大哥的安全。」

王俊道：「于重，方昭呢！」

蕭飛燕道：「二哥，三哥，都已經離開了這裏。……」

王俊怔了一怔，道：「他們走了。」

蕭飛燕抬頭望望天色道：「血手七醜只現身一個耿老二，帶着老六，老七，三個人，還有老大，帶着另外三個人沒有現身。」

王俊雖然讀了一肚子詩書，但他對這等江湖中情事，却是知曉不多。沉吟了一陣，道：「于，方二位賢弟，追他們去了？」

蕭飛燕道：「是的！血手七醜，不但心狠手辣，一向作案，不留活口，而且還狡滑無比，二哥怕他們耍出花招，追踪偵察去了。」

王俊道：「目下這張百萬的府中，只有四弟，妳和六妹了！」

蕭飛燕道：「四哥也出動了，實際上，留這府中的只有我和六妹。」

王俊心中一動，道：「那剛才出手殺死丁坤的，是六妹黃娟？」

蕭飛燕道：「大哥心中仍是有很多懷疑，小妹似是不能再有什麼隱藏了。」

王俊笑一笑，道：「五妹，不瞞你說，我心中確有很多疑問，我雖然是金燈門中的掌燈大哥，但我對金燈門中的事，却是知道的太少了，所以，我希望能對本門中人，知道的多一些。」

蕭飛燕沉吟了一陣，道：「大哥，剛才那揮劍一擊，六妹已用盡了生平之力，目下人仍然在坐息之中，咱們的人手太少，力量太薄弱，不能讓對方瞭解了咱們的實力，所以，六妹一擊成功之後，就立刻退了回去。」

王俊道：「她現在甚麼地方？」

蕭飛燕道：「現在室中坐息。」

王俊道：「我可否見見她？」

蕭飛燕道：「大哥，如是一定要見，自然是可以見了，不過，現在最好是不要見。」

王俊道：「爲什麼？」

蕭飛燕低聲道：「因爲，她正在暗處坐息，療傷，何況，那耿老二是否眞的已經走了，咱們還無法料定。」

王俊半信半疑道：「怎麼？他們難道還沒有走麼！」

蕭飛燕道：「很可能，江湖上的險惡狡詐，不是大哥這等讀書人所能瞭解的。」

王俊道：「五妹，還要多少時間，我才能對金燈門全部瞭解？」

蕭飛燕道：「很快的大哥，就是這三五天的時間，此間事完之後，我們會安排一個很隆重的場面，五個弟妹會參拜大哥，那時，大哥心中有什麼疑問？都可以當面提出來了，我想，大哥都可以得到一個完滿的回答。」

王俊沒有再問，但內心之中的疑問，却是愈來愈多。

蕭飛燕帶着王俊，又回到原來的暗角，低聲道：「你坐一會，小妹四下去巡視一下，很快回來。」

王俊點點頭，蕭飛燕飛身而起，一掠兩丈多遠，再一躍，消失不見。

大約過了頓飯工夫左右，蕭飛燕却突然由王俊背後的大廳中行了出來。

輕輕吁了一口氣，蕭飛燕滿臉歡愉之色說道：「大哥，血手七醜已經出門而去，六妹那一劍，似是已經發揮了震懾敵勢的力量。」

王俊哦了一聲，道：「二弟，三弟呢？」

蕭飛燕道：「二哥，三哥，還未回來，消息是由四哥帶回來的。」

王俊道：「現在，我應該如何？」

蕭飛燕笑道：「大哥，這一次的事情，辦的很好，咱們殺死了血手七醜中的丁坤，竟然沒有驚動到張府中人，大哥，可以請回房中，好好睡一覺，明天，你還得應付張員外酬恩宴會。」

王俊道：「酬恩宴會，我對他們，有什麼恩？」

蕭飛燕道：「大哥醫好了張百萬的獨子，自然是對他有恩了。」

王俊從沒有應付過這樣的場面，精神上的緊張，使整個人，都有如一張拉滿的弓，此刻聞得血手七醜完全離去，緊張的精神，頓然間鬆懈下來。

只覺一陣倦意襲了上來。

蕭飛燕突然伸出手來，扶住王俊，行入了臥室之中。

由於濃重的睡意，使得王俊很快的睡熟了過去。

醒來已經是日升三竿的時分。

但見陽光滿窗，室外傳來了吵雜的人聲。

只聽一個女人的聲音說道：「王大夫還未醒來，我看咱們別驚擾了他，等一會再來。」

那聲音很陌生，王俊雖然聽得很是清楚，但却不知是什麼人？

蕭飛燕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夫人說的是，王大夫急急趕來，一路風霜，確然是很辛苦，讓他多睡一會也好。」

張員外的聲音，接道：「我說燕姑娘，王大夫大年下，趕路來此，爲犬子醫病，單是這份仁慈之心，就叫人感激不盡，咱們在這裏等候一會可矣，又算得什麼！」

蕭飛燕道：「怎好有勞員外。」

張員外道：「不要緊，姑娘別驚動了王大夫，咱們在此坐候片刻就是。」

蕭飛燕道：「既是如此，員外夫人請坐，小女子進去瞧瞧，看大夫醒了沒有。」

張員外道：「姑娘，千萬別驚動他，我們老倆口，反正沒有事……」

蕭飛燕接道：「小女子知道。」

推門行入臥室。

這時，王俊已悄然下了木榻，正感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蕭飛燕緩步行了進來，低聲道：「大哥，張員外帶了一份厚禮，準備奉贈……」

王俊接道：「咱們不能接受——」

蕭飛燕接道：「大哥，咱們要生活，不能偸，不能搶，也不能接受人家的酬謝，咱們吃什麼？」

王俊怔了一怔，道：「五妹，咱們應該受酬了。」

蕭飛燕低聲道：「是！不過，咱們也不能收人家很多的金銀。」

王俊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能亂敲竹槓。」

蕭飛燕道：「大哥，張夫人是一個篤信佛教的人，所以她建了一座佛堂，大哥要提出來到她的佛堂去膜拜一下。」

王俊道：「爲什麼？」

蕭飛燕道：「張夫人佛堂中，有一個供奉神位的香爐，大哥，看到之後，就不妨開口討取……」

王俊爲之呆了一呆，接道：「這個如何使得。」

蕭飛燕笑一笑，道：「驟然間聽起來，自然是不便取人之物，但如大哥仔細的想一想，

那就有些不同了。」

王俊道：「我這作大哥的，想不明白，五妹，請明說了吧！」

蕭飛燕道：「那隻香爐，放在張夫人的佛堂之中，也只能當作一個香爐用了，如是到了我們手中，那就不大相同了。」

王俊說道：「五妹，可否告訴我詳細的內情。」

蕭飛燕道：「張員外夫婦都還在廳中候駕，咱們不能躭誤的太久了。」

沒有容得王俊回答，蕭飛燕已轉身行出內室，高聲說道：「員外，夫人，王大夫已然起身了。」

這麼一來，王俊就算是不想出來也不行了，只好緩步行了出來。

一方首富的張員外，竟然一挽袍，拜了下去，道：「大夫，張家人丁單薄，四代單傳，犬子的重病，多虧先生大施妙手，救他於垂死之中，如非先生大德，百年這家產，承繼無人，倒可以捐助貧苦人家，也還罷了，只是香火斷絕，張家人脈，由我而終，那就愧對歷代的先祖列宗了。」

張夫人亦跟着拜伏於地。

王俊伸手扶起了張員外，但却不便去扶起張夫人，急的雙手互搓，道：「員外，夫人快快請起，王俊只不過略盡心力罷了，如何當得起如此大禮。」

張百年歎一口氣，道：「大夫，犬子之症，來的怪異，羣醫束手，如非先生跋涉風塵而來，犬子焉有命在。」

張夫人接道：「何況，先生大年下，離家來此，這一份盛情，我們夫婦眞不知如何報答。」兩人一開口，有如連珠炮轟，完全沒有王俊接口的機會。

張夫人的話剛落口，張員外又搶着說道：「張家得先祖餘蔭，財源廣進，百年這一代，又聚集了不少的財富，先生是一代儒醫，百年本不敢以阿堵物，唐突先生，但繼而一想，這些財物，轉存於先生之處，以先生絕代醫道，廣開善路，懸壺濟世，不收藥資，豈不是可以加惠很多貧苦人家麼。」

他說的道理堂皇，王俊倒是不便婉拒，自然，也受了蕭飛燕勸說的影响，略一沉吟，道：「員外如此仁善，在下倒也不便拒人於千里之外了。」

張員外喜道：「先生深明事理，惠然肯允，蒼生有福。」

一面說話，一面由袖中，取出了一叠銀票，遞了過去。

王俊伸手接過，本是漫不經心，但目光一觸到那銀票的面額，不禁吃了一驚。

那是一張伍千兩銀子的巨額銀票。

王俊出身寒微，這一生中，做夢也沒有想到過，一下子能持有五千兩銀子。

銀票一共十張，合計是五萬兩銀子。

王俊盡量想保持着鎮靜，但他的持拿銀票的右手，仍然有些微微的顫抖。

張百年輕輕吁一口氣，道：「先生可以開幾家大的藥舖，施捨藥物，如有虧損，百年願每年貼補。」

王俊還未來及答話，蕭飛燕的聲音已傳入耳際，道：「大哥，收下吧！張百年富甲一方，五萬兩銀子，雖然是個大數目，但在張百萬的眼中，却算不得什麼，對張家聚集的財富而言，只不過是九牛一毛罷了。……」

聲音微微一頓，又道：「大哥，記着，張夫人佛堂中那隻香爐。」

聲音很細小，但却很清晰。

王俊轉眼看去，只見張員外的臉上是一片虔誠之色，似是正等待王俊的答覆。

看神情，張員外的夫婦，並沒有聽到蕭飛燕的聲音。

緩緩收起了銀票，道：「在下會珍惜這五萬兩銀子，作一些有益世道人心的事。」

張百年道：「笑納，笑納。」

王俊目光轉注到張夫人的臉上，瞧了一陣，道：「夫人，可是位篤信佛祖的人？」

張夫人怔了一怔，道：「不錯，不錯，先生好眼光……」

回顧了張員外一眼，低聲道：「老頭子，我瞧這位大夫，一臉書香氣，不但是一位好大夫，而且，還是位具有神通的人。」

王俊輕輕咳了一聲，道：「夫人，如是在下沒有看錯，這張府之中，應該建有一座佛堂了。」

這一下，張員外也楞住了。

原來，張夫人那佛堂，建在後園之中，那是雖三尺童子，亦不准涉足的禁地，這座佛堂，知道的人不多。

張夫人滿臉訝異之色，道：「先生，你怎麼知道的？」

王俊暗道了兩聲慚愧，笑道：「夫人可是晨昏兩次，佛堂叩拜。」

張夫人道：「是啊！十年來如一日，從未間斷。」

王俊點點頭，道：「在下除了研習醫道之外，也研討佛理，見夫人眉宇間，隱隱透出祥瑞之氣，必是佛門中甚得道禪的方外弟子。」

張夫人道：「原來如此。」

不聞張夫人的邀請，王俊只好硬着頭皮說道：「夫人，在下可否見識一下那座佛堂。」

張夫人怔了一怔，道：「這個……」

王俊道：「昔年在下曾在峨嵋山，苦行洞，面壁百日，能見佛光瑞祥，也許能爲夫人指點一些什麼！」

他飽讀詩書，滿腹經綸，被形勢逼的滿口胡謅起來，自非一般江湖人物可比了。

老員外點點頭，道：「大夫想見識一下你的佛堂，咱們就陪大夫去一趟吧！」

張夫人笑一笑，道：「老爺說的是！」

目光一顧王俊，道：「大夫，既然如此，老身帶你一觀。」

王俊覺着臉上有些發燒，內心也有些怦怦跳動，一抱拳，道：「那就有勞夫人在前帶路了。」

× × ×

這是座廣植奇花的大花園，佛堂建築在花園一角處的綠蔭之下。

張夫人停下了脚步，回顧了王俊一眼，道：「大夫，這座佛堂，只有我們夫婦，和一位打掃佛堂的老尼去過，就是犬子，也未涉足一步，大夫恐怕只能一個人去了。」

原來，蕭飛燕也跟着行入了後園。

王俊點點頭，道：「如是確有不便之處，在下也不用看了。」

張員外道：「既然來了，豈有不看之理，夫人請帶路吧！」

就這樣，蕭飛燕被擋駕在佛堂之外。

綠蔭下，一堵紅磚圍牆，把佛堂花園分隔成兩個境地。

張夫人輕叩木門，前來開門的是一個獨目老尼。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袈裟，顯得有些冷漠和孤寂。

放進了張夫人和張員外，却橫身攔住了王俊，道：「施主，這是私人佛堂，除了男女主人之外，外人不得涉足。」

張夫人道：「妙花師太，不可無禮，這位王先生是我們張家恩人，已得我夫婦允准他進入佛堂。」

獨目老尼一合掌，道：「如此，施主請進吧！」

王俊感覺到一陣微風，掠體而過，舉步行入佛堂。

四隻高燒的巨燭，把這座有些陰沉的佛堂，照的一片通明。

王俊遊賞過的寺院不多，但直覺的感覺到這座佛堂色彩很怪異。

那是黃色牆壁，藍色的屋頂，再加上一幅白色的神幔。

這顏色，並不衝突，但却極不調和。

王俊只覺這顏色很怪異，但却又說不出那點怪異。

目光轉到了佛堂前面，果然看到了一隻古色古香的爐子。

說不出那是什麼東西製成的，看上去，不是鐵，也不是陶瓷燒成，說不出什麼？

王俊目光轉注那香爐之上，道：「這是一件古物。」

伸手抓去。

張夫人吃了一驚，道：「王大夫，你要幹什麼？」

王俊道：「在下想看看這隻香爐。」

張夫人搖搖頭，道：「大夫，這金香爐，很名貴。」

王俊道：「哦！」

張夫人道：「所以，你最好不要動它。」

王俊微微一笑，道：「夫人，這香爐，能值多少銀子。」

張夫人道：「總在數千兩到萬兩之間。」

王俊道：「如是在下希望把它買下來，不知夫人肯否出賣？」

張夫人說道：「大夫，你要這隻香爐幹什麼？」

王俊心中大急，沉吟了一陣，道：「這個，可以作配藥之物。」

一直沒有接口的張員外道：「配藥用。」

王俊道：「是！這是石中之膽，用來配藥，可以醫治很多的病症。」

張夫人望了張員外一眼，張員外微微頷首示意。

輕輕吁一口氣，張夫人緩緩說道：「可以，如若大夫喜歡，你就請拏去吧！」

王俊似是未想到，得來的如此的容易，不禁一呆，道：「這個！這個！在下實在是有些失禮了。」

張夫人道：「大夫，這個佛堂，除了香爐之外，再無其他名貴之物，先生可以去了。」

這幾句話說的很明顯，簡直是單刀直入，一開口，就說出了王俊的用心。

王俊想辯解幾句，但覺有口難開，無法想出一種理由來，能作解說。

張夫人輕輕吁一口氣，道：「難道還要選一件什麼東西？」

王俊只覺一種被羞辱的感覺，直上心頭，但却又無法說出一個所以然來。

只好強自忍下一口氣，拿起香爐，舉步向外行去。

張員外沒有阻攔，張夫人也沒有阻攔。

那獨目老尼，仍然站在佛堂的大門口處，獨目中神光閃閃，射出濃重的殺機。

王俊不自覺的打了一個寒顫，說道：「師太。」

獨目老尼冷哼一聲，道：「你拿這香爐作甚麼。」

王俊道：「此物承蒙那張員外夫婦，送給在下。」

獨目老尼道：「貧尼也畧通醫道，只可惜，小少爺，沒有先來找貧尼看看他的病勢！那就不會受你的要挾了。」

語聲一頓，接道：「先生也研究佛理，博古通今，但不知是否知曉一句話？」

王俊道：「師太，請說！」

獨目老尼道：「四夫無罪，懷璧其罪，先生根本不會武功，又如何保存這隻香爐呢？」

王俊哦了一聲道：「師太的意思呢？」

獨目老尼道：「大夫如是很聰明，就把這座香爐，賜於貧尼。」

王俊冷冷道：「哦！妳就不怕，懷璧其罪了麼？」

獨目老尼道：「不怕，貧尼這把年紀了，早已把生死之事，看作很淡然了，就算真的有強盜，也得先殺了老尼，才能夠取走這座香爐了。」

王俊微笑道：「老師太，這又何苦呢？如是在下把這座香爐拿去，製成藥物，豈不是可以濟世活人了。」

獨目老尼冷哼一聲，未再多言。

但她擋在門中，卻無讓路之意。

還是張夫人低聲說道：「老師太，讓他去吧！」

獨目老尼一臉冷厲之色，連連冷笑了兩聲，才讓開去路。

王俊雖然捧着那古色古香的香爐，離開了佛堂，但他內心之中，却是越想越覺着不是味道。

蕭飛燕站在佛堂外一棵老榕樹下面，看王俊手捧香爐而出，並未立刻迎上來。

王俊大步而行，一口氣，走到了蕭飛燕的身前，道：「這個給誰？」

蕭飛燕低聲道：「現在，你最好自己捧着，咱們立刻告別。」

王俊好不容易要到的香爐，總不能丟了不要，只好跟在蕭飛燕的身後，離開了後院。

本來是極受遵重的貴賓，但自王俊取得了香爐之後，張員外，張夫人，竟然不肯再出來見面，只派了一個管家，把王俊送出了張府。

這正是過年的時間，家家戶戶，張燈結綵，大人，小孩，也都穿着新衣，街巷之間，是一片恭喜發財之聲。

王俊出了張府大門，那送行的管家，就轉身而去，如非正在過年，大約立刻會關上了大門。

蕭飛燕早已在門口等候，低聲說道：「大哥，前面街口，有一輛馬車，正在等候。」

王俊望了蕭飛燕一眼，欲言又止。

其實，那蕭飛燕根本就沒有給他說話的機會，快步向前行去。

轉過一個巷口，果然停着一輛馬車。

蕭飛燕早已登上篷車，舉手相招。

大年下，竟不知她在何處，雇了這一輛篷車。

不過，這也不算什麼稀奇事，有錢能使鬼推磨，只要多出一些銀子，盡有人會放棄了年節。

王俊登上了篷車，蕭飛燕立刻要車夫放下垂簾。

篷車向前行去。

王俊忍了又忍，於是忍耐不住，道：「五妹，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蕭飛燕微微一笑，道：「大哥好機智，輕易而舉的就取得了這座香爐。」

王俊道：「這座香爐，有什麼名貴，咱們又爲什麼，非要取得它不可？唉！我本是很受敬重的貴賓，爲了這一座香爐，可算是受盡了白眼。」

蕭飛燕道：「大哥，值得的。」

王俊歎口氣，道：「五妹，我這個作大哥的，心中有很多的話，不知是當不當說？」

蕭飛燕道：「大哥，有什麼話，自然是應

該說了，不過，也不用急在一時……」

王俊接道：「還不用急在一時，何時才是我說的時候。」

蕭飛燕道：「等一會，見到了二哥，三哥，以及四哥，六妹，大哥有什麼話，可以盡量的說出來。」

王俊道：「五妹，我現在就覺了一肚子疑問，難過的很。」

蕭飛燕道：「唉！我知道你不但有一肚子疑問，而且，還有一腔怒火，覺着有一種被戲弄的感覺。」

王俊道：「你既有此想，就不應該如此對待我。」

蕭飛燕道：「大哥，我們兄弟情同骨肉，因才而用，並非有意的麻煩大哥。」

她很會說話，而且，婉轉動人，王俊一腔怒火，被她幾句話，竟然消去了大半。

搖搖頭，歎口氣，王俊緩緩說道：「五妹，張員外也很奇怪。」

蕭飛燕道：「那裏奇怪？」

土俊道：「他不吝惜珠寶，黃金，一送數萬，這座香爐，雖是古物，也不過數千兩銀子的價值，怎的竟不願賜贈咱們。」

蕭飛燕微微一笑，道：「大哥，你是讀書人，應該知道，藝術品的價值，並不在乎它能值多少銀子，而是，一個人對它有多少喜愛，能夠鑑賞和喜愛古物的人，別人看來一文不值的，在他而言，雖萬金也不願以物相賜。」

王俊道：「這座香爐，是一件珍貴的古物了。」

蕭飛燕道：「大哥，對古物，我知道的不多，我無法說明這香爐的價值。」

王俊道：「什麼人知道，如若這一座香爐，全無價值，你們總不會讓我去取吧！」

蕭飛燕道：「二哥知道……」

語聲一頓，接道：「大哥，再忍耐一些時間，你心中的疑團，見到了大夥之後，立刻就會給你解說明白了。」

王俊未再多言。

篷車快速的向前行去，直出北門。

行約十餘里路，篷車停下。

蕭飛燕當下抱起了香爐，行下篷車道：「大哥，到了，下來吧！」

王俊下車四顧，但見一片荒涼，目光所及處，不見一處房舍。

蕭飛燕已打發篷車離去，但聞輪聲轆轆，篷車去遠。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道：「五妹，這是什麼地方？」

蕭飛燕道：「白狼坡。」

王俊道：「很荒涼的地方，二弟、三弟們，都在何處？」

蕭飛燕道：「傳說，這地方出了一隻白狼，能夠幻化人形，迷惑少年男女，原來居住於此地的人家紛紛搬遷而去，連一些附近田地，也因而廢耕，形成了這一片荒涼之區。」

王俊道：「咱們到此作甚？」

蕭飛燕笑道：「這一片荒地，方圓三四里，附近人家絕不涉足，所以，清靜的很，這地方可以讓咱們過一個又平安，又清靜年節。」

王俊道：「四週不見房舍，咱們要棲居何處。」

蕭飛燕一面舉步而行，一面說道：「前面一片叢林，後面有一座很完整的宅院。」

王俊忽然覺着，江湖上的飄蕩生活，和常人有着很大的不同。

穿過一片叢林，果然有一座青磚砌成的宅院。

看上去，像是座很古老的宅院，四週的青磚上，都長滿綠苔。

但這座房子，建築的很堅牢，看上去雖古老，但沒却有破損。

蕭飛燕行到大門口處，已高聲叫道：「掌燈大哥駕到。」

但聞一陣急快的步履之聲，三男一女，快步迎了出來。

當先一人，虬髯繞頰，正是老二于重，身後緊隨着老三方昭。

第三位一襲青衫，劍眉朗目，長的十分英俊。

王俊雖然沒有見過，但已忖猜想到是金燈門中的老四，言小秋了。

第四個，一襲鵝黃短襖，鵝黃色的長褲，足着鹿皮小劍靴，粉頰朱唇，秀眉鳳目，軀體玲瓏，全身透着一股俏勁兒。

不問，王俊亦可想是六妹黃媚了。

四個人一字排開，躬身一禮，道：「見過掌燈大哥。」

王俊抱拳還了一禮，道：「諸位賢弟賢妹，不用多禮。」

于重道：「廳中已擺好香茗細點，恭候大哥，小弟走前面一步，帶路了。」

蕭飛燕緊行一步，追在王俊身後，低聲道：「大哥，我們江湖上行走，常常戴着人皮面具，到處招人注目，此刻，他們都未戴面具，是以眞面目和大哥相見。」

王俊哦了一聲，道：「整個的金燈門，只有咱們這幾個人麼？」

蕭飛燕道：「不錯，就是咱們這幾個人，但兵在精而不在多，我們每一次行動，都有很精密的計劃，各自發揮所長，無往不利。」

說話之間，人已行入大廳。

大廳中打掃的很乾淨，一張八仙桌上，早已擺滿了香茗細點。

于重抱拳一禮，把王俊讓入上位。

王俊也明白無法推辭，一面坐了首位，一面說道：「各位賢弟賢妹請坐。」

于重、方昭，言小秋等，依序入坐。

蕭飛燕把香爐放在桌子上，道：「掌燈大哥，略施小計，就取得了這座香爐。」

王俊苦笑一下，道：「全是五妹在幕後指揮有方。」

蕭飛燕說道：「大哥的機智，小妹不敢居功。」

于重端起茶杯，道：「各位弟妹，以茶代酒，咱們先敬掌燈大哥一杯。」

喝乾了一杯茶，王俊再也忍不住，胸中的重重疑問，說道：「各位弟妹，王俊一個窮儒，課讀糊口，想不到，竟因一時機緣，接掌了金燈，事情來的太突然，我又全無江湖經驗，對江湖上的事事物物，知曉的太小，目睹、耳聞，盡多不解之事，想向諸位賢弟、賢妹們請教一番。」

于重點點頭，道：「大哥說的是，咱們洗耳恭聽。」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血手七醜，是否被咱們殺了。」

言小秋道：「七醜中，五醜被誅，逃走了兩個人，但也都受了傷，大概不會再掀起什麼風浪了。」

王俊哦了一聲，道：「七醜中兩個受傷的是什麼人？」

于重道：「四弟設計，咱們全體出動，搏殺截擊，確已除去，兩個雖然逃走，但他們也委實受傷不輕，是老二狄光，和老七黑狐狸陳婦。」

王俊點點頭，道：「血手七醜，五死二傷，已然星散……」

目光轉注到那香爐身上，接道：「這是張員外佛堂之物，咱們爲什麼要取到手中，雖非

搶奪，但却是挾恩强索，這和咱們金燈門行仁江湖之旨，豈不是有些不符麼？」

嬌媚俏麗的黃媚，突然啓動櫻唇，由口中婉轉傳出一縷清音，道：「掌燈大哥，這是小妹的主意。」

王俊怔了一怔，道：「你的主意？」

黃媚點點頭，道：「是的，小妹借人皮面具掩護，混入張府數日之後，發覺了張府後園中，有一座佛堂。」

王俊道：「那沒有錯，有錢人家，建一座私人的佛堂，有何不可。」

黃媚道：「佛堂沒有錯，但那看守佛堂的獨目老尼，却不是一個平常的人物。」

想到那獨目老尼的冷漠神情，王俊不自覺的點點頭，道：「那老尼確然有些陰沉可怕，但她和這香爐何關？」

黃媚道：「小妹聽得前任掌門大哥說過，這座香爐行狀，不但是一件古物，而且，是一件奇寶，原是南京沈萬三家藏物，沈家被抄家之後，此物被收入國庫，想不到竟落到張伯年的家中。」

王俊道：「沈家被抄，距今已數十年之久，此物也許被人盜出，輾轉流落，張家有錢，把它收購了，也不算什麼錯失。」

言小秋微微一笑，說道：「此物十年前出現過二次，牽涉入一樁武林公案之內，咱們要大哥取出此物，用心在借物查證一段昔年的公案。」

王俊道：「哦！什麼樣公案呢？」

言小秋道：「上一代的掌燈大哥，被人暗殺的公案。」

王俊道：「原來如此。」

于重道：「大哥，咱們金燈門，本不許爲私人的恩怨拚命，但由於更上一代掌燈大哥，是因公而亡，咱們不能不查。」

王俊道：「找到這一隻香爐，就能找出兇手麼？」

于重道：「不能說已找出兇手，只能說已找出一點頭緒。」

方昭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哥，張伯年看來，不是一個普通人物。」

王俊微微一怔，說道：「三弟之意，可是說那張員外，牽涉入謀殺更上一任掌燈大哥的事？」

方昭道：「目下情況，還未明朗，咱們請掌燈大哥來此，就是要評斷此事，二則，也可使咱們兄弟團聚幾日。」

王俊點點頭，道：「說的也是，諸位兄弟，賢妹，一片俠心，奔走風塵，爲人受苦，過年時刻，大家實在也該休息一下了。」

方昭微微一笑，道：「大哥，咱們兄弟，爲了保持在江湖上行動的方便，從來，不願被人認出眞正面目，所以，在江湖上走動之時，大都戴着一個人皮面具，只有兄妹們相聚一堂時，才以眞正面目相見。」

王俊目光轉到了黃媚的臉上，只覺她千嬌百媚，意態橫生，實在是很少見到的美女，任何人，也看不出，她是有着一身武功的人。

心中念轉，口中問道：「張府中那一劍，可是六妹出手。」

黃媚道：「是小妹獻醜。」

王俊道：「那是石破天驚的一劍，我想不出，人怎能把一支劍，運用到那等神化之境，更想不出那一劍，出自六妹之手。」

言小秋道：「咱們這羣兄弟之中，本以大哥的內功最深，六妹的劍術造詣最深，那一招『劍氣化龍』，確具有無與倫比的威勢。」

王俊道：「可笑的是，我這個作大哥的，竟然是一點武功也不會。」

言小秋道：「金燈門例來的掌燈大哥，都是武功高强，但他們很少能活過五年，……」

王俊接道：「爲什麼？」

言小秋道：「因爲，我們這幾個兄妹們，結下的仇恨太多，這筆賬，都被算到了掌燈大哥的頭上，他們想找我們報仇，但却無法找到我們的行踪，只好，把這份仇恨，算在大哥的身上了，因爲，只有掌燈大哥，永遠是以眞正的面目，在江湖之上出現。」

王俊道：「唉！如是掌燈的大哥，也戴上一個人皮面具，豈不是可以活的長遠一些。」

黃媚笑一笑，道：「掌燈大哥，執掌着金燈，他代表了金燈門，一般而言，他們不願意戴着人皮面具，因爲，一個標識的隱晦，就等於把一個人組合，完全的神秘起來。」

王俊道：「諸位弟妹，江湖上，是不是有很多人，知道咱們這個金燈門。」

方昭道：「知道，大部份江湖中人，都知道有這麼一個愛管閑事的金燈門。」

黃媚道：「我們行動便捷，來去如風，江湖道上，只知道有金燈門這個組合，但却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

言小秋道：「很多人，認爲我們是一個很龐大的組合，他們從來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我們行動迅速，手法乾凈，知道我們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黃媚道：「過去的掌燈大哥，都有一身很好的武功，但他們却都很快的死去，金燈再傳，到了大哥的手中，金燈門傳統是，不保護任何私人，所以，我們很少照顧大哥，事實上，大哥的武功，也都高過我們很多，也用不着我們保護……」

黃媚目注王俊，嫣然一笑，接道：「這一次不同了，執掌燈的大哥，完全不會武功，不論從任何一個方面看，我們都應該全力保護大哥，對麼？」

王俊道：「唉！在下無能，要勞動諸位，賢弟、賢妹保護於我，豈不是浪費了很多的人力。」

黃媚道：「不！我和五姊，已被指定爲保護大哥的人。」

王俊道：「這個……」

黃媚接道：「二哥說，我們女孩子，比較細心一些，而且，也有耐性。」

蕭飛燕道：「大哥，你心中不是有很多很多的疑問麼，現在可以問了。」

王俊道：「有些疑問，已得你們在談話中，解說明白，有些疑問，我想不用問了。」

蕭飛燕道：「爲什麼？」

王俊道：「我雖然還不大完全瞭解，但我知道，諸位賢弟，賢妹，都眞實爲天下造福的人了。」

蕭飛燕笑道：「大哥沒有經歷過江湖上事務，對我的行爲，也許會覺着怪誕一些。」

王俊說道：「這個，在下眞是有些不大習慣。」

蕭飛燕道：「大哥，我們兄妹，難得有如此逍閑的相聚，每一年中，大概只有幾天，這幾天中，我希望大哥能多瞭解我們一些。」

王俊點點頭，道：「咱們實在太匆忙，唉！這倒體會到了一件事了。」

蕭飛燕道：「什麼事了？」

王俊道：「生命的價值，有些人，是在爲別人活着，雖然，大部份的人，是在爲自己活着。」

黃媚道：「我們這些人，都是爲別人活着的。」

王俊道：「六妹，爲別人活着的人，是不是有些快樂？」

黃媚道：「不完全是，因爲，我們究竟也是人，有血有肉的人，我也會覺着困乏，也會

覺着空虛，我不知道幾位兄長和五姊的感覺如何？但我個人的感覺是，我會常有着失落的感受。」

王俊道：「哦！」

黃媚笑一笑，接道：「不過，我覺着快樂的時刻，比痛苦多一些。」

王俊道：「是的，六妹，不論是爲自己，或是爲別人活着，都會有痛苦。」

于重哈哈一笑，道：「六妹，大哥，人生的問題太深奧，咱們想了很多年，也沒有想通過，咱們難得有這麼幾天的集會，大家應該好好快樂一些。」

方昭道：「二哥說的是，六妹，不但劍術造詣奇高，而且，還燒的一手好菜，大哥，只怕還沒有品嚐過六妹的手藝了。」

王俊道：「沒有。」

方昭道：「那就勞動六妹的芳駕，下廚房了。」

黃媚站起身子，道：「大哥，別太聽三哥的誇獎，寄望太高了，你會失望。」

站起身子，向厨下行去。

蕭飛燕道：「我去帮帮六妹，我不會作菜，至少，可以燒火洗菜。」

站起身子，緊隨黃媚身後而去。

目睹二女去後，二弟于重突然神色莊嚴的說道：「大哥，有一件事，咱們還沒有告訴大哥。」

王俊一怔，道：「什麼事？」

于重凝重地道：「關於更上一代掌門人的身份。」

王俊道：「二弟請說。」

于重道：「他是六妹的父親。」

王俊呆了一呆，道：「六妹知道麼？」

于重點點頭，道：「她知道，她明媚嬌艷，外面看來很柔弱，事實上，她是屬於那種很堅强的女孩子。」

王俊點點頭道：「這幾日的見識，也是使我覺着，不能以貌取人。」

于重道：「在金燈門中，有一個不成文的規戒……」

王俊接道：「什麼樣的規戒呢？」

于重道：「單根獨苗，不收入金燈門中，我們身入金燈門後，就要下定了以身殉道的決心。」

王俊道：「這個——」

于重接道：「大哥有兄弟麼？」

王俊道：「沒有，不過，諸位賢弟可以放心，我也沒有了父母。」

方昭道：「如是大哥以身殉道，豈不是絕了王家的香火。」

王俊哈哈一笑，道：「諸位賢弟，在下孤身一人，老實說，生而無歡，死而無懼，諸位賢弟，可以不用爲我擔心了。」

于重微微一笑道：「大哥已是金燈門的掌門之人了，既如此說，咱們也沒有話說了。」

王俊笑一笑，道：「于賢弟，很多疑團，都已從諸位談話中，得到瞭解，只還有兩點不明，希望于賢弟能多給我答覆了。」

于重淡淡一笑道：「大哥請說。」

王俊說道：「咱們這金燈門，一共有多少人？」

于重道：「重要的人，眞正屬於咱們金燈門的人，只有咱們六個，不過，金燈門，是一個很有錢的門戶，咱們需要什麼人，都可以化錢請來。」

王俊道：「這話怎麼說？」

于重道：「如是咱們要請兩個鏢客，那麼咱們就去選最好的鏢局，去請他們……」

王俊點點頭，道：「哦！」

于重接道：「如若咱們要請兩個殺手，那麼派人請兩個殺手來了。」

王俊道：「咱們居無定處，金錢財物，都放在什麼地方？」

于重道：「都存在幾家大銀號中，其中以山西福記柳家的銀號存欵最多。」

于重伸手從懷中，摸着一個存摺，道：「大哥，這是一個十萬銀子的存簿，大哥請帶在身上，如有需用，隨時可以支取。」

王俊一生之中，從來沒有一下子，懷有如許的巨大金錢，接欵的手，也有些微微發抖起來。

于重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哥，這筆錢，大哥可以任意去用。」

王俊道：「賢弟，這可是咱們全部的欵數麼？」

于重道：「不是！這只是要給大哥用的銀子。」

王俊道：「那是說，咱們幾個兄妹，每人身上，都有一筆巨欵了。」

于重道：「咱們各位兄妹身上，每人都有一個存摺，上面，都有着很多銀子存在銀號中。」

王俊道：「于賢弟，咱們行俠仗義，濟困扶危，向來不受人酬報，那來的這麼多的銀子呢？」

于重道：「大哥，這件事，兄弟要說明一事。」

王俊道：「什麼事？」

于重道：「咱們金燈門這些錢財，都是取之有道的財物，大哥，過去咱們金燈門很富有，廉潔的一個不取，結果是把所有的財產，都變賣的精精光光，一無所有，以後，咱們開始得到應得的酬報。」

王俊道：「酬報有一個標準麼？」

于重道：「沒有，完全沒有任何標準，有錢的，咱們可以多取幾個，沒有錢的，咱們也可能要貼些銀子。」

王俊道：「這些錢，都是人家送的，還是咱們要的？」

于重道：「大都是他們送的。」

王俊點點頭，道：「原來如此。」

兩人談話之間，黃媚和蕭飛燕，已經端着酒菜行了過來。

很快的，擺好了酒菜。

菜不多，但每一樣都做的十分可口。

六個義兄妹，圍坐一桌，一面說笑，一面食用酒菜。

嬌麗的黃媚，展開了笑靨，像一隻蝴蝶似的穿來飛去，優美的聲音，像出谷黃鶯一般，使得全場中充滿着歡愉的氣氛。

王俊冷眼旁觀，發覺了嬌媚的六妹，有着完全不同的兩種性格，她有時候很文靜，文靜的有些沉悶，沉悶的使人感覺到她是個很憂慮的女孩子，給人一種憂鬱和不安。

她活潑起來，給人一種天眞可愛的感受。

這一餐飯吃的很愉快。

一餐飯畢，蕭飛燕和黃媚收拾了碗筷之後，六個人圍在一處。

蕭飛燕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哥，二哥和你談過沒有？」

王俊道：「談什麼？」

蕭飛燕道：「關於那張百萬？」

王俊道：「沒有啊！」

蕭飛燕道：「我們決心要追查一段往事，一段很沉痛的往事，但此事動機，不合咱們金燈門的規戒。」

王俊道：「這個，我又能如何帮忙呢？」

蕭飛燕道：「金燈門的大哥，擁有一個特權，那就是——他可以下令要我們爲某一件事行動。」

②（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令・圖

虎胆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文天華離開素素姊妹後，逕投丐幫京陵分舵，分舵主黃介宇告知他已找到關宏濤，但已遭人暗算，在丐幫弟子找到他時，便見他昏迷地上，此刻正躺在後堂，文天華入見，也不能看出關宏濤身中何毒，黃介宇建議飛函丐幫華長老到來診視，文天華無可奈何下只好一切付托黃介宇，他離開丐幫後，急忙趕返家中，當他踰牆縱入院落，驀見二老僕郝壽臣及王姥姥恭候院中，文天華對這上代就在家中服務的老人，不敢怠慢，忙請進房中，小蝶獻上香茗後，王姥姥命她出去，不聽叫喚不得進來——

心存家國恨　肩負匹夫責

小蝶欠身退了下去，文天華有點不安的叫了一聲，道：「姥姥，大叔……。」他能說什麼呢？只好笑了一笑，不再說什麼了。

郝壽臣輕咳一聲，道：「少爺，您把東門外那爿莊地賣了？」

文天華訕訕的道：「我價錢賣得很好，賣了二十七萬兩銀子哩！」

王姥姥道：「少爺，現在家裏並不缺錢用，您又何必賣那莊子呢？」

文天華道：「在某方面說來，家裏暫時是不缺錢用，可是馬上就爹和娘的冥壽之日，這是他們兩位老人家合起來的百歲壽誕，我想這次多花一點銀子，週濟窮苦的人，為兩位老人家錫福。」

郝壽臣道：「這件事那用少爺操心，老奴早已準備好一萬兩銀子了。」

文天華搖了一搖頭道：「今年不比往年，我想多用一點，因為是最後一次，以後我們只能看情形，量力而為了。」

王姥姥點頭道：「老爺夫人去世已經七年了，每年忌辰週濟費一萬兩銀子，已經用去六萬兩，長此下去，何日是了，事情總有個結了，少爺的看法老身認為很有道理。」

天知道文天華最初打的是什麼主意，王姥姥倒眞能體諒文天華，文天華聽了心裏說不出的感嘆與自疚。

郝壽臣道：「少爺這次準備用多少銀子週濟貧窮呢？」

文天華道：「今年是兩位老人家的頭七年冥壽，七七四十九，我想撥出四萬九千兩銀子作為濟貧之用。」

王姥姥道：「這個數目很得體。」

郝壽臣皺了一皺眉頭，說道：「四萬九千兩銀子，我們還是可以想到別的辦法的呀！那也……。」

文天華截口道：「大叔，你有所不知，我還有別的用途，錢少是不行的。」

王姥姥面色一正，道：「少爺，你這樣大手筆的花銀子，也不是一個辦法啊。」

文天華道：「是，我也看到了這一點，坐吃山空，就是有金山和銀山，也經不起只出不進的花用，所以，我想一次多籌一點銀子作一個適當的運用，也好找出一個挹注的辦法。」

郝壽臣面現喜色，點頭道：「少爺所見甚是。」

王姥姥搖頭一嘆，道：「老爺夫人一向就不主張當商作買，現在，老身也不便再說什麼了。」

文天華伸手懷中取出壹拾伍萬兩銀票，交給郝壽臣，道：「這是十五萬兩銀票，該怎樣經營，就請你看着辦吧。」

郝壽臣接過那十五萬兩銀票，欲言又止的，嘆了一口氣。

王姥姥却是忍不住道：「少爺，不是老身無禮問你，你今天一天就花十萬兩銀子麼？」

文天華道：「姥姥問得對，那銀子沒有完全花掉，是被一個朋友暫時借去了。」

文天華對這兩位老人家，唯一的辦法，就是臨機應變，否則一說實話，那就有得數說。

王姥姥長嘆一聲，道：「少爺，你近三四年來，怕莫花了四五十萬兩銀子吧！銀子是老爺夫人留給你的，我們做下人的也不好說什麼，可是，我們心裏非常愧疚，……」

她不能把話說得太重，只能點到為止，搖了一搖頭接着又說：「現在少爺您，也有二十五六歲，也該娶個少夫人替你主持中饋了。」

文天華笑着道：「還早！還早！」

王姥姥道：「不早哩！老身今天倒要和少爺談一談這件事……。」

文天華眞的頭痛了，正不知如何應付的時候，只聽王姥姥接着道：「夫人在世的時候，原曾替少爺你定了一房親事，後來彼此斷了音信，所以，夫人一直沒有告訴你，最近女方有信來了，少爺看個日子，去把少夫人娶了回來吧。」

在從前，男女婚嫁，視父母之命為天經地義之事，所以王姥姥的語氣說得非常肯定。

文天華做夢也沒想到父母早已替他訂了親，當時只驚得跳了起來，道：「什麼，我已經訂了親！」

王姥姥笑笑道：「你不高興麼？」

文天華心裏眞的非常不高興，可是，任他如何不高興，口裏也說不出「不」字來，因為那時候的禮法，他是站不住脚的。

文天華搖頭道：「我不相信！」

王姥姥道：「您不相信也不行，您看，這是你們早年換的庚帖和信物，還有夫人的遺命與最近女方的來信。」

說着，從她寬大的衣袖之內，取出一大把東西，站起身來，交給文天華。

文天華一楞，王姥姥的東西已經塞到了他手中。

王姥姥把東西交給文天華後，與郝壽臣躬身一禮，道：「恭喜少爺！我們就此告退。」

文天華手裏接着那些東西，心裏是亂得一塌糊塗，二老什麼時候走出去，他都不知道。

他似乎是被這個意外的喜訊難住了。

「少爺，您的消夜準備好了！」

這時，文天華那還有什麼心情吃消夜，冷漠的一揮手道：「不用了。」

小蝶囁嚅的又叫了一聲：「少爺……」

文天華這時心裏煩得要命，一肚子火氣，正無處出得，雙眉一皺，喝聲道：「囉嗦什麼，不用了就不用了。」

小蝶是一個非常伶俐的孩子，在文天華面前，向來是盡心盡意，也從來沒有被斥責過，文天華這不大嚴重的一聲叱喝，她却有點受不了，心裏說不出的委屈，嚶嚀一聲，忍不住哭了起來。

文天華話說重了，自己尚無所知，小蝶哭起來了，他又是一楞，道：「小蝶，你……」

「哼！好大的少爺架子！」驀地，身後有人替小蝶打起抱不平來。

來人的輕身功夫委實高明，到了他身後，他竟然一點都不知道。

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他不是心煩意亂的話，也許不一定察覺不出來。

文天華心中暗吃一驚，但，却不慌不忙的緩緩回過頭去，轉頭之際，他連問都沒有問來人的身份。

穩定的眼光，落在風婆卓影娘身上，淡淡一笑，道：「原來是卓老俠，有何見教？」

風婆卓影娘未來之前，與雷公古震天鬥了幾句口，這時心裏怒氣未息，因此，沒好氣的道：「好狂妄的小子，我老了，功夫可不老，你要不要比劃比劃。」

文天華暗自「哦」了一聲，自己又說錯了話，對一個老女人稱她老俠，豈不是自找難看，他這一自找麻煩，反而把剛才滿腦子的煩惱一掃而光，暗自思量道：「這位風婆此時找來，不知安的是什麼心，也罷，今晚反正心裏煩，就拏她消遣消遣也好。」

心裏打定主意，文天華乾脆地一點頭，道：「敢不應命！」

風婆卓影娘哈哈一笑，道：「好小子，老身就叫你見識見識什麼是絕頂輕功，你來吧，你追得上老身，老身就算你輕功天下第一。」

文天華一笑，道：「你一個人尊我輕功第一行麼？」

風婆卓影娘雙目一瞪道：「有什麼不行，我把第一的美號讓給你，誰敢放屁。」

話聲一頓，接着馬上又道：「如果你追不上老身呢？」

文天華一笑道：「我可沒有什麼第一的美號讓給你。」

風婆卓影娘道：「我要你老老實實的回答我幾句話行不行？」

文天華暗暗一笑，忖道：「說來說去，這才是她眞正的目的了。」點頭道：「好。」

風婆卓影娘道：「君子一言。」

文天華道：「駟馬難追。」

「去！」風婆微一長身，身子直綫般破空而去。

文天華跟身而上，但聞衣袂飄風之聲，眨眼間她已遠出二丈多遠。

這等絕世輕功，眞不愧她擁有風婆之號，文天華微微一笑，當下一加勁力，放腿疾進。

兩人飛簷越脊，在京陵城屋面上，較上了脚程。

風婆放出全力疾進，快如電閃，片刻之間，橫過了京陵城，奔上了鍾山。

風婆卓影娘一口氣疾奔下來，暗暗估計，至少已經把文天華拋落八九丈了，因此回頭望了一望。

誰料事實大出意外，文天華不但未被拋後，而且，就在自己身後，步履輕鬆，毫無吃力之感。

風婆暗暗吃驚，忖道：「我現在只有最後一着了，再拋不掉他，就得認栽了。」身形陡然向地上一伏，貼着地面，手足並用的，向着鍾山峯疾飛。

文天華驚「咦！」一聲，暗道：「她莫非就是潤華大姐！」

念中，也是身形一伏，使出了風婆卓影娘同樣的身手，但却比風婆卓影娘更是快疾，不到二十丈，就超越了風婆卓影娘。

風婆卓影娘見了文天華的身法，更是大為驚訝，停下身來，叫道：「小兄弟，不要比了，我老婆子服了你了。」稱呼陡然之間變了。

文天華一笑定住身形，風婆卓影娘吸了一口氣，追落文天華身前，道：「小兄弟，老身認輸，算你為天下輕功第一，不過，我還希望你能回答我一個問題。」

文天華點頭一笑道：「你能不能先回答我一個問題？」

風婆卓影娘道：「你年紀輕輕的，為什麼

一點虧不吃。」

文天華問道：「老大姊，您的閨名可是叫『潤華』二個字？」

風婆卓影娘大爲震驚道：「你怎樣知道我叫『潤華』？」

文天華抱拳一禮道：「小弟見過師姊！」

「啊！」風婆卓影娘呆住了，簡直叫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

文天華微微一笑道：「老人家很是惦念師姊您。」

風婆卓影娘回過神來，笑道：「原來你是小師弟，這就難怪了。」

接着，神態一肅，說道：「老人家福體康安？」

文天華輕快的道：「好極了。」

風婆卓影娘嘆息一聲，道：「老人家傳了老師姊三天輕功，老師姊就已終身受用不盡，可惜一別數十年，老師姊却連再見他老人家一面的機會都沒有，好不叫老師姊懷念。」

文天華道：「老人家很欣慰老師姊在輕功上能有今天的成就。」

風婆卓影娘愕然一怔，道：「老人家知道我？……」

文天華微微一笑，道：「老人家很關心每一個和他有關係的人。」

風婆卓影娘心中原本感恩不已，聽了文天華的話，更是產生了一種激動的感覺，慨嘆一聲，道：「老姊姊眞慚愧，實在辜負了他老人家栽培的玉意。」

她練了這身絕世輕功，平心檢討起來，沒有做得幾件有益於人的大事，因此心中甚是感愧。

文天華寬慰地道：「話不是這樣說，老師姊你不過是際遇不同，機緣未到而已。」

風婆卓影娘心懷梗梗的道：「小弟，你說得好……不過以後，老師姊眞要打起精神來做幾件有益人羣的事，以期無負他老人家對我的栽培。」

一陣哈哈大笑傳了過來，道：「老婆子，你們怎麼不較量了，倒談起來了。」

風婆卓影娘笑罵道：「老頭子，快快上來，我遇到我的師弟了。」

其實不用她招呼，雷公古震天的一顆光頭，已從山下樹蔭之中冒了出來，大袖飄飄的落在他們面前。

風婆卓影娘一把拉着雷公古震天道：「快快見過文師弟！」

老婆子顯然是高興過了頭，忘了大小身份，反而要雷公見過文天華。

雷公古震天可沒敢表示什麼，呵呵一笑，道：「理當！理當……。」

文天華微微一笑，跨步向前，作了一個長揖，道：「小弟，見過老哥哥！」

雷公古震天還了一禮，道：「不敢當！不敢當！你們認了同門弟子，眞不知道省了我老頭子多少麻煩，要不你這位老師姊就有得你受了。」

風婆卓影娘怒喝一聲，道：「你在胡說些什麼。」

雷公古震天忽然「哦」了一聲，話鋒一轉，道：「天華，你說你那師姊糊不糊塗，學了一身絕世輕功，却叫不出師父是誰來，你今天可以了了他這片心願吧。」

文天華笑問風婆卓影娘道：「你眞的不知道他老人家的來歷麼？」

風婆卓影娘嘆息一聲，道：「說來慚愧，他老人家敎了我一身上乘輕身功夫，當時，他老人家就沒有要我叫過他老人家一聲師父，他老人家認不認我這個徒弟，我都不知哩！剛才要不是你認了我這老師姊，老師姊才知道他老人家已經認了我了，你想，我怎會知道他老人家的來歷？」

文天華笑了一笑，搖頭道：「小弟也不清楚他老人家來歷。」

風婆卓影娘一怔道：「你怎麼也不知道，你難道也沒正式向他老人家磕頭麼？」

文天華道：「小弟倒是向他老人正式磕頭，但他老人家除了敎小弟武功外，也絕口沒提過他自己的事。」

風婆卓影娘道：「你跟他老人家學了多少時候的武功？」

文天華道：「前前後後算來，總有十年左右。」

風婆卓影娘道：「你才眞的糊塗，十年時光可不比三朝二日，你就不問，看也該看出來呀。」

文天華道：「師姊，你有所不知，這十年來，小弟就沒和他老人家眞正相處過一天。」

風婆卓影娘道：「那你是怎樣向他老人家學武功的？」

文天華道：「是他老人家自己來找小弟的，他老人家敎過小弟武功，留下應做的功課，他老人家就去了，有時三個月來一次，有時半年來一次，到了後來幾年，他老人家好幾年才來指敎小弟一次，說來小弟和他老人家相交的時間，還沒有你整個的三天多哩。」

風婆卓影娘道：「他老人家眞是個怪人，我那個時候，不過是十二三歲，也是他老人家自己找上我的，可也沒有整整的三天，不過是每天黃昏時候的個把時辰而已。」

雷公古震天笑道：「這種方法傳徒弟倒是省事得很，這樣看來，他老人家一定有很多徒弟了，不知你們有多少兄弟姊妹？」

文天華道：「就小弟所知，除了師姊外，似乎再無他人。」

雷公古震天道：「你姊師的輕身功夫委實高明，可是，她除了輕功特別高明外，其他的就不敢恭維了，但不知令師傳了你一些什麼功夫？」

風婆卓影娘雙目一瞪，赫赫呼呼的道：「看你的樣子，好像不服氣似的，兄弟，給他一點敎訓，替師姊出一口氣。」

文天華微微一笑道：「小弟因爲世居京陵，平日不便携帶打眼的兵器，他老人家只敎了晚輩一些指掌上的功夫和一套扇法，別的功夫就很少研究了。」

古震天道：「咱們走兩招玩玩如何？」

文天華望着風婆卓影娘，訕訕的笑道：「這……這……。」

風婆卓影娘笑着接口道：「他就是這種賤骨頭，你不打他一個『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他是不會心服口服的。你只管放手的敎訓他一頓，沒關係的。」

雷公古震天呵呵一笑道：「你聽到了沒有，別叫你師姊丟人才好。」

雷公古震天年老心不老，他眞的有點不服氣鍾山大俠對文天華的那份禮遇，所以想較量較量他。

文天華無可奈何的點了一點道：「那麼小弟就恭敬不如從命，有請老哥哥指敎了。」

雷公古震天道：「老夫的功夫，是在一雙拳頭上，你可要小心了。」

文天華道：「小弟久仰老哥哥拳力一出，開天闢地，山河變色，我可無法抗衡，現只有以小巧功夫現醜，老哥哥可不要見笑。」

雷公古震天道：「自己人沒關係，你先出手吧。」

文天華道：「看招！」雙肩一晃，欺身向前，掄指揮掌，就是一輪急攻。

雷公古震天見文天華毛毛燥燥的一上手就使出了全力，心中暗笑一聲，忖道：「此子不過爾爾……。」

一念未了，文天華的招式已然遞到，雷公古震天忽然心神一凜，暗道了一聲：「不好！」晃身急退。

文天華攻了九招，雷公古震天退了九步，在文天華這九招攻勢之中，雷公古震天雙手被封得簡直沒有出手的機會，任他拳力開山，沒有出手的機會，也是枉然。

文天華一口氣攻了九招，旁邊只樂得風婆卓影娘笑不停口。

九招攻過，文天華攻勢一緩，讓給雷公古震天一個反擊的機會，雷公古震天大吼一聲，揮出一拳。

他被文天華迫得一連退了九步，心中那股窩囊氣可想而知，這一找到機會，那一拳還不使出了全力，拳力一出，只聽「轟！」的一聲，一股强大無比的勁力，直奔文天華胸口。

文天華這時忽然改攻爲守，甚至根本就不還手，只用一種其巧無比的身法，閃讓着雷公古震天的拳力。

雷公古震天也一連擊出了九拳，可是拳拳都落了空，連文天華的衣角都沒有挨到。……

雷公古震天心裏眞氣惱到了極點，大喝了一聲：「看拳！」

正要全力再擊出一拳時，風婆卓影娘忽然笑罵一聲，道：「別不要臉了，你這一拳還能出手麼？」

雷公古震天被風婆卓影娘這一叫，才找了一個收手的機會，哈哈一笑，道：「誰會眞的出手，我不過是唬唬他而已。」

他式子一收，翹起大姆指，向文天華讚口道：「小弟，老夫眞是服了你了。」

同時，風婆卓影娘閃身而上，萬福一禮，道：「師弟，多謝你了！」

雷公古震天哇哇大叫道：「好呀！原來你心裏眞的恨了我了。」

風婆卓影娘雙目一瞪，道：「你懂什麼！師弟代替他老人家又傳了我一種身法啦！」

雷公古震天這才會過意來，敢情，文天華候着和他過手的機會，又傳了老伴一種身法，於是，忙又陪着笑臉道：「不知不罪，不知不罪，是我說錯了。」

風婆卓影娘橫了他一眼，道：「皮厚！」

雷公古震天訕訕的笑了二聲，拍着文天華的肩頭，另闢話題道：「兄弟，聽說你自己正有麻煩，那是什麼麻煩？說來大家聽一聽。」

文天華輕嘆一聲，把自己的事說了出來，接着道：「小弟已急足發信托了三位好友，去追踪覓跡去了，大約三天之後可能有回信來，只有到時候再說了。」

風婆卓影娘一轉頭，望着雷公古震天道：「老頭子怎麼了？」

雷公古震天一怔道：「什麼怎麼樣？」

風婆卓影娘道：「咱們閑着也是閑着，爲什麼不替自己兄弟去跑一趟！」

雷公古震天笑道：「好極了。」

文天華搖手道：「不……。」

風婆卓影娘截口道：「京陵你有了鍾老兒帮手，有什麼事辦不了，咱們去！」

她生怕文天華說出別的理由來阻止他們，馬上躍起身形，飛了出去。

雷公古震天向文天華笑了一笑，急急的掠身追去。

文天華望着他們遠去的背影，搖了一搖頭，忽然，目光一收，投向一棵大樹，笑道：「老哥哥，您也該下來了吧。」

鍾山大俠鍾進分枝而出，飄身落在地上，點了一點頭，道：「他們兩位去了也好，留在京陵反而打眼碍事。」

風婆雷公都是場面上响噹噹的人物，平時目標大，最引人注意，所以鍾山大俠說出這種話來。

文天華忽然劍眉一蹙，「哦！」了一聲，被一種突然興起的念頭，奪去了他的神思，沒有與鍾山大俠馬上交談。

鍾山大俠默默含笑的等着文天華，耐心的沒有打擾他。

慢慢的，文天華從凝思中跳了出來，歉然的道：「對不起，小弟剛才在想起一件事情，覺得非常奇特。」

鍾山大俠淡淡的道：「什麼事？」

文天華道：「爲了萬松坪的事，小弟準備與他們長期糾纏，所以把東門外的那幢房產賣了，以便應用，當時我只索價五萬兩銀子，但居然有人出了二十七萬兩銀子，你說合不合情理？」

鍾山大俠沉思了一下道：「這是有點慷慨得過份，……那買主是什麼人物？」

文天華道：「小弟當時沒問。」

鍾山大俠鍾進道：「回去我就馬上替你去調查。」

文天華道：「還有，小弟那關大哥，被人用一種狠毒的手法，封住了全身穴道，成了一個不言不動的半死人，他平時很少來到京陵，是誰會向他下這種毒手呢？」

鍾山大俠鍾進想了一想道：「是不是他見到了不該見到的人，因而被人下了毒手。」

文天華道：「小弟也曾想到這一點，可是既然要滅他的口，爲什麼不乾脆把他殺了，這樣一來，反而留下了痕跡。」

鍾山大俠道：「他被什麼手法所傷？」

文天華道：「好像是失傳已久的『斷金掌』，不過小弟不敢確定。」

鍾山大俠道：「他現在那裏？」

文天華道：「丐帮朋友在照顧他。」

鍾山大俠道：「去，我們去看看他。」

文天華領着鍾山大俠鍾進一同到了關宏濤養傷的地方，這時，黃介宇已經離去，只留下二位丐帮弟子在照顧關宏濤，那兩位丐帮弟子自是認識文天華，無容多費口舌，就見到了關宏濤。

關宏濤靜靜的躺在那裏，和文天華上次見到的情形差不多。

鍾山大俠伸手一摸關宏濤心口，臉色倏的一變，道：「他死了！」

文天華雙目之中湧泉般流下了兩行清淚，向着關宏濤床前拜了下去，但他沒有說任何話，顯然他心中的傷痛已非任何言語所能表達。

文天華向關宏濤的遺體拜了三拜，站起身來，走出房外，吩咐那兩位丐帮弟子道：「關大俠已經不幸去世了，貴舵主回來後，仍請替關大俠遺體作一次檢查告我。」

那二位丐帮弟子顯然還沒發現關宏濤已經死了，兩人臉上都現出了驚愕惶恐之色，可是文天華話聲一落，不待他們兩人有開口的機會，文天華與鍾山大俠已幌身而去。

兩人走出戶外，外面天色已經現出了黎明時刻的曙光，他們兩人在俗人眼中，是兩種絕對不調和的身份，因此不能再相聚在一起，鍾山大俠輕輕的道了一聲：「山雨欲來風滿樓，咱們要冷靜的應付。」身形一幌，乘着四週沒有人的時候，先自離開了文天華。

文天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也在家人未發現他通宵在外之前趕了回去。

文天華躺在床上，身體並不疲勞，但關宏濤的死，使他精神上有着過重的壓力和一種負疚的內愧。因此還是感到非常疲倦，矇矇朧朧，似睡非睡的不知不覺到了中午時分。

睡懶覺，本是公子少爺們的習慣，文天華

也間或睡睡懶覺，可是很少睡到中午時分，他這一睡到中午時分，可把王姥姥給驚動了。

房外响起了王姥姥的聲音，她在問着小蝶道：「少爺是不是生病了？」

文天華一驚而醒，接口答話道：「不是生病，只是昨晚很晚才入睡。」

王姥姥吁了一口氣，道：「你這就叫人放心了，你是不是在想你那未過門的妻子？」

文天華除了皺眉頭外，能說什麼呢？

王姥姥對文天華的婚事，似乎有着視爲己任的執着，見文天華沒有答話，便認爲文天華默認了她所說的事實，呵呵一笑，道：「少爺，不瞞你說，老身斗膽，已經替你作主給了對方回信了，您就靜候佳音吧！嘻！嘻！嘻嘻！……！」帶着一份自我陶醉的喜悅，轉身走出去了。

文天華吁了一口氣，匆匆梳洗已畢，向小蝶吩咐了幾句話，便到丐帮去找黃介宇。

丐帮華長老已然來到，並且仔細檢查關宏濤的遺體，文天華到達的時候，華長老已和黃介宇談論着關宏濤的事。

文天華與丐帮帮主華雲峯雖然早已是朋友，可是對這位在丐帮中號稱四海郎中的華長老倒是第一次相晤。

兩人一經交談之下，便都有着相見恨晚之感，立時，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問到關宏濤的傷情，華長老華子欣肯定的點頭道：「不錯，關大俠中的確是失傳已久的『斷金掌』，而且，我老化子也確有保住他生命的手段，可惜的是我老化子來遲了一步。」

文天華道：「你老哥，走遍天涯海角，可知有什麼人練得有『斷金掌』力？」

華長老搖了一搖頭道：「這個……我老化子倒是一無所悉。」

黃介宇接口道：「近日來京陵地面上來了很多外路人物，不知文爺你注意到沒有？」

文天華點點頭道：「略有所聞，但小弟並未過份重視這件事情。」

黃介宇道：「老化子曾派人暗中查探他們，好像他們都是爲了你文爺而來。」

文天華雙眉一軒，笑了一聲，說道：「爲我！……」

黃介宇道：「這一點，我老化子也是想不透，照你文爺的爲人處世，應該沒有得罪他們的地方，……」目光一轉，望着文天華，希望他能解釋一二。

文天華皺了一皺眉道：「難道是因爲我管了翡翠雙姝的事？……那是說段芝霖已經察知了翡翠雙姝的企圖，也知道了小弟在帮助他們？……」這只是猜想，所以他說得非常猶疑。

黃介宇道：「我老化子冷眼旁觀，段芝霖也許已經知道了翡翠雙姝的意圖，甚至他已經有了他的安排，但不一定與那些外路來人有什麼關係，我老化子看，這可能是兩檔子事，只不知他們爲什麼要來找你文爺的麻煩？」

文天華暗中思潮起伏，一連轉了無數的念頭，終於，搖了一搖頭，說道：「小弟也想不出其中道理來，小弟在京陵地面上雖然混得小有名氣，但很少到外面去惹是生非，嚴格說起來，小弟不過是京陵城中無數紈袴子弟之一而已，……。」

黃介宇一笑截口道：「文爺，您說得太自謙了。」

文天華笑了一笑，道：「至少世人對小弟的看法是這樣。」

華長老道：「老化子這次來到京陵，敝帮主曾再三叮嚀老化子，將來一切行止，應與老弟你密切配合，老化子我……嘻！嘻！……」

他心裏實在有點不服氣，可是他對文天華的印像太好，所以也說不出口，只好嘻！！嘻笑了出聲。

文天華劍眉一凝，沉思了一陣，一點頭，說道：「也罷，小弟只有在二位之前，現出原形了。」

說着，伸手懷中取出一座象牙人像，托在手中一舉。

那象牙人像一現，但見華長老與黃介宇面現驚訝之色，齊皆一肅，「啊！」聲道：「原來文爺您是……」

文天華一收手中象牙人像，搖手止住他們話聲，道：「兩位心裏知道就是了。」

黃介宇嘆息一聲，自怨自艾的道：「我老化子眞糊塗！枉自身爲京陵舵的舵主，竟一直沒有眞正瞭解您的爲人。」

文天華一笑道：「要大家都知道了小弟的底緒，小弟在京陵地面上還能做事麼？」

華長老道：「這樣看來，那些外路朋友，說不定便是冲着你來的了。」

文天華道：「希望不是，要是的話，那就很使人頭疼了。」

華長老道：「京陵地面上，知道你身份的人，還有那幾位？」

文天華道：「一位，鍾山大俠！」

黃介宇一苦臉道：「就是昨晚來的那糟老頭子？」他又走眼了，駐在京陵，竟不認識鍾山大俠其人。

文天華點了一點頭道：「他也是昨天才知道的，此外便無他人了，……哦！……。」

心中一動，忽然想起了一事，額頭上當時就現了汗。

黃長老目光如炬，立時看出文天華神色不對，關切的道：「老弟，你……。」

文天華道：「另外還有二人知道小弟的身份。」

華長老與黃介宇神色一凜，但都沒有出聲發問，只舉目靜靜望着文天華。

文天華嘆息一聲，道：「那就是萬松坪的萬氏兄妹，但現在都遭到了不幸。」

黃介宇一拍大腿道：「着！我怎樣一直都沒想通。」

華長老冷笑一聲，道：「兄弟，你的事敝帮絕不坐視。」

文天華道：「師門恩怨的事，小弟倒不在乎他們，可是他們這時來得太不是時候了。」

黃介宇道：「文爺，你只管放手對付他們，翡翠雙姝的事，就由敝帮替你代勞好了。」

文天華一笑道：「翡翠雙姝的事，小弟眞要辦起來，並沒有什麼太多困難，……主要是小弟別有所圖，小弟這幾年來日思夜想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要從京陵黑獄之內救出一位前朝遺老，而小弟之承攬翡翠雙姝的事，不過是其中步驟之一而已。」

黃介宇驚愕的道：「你要反官刦獄！…」

文天華正色道：「元韃子以異族入主我大漢江山，已是主非我主，官非我官，說什麼反官刦獄，那不過是爲我大漢大民族，首倡義幟而已。」

華長老與黃介宇肅然起敬道：「文爺原來是寄身江湖，心在邦國，令人可敬可佩，老化子等好不慚愧。」

文天華一笑道：「兩位何愧之有，其實貴帮主早已是小弟的同道志士了。」

華長老與黃介宇相顧愕然，一連「啊！啊！……」了好幾聲，最後黃介宇才道：「原來如此，怪不得敝帮主再次叮嚀老化子，在京陵地面上有事，但唯文爺你的話是聽。」

文天華道：「那是貴帮主謬賞小弟了。」

華長老「噗哧！」一笑，道：「老化子明白了，老化子這次京陵之行，乃是專爲老弟你跑腿而來。」

文天華道：「小弟在京陵地面上雖然結交了不少朋友，多年只能觀風傳信，難當大任，是以有請老哥哥前來相助一臂之力。」

華長老笑向黃介宇道：「帮主把你派到京陵來當舵主，又命小兄前來京陵相助，那分明是非常看重你我兄弟，所以才賦予你我兄弟這般重任，我們可不能讓帮主對我們失望了。」

黃介宇精神抖擻的道：「義之所在，生死不渝。」

文天華一抱雙拳道：「兩位老哥忠義過人，小弟先此謝過了。」

華長老一面抱拳應禮，一面搖頭道：「慚愧！慚愧！」

文天華告辭去了。

華長老與黃介宇此後也似是完全變了一個人，變得走路的時候都特別有勁。

文天華差不多有三天沒有在夫子廟前出現了，很多人都因找不到他而着急，但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第三天他回到自己府中的時候，他的書桌上已有三封信，一份請帖和一包東西在等着他了。

第一封信是翡翠雙姝寫來的，請他去見一面，第二封信與第三封信，是爲了萬松坪事件的回信，兩封信的意思都差不多，一時之間無可奉告。

那包東西也是爲萬松坪事件而來的，那是嚴密搜查出事地點後找來的一些可疑的東西，都是一些零零碎碎，文天華看了一眼，就又把它包了起來，準備慢慢研究。

文天華把看請帖的次序列在最後，發請帖的人——張光世——生疏得腦子裏毫無印象，但發請帖的地點，却使他一雙星目睜得老大，口中不住的發出一陣一陣的冷笑。

敢情，那請帖乃是來自他剛賣出去的那座莊院，不過現在那座莊院改名叫做「五福樓」了。

文天華將請帖向懷中一收，站起身來，又想出去了，小蝶見了，忙叫道：「少爺，您請等一等，王姥姥就要過來看您了。」

小蝶不提王姥姥還好，當她一提起王姥姥時，文天華先是皺起一雙劍眉，惟恐逃避不及的道：「我有事不能等她了，有事我回來自會去看她。」脚下加快，身形一幌，急急忙忙的逃去了。

王姥姥對他的關心和愛護，那是沒有半句話說的，可是，她那裏知道文天華的處境和心情，所以她的關切和愛護，反而只有使文天華頭痛。

文天華對她雖然頭痛，但又毫無辦法，因爲她並不是一般下人，她在文天華父母雙亡之後，簡直是等於文天華的老祖母了。

文天華三脚兩步，離開了自己的家，便一直去見榴花夫人素素。

房裏只有榴花夫人素素一人在家，娟娟正在秦淮河畫艇上應酬。

文天華與榴花夫人素素相見之下，素素迫不及待的便問道：「大哥，你這二天那裏去了？段芝霖那老鬼就要躲到烏龜殼裏了，以後要動他就更難了。」

文天華淡淡的道：「什麼烏龜殼？」

榴花夫人素素訝然道：「你難道還不知道？那老賊已因得威武將軍之助，受命接掌『黑獄』總管，明天就要上任了，『黑獄』警衞森嚴，高手如雲，他這一到任之後，我們要再想動他，那就比登天還難了。」

文天華不在意的一笑，說道：「原來這回事。」

榴花夫人素素黛眉一顰，道：「我們得趕快動手呀！」

文天華了搖一搖頭道：「現在還不是動手的時候。」

榴花夫人素素抗言道：「現在不是時候，將來就更沒有機會了。」

文天華忽然話鋒一轉，道：「素妹，你猜我這二天那裏去了？」

榴花夫人素素哭笑不得的一跺蓮足，道：「大哥，你別顧而言他，好不好？」

文天華一笑道：「小不忍，則亂大謀，此之謂也。」

榴花夫人怔了一怔，口中吶吶道：「大哥，你……。」

文天華笑了一笑道：「這二天我就因爲這件事，到『黑獄』之內遊歷了一趟。」

榴花夫人一楞道：「你早就知道他要當『黑獄』總管了？」

文天華道：「小兄何止早就知道，簡直可說他這『黑獄』總管就是小兄替他爭來的。」

榴花夫人素素大惑不解地道：「你替他掙來的？」

文天華點頭道：「可以這樣說，我在暗中給他出了很大的力。」

榴花夫人素素迷惑的道：「大哥，你是在帮誰的忙呀？」

文天華道：「當然是帮你們姊妹的忙，其次就是我自己的忙了。」

榴花夫人素素被文天華說得雲裏霧裏，愕了半天，嘆息一聲，道：「大哥，人家都快要急死了，你還有心情開玩笑。」

文天華面色一正道：「我不是和你開玩笑，說的完全是實話。」

榴花夫人素素螓首輕搖道：「小妹是個笨人，不懂你的意思。」

文天華說道：「你還記得不，前幾天娟娟問過我一句話，問我爲什麼這樣熱心帮你們的忙，當時，我曾說過『我並不是沒有目的』的話。」

榴花夫人素素望了文天華一眼，點了一點頭。

文天華長嘆一聲，道：「當時，我沒有說明原因，現在倒可以告訴你了，並且有請你賢姊妹鼎力相助。」

說着，神態肅然的向着榴花夫人作手拱了一個長揖。

榴花夫人素素驚「啊！」了一聲，避身而起，讓過一邊，還禮不迭的道：「大哥，有話好說，你這樣可要折煞小妹了。」

文天華目光流轉，打量了四週一眼，道：「請密室相談。」

榴花夫人素素把文天華領進特別設備的密室，相對坐下，文天華訕訕的笑了一笑，道：「不瞞你素妹說，小兄有一位關係非常深厚的長者，被囚在黑獄之內，小兄有意救他出獄，苦於計無所出，這次兩位賢妹的事，倒給小兄帶來了一個機會，這是小兄的一片私心，尚請賢妹不要見笑。」

榴花夫人素素要沒有文天華的相助，根本連段芝霖的人都找不到，更不用說報仇雪恨了，文天華雖然稍有私心，倒是不能責怪於他。

苦笑了一聲，榴花夫人素素道：「大哥，你太見外了，你的事，還不就是我們姊妹的事，吩咐就是。」

文天華道：「小兄實話實說，小兄安排在黑獄之內替兩位賢妹報仇，主要的用意是在掩護小兄的救人行動。」

榴花夫人素素微微一皺蛾眉道：「你把兩件事情併在一起，不是難上加難了麼？」

文天華道：「賢妹，你有所不知，其中大有道理。」

榴花夫人素素道：「小妹洗耳恭聽。」

文天華道：「小兄先說我要救的那位長者，因爲他身份特殊，當朝極爲重視，因此小兄打救他時，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否則，一朝失敗，他必被當朝立時處死，因此在打救他時，小兄非計出萬全不可。」

榴花夫人素素的心跳加快了，神情也有點緊張起來，但她極力忍耐着沒有出聲打岔。

文天華換了一口氣，接着道：「但小兄又沒有絕對的把握，可以一擊成功，所以只有借助賢妹的復仇爲掩護了。」

榴花夫人素素原也是冰雪般聰明的人，這時雙目一亮，恍然而悟地道：「小妹知道了，因爲小妹的報仇行爲乃是私人恩怨，用他做掩護，縱或一擊不中，還可以繼續再來，這樣就不致暴露你的眞正企圖了。」

文天華點頭道：「正是此意。」

榴花夫人素素道：「如果你的企圖無法達到，那就小妹的仇也不能立時得手了。」

文天華歉然道：「有請賢妹原諒。」

榴花夫人素素嘆了一口氣，道：「那人就這樣重要麼？」

文天華道：「他人身繫民族生機，國土重光，你說重要不重要。」

榴花夫人素素沉思了片刻道：「事成之後，你不是也不能在京陵立足了麼？」

文天華道：「國破山河泣，男兒恨滿胸，區區這個家何足掛齒！」

榴花夫人素素全身一震，霍的肅然起立，道：「大哥，小妹羞愧，有請大哥莫棄。」

文天華微微一笑道：「小兄今日向賢妹披肝瀝膽，便因賢妹乃是巾幗奇英，可共生死，早視賢妹爲志士了，日後相勞賢妹之處甚多，你可不要厭煩。」

榴花夫人素素正色道：「小妹有蒙大哥提携，共赴國難，榮及祖先，感激不盡，小妹誓不畏難，一定不會使你失望就是。」

文天華一笑道：「賢妹眞是位巾幗奇英，小兄沒有看錯你……至於，娟娟方面，她年事尚輕，最好暫時守口不宣。」

榴花夫人素素點頭道：「小妹知道。」

文天華忽然道：「你今天可是準備有所行動？」

「是！」

「把它取消了！」

「是！」

「我走了！」

榴花夫人素素送走了文天華，也送走了久壓在心頭上的私仇私恨，代之而起的是偉大光榮的召喚。

× × ×

文天華東門外那爿產業，換主到現在，不過三四天時光，現在却完全變了一個樣子，先別說那座莊院，就通往那莊院的道路，就使人有着耳目一新之感。

路面不但加寬了，修平了，而且道路兩旁竟然冒出了兩行丈多高的行樹。

至於，那座莊院，那就更不要說了，全是粉刷一新，油漆得光輝燦爛，五彩奪目。

尤其使人注目的是，他們在頭門外面還搭蓋了一度五丈高的排樓，排樓上金碧輝煌的掛着一塊上書「五福莊」的橫匾。

再看那題匾的人，簡直要把你嚇死了，赫！竟是金陵王布哈托的親筆手書。

金陵王布哈托的這筆字雖然寫得東倒西斜，比一般蒙童好不了多少，可是那氣派却壓得叫人不敢抬頭正視。

數千道强烈的燈光一齊照射在金陵王布哈托手題的「五福莊」三個站不穩的大字之上，文天華便低着頭從那排樓下面，走進了「五福莊」。

莊內賀客像螞蟻一樣的多，金陵地面上稍有頭臉的人，差不多都是這裏的座上客。

文天華一路向熟朋友打着招呼，跨步入了大廳，正要找尋主人致意的時候，人羣裏忽然擠過一個人來，笑着向他抱拳一禮，說道：「文爺大駕光臨，蓬蓽生輝，家主人後廳有候，請！」

文天華目光一凝，認得來人乃是在胡三那裏見過一面的江豹，心中微微一楞，笑道：「原來是江爺，請恕小弟前次相遇，有眼不識泰山，諸多失禮……。」

江豹一笑道：「文爺太客氣了，論身份地位，在下只是這裏的一位總管，以後在京陵地面上，尙請文爺多多担待。」

江豹領着文天華從人羣之中擠了進去，穿過大廳之後，到了後面「心齋」之前，江豹側身一讓，道：「文爺，請！」

文天華過去很喜愛這座「心齋」，常常到這裏來住二天，那「心齋」兩字，還是他自己親筆題的。

文天華抬眼望去，只見門楣上「心齋」兩字依然故我的還在那裏，那兩個字的存在，使文天華心理上保有了一份親切之感。

文天華笑了一笑，舉步向「心齋」之內走去。

身後，江豹忽然大聲道：「文爺駕到！」

裏面發出一聲清朗的笑聲迎了出來，文天華舉目望去，只見迎出來的主人，也是一位年輕人，甚至比自己還要小幾歲，長得斯文秀雅，給人第一眼的印象非常佳良。

文天華是出賣祖產的人，如今舊地重囘，縱令他胸襟豪邁，看得開事理事態，總不免有着那麼一點傷懷之感，可是現在他見到了這位接手的人，心中不由得又是一慰。

文天華正在心潮起伏，念轉如飛之際，對方已是雙拳一抱，道：「小弟張光世，久仰文兄豪情俠骨，風采高雅，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文天華未等他話完，一面抱拳還禮，一面截口道：「小弟乃是不學無術之人，如何當得起張兄如此謬獎，慚愧！慚愧！」

肅客上座，江豹一欠身告退而去。

侍童獻上香茗，張光世與文天華便由寒暄而談到文事武功，兩人都有相交恨晚之感。

正當他們談得高興的時候，江豹忽然急急而來，道：「王妃鳳駕已到，請公子出迎。」

張光世一臉莫可奈何的神色，向文天華搖了一搖頭，歉然地道：「世俗之禮，令人心煩，但又不得不勉爲應對，文兄請小候，小弟很快就囘來，再請教益。」

文天華欠身道：「張兄迎接王妃要緊，請不要客氣。」

張光世輕喝一聲，道：「來人呀！」

應聲出現一個清秀丫環，盈盈一禮，道：「公子有何吩咐？」

張光世微微一擺手道：「去把霞姑娘請來，替我陪一陪文公子。」

那丫環應了一聲：「是！」明眸輕揚，打量了文天華一眼，轉身便待退了出去。

文天華輕聲叫住那丫頭，道：「不用有勞了，小弟外廳舊友甚多，也該和他們去見見面，張兄儘管自便，不敢有費清神。」

張光世倒也不是一個忸忸怩怩的人，當下笑了一笑，抱拳而去道：「小弟失陪了。」

張光世急急的前去迎接王妃，文天華也囘到大廳去與一班熟朋友週旋。

王妃親自來道賀，她雖然只稍一停留就走了，可是，大家對張光世的估計却完全不同。

張光世的身價，在衆人眼中，突然之間，不知增加了多少千百倍。

大家對張光世加倍的欽羨和敬佩。

文天華沒有再去找張光世，張光世也被許多人包圍着抽不出身子來招待文天華。

夜宴畢，「五福莊」外龍水般的馬車消失了。

文天華是安步當車而來，現在又安步當車而同，清凉的月色照在寧靜的大地上，响看文天華輕微步履之聲。

驀地，一道細如蚊蚋般的細語，透入文天華耳中道：「前路有人對你不利。」

文天華向着話聲來處，點了一點頭，不快不慢的保持着正常的速度。

前面是一道小山坡，文天華走上山坡，一棵大樹下面冷冷的站着兩個人，那兩個人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粗粗看去，就像兩根樹樁。

文天華當作沒有看見，我行我素的向前走去。

「小子，站住！」

文天華緩緩轉過身來，那兩人的身形巳在他身後三尺左右了。

文天華保持着適度的風度，笑了一笑，道：「兩位可是招呼在下？」

那兩個人穿着一模一樣的衣服，面孔也長得一模一樣，不過兩人的身材却是有高矮之別，一個高了半寸，另一個則矮了半寸。

這是一對孿生兄弟，誰都看得出來。

文天華心裏有數，暗笑一聲，心中暗忖道：「笨鳥兒先飛，你們兄弟，眞是一對笨鳥兒，我……。」

文天華心裏在想着該不該給這一對急功好利的過天雙星司馬登，司馬徒兄弟一點顏色看看，……。

矮個子司馬登雙眼一翻，罵道：「你這小子不是廢話，這裏除了你還有誰？」

文天華故意扭頭四向掃視了一番，笑道：「不錯，果然只有在下一人，兩位是招呼在下了，不知兩位有何賜教？」

司馬登道：「你是不是姓文叫文天華？」

文天華雙拳一抱，道：「不錯，在下文天華，不知兩位如何識得在下？」

司馬登冷冷一笑，道：「我兄弟巳經等了你好幾天了，只怪你招子不亮，懵然無知。」

文天華依然聲色不動的微笑說道：「兩位是？……」

司馬登一挺胸膛，昂首揚目的道：「你聽說過『過天雙星』沒有？那就是愚兄弟倆。」

文天華「啊！」了一聲，道：「原來是『過天雙星』司馬大俠，在下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失敬了。」

司馬登冷冷的道：「敢情你的耳朵還沒有聾，你既然聽說過我們兄弟，當然該知道我們兄弟的脾氣，你隨我們兄弟去一趟吧！」

文天華做作地一怔，道：「去那裏？」

司馬登道：「這個你就不用問了。」

文天華搖了一搖頭道：「對不起，在下還有要事，不便遵命，方命之處，有請見諒。」

這時，那一直沒有說話的司馬徒怒喝一聲，道：「姓文的，你眞不識相，還不隨我們兄弟去，難道眞要我們兄弟動手不成！」

文天華哈哈一笑道：「兩位要動手麼？爲什麼不早說，在下樂於奉陪。」

司馬登身形一射而出，右手一探，抓向文天華肩頭，道：「你找死。」

他是先出手後揚聲，話聲出口，右手五指巳離開文天華肩頭不及五寸了。

文天華身形微微一側，讓開司馬徒一抓，口裏叫了一聲：「看招！」右手一翻，五指如鈎，便向司馬徒來手腕脈之上扣去。

司馬徒嘿！嘿！一笑，化抓爲劈，便向文天華扣來五指削去。

兩個人這樣一搭上手，你來我往，就是二十多招，彼此打得功力悉敵。

司馬登見乃弟久攻不下，大喝一聲，搖身而上，雙雙夾擊文天華。

文天華力敵司馬兄弟二人，時間一久之後，便顯得有點手忙脚亂，應接不暇。

當然，文天華連雷公古震天的拳力都承受得了，自是不會敵不過這「過天雙星」司馬兄弟。

但是，他似乎有意藏拙，並未施展全力。

他是存心要敗在「過天雙星」手中，不過，他不願敗得太容易，顯得他沒有份量。

所以，他一直在司馬兄弟合手夾攻之下，極力支持了四五十招，才開始落於下風。

他雖然敗於下風，可又顯出不可輕視的力量，在險象環生之中，竟然找出他們兄弟一個破綻，大喝一聲，全力攻出兩招，掌聲呼呼，硬把他們兄弟逼了出去，然後縱身脫出他們兄弟夾攻之下，向斜側方拔腿而逃。

司馬兄弟雖然被文天華偸空逃了出去，可也更看清了文天華的功夫，沒有什麼大了不起，當時，兩人哈哈一笑，道：「小子，你還跑得了麼？」

身形齊動，一左一右，兜了過來。

正當他們兄弟堵了文天華的時候，忽然飄落一聲嬌叱，道：「你們給我住手！」

香風飄掠，一條嬌巧的人影，横空而到，落在文天華身前，擋住了司馬兄弟。

司馬兄弟見飄身而到的不過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大丫頭，那裏把她放在心上，冷笑一聲，司馬登揮手就是一掌。

那年輕姑娘打了一個旋身，讓開來掌，右手一探，便扣住了司馬登的腕脈，只聽一聲冷笑，悶哼，同時响起，司馬登一條身子巳是飛了出去。

擬神望去，只見司馬登摔出二丈開外後，才勉强拿樁站住，但却抱着一隻右手，滿臉痛苦之色。

顯然，他巳落敗受傷了。

司馬徒臉色一變，跳到乃兄身前，問道：「大哥，不要緊吧？」

司馬登輕聲道：「不成了。」

兩兄弟，心意相同，司馬徒大喝一聲：「老子和你拚了！」身子疾射而起，猛撲過去。

可是他身形撲到半空之中，忽然一折，向斜刺裏射了出去，飛步而逃。

再看司馬登時，也在司馬徒飛身撲出之際，逃得不知去向了。

那姑娘見了「噗哧！」一笑，道：「丢人現眼的東西。」倏的轉過身來向着文天華。

文天華原是站在那姑娘背後，自那姑娘現身之後，就沒和那姑娘打過照面，這時那姑娘轉過身來，看清了她的面貌，不由得一愣，道：「姑娘不是張公子身前的……」

那姑娘嫣然一笑道：「婢子輕雲，乃是奉了我家公子之命，前來請公子同返敝莊，夜話清談，想不到却遇上了一對俗物。」

文天華搖了一搖頭，說道：「我今天不想去了，請囘復貴上，就說，我改日再專程來謝罪吧。」

輕雲似是非常通情達理，微一沉思，便即點頭道：「俗物討厭，擾亂了公子清興，那麼婢子也不勉强了，婢子就陪你進城吧。」

文天華微微一笑，道：「多謝姑娘，不敢有勞玉趾了。」說着，身形一起，向着京陵城掠去。

輕雲沒有追趕文天華，只望着他的背影笑了一笑，自言自語道：「人道文公子文才武功都是一時之逸，看來只不過爾爾……。」搖了搖頭，轉身奔囘「五福莊」而去。②（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曹若冰·文　盧令·圖

一刀斬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刀斬江阿郎仁心俠行，把遭受幽靈門控制脅迫行兇的遼東七雄感化過來，那晚，江阿郎又用智揭破第一堡主西門天豪的親信手下徐理仁，勾結幽靈門的叛主行爲，內奸已除，外患暫解，江阿郎隨又與閃電刀項君彥，飄雨劍西門玉霜前往楊莊，此際正值楊莊莊主，也即是幽靈門洛陽分舵舵主楊立福，正在詢問派往與徐理仁聯絡的漢子，何以忽然中斷了徐理仁的消息，江阿郎立偕項君彥、西門玉霜闖入，向楊立福告知徐理仁因身份已洩而自戕，遼東七雄已被殺死，楊立福不信他一人能殺死遼東七雄——

飛越花樹陣　指廢惡魔功

西門玉霜道：「你可是不信？」

楊立福道：「七雄兄弟功力身手不弱，個個皆稱當今江湖高手，不是容易殺得之人！」

「哼！」西門玉霜剛自一聲冷哼，才要接話。

江阿郎已淡淡說道：「話是我說的，相信不相信，那皆但憑莊主！」

楊立福略一沉思，忽然凝目問道：「閣下，那徐理仁是因何自絕的？」

江阿郎道：「是我揭露了他的身份，又廢了他的一身功力，雖然西門堡主大度寬容，念在他相隨多年的情份上，不忍將他正以堡規，饒他一條命，但他因爲一身功力已經被廢，感覺生不如死，自絕了！」

「哦！」楊立福眨眨眼睛道：「閣下是怎樣揭露他的身份的？」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我寫了張字條通知他，要他昨晚三更時分，前來楊莊主這兒！」

「事情就這麼簡單？」

「當然不，我事先來了這兒，化裝成『幽靈門』中人的裝束，守候在莊頭上，他一到，我就現身攔住他，叱斥聽諭了他一番，然後令他回去！」

「他沒問你是誰？」

「問了，並且還問了我的身份！」

「你怎麼說的？」

「我說你楊莊主和我說話時都得恭敬聽命，自稱屬下，並說如想知道我的身份，過兩天見着你時，問你就明白了！」

「他相信了？」

「他被我先發制人的鎮懾住了，他心裏縱然有所不信，也不敢多說！」

「哦！閣下倒是很會詐人，看來閣下該是位當今江湖上心智高明的高人了！」語聲一頓，忽然嘿嘿一笑，說道：「閣下以爲我會相信閣下這些前言不對後語的矛盾話？」

江阿郎淡淡道：「我這些話那裏前言不對後語，那裏矛盾了？」

楊立福道：「你說廢了他一身功力，我問你你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和他動手的？」

江阿郎淡笑了笑道：「我在這兒令他回去之後，就立刻趕在他前頭趕了回去，在後院中攔住了他，我仍是那一身裝束，揭露了他的身份，當他明白是上了當，中了計，身份敗露驚惶欲逃時，我出手一指點破了他的眞氣，廢了他的功力，如此，你明白了麼？」

楊立福微一沉吟道：「這麼說，閣下的一身所學功力，必然高出他多多了？」

江阿郎道：「事實也確比他高過甚多！」

楊立福目光倏然一凝，道：「閣下是『第一堡』的人麼？」

「不是！」江阿郎搖了搖頭，抬手一指西門玉霜說道：「她雙姓西門芳名玉霜，是西門堡主的千金，也是名震武林的『飄雨劍』！」

楊立福心頭不禁又是一震，道：「她就是名列武林『少年六俊』第四的『飄雨劍』？」

西門玉霜冷冷道：「哼！過去江湖上只知『飄雨劍』是個少年書生，無人知道姓名，今後『飄雨劍』將以女裝眞實身份行走江湖！」

楊立福深望了西門玉霜一眼，又望着江阿郎問道：「那麼閣下尊姓大名是？」

江阿郎微一搖頭道：「現在還不是該讓你楊莊主知道的時候！」

楊立福雙目一眨道：「爲什麼？」

江阿郎淡然一笑，話鋒一轉，說道：「我想現在我該說明我的來意了！」

「閣下請說！」

「我此來是請莊主立刻解散莊中所有的屬下，離開楊莊，並從此脫離『幽靈門』，不再爲虎作倀！」

「有道理麼？」

「道理就是邪不勝正，『幽靈門』在武林中決難有所成就，必爲正道武林俠義所滅！」

「那是閣下的看法，我不以爲是！」

「莊主可是認爲『幽靈門』在武林中必能成爲一股勢力，能成大器？」

「事實上，『幽靈門』眼下在武林中，已經成就了一股龐大的勢力！」

「這麼說，莊主是不願意答應我解散楊莊屬衆，脫離『幽靈門』了？」

楊立福倏然一搖頭道：「閣下錯了，我並

不是不願意答應閣下，而是楊莊與『幽靈門』根本扯不上關係，我沒有必要答應閣下！」

江阿郎眉鋒微皺了皺，道：「如此說來，莊主是不承認是『幽靈門』的屬下，不承認是『幽靈門』的洛陽負責人了？」

楊立福道：「我請問，誰告訴閣下我是『幽靈門』的屬下了？有證據麼？」

江阿郎淡淡道：「莊主何必否認，向我要證據？」

楊立福道：「俗話說得好，『捉賊拿賍』，無憑無證，閣下豈可指良爲盜？我向閣下要證據乃是應該的！」

江阿郎兩道濃眉微揚了揚，道：「這麼說，倒是我在誣指閣下了？」

楊立福道：「事實本來就是！」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那麼我請問，莊主與『遼東七雄』是什麼關係？」

「朋友。」

「徐理仁呢？」

「也是朋友。」

「莊主知他八個都是『幽靈門』屬下？」

「知道。」

楊立福答的非常快速甘脆，他心裏似是很坦蕩！

江阿郎淡笑了笑，道：「那麼我再請問，『遼東七雄』前晚前來貴莊爲了何事？」

楊立福道：「閣下此問實在多餘，他兄弟與我既是朋友，既然來了洛陽，豈能不作禮貌性的拜望，看看老朋友？」

「如此，昨晚上，徐理仁前來貴莊又作何解？」

「那該問閣下自己，徐理仁之事，都是閣下說的，實際上我並未見到徐理仁的人影！」

「這麼說，莊主是不相信我所說昨晚的事實了？」

「我既未親眼目睹，不相信，也是人之常情！」

西門玉霜突然說道：「大哥，你眞是好耐性，好心情，這種人，你又何必還和他浪費唇舌！」

江阿郎點頭笑了笑，神色倏然一肅，說道：「楊莊主，話我已經說得夠明白了，現在我要再說一遍，請莊主立刻解散屬衆，離開楊莊，別再爲虎作倀，替『幽靈門』賣命！」

楊立福道：「我仍是那句話，楊莊和『幽靈門』扯不上關係，我沒有解散屬衆的必要，也無法從命！」

西門玉霜突然冷聲一笑道：「楊立福，你是要敬酒不吃吃罰酒麼？」

楊立福冷冷說道：「西門姑娘，『第一堡』名重武林，向受武林同道敬仰，應該講理，對不對？」

西門玉霜黛眉微揚，正要接話，江阿郎已接着說道：「莊主，我有句肺腑之言，希望莊主願聽！」

楊立福道：「閣下請說！」

江阿郎正容說道：「莊主是個聰明智者，應該明白，我既敢把所有一切與『幽靈門』爲敵的事情，毫無顧忌的全盤告訴莊主，顯見我此來之前就已下了決心！」

「哦！」楊立福眨眨眼睛道：「閣下的意思可是說這件事，不管我願意與否，皆非依照閣下的意思辦不可，是麼？」

「不錯！」江阿郎點頭道：「要不然，莊主只一將消息報到『幽靈門』總壇，『幽靈門』必盡全力調查我的姓名身份來歷，對我提高警惕！」

楊立福雙目倏然一凝，道：「聽閣下的口氣，閣下定是個大有來歷之人了！」

江阿郎淡淡道：「別把話題扯遠了，莊主還是先答我願不願意吧！」

楊立福冷冷道：「我已經說過了，無法從命！」

江阿郎道：「我希望莊主再多加攷慮，別決定得那麼快！」

楊立福搖頭道：「不必了，我決定了一件事情，從不更改！」

項君彥自進入廳內就一直未開口說過一句話，此際突然冷聲說道：「楊立福，你可知道這決定的後果？」

楊立福雙眉一軒道：「後果怎麼樣？就憑你們三位難道還能強迫得了我！」

江阿郎微微一笑，說道：「我們打個賭如何？」

楊立福道：「打什麼賭？」

江阿郎道：「你認爲憑我們三個如想動手用強，迫令你解散屬下，離開楊莊，決難辦得到，對不對？」

「不錯！」楊立福點頭道：「我雙眼不花，已看出你三位的功力修爲雖然不俗，堪稱當代武林年青俊彥，如是聯手對付我一個，我必難佔得便宜，但是，你應該明白，眼下是在我莊中……」

江阿郎接口說道：「你若以全莊屬衆與我們相搏，在雙拳難敵四手，衆寡懸殊的形勢下，我們三人便絕對討不了好處，是不是？」

楊立福嘿嘿一笑道：「閣下實在高明，一點卽透！」

江阿郎淡淡笑了笑，道：「我請問，貴莊屬下有多少，所學功力比廳門外那四位強的又有幾位？」

楊立福道：「共有三十多人，比他四個強的有五個！」

江阿郎道：「他五個現在莊中麼？」

楊立福道：「都在！」

江阿郎微一沉吟道：「我想試試我自己的所學，能不能奈何得了莊主和那五個，莊主可以派人請他們五個來和莊主與我一搏，倘然我僥倖略勝一籌，莊主就聽我的，我敗，我便聽憑莊主發落，如何？」

楊立福心頭不禁暗暗一震，睜目說道：「閣下要以一敵六？」

江阿郎淡淡道：「我想藉此試試我的所學，並藉此解決我們來此的目的！」

他語氣聽來似是十分平淡，其實却狂妄令人氣怒，分明未把楊立福看在眼內。

楊立福臉色不由倏地一變，雙眉一軒，道：「閣下好狂妄的口氣！」

江阿郎道：「莊主誤會了，剛才我已經說過，我只是想藉此試試我自己的所學，並非有意狂妄！」

楊立福冷笑道：「閣下分明未把楊某放在眼內，楊某就先領教領教你的所學，走！到廳外院子裏去，讓楊某看看你憑什麼竟敢如此狂妄，目中無人！」

站起身子，舉步就要走向廳外！

江阿郎仍然坐着未動，臉上含着微笑地抬手一攔，道：「莊主且慢！」

楊立福停步注目道：「閣下還有什麼話要說？」

江阿郎淡淡說道：「我不想和莊主單獨動手！」

楊立福雙目一凝，道：「閣下之意是說楊某根本不是你的敵手？」

江阿郎道：「說實話，莊主一人難是我手下一招之數！」

楊立福臉色勃然一變，旋即突地震天哈哈大笑道：「閣下，你太狂了，須知光說大話唬不住人，楊某闖蕩江湖一生，會過不少高人，也從未被人唬住過！」

江阿郎兩道濃眉微揚又垂，道：「這麼說，莊主是認爲我這是在說大話唬人，定要單獨與我動手一搏了？」

楊立福冷冷一哼，道：「在未知閣下所學確實高過我之前，我不想勞師動衆欺人，落人譏笑！」

話聲一頓，冷聲一哼，接着說道：「閣下，別儘徒說廢話了，到外面院子裏去，見個眞章高下吧！」

江阿郎含笑地緩緩站起了身子，說道：「我還有句話要提醒莊主，莊主昔年雖然曾獨戰『巴山四惡』，威震川北，一身武學功力均皆一流，但是……」

他話未說完，楊立福已聽得心頭驚異地睜目問道：「閣下知道我？」

江阿郎淡然一笑，說道：「本來不知道，見了莊主之後才知楊莊的楊善人就是『鐵掌』楊虎！」

楊立福雙目凝注地說道：「這麼說，我們曾經見過了？」

江阿郎道：「見是見過，只是那時我太小，所以莊主不認識我了！」

這時，項君彥和西門玉霜二人心中這才明白，江阿郎與這位「幽靈門」的洛陽負責人，原來竟是熟人！

楊立福目光凝注着江阿郎的臉孔，心念電閃飛轉，他一時就是想不起來，眼前的這位少年人是誰？

這也難怪，那時江阿郎只不過是個十一二歲的小孩。

而今已經是個體格結實的少年，形貌已改變了很多，他如何還能想得起來？

默然想了想，道：「我再請教閣下尊姓大名？」

江阿郎道：「我名叫阿郎。」

「阿郎？」楊立福雙目陡地一瞪，奇釆飛閃地說道：「你就是『長生峯』上的阿郎小兄弟！」

江阿郎笑道：「你現在想起來了！」

楊立福笑道：「小兄弟，你怎麼不早點說明！」

江阿郎笑笑道：「現在說明也不遲呀，你還要和我動手麼？」

楊立福搖頭道：「既已知道是你，我還能那麼不識相自找難看！」

江阿郎道：「那麼……」

楊立福接口道：「小兄弟，你怎麼說就怎麼好，我一切遵命！」

語聲一頓，凝目問道：「小兄弟，那『遼東七雄』眞被殺了麼？」

江阿郎道：「你不相信？」

「那倒不是。」楊立福道：「論他兄弟平日的惡行確實該殺，不過……」

江阿郎含笑接口說道：「若是爲『第一堡』的事情被殺，就未免有點太以冤枉了，是不是？」

楊立福雙目了一眨，說道：「小兄弟，你可是已經知道，他兄弟是身不由己，被脅迫的了？」

江阿郎點頭道：「事實上，我不但沒殺他兄弟，西門姑娘還將身邊的『回春丸』送給他兄弟，讓他兄弟解除了體內的劇毒！」

「哦……」

江阿郎話鋒倏地一轉，問道：「你怎麼投身在『幽靈門』中，難道，也是身不由己，被迫……」

楊立福搖頭道：「我既無家小被挾作人質，也未中毒，我是自願投入『幽靈門』的！」

江阿郎先是愕然一怔，旋即凝目道：「這不會毫無原故吧！」

楊立福緩緩說道：「我有個姑父在劍閣開了家酒樓，無意中得罪了『幽靈門』的人，結果全家被殺！」

江阿郎雙目一眨道：「你想找出那個兇手替你姑父全家報仇，所以便投身『幽靈門』中，以便能找出那個兇手，是麼？」

楊立福點頭道：「是的，我必須替我姑父全家報此血仇！」

江阿郎道：「你在『幽靈門』中有多久時間了？」

楊立福道：「三年多。」

「查出兇手是誰沒有？」

「要是查出了，我可能已經離開『幽靈門』了！」

「你見過『幽靈門』門主麼？」

「見過。」

「他是何許人？」

「不知道。」

「難道你也未見過他的眞面目？」

「他行動十分詭異神秘，我每次見到他時，他臉上都戴着一副金色人皮面具，而且說話的聲調也常在變換，令人聽來感覺不同！」

江阿郎濃眉微皺了皺，道：「你可知『幽靈門』爲何要挑毀『第一堡』各地的生意，其目的何在？」

楊立福道：「先毀『第一堡』，然後再對付丐帮與各大門派，各個擊破，稱霸武林！」

江阿郎冷笑道：「看來這位『幽靈門主』的野心着實不小！」

語聲微微一頓，話題一轉，問道：「你知道『燕趙孟嘗客』谷大俠被擄刼的事情麼？」

楊立福點點頭道：「知道。」

江阿郎道：「也知道谷大俠現在被囚禁在什麼地方嗎？」

楊立福道：「聽說被囚禁在總壇一處機關

密佈的密室中。」

語聲一頓，雙目眨動地問道：「小兄弟，你查問此事，可是要救出谷大俠？」

江阿郎點頭道：「我受『不第秀才』上官先生之托，必須救出谷大俠，取回那張『藏寶圖』！」

「可知道『幽靈門』的總壇所在？」

「『萬事通』已經畫好了一張地形圖交給我。」

「小兄弟是打算一個人前往，還是和什麼人一起前往？」

「我原想一個人先去探探谷大俠是否確在那裏，然後再作計較的，如今既知谷大俠確實在，可能會多幾個人同往！」

「多幾個人都是什麼人？」

江阿郎道：「谷大俠的掌珠，和『金銀雙鞭』等三位！」

項君彥接口說道：「還有我！」

西門玉霜也接口說道：「也有我！」

楊立福目光瞥視了項君彥一眼，問道：「小兄弟，這位兄弟是誰？」

江阿郎一聲輕「啊」，說道：「我忘了替你們介紹了，他姓項名君彥，江湖人稱『閃電刀』！」

楊立福不由雙目微睜地雙手抱拳一拱，說道：「原來是當今武林『少年六俊』第二項少俠當面，請恕我不知失禮！」

項君彥也抱拳拱手笑說道：「楊兄請別客氣，既是江兄弟的朋友，大家便都是朋友！」

楊立福點頭微微一笑，說道：「項少俠說的是。」

話聲一頓，轉望着江阿郎說道：「小兄弟，我有句話也許不當說，但却又忍不住不說，希望小兄弟你不要見怪！」

江阿郎笑笑道：「楊兄有什麼話儘管請說，別閒虛套了。」

楊立福說道：「小兄弟，如果你們只是六位的話，最好別前往涉險。」

西門玉霜黛眉倏地一揚，道：「爲什麼？你可是認爲我們六個人的力量無法與『幽靈門』爲敵？」

楊立福搖搖頭道：「西門姑娘，話不是這麼說，我也不是這個意思。」

西門玉霜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楊立福微微一笑說道：「眼下『幽靈門』的勢力已經形成，實有不可輕侮的實力，總壇所在不但高手如雲，而且……」

西門玉霜突然截口道：「楊莊主，你既和我江大哥是熟人，就該知道他一身所學功力，『幽靈門』絕難有人是江大哥之敵！」

楊立福點頭道：「這我很清楚，小兄弟的一身所學功力在他十二三歲時我就領教過了，『幽靈門』中確實無人能是他之敵，不過，眼下『幽靈門』除了高手如雲以外，處處遍佈令人防不勝防，人力不能抵抗的機關消息，只稍一不愼，就會中其機關消息埋伏，輕則重傷，重則喪命當場，並且所有機關消息，大都有着連鎖反應，可以說是牽一髮而動全盤，如無懂得機關消息之人同往，設法先破去機關總樞鈕，可說是寸步難行！」

西門玉霜沉吟地說道：「這麼說，『幽靈門』總壇該是有如銅牆鐵壁了！」

楊立福點頭道：「事實也確是有如銅牆鐵壁，如不是精通熟悉機關消息之人，妄想闖入，實在難比登天！」

西門玉霜黛眉雙揚地道：「我倒有點不信那個邪。」

楊立福道：「姑娘日後見到那些設計精巧的機關時，就知我所說並未虛言誇張了。」

江阿郎濃眉深蹙地想了想，說道：「當今天下，精擅機關消息的只有兩位，楊兄可知是出自那一位之手麼？」

楊立福說道：「聽說是『黑心秀士』設計的！」

「哦！是他！」江阿郎兩道濃眉糾結，臉色凝重地道：「這可就麻煩了！」

西門玉霜美目一眨道：「怎麼麻煩了？江大哥！」

江阿郎道：「我曾聽恩師說過，當世武林中精通機關消息的只有二人，一是『金石巧匠』杜心衡，一是『黑心秀士』莫秋風，他二人雖是同門師兄弟，但心性完全不同，師兄『金石巧匠』心性仁慈，而且淡泊名利，日常以雕刻爲生，從不涉足江湖恩怨是非，『黑心秀士』莫秋風不但熱衷名利，而且爲人心黑手辣，所設計之機關消息，大都淬有劇毒，歹毒絕倫，其『黑心秀士』之號，也就由此而得！」

西門玉霜對楊立福所言，口裏雖說「不信那個邪」，但是一見江阿郎雙眉糾結，臉色凝重的神情，她心中相信了！

因此，江阿郎話音一落，她的一雙黛眉立刻也就受到感染般，深蹙地糾結了起來！

旋而，她美目轉動地望着江阿郎問道：「那怎麼辦呢？」

江阿郎默然沉思了刹那，望着楊立福問道：「楊兄，『黑心秀士』現下可在『幽靈門』中？」

「不在。」楊立福搖了搖頭，說道：「江兄弟可是想找他，破毀他自己設計的機關消息了？」

江阿郎點頭道：「要進入『幽靈門』救出谷大俠，只有找他弄清楚所有機關消息的詳細情形，方可免去許多麻煩和傷亡！」

楊立福道：「這雖然是個好辦法，但是找到了他恐怕也沒有用！」

江阿郎一怔！道：「爲甚麼？」

楊立福道：「聽說他設計的機關消息完工之後，他的雙目便失明了！」

江阿郎濃眉一皺道：「這大概是『幽靈門主』的陰謀毒手吧！」

楊立福輕嘆了口氣道：「這也是『黑心秀士』爲人歹毒，作惡多端的報應！」

江阿郎沉吟地說道：「如此說來，眞是找到他也沒有用，他也幇不上忙了！」

西門玉霜忽然美目一眨，說道：「江大哥，我們何不去找他師兄『金石巧匠』杜心衡幇忙呢！」

江阿郎道：「這雖然是個辦法，但設計的是『黑心秀士』，『金石巧匠』恐怕也無把握一舉全盤破毀！」

項君彥沉吟地說道：「江兄弟，我想『黑心秀士』設計時，他一定畫有一張藍圖按圖施工的，我們只要找到『黑心秀士』要他交出那張藍圖，所有問題就都不難迎刃而解了！」

江阿郎雙目倏地一亮，微笑說道：「項兄說的不錯，設計之初，必有藍圖，有了藍圖，各處機關消息，便能全盤了解，就容易解決得多了！」

語聲一頓，轉向楊立福說道：「楊兄，我原想要你解散屬衆，立刻脫離『幽靈門』，但是現在我已改變了心意，請楊兄繼續留在『幽靈門』中！」

楊立福眨眨眼睛道：「江兄弟的意思可是要我留心注意『幽靈門』的行動？」

江阿郎點頭道：「我正是此意，楊兄如獲悉『幽靈門』有任何不軌的圖謀時，請立刻通知我！」

楊立福沉吟地道：「我用甚麼方法通知你呢？」

江阿郎道：「你可以隨時找丐帮洛陽分舵

的弟子，只請他們將消息轉告『一刀斬』就行了！」

楊立福雙目一睜，道：「江兄弟，名震武林，惡徒聞名喪胆，『六俊』之首的『一刀斬』就是你麼？」

江阿郎點頭一笑，說道：「你絕對想不到吧！」

楊立福搖頭道：「實在想不到！」

項君彥突然問道：「楊兄，你認識那『寒星劍』費翔雲麼？」

楊立福道：「認識，凡是『幽靈門』的屬下，縱然不認識他，也都知道他！」

項君彥道：「這麼說，他與『幽靈門主』的交情一定不同等閑了！」

楊立福點頭道：「豈只是不同等閑，他身上攜有『幽靈門主』的信物，『幽靈門』屬下見了那信物，都得恭敬聽令！」

「哦！……」

楊立福問道：「項兄弟問此是？」

「沒有甚麼。」項君彥淡笑地搖了搖頭，轉向江阿郎說道：「江兄弟，我們該走了！」

「好！」江阿郎一點頭，目光忽然一瞥垂手靜立在一邊的那兩個黑衣漢子，問道：「楊兄，他兩個怎麼辦？」

這話，問得很突然而沒頭沒腦，但是，楊立福，項君彥和西門玉霜，都懂得江阿郎的話意！

楊立福略微遲疑了一下，說道：「你請放心吧，他兩個決不會碍事的！」

江阿郎又道：「門外的那四位呢？」

楊立福立刻毫不猶豫地說道：「他四人是我的心腹手下！」

這時，那兩個黑衣漢子懂了，心中暗暗一震，身子突然一矮，雙雙曲膝跪下，說道：「莊主……」

楊立福臉色倏地一寒，道：「汪平，彭剛，你兩個這是幹甚麼？」

汪平說道：「請求莊主放過屬下二人的性命，屬下願意發誓保證，莊主與江大俠的談話，屬下一句也沒有聽見！」

江阿郎恍然明白楊立福剛才回答他的那句「他兩個決不會碍事的」用意了！

心念電閃了閃，凝目問道：「楊兄，他兩個不能放過麼？」

楊立福點頭說道：「他兩個與廳外的那四個完全不同，放過他兩個，我自己可能就活不長了！」

這話，江阿郎還有甚麼不明白的，這兩個不是「幽靈門」的心腹手下，也必是「幽靈門」的死黨，非殺之滅口不可！

江阿郎默然沉思了刹那，說道：「這樣吧，你把兩個交給我好了！」

楊立福怔了怔！說道：「你想把他兩個帶走？」

江阿郎微一點頭，望着汪平，彭剛問道：「你兩個願意跟我走麼？」

汪平猶豫地道：「這個……」

江阿郎含笑說道：「你兩個不必害怕，只要你兩個願意跟我走，我保證不會傷你們的性命！」

汪平和彭剛遲疑地互望了一眼，終於點了點頭。

江阿郎笑道：「你兩個站起來吧！」

汪平與彭剛剛自地上站起，江阿郎倏然抬手隔空點出了兩指，汪，彭二人身軀同時微微一震，渾身力道盡失！

江阿郎適時正容說道：「二位，我這是爲防患未然，暫時封閉二位的功力，只要二位不妄想施弄詭詐，或是妄圖逃去，老老實實的聽話，過一段時日，我一定替二位解開我這獨今武林無人能解的封穴手法，讓二位恢復功力，還二位的自由！」

汪平與彭剛二人默然沒有開口接話，他二人心裏都很明白，在這種情形下，開口反而不開口的好！

江阿郎目光深望了二人一眼，朝楊立福抱拳一拱作別，邁步當先往廳外走去！

在經過廳門口時，雙手隔空輕拍，解開了那四名大漢的穴道。

那四名大漢穴道雖然被制，身不能動，但聽覺未失，已知三人都是當今武林「少年六俊」中人，全都身懷高絕奇學功力，怪不得他四人連出手都未來得及，就已穴道被制，不能動彈了！

江阿郎步出大廳，立即伸手挾起汪平，同時示意項君彥挾起彭剛，騰身而起，電射劃空掠去！

× ×

這是一片小坡地。

山坡地的前面，是一片藍汪汪的大海，左邊是一座小漁村，右邊是一座伸展到海裏的山脚。

海邊上晾着一張漁網，山坡地上有一間週圍遍植花樹的茅屋。

那些花樹，看起來似乎沒有甚麼，但是懂得奇門星數之學的人一眼即知，那些花樹不簡單，是按九宮八卦之數排植的，不懂得的，只一進入，景象立變，那些小花樹，立刻會變成一株株高聳雲霄的巨木，被困花樹陣中，進出不得！

海邊漁村漁民，那來深通奇門星數之學之人。於此可見，這間茅屋的人，決非普通漁民，必然是位遁跡隱世的高人！

× ×

日頭偏西，申末時分。

由漁村那邊，腳下有如行雲流水般地來了三個人。

三個人，是二男一女，男的一個是個劍眉星目，俊臉，神色冷漠，左手提着一柄帶鞘長刀，二十六七年紀的少年人，一個是圓臉，濃眉，一雙眼睛又黑又亮，厚厚的咀唇，年約二十四五歲，一副忠厚老實相的少年。

女的是個雙十年華的少女，模樣兒生得很美，黛眉，美目，瑤鼻，櫻口，秀髮披肩，穿着一身青衣裙，小蠻腰間，懸着一柄鑲金嵌玉，象牙吞口的長劍！

這二男一女三人是誰？

他們是「閃電刀」項君彥，「一刀斬」江阿郎，「飄雨劍」西門玉霜姑娘！

這時，茅屋門口的一張躺椅上，正躺着一位顎下山羊鬍子，面孔瘦削，五十開外年紀的黑衣老人，閉闔着雙眼，似在假寐！

江阿郎等三人走到山坡下，抬眼朝茅屋前望了望。

西門玉霜說道：「江大哥，你看，那是他麼？」

江阿郎點點頭道：「相貌和『萬事通』說的一模一樣，多半是他！」

西門玉霜立即嬌軀一動，就要往花樹中走去。

江阿郎連忙抬手一攔，說道：「姑娘不可冒失！」

西門玉霜一怔！道：「江大哥，我那裏冒失了？」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妳看到那些花樹麼？」

西門玉霜點點頭，說道：「那些花樹怎麼樣？」

江阿郎說道：「如果我猜的不錯，那些花樹看似沒有甚麼，其實却是一種很厲害的陣式

，只一進入，便會被困其中！」

西門玉霜意似不信地道：「眞的？」

項君彥接口說道：「江兄弟說的十之八九不會有錯，以『黑心秀士』的爲人心性，他的居處，決不會毫不設防的！」

西門玉霜眨眨美目道：「江大哥，你懂得這種陣式麼？」

江阿郎搖頭道：「不懂！」

西門玉霜轉望着項君彥問道：「項大哥，你呢？」

項君彥搖頭道：「我要是懂，就不會站在這兒不動了。」

西門玉霜黛眉不由一蹙道：「那你怎麼辦？」話聲一落，美目倏地一亮，接說道：「我有辦法了！」

江阿郎忙問道：「妳有甚麼辦法？」

西門玉霜道：「我們從那些花樹頂上掠越過去不就得了！」

「好辦法！」江阿郎點頭一笑，說道：「可是，妳仔細看過那些花樹的寬度，有多少寬沒有？」

西門玉霜抬頭凝目望了望，道：「大概有五丈左右！」

江阿郎道：「妳能够一口氣凌空飛渡五丈麼？」

西門玉霜神情呆了呆搖頭道：「不能！」美目一眨，話聲一頓又起，道：「江大哥，你也不能麼？」

江阿郎道：「我勉強可以！」

西門玉霜說道：「那你就快飛越過去和他談談吧！」

江阿郎點頭笑說道：「我去是可以，但是妳必須聽我的話，和項大哥在這兒等我，千萬不能胡來！」

西門玉霜笑道：「你放心吧，我聽你的話不胡來就是！」

江阿郎道：「不得我的招呼不可走近那些花樹，也不許用劍毀損那些花樹。」

西門玉霜連連點頭笑說道：「好了，沒有你的招呼，我就站在這兒不移動一步，這總行了吧！」

江阿郎笑了笑，轉向項君彥說道：「項兄，拜托你了！」

這句「拜托」的意思，項君彥懂，是「拜托」他照顧，也是監視，不許西門玉霜亂來！

項君彥含笑地點了點頭。

西門玉霜冰雪聰明，她當然也懂得江阿郎這句「拜托」之意，更明白江阿郎這完全是好意的關懷和愛護，怕她任性胡來吃虧！

雖然，她「飄雨劍」在江湖上還從未吃過虧，但是，江阿郎的這種關懷與愛護，却是她樂意接受的，芳心裏也感覺得甜甜地！

江阿郎暗暗提足一口丹田眞氣，身形突然拔起，直上半空，雙臂一張，弓腰伸腿，身如天馬般直朝茅屋前劃空電射飛掠過去！

西門玉霜美目異采飛閃，不禁由衷地讚說道：「項大哥，江大哥好高絕的輕功身法！」

項君彥點頭含笑道：「霜姑娘，說來妳也許不信，我雖然名列『六俊』第二，自認一身所學功力敢與當今武林各大門派掌門一較長短，但却難是江兄弟手下三招之敵！」

這話，西門玉霜心中雖然十分相信項君彥決不會故替江阿郎虛誇，但仍禁不住美目大睜地說道：「眞的？項大哥！」

項君彥說道：「上次我和谷姑娘找到他時，因爲他矢口否認他是『一刀斬』，我曾出其不意的以『閃電刀法』試了他一招，只一招，我就被他擎住了腕脈！」

西門玉霜美目眨動地說道：「這麼說，江大哥的一身所學功力，豈不是天下第一，武林無人能敵了麼？」

項君彥道：「天下第一可以當之無愧，武林無人能敵則未必！」

西門玉霜道：「這話怎麼說？」

項君彥笑了笑，說道：「武學一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就拿眼前山坡上的那片花樹來說吧，如確是一種奇門陣法，江兄弟的所學功力雖然高絕蓋世，只一走進去，便會被樹陣困住，英雄無用武之地！」

「哦……」

× ×

江阿郎身形瀉落茅屋前的空地上，那黑衣老人躺在躺椅上身子雖然未動，眼也未睜，臉上却現露驚容地，語聲冷凝如冰地說道：「閣下好高的輕功！」

江阿郎淡淡道：「謝謝老人家的誇獎，也請老人家原諒在下的唐突！」

黑衣老人冷冷道：「閣下不必客氣，聽你的聲音，年紀似乎不大，你今年多大歲了？」

江阿郎道：「二十四。」

黑衣老人道：「二十四歲的年紀，就能一口氣飛越過五丈五尺的花樹陣，這等功力該是當世武林年青一輩中高手中的高手了！」語聲一頓又起，問道：「少年人，你從甚麼地方來？」

「洛陽。」

「來此何事？」

「特來向老人家請教！」

「這麼說你是專程來找老夫的了？」

「是的！」

「你知道老夫是誰麼？」

「外號『黑心秀士』的莫秋風！」

「你是『幽靈門』中人麼？」

「不是。」

那黑衣老人一直閉着的雙眼，忽然睜了開來。

他不睜開還好，他一睜開，江阿郎乍見之下，心中不禁嚇了一跳！

原來他的一雙眼珠子灰白，滿佈血絲，像兩隻死魚眼珠地很恐怖駭人！

「黑心秀士」莫秋風睜開雙眼，翻了翻兩隻灰白的眼珠子，躺着的身子跟着坐了起來，說道：「老夫隱居此地，除『幽靈門』中少數的幾位外，別無人知！」

江阿郎淡淡道：「但是指點我來此的人却並非『幽靈門』中人！」

莫秋風道：「是誰？」

江阿郎道：「是『萬事通』！」

「那個老鬼！」莫秋風忽然一搖頭道：「少年人，你在說謊欺騙老夫麼？」

江阿郎道：「在下決未說謊！」

莫秋風道：「老夫問你，你給了『萬事通』那老鬼多少好處？」

江阿郎道：「甚麼好處也沒有！」

「這就是了。」莫秋風道：「老夫深知『萬事通』的爲人，他雖然素喜探人隱私，抓人把柄，但是從不輕易洩露他人的隱私秘密！」

江阿郎道：「老人家說的不錯，『萬事通』也確實是這麼個人，不過，這回事情的情形不同！」

「怎麼不同？」

「因爲『幽靈門』手段太狠辣，不但對『萬事通』下了毒，並且還派出高手暗殺他！」

「哦！這與老夫何關？」

「這雖與老人家無關，但是『幽靈門』却與老人家有關！」

「所以吳老鬼在氣怒之下，就指點你來此找老夫？」

「事情正是如此！」

「這麼說，你要向老夫請教的事情，必是

也與『幽靈門』有關了？」

「是的！」

「甚麼事？」

「據說，『幽靈門』總壇機關消息密佈，是麼？」

「一點不假！」

「聽說那都是老人家精心設計監造的傑作，對麼？」

「不錯，那是老夫化了將近三年心血的結晶！」

語聲一頓，翻了翻灰白的眼珠子，問道：「少年人，你問這些想幹甚麼？」

江阿郎道：「我想向老人家討取那張設計藍圖！」

「你要那設計藍圖做甚麼？可是也想依樣建造一座與『幽靈門』總壇一樣的宮府？」

「不是，『幽靈門』妄想野心稱霸武林，荼毒江湖，我要毀去其賴以仗恃，無人奈何得了的那些機關消息！」

「你要毀掉老夫那化了將近三年的心血結晶？」

「為了維護武林正義，天下江湖蒼生，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那不成，老夫不能答應！」

「老人家，我數千里迢迢跋涉……」

莫秋風截口道：「少年人，你不必多說了，老夫說不答應就是不答應！」

江阿郎濃眉微皺了皺，道：「老人家難道就不念天下武林蒼生無辜，任由『幽靈門』逞兇殺人，江湖血流千里麼？」

莫秋風搖頭道：「不是老夫不念天下武林蒼生無辜，而是『幽靈門』要稱霸江湖也好，殺人放火也好，根本與老夫那心血結晶絲毫不發生關係！」

江阿郎道：「這只是老人家的看法，事實上『幽靈門主』今天之敢野心圖謀稱霸江湖，所憑仗的就是老人家的那些心血結晶！」

莫秋風道：「少年人，你這話可把老夫聽糊塗了，那些機關消息雖然全都十分厲害，都能殺人，但卻無法移動，只要不去碰它，觸發它的機鈕消息，它是決不可能殺人的！」

江阿郎道：「老人家說的雖然不錯，可是『幽靈門主』却仗着那些機關消息的護身，號令一衆屬下高手，在江湖上逞兇殺人，陰謀暗算正道俠義豪雄！」

莫秋風翻了翻眼珠子說道：「少年人，你要毀去老夫那些心血結晶的目的，可是在阻止『幽靈門主』稱霸武林的圖謀野心？」

「不錯！」江阿郎說道：「在下忝為武林一脈，自是不能容任他殘殺武林同道，為害江湖！」

莫秋風忽然一笑道：「這就簡單了，你用不着要藍圖，也用不着去毀掉老夫的那些心血結晶了！」

江阿郎道：「請老人家指教！」

莫秋風道：「事情非常簡單，你只須見到『幽靈門』屬下就殺，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如此，『幽靈門』就永遠稱霸不了江湖！」

江阿郎濃眉不由又是一皺，道：「老人家知道『幽靈門』屬下有多少人麼？」

「可能有千屬之衆！」

「老人家說來雖然非常簡單，做起來可是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

「為甚麼？」

「老人家請想想看，那會要殺多少人，多狠毒的心腸！」

「你殺不下手？」

「在下實在殺不下手，心腸也沒有那麼狠毒，而且，如此一來，江湖上豈不依然遍處血腥，血流千里！」

「少年人，你可懂得『無毒不丈夫』這句俗話的意義？」

「在下不但懂，而且懂得該在甚麼時候，甚麼環境下該使用！」

「你說來聽聽看！」

「遇上窮兇極惡，十惡不赦的惡徒時，在正義必須伸張迫不得已的環境下方該使用！」

莫秋風忽然哈哈一笑，抬手一揮，道：「少年人，既如此，你現在來找老夫未免太早了些，你走吧！」

江阿郎神情愕然一怔！道：「老人家這話怎麼說？」

莫秋風道：「老夫問你，『幽靈門主』是誰？你知道嗎？」

江阿郎道：「在下不知，請老人家指教，他是當今武林中那一位？」

「幽靈門主」是誰，莫秋鳳沒有作答，又道：「老夫再問你，他是個窮兇極惡十惡不赦的惡徒嗎？」

「這個……」

江阿郎既還不知「幽靈門主」是誰，他怎能妄言「幽靈門主」是個窮兇極惡十惡不赦的惡徒？

因此，他心中不禁微窒了窒，沉聲說道：「在下雖然還不知道他是不是那樣的人，不過，他……」

「他」字甫才出口，心頭突生巨震，臉色倏變，雙目威稜暴射，沉聲說道：「莫秋風，我以禮對你，你竟敢向我施毒暗算我！」

莫秋風嘿嘿一笑道：「小子，老夫本來是不想向你施毒的，奈何你嚕嗦糾纏個不淸，老夫厭煩了！」

江阿郎一面暗暗調氣運功迫毒一面問道：「你什麼時候施的毒？」

莫秋風道：「就在剛才老夫揮手要你走的那一刹那間！」

江阿郎道：「你所施之毒無色無味，可是那譽稱毒中之最的『無影之毒』？」

莫秋風的臉上微現驚容地道：「你也知道『無影之毒』？」

江阿郎冷聲說道：「答我問話，是不是『無影之毒』？」

莫秋風嘿嘿一笑道：「不錯，正是『無影之毒』，怎麼樣？」

江阿郎淡淡道：「無影毒乃是『毒聖』歐陽兆亭的不傳之秘，你怎會懷有此毒的？」

莫秋風道：「告訴你也無妨，老夫的一身毒藝，乃是他老人家親傳！」

江阿郎道：「這麼說，你已經背叛師門，改投『毒聖』門下了？」

莫秋風冷冷道：「小子，你這『背叛師門』之說太難聽，也十分不通，俗話說的好，人往高處爬，水往低處流，老夫師門的那些玩藝兒雖然稱絕武林，但并不足以創建武林大事業，『毒聖』的一身武學毒藝，兩皆比老夫原來所學高明強勝多了，老夫改投其門下多學點絕藝，這又有什麼不對？」

江阿郎冷笑道：「這也許沒有什麼不對，不過我請問，如今你創建成武林大業沒有，你目前的情況又如何？」

莫秋風道：「老夫目前的情況怎麼樣？雙目失明，是老夫一時大意，不小心所致，小子，你別和老夫廢話了，應該想想你自己目前的情況，你將會落個什麼的遭遇下場？」

江阿郎淡淡道：「你以為呢？」

莫秋風嘿嘿一聲陰笑道：「小子，你雖然警覺性很高，發覺中毒也很够早够快的，可惜還是慢了一步，現在你只有兩條路好走！」

「那兩條路？」

「一條路是隨我終身為奴為僕！」

「另一條呢？」

「死！」

「別無選擇麼？」

「你既知『無影之毒』為毒中之最，就該知道它的厲害，非獨門解藥無解！」

「眞的？」

「老夫所言不但絕對不是恐嚇之言，而且，一個對時以後，雖有獨門解藥也無解，縱是大羅神仙也將束手無策！」

「哦！難道也不能以內功煉化麼？」

「那當然能，不過，只有一個人能，也是宇內武林唯一的一位！」

「莫秋風，恰巧我就是宇內武林那唯一的一位，你信不信？」

「你就是那唯一的一位？」莫秋風倏然哈哈一聲大笑道：「小子，你說話可眞是不打草稿，信口開河！」

江阿郎道：「這麼說你不信了！」

莫秋風冷笑道：「小子，你知道那人是誰？有多大年紀了麼？」

江阿郎道：「我請教？」

莫秋風說道：「那人乃是八十年前的武林第一奇客，他如果還活着的話，最少也有一百多歲了！」

「哦！如果我說我是他老人家的弟子傳人，你信是不信？」

「可能嗎？」

「為什麼不可能？」

莫秋風搖頭道：「老夫不信！」

他嘴裏說着不信，其實心裏已經有點害怕了，身子也從躺椅上站了起來，臉露陰笑地朝江阿郎緩步逼了過去！

江阿郎見狀，心中不由微驚的問道：「莫秋風，你想幹什麼？」

莫秋風嘿嘿一笑道：「老夫此刻突然改變了心意，要打鐵趁熱，幫幫你的忙，讓你早點兒安息，免得你嚕嗦個沒有完！」

江阿郎心神不禁凜然一震！陡地沉聲喝道：「莫秋風，你站住！」

莫秋風腳下微頓了頓，依然直朝江阿郎身前逼去！

江阿郎雙目寒電激射地喝道：「莫秋風，你再要不站住，可就別怪我對你不客氣了！」

他相貌雖然生得一副忠厚老實的樣子，但是一發起威來，那威態實在嚇人胆顫！

莫秋鳳雙目若是能見的話，他一定會被江阿郎此刻那凜人的威態鎭懾住！

可惜他看不見！

莫秋風冷聲一笑道：「不客氣又怎樣？小子，你一身功力雖然不俗，可能比老夫只高不低，但是在目前你身中『無影之毒』未解的情形下，老夫不相信你能奈何得了老夫！」

話聲中，他已逼近江阿郎身前六尺之處！

眼見這等情形，江阿郎心中明白再要不出手就來不及了！

於是他暗暗一咬牙，抬起了右手，兩縷指風電射彈出！

莫秋風雙目雖盲，而聽覺未失，乍聞指風襲到，連忙閃身避讓時，却已無及，身軀一震如中雷殛，眞氣立洩，雙腿一軟，渾身軟弱無地一屁股跌坐地上！

兩隻灰白的眼珠子像是要突出般地鼓瞪着他，聲音顫抖凄厲的說道：「小子，你好狠毒的心腸！」

人，就是這樣的矛盾，自私，待己寬，責人嚴！

江阿郎身中劇毒，他竟要「打鐵趁熱」要江阿郎的命，不說他自己的心腸有多狠毒，江阿郎在為了保命的情形下，只出指點破了他的「氣海」穴，廢了他的一身功力，他反說江阿郎的心腸狠毒！

江阿郎在運功迫毒之際，根本不可提聚眞力出手，他這兩指點出，完全是為了保命，也是迫不得已！

因此，他一指點出之後，那黑裏透紅的臉孔，立刻現出一片蒼白之色，忍不住張口噴出了一口熱血，身軀搖幌着就地緩緩坐了下去，閉起了雙目，垂簾運功調息，繼續迫毒煉毒！

這時，莫秋風如果還能够站起來的話，只要輕輕一指，就能要了江阿郎的命！

可惜，他不但功力被廢，而且還被封了軟麻穴，根本無法動彈！

× × ×

「項大哥，看見了麼？」

「看見什麼？」

「江大哥他怎麼了？」

項君彥道：「我猜想的如果不錯，他可能是中了暗算！」

這說話的兩人，前者是「飄雨劍」西門玉霜，後者不用說，自然是「閃電刀」項君彥！

他二人站立在山坡下面，一直凝目注視着茅屋前的情形，對江阿郎與「黑心秀士」莫秋風二人的一舉一動，自是看的十分淸楚。

西門玉霜一聽說江阿郎可能是中了暗算，她芳心裏立刻急了：「那麼我們快上去吧！」

項君彥搖頭道：「不行！」

西門玉霜一怔！道：「為什麼？」

項君彥道：「妳上去得了麼？」

西門玉霜眨眨美目道：「項大哥，你想那些花樹眞會是什麼陣法嗎？」

項君彥沉吟地說道：「如果不是，以江兄弟的才智，他早該探出了『黑心秀士』的口氣，招呼我們上去了！」

西門玉霜眼珠兒轉了轉，說道：「那我就去砍揮那些花樹再上去！」

話落，嬌軀一擰，就要朝山坡上花樹前掠去！

項君彥連忙伸手一攔，道：「霜姑娘，妳先別急好不好！」

西門玉霜黛眉一蹙道：「項大哥，你沒看到江大哥的情形麼，還不該急麼？」

項君彥微微一笑道：「霜姑娘，妳也該看到那『黑心秀士』坐在地上連動也不動，我敢說他一定已被江兄弟封制了穴道，江兄弟決不會碍事的！」

這情形，西門玉霜也看得十分淸楚，心中雖然明白項君彥說的可能不會有什麼差錯，但是，她就是不放心！

當然，這是因為她心裏對江阿郎已經生了情愛，要不然，她怎會那麼關心？那麼心急？

因此，項君彥話音一落，她立刻接着說道：「那只是你的猜想，我不放心！」

話未落，嬌軀一擰，閃身讓開項君彥的阻攔，身形飛掠落花樹前，探手撤劍，寒光電閃，那些花樹立刻被她一劍削斷了十多株！

項君彥與西門玉霜短短十數日相處，已了解她那任性驕縱的個性，也知道她現在的心目中只有一個人，那個人也就是江阿郎！

此時此刻，要想攔住她，除江阿郎以外，就是她爹西門堡主恐怕也是不行！

因此，他望着西門玉霜那飛掠上山坡的婀娜背影，不禁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只好跟着騰身掠落花樹前，長刀出鞘！

「住手！」

突地，山坡下面傳起一聲嬌喝！

項君彥與西門玉霜聞聲同時停手，回身望去，只見一個年約十六七歲，明眸皓齒，模樣兒十分嬌俏的綠衣少女，身形如電地，飛掠上山坡來。

⑧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憶文·文 盧令·圖

霸劍艷姬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衞擊宇在天坤帮擊敗金剛頭陀，黃靖芬請他登上樓廳，見一少女似曾相識，少女似有意規避，躱進房中，衞擊宇不知那是黃靖芬閨房，舉步追入，待發覺欲退，黃靖芬請他入並爲他介紹那少女，原來那少女叫胡秋霞，曾扮搖舟少女引他進入棲鳳宮。黃靖芬治酒欵待，衞擊宇誤信風月仙姑之言，服下風月仙姑給他的淫藥，致失常性，黃靖芬急請來苦海師太，師太命胡秋霞往取藥水，然後給黃靖芬一粒藥丸着她就咀吹氣以送藥丸進入衞擊宇腹中，她俟師太出房後立卽施爲，未幾聽見胡秋霞奔回步聲——

敵愾隨風逝 俠侶訂三生

黃靖芬知道胡秋霞就要進來了，趕緊鎮定一下心神，豈知，越强力抑制心跳越厲害！

就在這時，珠簾輕响，纖影閃動，胡秋霞已急急的奔進來，同時急聲道：「芬姊姊，拿來了！」

黃靖芬趁機轉過身去，焦急的說：「快些拿來。」

說話間，胡秋霞已到了近前，自動拔開了瓶塞。

黃靖芬急忙揑開衞擊宇的牙關，讓胡秋霞謹愼的倒了少許，立卽道：「霞妹好了，其餘的要待他醒來自己喝下去！」

胡秋霞雖然應聲住手，但却奇怪的問：「這麼一些些够嗎？」

黃靖芬只得頷首道：「大概够了，老師太說，多了他也嚥不下去！」

胡秋霞一聽，只得將瓶塞蓋好，將磁瓶放在桌上，同時知趣的說：「芬姊，如果沒有什麼事小妹去睡了！」

黃靖芬略顯遲疑，因爲她也不知道老師太的那粒藥丸有沒有效，但是，她仍感激的笑着說：「也好，有事我再派人去請妳！」

胡秋霞應了一聲，逕自走了出去。

黃靖芬一見胡秋霞走出去，突然又感到不安起來，因爲她眞怕老師太的藥丸無效，一旦解開衞擊宇穴道，他又抱着她糾纏不清起來。

心念間，急忙回身察看，一看之下，芳心大喜，因爲就是這麼片刻的工夫，衞擊宇的通紅俊面，已較方才好多了，而且，鼻尖鬢角間，也滲出了一絲熱汗。

這是有效的象徵，表示衞擊宇體內的毒性正在揮發，是以，她急忙奔至盆架前將洗面巾拿過來，就像妻子服侍她的丈夫般，謹愼小心的爲衞擊宇拭着汗。

漸漸，衞擊宇的面色恢復了他原來的紅潤皙白，而且，方才較急促的呼吸也平靜均勻起來。

黃靖芬一看，實在太高興了，她不但救活了衞擊宇，而且也保全了她少女最聖潔貞操。

由於她內心的興奮激動，和急切的想知道衞擊宇的身上怎的會有那種東西，她恨不得馬上把衞擊宇的穴道解開。

但是，她沒有那麼作，因爲，她要讓衞擊宇知道她是一個賢慧淑德的好妻子，因而她要竭盡全力去保持衞擊宇的自尊。

是以，她先奔進幃內抱了一條繡被爲衞擊宇覆在身上，接着熄滅了部份紗燈，這才走至衞擊宇的身前，先爲他按摩了一遍，才舒掌爲衞擊宇拍開穴道，而她自己也急忙奔進幃內，立卽倒身床上。

她實在太緊張了，因爲，俄頃之後便是她一生命運的幸福或悲慘的宣判，一切的一切，都要看衞擊宇醒來後的看法了。

她仰面躺在床上，一雙玉手，緊緊按着她急烈起伏的酥胸，她竭力想讓自己的心情靜下來，但是她不能，因爲她太緊張了。

她屏息凝神，側耳去聽幃外的動靜，但是她聽到的却是她自己的「蓬蓬」心跳聲。

驀然，幃外有了急忙掀被聲！

黃靖芬心頭猛的一震，一顆心險些由口腔裏跳出來，而且，空氣似乎也突然沒有似的。

接着是衞擊宇緊張而試探似的壓低聲音，道：「黃帮主？……黃帮主！」

黃靖芬一聽「黃帮主」，宛如三把利刄同時插在她的心房上，淚，也像缺堤的江河般湧出了她的眼眶！

她知道，她的悲慘命運就要降臨了，她所憧憬美好遠景，也將要在刹那間之後而幻滅。

這時她才發覺師叔「苦海」師太和胡秋霞的看法，也許是對的，而她，却完全澈底的失敗了。

因爲，她已聽到幃外的衞擊宇，業已佩上他的巨型「霸劍」，正舉步走向室外。

她心中一陣絞痛，倏然由床上坐起來，她絕對不能放走衞擊宇，她不甘心，也不情願，她也不能就此認輸，聽由悲慘命運的擺佈。

她要爭取這最後即將逝去的機會，她要竭盡所能奪回瀕臨幻滅的幸福美景，甚至把幻滅成爲事實！

是以，她倏然坐起，挺身躍下床來，强抑內心的悲痛，急喝道：「站住！」

她雖然想把聲音喝的低沉有力些，但她却因滿眶的熱淚，嗚咽在喉，完全是哭喊出來的聲音，而她的嬌軀，也慌張的撲出了錦幃！

黃靖芬奔出錦幃一看，發現衞擊宇正一手撩着珠簾，一腿已邁出室外，他正像個木頭人似的，頭也不回的立在那兒，他只是聽到了黃靖芬的哭喊而停止了前進。

一看這情形，黃靖芬在暗自心駭，衞擊宇在「赤楓壑」的林緣殺人的一幕，立時浮上了她的腦海，因而不自覺顫聲道：「宇弟弟……」

話剛開口，衞擊宇已倏然轉身，怒喝道：「不要喊我宇弟弟！」

衞擊宇一轉身過來，黃靖芬突然渾身一戰，一顆心也差點兒由口腔裏跳出來，險些脫口驚呼！

因爲衞擊宇俊面鐵青，虎眉飛剔，朗目閃閃生輝，神情十分悽厲，顯然已動了殺機！

黃靖芬看得芳心一陣難過，她作夢都沒想到她痴情熱愛的宇弟弟會對她起了殺機，心裏一陣難過，熱淚如泉湧出，不由痛心的問：「你就這樣走了嗎？」

有人說，女人的熱淚可以溶化頑鐵，衞擊宇雖然沒有被溶化，至少他臉上已沒有了殺氣。但是，他仍怒聲說：「在下以爲妳已羞於見我，我也覺得我們今生今世永遠不要再見面的好！」

黃靖芬聽得渾身顫抖，瞪大美目，張大檀口，既震驚又憤怒的問：「姊姊爲什麼羞於見你？難道是姊姊錯了？姊姊任由你欺負？」

衞擊宇這時的理智尚未完全恢復，而他的體內仍殘留着「參禪丸」尚未揮發消失的餘毒，只是他功力深厚，對體內的衝動綺念已有了能力控制。

其實，當秀髮蓬散，珠淚漣漣的黃靖芬撲出錦幃時，他便幾乎被他的青春健美的魅力所吸引過去，但是，他的衝動也時時被心中「風月仙姑」的警告和「齊南狂叟」的話所阻攪着，所以他才沒有不顧一切撲過去，將她的嬌軀緊緊的摟在懷裏。

這時見黃靖芬憤怒的問他「姊姊應該任由你欺負嗎」？頓時想起了他恍惚中緊抱着黃靖芬擁吻的情形，因而也使他羞憤難忍的厲聲道：「那是妳在酒中早已事先下了毒，卽使在下欺負了妳……」

黃靖芬聽得嬌軀一戰，猛的一個踉蹌，險些一頭栽在地上，她急忙伸手扶住檀桌，舉起急烈顫抖的玉手，淚下如雨，痛心的問：「你？……你？……你說什麼？」

衞擊宇却視如未覩，繼續厲聲道：「告訴妳，在下對妳早已有了防範，所以先服了一粒『參禪丸』，妳別想將我置於死地……」

黃靖芬心如刀絞，悲痛萬分，不由望着衞擊宇哭喊道：「走！你走！你馬上給我走，走的越遠越好，我永遠不要再見你……」

衞擊宇哼了一聲，厲聲道：「我當然要走，若不是在下曾在恩師面前發誓終生不准殺害女子，哼，妳那能活到現在？」

「在」字出口，倏然轉身，對伏桌痛哭的黃靖芬，看也不看，揮簾奔了出去。

但是，就在他轉身揮簾的同時，却發現那個曾經划船送他前去「棲鳳宮」的胡秋霞，正神情焦急的立在外面。

衞擊宇一見，立卽怒喝道：「妳閃開！」

胡秋霞却柳眉一剔，突然憤怒的說：「我不閃開，對你這種不知道是非，顚倒黑白，做錯了事還不敢勇於認錯的人，用不着客氣。」

衞擊宇虎眉飛剔，神色悽厲，俊面上再罩殺氣，哼了一聲，緩緩伸出五指彎曲如鈎的右手，切齒恨聲道：「妳再不閃開在下就將妳的心挖出來！」

胡秋霞毫無懼色，依然倔强的怒聲道：「很好，除非你殺了我，否則你別想過去……」

話未說完，室內伏桌痛哭的黃靖芬，突然嘶聲道：「不，不，霞妹，讓他走，讓他馬上走出去！」

胡秋霞冷冷一笑，道：「讓他去那裏？讓他前去「棲鳳宮」送死？自己被人玩於掌股之上，受人愚弄驅使尚竊竊私喜，自慶得計，殊不知你的一舉一動都在那三個老虔婆預計之內，眞正關心你愛護你，爲你輝煌事業前程費盡苦心的人，却被你羞辱呵叱，最後却冷酷的絕她而去，你這算少年俊彥？你這算心懷雄心大略的後起之秀嗎？……」

衞擊宇怒睜雙目，渾身顫抖，咬牙切齒，五指彎曲如鈎，他的手幾乎觸及胡秋霞的酥胸，但蓄滿功力的右手，却不敢猛的揪緊後引。

因爲，他曾跪在恩師的面前發下重誓，今生今世，絕對不准殺害女子。

但是，他認定胡秋霞和黃靖芬兩人早已串通好了陰謀對付他，這時聽了她的數落，雖然內心暴怒，但他却不敢把胡秋霞的心揪出來，因爲，師命重如山，他怎敢稍有違背？

是以，他不由氣得厲聲道：「閉嘴！妳敢再說一句，在下馬上要妳死在此地！」

地字方自出口，黃靖芬哭喊着奔了出來，同時惶急的哭聲道：「不，你不能殺秋霞，拿去，你拿去……」

話未說完，一蓬强烈光華已到了衞擊宇的身邊。

黃靖芬淚流滿面，雙手捧着那顆毫光四射的「玉心」，繼續哭聲道：「這是你要的『玉

心』，你也是只為它才前來此地，你拿去，我只希望你馬上離開此地……」

胡秋霞一見，不由大驚失色道：「芬姊姊，絕對不能將『玉心』交給他，萬一他學會了上面的絕世武功，不啻如虎添翼，誰還能收拾得了他？」

豈知，衛擎宇看也不看，僅冷哼一聲，不屑的說：「妳送給我也不要，那不是眞的『玉心』那只是一個琉璃桃……」

話未說完，黃靖芬已哭聲分辯道：「不，那是『金嫗』她們騙你，怕你取回『玉心』不再轉回去，這確確實實是『玉面神君』當年留給『鳳宮仙子』的心愛之物！」

衛擎宇一聽，頓時想起了，「賊僧」「丐道」「瞌睡仙」三人鄭重交付給他的任務，就是前去「棲鳳宮」盜取昔年「玉面神君」贈給「鳳宮仙子」的那顆「玉心」。

心念及此，不由收回了右掌，轉身看了一眼毫光四射的「玉心」，不錯，正是掛在晶棺內「鳳宮仙子」胸前的那顆「玉心」。

但是，他並沒有立即伸手去拿，依然望着黃靖芬，冷冷問：「妳怎的知道確是『玉面神君』當年贈給『鳳宮仙子』那顆『玉心』？」

黃靖芬流着淚說：「我已發現『玉心』上有飛旋的字跡，只因為我的功力不够深厚，無法看得清楚！」

衛擎宇驚異的「噢」了一聲，道：「這麼說，妳的確願意把『玉心』交出來！」

黃靖芬一聽！把「玉心」塞進衛擎宇的手裏，一句話沒說，雙手掩面，轉身奔進室內！

衛擎宇「玉心」到手，神智也漸趨穩定，他轉首望着伏在檀桌上哭泣的黃靖芬，欲言又止，終於轉過身來準備離去。

但是，嬌靨上充滿了怒容的胡秋霞，依然橫阻在門前，同時怒聲喝道：「你就這樣走了嗎？」

衛擎宇聽得目中冷芒一閃，氣往上衝，不由怒聲問：「妳待怎樣？」

胡秋霞怒聲道：「我不怎麼樣，難道你就這樣謝都不謝一聲就走了嗎？」

衛擎宇怒哼了一聲，輕蔑的道：「她原是拿的別人的東西，我為什麼要謝她？」

胡秋霞一聽，不由氣得剔眉厲聲道：「你知道嗎？我們芬姊姊完全是為了救你！」

衛擎宇聽得一愣，不由冷冷的問：「她為什麼要救我？」

胡秋霞繼續怒聲問：「你眞的不知道『鳳宮仙子』的晶棺內有毒菌？」

衛擎宇聽得心中一驚，面色微變，不由有些迷惑的脫口說：「毒菌？」

胡秋霞繼續道：「那毒菌正是用來對付你的……」

衛擎宇心中再度一驚，不由吃驚的說：「是用來對付我的？」

胡秋霞有些又氣又恨的意味，說：「金嫗，富婆，姥寶烟三人早已知道你是由『赤楓壑』跑下來的臭小子，早已知道你和三位怪傑合計着要去偷盜『玉心』，處處設法不揭破你的底細，等的就是要你親自去掀開晶棺去偷『玉心』……」

衛擎宇的理智業已恢復，這時一聽，頓時恍然大悟，不由脫口急聲道：「我說呢，怎的天下事竟有那麼湊巧，處處逢凶化吉，事事遇難呈祥……」

話未說完，胡秋霞已哼了一聲，輕蔑的道：「這個時候你想通了，可是也把我們芬姊姊給氣慘了……」

衛擎宇一聽，不由面帶愧色的回頭去看伏桌傷心痛哭的黃靖芬。

但是，胡秋霞却繼續不停的說：「可是，芬姊姊為了保全你完整的人格，為了挽救你寶貴的生命，她冒着暴風雷雨，冒着中毒的危險，不顧自己的性命和『天坤帮』近萬英豪的前途，代你偷出了『玉心』，結果，你不但不感激她，反而羞辱她，斥罵她……」

衛擎宇不由期期艾艾的說：「這……這完全是諸端湊巧……」

話剛開口，胡秋霞又駁斥道：「我們現在不談這些，我問你，這種東西可是『金嫗』那老虔婆給你的？」

說着，即將早已握在手中的那瓶「參禪丸」送至衛擎宇的面前。

衛擎宇一見那個鮮紅如血的小玉瓶，雙目一亮，宛如重獲至寶般，脫口急聲道：「快拿過來！」

說話之間，出手如電，竟將胡秋霞手中的小玉瓶急忙奪了過去。

胡秋霞看得冷冷一笑道：「這種下五門的東西，正派俠義之士聽了都怕髒了他的耳朵，你却把它視如寶貝似的，哼……」

話未說完，衛擎宇已怒聲問道：「妳說什麼？」

胡秋霞突然提高聲音，憤憤的說：「我說這種東西正派俠士聽了都怕髒了他們耳朵！」

衛擎宇一聽，怒氣再往上衝，不由把手中的小玉瓶呈至胡秋霞的面前怒聲問：「妳知道這是什麼嗎？這是能解萬毒的妙藥……」

胡秋霞一聽，不由怒聲問：「你說什麼？你可是懷疑我們芬姊姊會害你？」

衛擎宇被問得不禁有些遲疑，因為他這時已經明白了黃靖芬絕無害他之心，如果要殺他，他衛擎宇這時恐怕早已被丟進山溝深洞裏去了。

但是，他却仍有些悻悻不解的問：「如果說酒裏沒毒，在下怎會作出那種失禮的事？」

胡秋霞知道衛擎宇指的是抱着黃靖芬狂吻的事，因而仍有些生氣的說道：「就是你不喝那杯『玫瑰紅』，你照樣的會發生那種事，也許那杯酒下肚，使你腹內的毒性發作的更快一些……」

衛擎宇聽得心中一驚，不由震驚的說：「妳說這瓶內的藥丸有毒？」

說話之間，竟拔下瓶塞湊近鼻前聞了聞！

胡秋霞看得大吃一驚，脫口急呼道：「不要聞！」

急呼聲中，呼的一掌拍了過去，顯然是要把衛擎宇手中的小玉瓶打掉！

衛擎宇是何等身手？上身略微一仰，胡秋霞立即拍了個空。

伏桌哭泣的黃靖芬雖然恨衛擎宇糊塗，但她知道衛擎宇踏入江湖還沒有多少日子，對江湖上的機詐險惡，根本還不清楚。也就是說，她的內心深處仍深深的愛着衛擎宇。

這時一聽掌風，驚得急忙抬頭，不由奔了過去，哭聲道：「衛擎宇，你鬧得還不够嗎？你還要逞能動手！……」

衛擎宇只聞到瓶內是香香甜甜的味道，根本沒有腥臭惡劣的毒氣，這時見問，反而理直氣壯的說：「她居然說我這瓶『參禪丸』有毒，妳聞一聞可有一絲毒藥氣味？」

說話之間，竟將小玉瓶的瓶口送至黃靖芬的瓊鼻前。

黃靖芬看得大吃一驚，花容失色，嚇得趕緊轉身低頭，玉手掩鼻道：「我不要聞，我不要聞，快拿開！」

衛擎宇一看這情形，更加迷惑了，同時也似乎有些明白，他不自覺的拿起小玉瓶，楞楞的望着小玉瓶上的三個小字，自語似的說：「參禪丸？參禪該是佛門弟子參悟佛經至高精義禪理的一種修為功課啊……」

話未說完，胡秋霞已哼了一聲，道：「參禪並非完全都是修行正果，有的禪也被那些佛門敗類用以為非作惡……」

衛擎宇驚異的「噢」了一聲，立即不解的問：「那是什麼禪？」

如此一問，胡秋霞又羞又氣，一張美麗面龐，頓時漲得通紅，不自覺的也哼了一聲。

黃靖芬知道衛擎宇仍是一位十分純眞的少年人，他當然不會知道「歡喜禪」這個名詞和這種事！

一想到「歡喜禪」，黃靖芬的嬌靨，也紅了！

衛擎宇見胡秋霞羞紅滿面的哼了一聲不答，不由迷惑的又去看黃靖芬。一看黃靖芬，她的嬌靨也紅了，知道必是些佛門敗類的醜事醜聞，因而不自覺的低頭看了一眼手中的小玉瓶，並將瓶塞蓋緊。

但是，黃靖芬却關切的問：「宇弟弟，算在姊姊問你，你要實話實說，這東西到底是那裏來的？」

衛擎宇既然知道了是怎麼回事，俊面上自然充滿了愧色歉意，因而坦誠的說：「是一個叫『風月仙姑』的女子給在下的！」

「風月仙姑」四字一出口，黃靖芬和胡秋霞嬌靨一變，幾乎是同時脫口驚呼道：「原來是她？段妙香！」

衛擎宇聽得心中一動，不由驚異的問：「怎麼？妳們認識她？」

黃靖芬嬌靨蒼白，柳眉罩煞，不由莊然望着室外，顫抖着嬌軀，切齒恨聲道：「原來是她，她居然敢使壞使到我的頭上來了，我絕對饒不了她！」

胡秋霞也氣得恨聲道：「帮主，我認為應該馬上飛鴿傳書，通令七十二分舵主，火速緝捕段妙香解來總壇法辦……」

話未說完，黃靖芬已毅然頷首道：「好，妳現在就去通知張堂主三人，火速辦理！」

胡秋霞恭聲應了個是，轉身就待離去。

黃靖芬突然又脫口道：「慢着！」

胡秋霞急忙止步回身問：「您還有什麼吩咐？」

黃靖芬特別鄭重的說：「妳要張堂主特別註明，不管用什麼方法，一定要將『風月仙姑』捉住，但一定要留住她的活口……」

胡秋霞聽得柳眉一蹙，面現難色，不由遲疑的說：「段妙香武功不俗，七十二舵主中，鮮少有人是她的敵手，加之她的拂塵中，暗藏迷香，要想把她活生生的擒回總壇來，恐怕沒有那麼容易。」

豈知，黃靖芬竟堅絕的說：「不，照我的意思通知下去，那一個殺了段妙香，那一個提頭來見我！」

胡秋霞不敢再說，恭聲應了個是，轉身奔下樓去。

黃靖芬立即伸手把衛擎宇手中的小玉瓶奪過去，同時哼了一聲，恨聲道：「這就是她的罪惡證據！」

說罷轉身，拉開就近的一個衣櫃將小玉瓶放了進去。

衛擎宇一面跟了過去，一面迷惑的說：「在下看她清麗淡粧，脂粉極少，看來好像不是一個放蕩女子……」

話未說完，黃靖芬已哼了一聲，關了櫃門，轉過嬌軀，沉聲道：「她不是個放蕩女子人家會送她一個綽號叫『風月仙姑』嗎？」

衛擎宇却不解的說：「可是，她為什麼把那瓶『參禪丸』說是神效無比呢？」

黃靖芬正色道：「當然是希望你和我鬧出醜聞，她在其中漁翁得利，混水摸魚，達到她某一項的目的！」

說此一頓，突然神色一驚，恍然似有所悟的問：「你是在什麼樣的情形，遇見她的？」

衛擎宇道：「就是那夜在官道上，遇見了『齊南狂叟』張堂主之後，遇見的！」

黃靖芬聽得花容一變，脫口焦急的問：「以後呢？」

衛擎宇道：「之後，她說她的家就在西邊的茂林內，要我到她的家裏去詳談……」

黃靖芬聽得芳心猛的一震，不由關切的問：「你跟着她去啦？」

衛擎宇正色道：「我怎麼會呢！我同她講話都站在七八步外！」

黃靖芬一聽，芳心寬慰了不少，繼續不解的問：「那你那瓶『參禪丸』是怎麼來的？」

衛擎宇的俊面一紅，有些為難的說：「她說……她說姊姊會單獨邀我到後寨小酌，而且會在酒中下毒……」

黃靖芬一聽衛擎宇改了稱呼喊她「姊姊」，芳心一陣快慰，不自覺的將嬌軀向前迎了兩步，同時，仰面深情的問：「你相信姊姊捨得向你下毒手嗎？」

衛擎宇有些委屈的說：「可是，『天德堂』的『齊南狂叟』張堂主，他也警告小弟，前來峴山，準死無活！」

黃靖芬一聽，不由明媚的笑了，同時，含情望了衛擎宇一眼，嗔聲埋怨道：「他的話你只能當耳邊風，你怎的也認眞起來了？」

衛擎宇見黃靖芬嬌靨上的淚痕未乾，竟自笑了，而且笑的是那麼甜美，心頭怦然一動，綺念陡生，他的丹田中再度有了一展男性雄風的趣向，但是，他却竭力的控制住了。

不過，他仍忍不住握住黃靖芬的一雙柔荑，歉聲說：「姊姊，我是中了別人的奸謀，我不是有意要欺負妳，希望妳不要怪罪小弟的無禮！」

黃靖芬的雙手被衛擎宇一握，一股暖流分別竄向了她的四肢，她的兩腿一軟，不能自已的將嬌軀撲進衛擎宇的懷裏，同時，激動的說：「姊姊怎會怪你呢？我所以及時點了你的穴道，怕的是自己蒲柳之姿，配不上你！」

黃靖芬的嬌軀一撲進衛擎宇的懷裏，他立時感到血脈沸騰，神志恍惚，一雙有力的手臂，也緊緊的將黃靖芬的嬌軀摟住，同時，親切的說：「姊姊明媚健美，光艷照人，小弟一直覺得妳是人世間最美的大美人！」

黃靖芬一聽，明目中立時滾下兩行清淚，這是她喜極而泣的淚，這和她方才的傷心痛哭迥然不同。

但是，她仍忍不住將嬌靨緊緊的貼着衛擎宇的結實胸脯，流着興奮的淚水問：「姊姊眞的那麼美？」

衛擎宇毫不遲疑的說：「眞的那麼美！」

黃靖芬一聽，不禁抽噎着哭了，她仰起淚痕斑斑的嬌靨，不禁有些妬意，似乎又要在衛擎宇的口裏求得證實似的問：「姊姊和蘭夢君比，那個最美？」

一提到「蘭夢君」，一個蕙質蘭心，絕色傾城的美麗少女影子，立即浮上了他的腦海，但是，他知道，他這一輩子也別想和蘭夢君結為夫妻，因而，不自覺的說：「她已是名花有主，有了未婚夫婿的人，談她作什麼！」

豈知，黃靖芬竟倔强的說：「不，姊姊一定要你說出來，姊姊和蘭夢君，到底誰美？」

衛擎宇先在黃靖芬的羊脂香腮上親了一下，才含笑道：「蘭夢君像深山幽谷的一株蘭花，而妳却是人間奔放的玫瑰！」

黃靖芬覺得衛擎宇比喻的很對，但她却故意刁鑽的說：「你是說玫瑰多刺？」

衛擎宇也風趣的說道：「玫瑰多刺也最多情！」

黃靖芬一聽，嬌靨通紅，直達耳後，不由含情輕睇，張開櫻桃小口正待說什麼，衞擊宇的兩片炙熱丹唇已將它堵住！

黃靖芬「嚶嚀」一聲，四肢乏力，她要全靠衞擊宇健壯的身體，有力的雙臂來支持她的嬌軀。

衞擊宇吻她的香腮，吻她長而密的眼睫，甚至吮吸她徐徐滾落的淚珠！

黃靖芬如痴如醉，任由衞擊宇强而有力的狂吻，她即使有心抗拒，但也沒有了力氣。

她覺得這是天意，她覺得這原是丟掉了的幸福，又被她奪回到手裏，這一次，她再也不讓幸福溜走，她再也不讓美麗遠景逝去！

她敢斷定，衞擊宇這時體內的餘毒還沒有發揮盡淨，尤其當他又聞了聞「參禪丸」瓶內的氣味之後，愈增他征服佔有她的內心趨勢，否則，衞擊宇的理智堅强，絕不可能緊緊的擁住她狂吻！

雖然如此，但她深信衞擊宇的心裏是明白的，她現在獻出她最寶貴的，也正是時候，她要給他快樂，她要讓他爲所欲爲，最最重要的，還是衞擊宇知道她還是完整的女兒身。

心念間，她的嬌軀已被衞擊宇强而有力的雙臂托抱起來，而且，走向了錦榻！

黃靖芬這時就像一頭雄獅嘴下的羔羊，震駭，惶懼，內心的狂跳，使她全身沒有了一絲反抗的力氣，她知道，這是無法避免的一場暴風雨！

當衞擊宇將她的嬌軀放在床上的時候，她再度緩緩閉上了她那雙任何男人看了都會陶醉着迷的美麗眼睛，兩顆晶瑩明亮的淚珠，却從她長而密的睫縫裏，滾到她的鬢角，墜落在鮮紅紫緞的繡枕上。

她要把所有的一切獻給衞擊宇，她要把命運的幸福與悲慘也讓衞擊宇來主宰，她的選擇究竟是正確，抑或是錯誤，只有讓蒼天來安排，讓時間來證實了。

她雖然在震駭，疑懼，慌亂中，但仍沒忘了伸手拉動床頭的一根金色絲繩。

隨着金絲繩的拉動，由圓形室門的牆縫中，緩緩閤上了一對金漆鐵門。也就在金漆鐵門閤上的同時，一道纖細身影，又飛身縱上了樓梯，直向室門前奔來。這人正是前去通知「齊南狂叟」通令各分舵捉拿「風月仙姑」的胡秋霞。

胡秋霞一見金漆鐵門關上了，先是一呆，接着粉面通紅，她渾身懶散的站在那兒，低頭沉思，兩手撥弄着衣角，想到房內的黃靖芬和衞擊宇，不知心頭是何滋味，久久，她才轉過身形，懶懶的走下樓去……。

金鷄三唱，東方魚白，又是一天的開始！

但是，睡在衞擊宇懷中的黃靖芬，酥胸半裸，雙目微閤，長長的睫毛壓在她的下眼簾上，香腮紅潤，微現梨窩，似是仍在回憶着昨夜「被翻紅浪」的甜蜜經過，而她的鼻翅搧動，又顯出她久戰之後的慵懶嬌態！

衞擊宇倏然睜開了眼睛，他眨了眨星目，急忙將昨夜的全般經過仔細的想了一遍，一陣慚愧，懊惱和不安，一齊湧上了心頭。

他悄悄坐起身來，低頭看看身邊蜷睡在他懷裏的黃靖芬，唇角掛着微笑，睡得是那麼香甜，是那麼美；想到昨夜的情形，又覺得自己太殘忍了些！心裏一陣愛憐，不自覺的俯首吻了一下黃靖芬的香腮。

黃靖芬「嚶嚀」一聲，竟夢囈般的說：「求求你，不要再吵我了，我很倦！」

衞擊宇笑一笑，他感到得意，他覺得驕傲，他得到的這個妻子不但艷美，也是一位統領近萬英豪的奇女子。

她爲了保全他一生完整的人格，她冒着中毒的危險代他盜出了『玉心』，解救了千萬人的生命和一場武林浩刦。

最令他感到驕傲的是，黃靖芬雖然週旋在羣豪之中，也曾和「棲鳳宮」的總管晉天雄假行結婚，但她却仍能潔身自愛，不爲情慾所動，保持了她潔白的女兒身。

現在，她已將一切獻給了自己，而且直到自己頭腦清醒的時候才獻出，她的眞正目的，也就可想而知，她不顧他們的第一晚糊里糊塗的奉獻，而讓他衞擊宇毫無理智的摧殘。

衞擊宇心念及此，不自覺的自語道：「對，她是對的，她是正確的，我要爲得到這麼一位有雄心，明是非，有理智，辨善惡的妻子而驕傲，而榮幸……」

話未說完，一隻春葱般的纖纖玉手，已搭在他的肩頸上，同時也响起黃靖芬嬌慵的聲音問：「你眞的以姊姊爲妻感到榮幸驕傲嗎？」

衞擊宇低頭一看，黃靖芬鬢髮蓬散，醫露倦態，一雙美目，似睜似閉，一張檀口，似閤似啓，玉頸裸露，雙峯半隱，高聳圓潤，似是就要彈出她的褻衣！

衞擊宇是人，他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人，他看得血脈沸騰，忍不住要再展雄風，伸臂將黃靖芬的嬌軀樓進懷裏，同時熱誠坦白的說：「眞的，小弟眞的以娶姊姊爲妻而感到自豪，而感到驕傲！」傲字出口，他炙熱的丹唇已印在黃靖芬微微張啓的櫻口上。

黃靖芬「嚶嚀」一聲，一甩螓首閃開了，同時嬌慵的問：「你眞的喜歡姊姊？」

衞擊宇毫不遲疑的頷首道：「喜歡，喜歡！當然喜歡！」

黃靖芬突然較正經的問道：「你不嫌姊姊老？」

衞擊宇一聽，突然伸手托起黃靖芬的圓潤下顎笑着說：「讓小弟看看姊姊是否滿頭的白髮，一臉的皺紋？」

黃靖芬聽得芳心一甜，香腮上也頓時升上兩片紅霞，舉起纖纖玉手，「叭」的一聲把衞擊宇的手打掉，同時，忍笑白了衞擊宇一眼，嗔聲道：「人家說，妻大五，像老母，我剛好大你五歲，你不怕別人笑話？」

衞擊宇立即佯裝生氣的正色說：「誰敢笑話？我既沒有高堂慈母，也沒有嚴父管束，我雖然有個舅舅，他老人家也不會管我這外甥娶媳婦的事，何況我的芬姊，貌似西子，美似貂嬋，亞賽楊貴妃，艷比趙飛燕……」

話未說完，黃靖芬已愉快的「噗哧」笑了，同時嬌笑道：「好了好了，快不要說了，再說就把廣寒宮的嫦娥給氣哭了……」

話未說完，前寨大廳方面又傳來一陣清脆悅耳，敲打有序的雲板聲响！

黃靖芬聽得花容一驚，「啊呀」，急忙掙脫衞擊宇的懷抱，急聲道：「三堂六壇已準備到大廳前集合了！」

衞擊宇不知何事，驚異的問：「芬姊，發生了什麼事了嗎？」

黃靖芬一面掩好酥胸，一面含笑嬌嗔道：「你緊張個什麼勁兒，我是怕去晚了他們會胡亂猜測，這是總壇例行的早晨集會，如昨夜分舵傳有什麼變故消息來，也好儘快集會商討處理！」

衞擊宇一聽，立即釋負的「哦」了一聲！

黃靖芬一面換着她的金絲錦裝，一面紅着笑靨含情輕睇了衞擊宇一眼，忍笑嬌嗔道：「昨夜所幸平安無事，萬一有緊急通報，半夜裏前來敲門，那怎麼得了？」

衞擊宇想到當時的情景，也不由俊面一紅，有些慚愧的說：「都是小弟不好，害苦了姊姊！」

已經換好了勁衣的黃靖芬，立即走至衞擊

宇的床前，輕輕的親了一下他，滿面通紅的笑着說：「只要別忘了姊姊爲你受的苦，姊姊就高興了！」

衞擊宇聽得心頭怦然一動，丹田中立即升起一陣快慰暖流，不自覺的呼了聲「芬姊」，伸手就摟抱着黃靖芬的纖腰。

但是，黃靖芬早已有了防備，嬌軀一旋，閃開了，同時，姿態曼妙的將掛在帳角的鴛鴦劍取下來。

衞擊宇那裏肯放，身形也緊跟着躍下床來，依然將黃靖芬的健美嬌軀摟在懷裏。

這一次黃靖芬沒有躲，但却微紅着嬌靨央求道：「好弟弟，快放開我，去遲了那麼多大眼睛瞪着我，你不怕姊姊害臊？」

說話之間，秋波輕睇，一直深情的望着心愛的宇弟。

衞擊宇在這一刹那，恨不得黃靖芬永遠不要出去，她這時手裏拿着雙劍，身上穿着勁衣，雙鬢微顯蓬散，眼光充滿了媚意，有一種說不出的吸力和魅力，而且，尚隱隱有一種令他不得不鬆手的英氣。

衞擊宇心不甘情不願的鬆開了黃靖芬，竟有些糾纏的要求說：「芬姊，小弟也要去！」

揷好雙劍的黃靖芬一聽，立即正色道：「不，現在我又不是你的妻子，今後行動我要走在你的身後，等我把『天坤帮』改組好了，讓你坐上我的大椅上，那時你再出去見他們也不遲！」

說此一頓，突然一指床頭金色絲繩，繼續說：「請你拉一下，讓她們把臉水送進來！」

衞擊宇聽了，立即拉了一下金絲繩，緊閉的鐵門，也立即緩緩的縮進牆壁內！

黃靖芬望了一眼有些不高興的衞擊宇，知道他捨不得她離去，因而明媚一笑，又回身投向衞擊宇，蹺起脚來親了一下，深情的道：「別小孩子氣，姊姊交待一下他們應辦的事馬上就回來！」

說罷，親爲衞擊宇穿上藍衫，繼續說：「快把衣衫穿好，她們就要進來了！」

說着，掀帳走出了錦幃！

衞擊宇整理好了藍衫，也走了出去。

掀幃一看，發現兩個侍女分別站在室門的兩邊，黃靖芬已洗了臉正匆匆走向粧台前。

兩個侍女一見衞擊宇由幃內走出來，每個人的小臉蛋兒上都微微一紅，趕緊檢衽萬福，同時恭謹的叫了聲：「衞少俠早！」

衞擊宇看見兩個侍女的臉紅了，俊面也覺得有些發燒，看也不敢看她們，趕緊應了聲「早」！

其中一個侍女，趕緊走至盆架前換上一盆新的洗面水。

衞擊宇洗完了臉，黃靖芬也清描淡抹的化好粧了，站起身來正待走出去。

衞擊宇一看，神情不由一呆，他突然覺得黃靖芬更美了，她的美又不能用艷光四射來形容她，這也許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吧？要不，就是她現在才眞正的成爲一位青春艷美的少婦！

黃靖芬見檀郎對着她看呆了，嬌靨一紅，輕呼一聲，不由忍笑嗔聲道：「傻相！好好在這兒呆着，姊姊去一會就馬上趕回來！」

說罷一笑，即向室門走去。

但是，剛到室門前，纖影一閃，神情略顯憔悴的胡秋霞已掀簾走了進來！

衞擊宇一見胡秋霞，就像偷吃了糖的孩子不敢見人似的，趕緊轉過身去。

豈知，胡秋霞偏偏多禮的恭聲道：「芬姊早，衞少俠早！」

衞擊宇一聽，只得硬着頭皮轉過來，拱手一笑道：「胡姑娘早！」

他雖然自覺話說得自然，但由於他的俊面漲紅，想必他的嗓音也變了調。

一旁的黃靖芬則趕緊糾正道：「宇弟弟，霞妹是我的知心姊妹，情逾骨肉，你以後要呼她霞姊姊！」

衞擊宇一聽，立即拱手，再度含笑呼了聲「霞姊姊」。

胡秋霞並沒有顯出興奮的樣子，却淡然一笑道：「不敢，是芬姊姊太抬愛我了。」

黃靖芬一聽，這時才對胡秋霞嬌靨上的憔悴之色注意，因而驚異的關切問：「霞妹，妳昨夜沒有睡好？」

胡秋霞見問，一張粉面，頓時通紅，不由趕緊分辯道：「沒有哇！小妹昨夜睡得很好，可能受涼了！」

黃靖芬見胡秋霞如此緊張，嬌靨通紅，頓時想起了昨夜命她前去通知「齊南狂叟」，通令所有分舵活捉「風月仙姑」的事，想到胡秋霞回來看到室門已關的事，她自己的嬌靨也紅了！

所幸，這時第二次雲板已响，胡秋霞趕緊催促道：「芬姊，我們快去吧，他們已經到齊了！」

黃靖芬一聽，立即望着衞擊宇，一笑道：「最多半個時辰我就回來！」

說罷，即和胡秋霞匆匆走了出去。

衞擊宇楞楞的坐在一個圓鼓形的磁模上，任由兩個侍女爲他束櫛髮髻。但在他的心裏，却想着昨夜曲折離奇而近戲劇性的艷遇！

首先他想到了「齊南狂叟」的那句話——去了準死無活，這話雖然說的狂了些，如根據「天坤帮」的實際情形看，他的話並不誇張。

當然，這與黃靖芬吩咐命令時的語氣和神色有關，「齊南狂叟」由於不知道黃靖芬的眞正心意，加之他自認黃靖芬的武功不俗，他衞擊宇如果與黃靖芬有仇，一個人前來了豈不是準死無疑嗎？

由此而論，「齊南狂叟」雖然狂妄自大，但根據他這句警語，仍不失爲是一個居於正邪之間的好人。也就是說，在好人的領導下成爲俠士，在歹徒教唆下成爲惡魔。

其次是「風月仙姑」段妙香，現在他已確確實實知道了她是一個極爲無恥的下賤女人，她給他的那瓶「參禪丸」，竟然是下五門助慾起興的邪藥。

所幸他遇到的是黃靖芬——一個仍保持處子之身的女中豪傑，這要是碰到的是她段妙香，他這一生的前途名譽豈不就此斷送在她的手裏。

心念及此，他不由升起一陣怒火，暗泛殺機，下次再碰到她時，絕不能再讓她留在世上害人。

一想到除掉她，頓時想起跪在恩師面前所發的誓言——這一生一世絕對不准傷害女子。

心念及此，衞擊宇不禁無可奈何的嘆了口氣，心想，就是毀了段妙香的武功，也算是對女子的傷害呀！

他實在不明白恩師在傳授他武功前爲什麼一定要他先罰下這種重誓，他想這其中必定有一段悲慘的故事，一直埋藏在恩師的心底裏。

但是，他已下定決心，不管段妙香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他絕不違背師父的遺命，因爲他的師父對他，恩重如山，愛護倍至，爲了他的武功，費盡了多少心血，即使他親生的父親，也未必能夠如此。

是以，他曾不止一次的暗暗發誓，不管在什麼場合，也不論是什麼事情，即使鼎鑊加身，他也絕不違背恩師的遺命。

因而，他在心裏自慰說：「讓她作惡去吧！佛語說：『作孽者，必自斃』，我衞擊宇雖

然不能殺她，但別人也不會饒過她！」

到是黃靖芬他覺得非常對不起她，委屈了她，讓她少女最初期望憧憬的洞房花燭夜，竟像是在暴風雨裏度過，而他衛擊宇，也竟那麼糊塗，居然無法對自己控制，不但險些傷了黃靖芬的心，也差點失去一位武功高絕，身材健美的艷麗妻子。

假設，黃靖芬當時不及時點了他的穴道，任由他瘋狂强暴，即使他將來成爲一位大英雄，也是有了敗德事跡大英雄！

一想到了大英雄，他突然想起了一句諺語，因而他也自嘲的自語說：「英雄難過美人關，大概就是這樣吧？」

話一出口，悚然一驚，急忙定神一看，室內只他一個人，兩個爲他櫛髮的侍女，早已走得沒有了踪影！

他不禁笑一笑，暗自慶幸，這話若是讓兩個侍女聽進了耳裏傳出去，今後，那還如何見人？

他站起身來，舒展了一下筋骨，緩緩在室內蹀步，心裏只希望黃靖芬趕回來，他要告訴她，他是多麼的喜歡她！

一想到黃靖芬，他頓時想到了她前去「棲鳳宮」臥底的事，現在「玉心」已到了衛擊宇的手裏，他已決定不再追問這件事，他想，黃靖芬僞裝和晉天雄結爲夫妻，當然就是爲了便於偷盜「玉心」，如果明知再去故問，豈不增加她的難堪？

尤其，她把一切都獻給了他衛擊宇，而她也成了他的妻子，今後所要做的，是夫妻倆如何做出一番驚天地，泣鬼神，轟動武林，震驚江湖的大事業。

心念至此，他不自覺的摸了摸懷中的「玉心」，他決定等黃靖芬回來，立即下山去找三位怪傑，因爲這顆「玉面神君」送給「鳳宮仙子」的「玉心」，關係着數千萬人的生命，武林的一場浩刦，他不能視同兒戲，得了「玉心」而不去。

正在蹀步想着心事，外間已響起了登樓的脚步聲！

衛擊宇聽得心中一喜，知道黃靖芬回來了，急忙掀簾迎了出去！

一出室內，神情不由一楞，因爲櫻唇綻笑的黃靖芬身後，除了胡秋霞和幾個貼身女護衛，尚有「天德堂」堂主兼護法「齊南狂叟」。

「齊南狂叟」一見衛擊宇，立即哈哈一笑，愉快的說：「天德堂堂主給咱們未來的帮主叩安來了，你小子別看我老人家在『天坤帮』呆了這麼些年，登上舊帮主的香閨繡樓這還是第一次……」

話未說完，黃靖芬已回身忍笑，嗔聲道：「你那張嘴還有個完沒有？一上來就吼，成個什麼樣子？還有沒有個禮數！」

「齊南狂叟」一聽，又煞有介事的恭聲應了個是，向着衛擊宇，一躬到底，道：「老朽該死，不知禮數，失禮之處，萬望未來的帮主寬恕！」

黃靖芬一見，表面上嘆了口氣，芳心裏却甜甜的，胡秋霞和其餘等人却俱都笑了。

衛擊宇却急忙拱手不解的問：「張老英雄前來，不知有何教益？」

「齊南狂叟」尚未發話，黃靖芬已笑着說：「宇弟弟，請把那柄『霸劍』取出來，交由張堂主親跑一趟太湖，代你交給『金嫗』老前輩……」

衛擊宇聽得虎眉一蹙，心頭一震，不由遲疑的說：「戰國『霸劍』，乃『棲鳳宮』鎭宮之寶……」

話未說完，胡秋霞已挿言道：「棲鳳宮有通牒和喜帖送來，棲鳳島改爲『麟鳳島』，棲鳳宮改稱『麟鳳宮』，並在喜帖上註明，原『棲鳳宮』宮主『鳳宮仙子』早於四年前仙遊，全島擁立昔年中原大俠『玉面神君』之子衛小麟爲島主，並訂於下月十五日在『麟鳳宮』舉行與蘭夢君之結婚大禮！」

衛擊宇一聽，非但不驚不喜，而且特別興奮，竟忍不住愉快的說：「那眞是太好了，我和芬姊姊一定要一併前去觀禮！」

黃靖芬一聽，嬌靨通紅，想想她冒充管家在「棲鳳宮」臥底，後又盜來了「玉心」，她怎麼好意思前去！

但是，她不願讓心愛的宇弟弟掃興，只得笑着說：「前去觀禮那是以後的事，現在重要的是把他們的鎭宮之寶『霸劍』先星夜兼程送回去！」

這時衛擊宇也深覺有禮，立即轉身進內將「霸劍」捧出來，同時，望着「齊南狂叟」，鄭重叮囑道：「張老英雄，霸劍的重要，在下已不再贅述，沿途務請小心，多加警惕……」

「齊南狂叟」雙手接劍，並以極有把握的口吻，爽朗的說：「你小子儘管放心，沒有那個大膽混賬小子敢在我這張老虎嘴裏拔牙！」

黃靖芬則沉聲道：「這件事你千萬大意不得，出了岔子我可絕饒不了你！」

「齊南狂叟」依然爽朗的說：「帮主您放心，出了岔子我老人家拿頭來見您！」

衛擊宇繼續叮囑說：「哦，還有，去了告訴『金嫗』前輩，在下穿的藍衫，和頭上束的藍巾，過幾天芬姊姊也會派專人爲他們送去，並向她們表示，我衛擊宇失禮之處，務請她們不要介意！」

「齊南狂叟」立即爽朗的說：「你小子放心，我老人家說這種向人家賠罪的話，比你小子有把握的多！」

黃靖芬立即不耐煩的一揮玉手道：「好啦，趕快上路吧，崔堂主已用飛鴿通知了沿途的分舵，每五十里換一匹快馬，那邊也備好了船隻，今夜三更時分你就可以將劍交給『金嫗』『富婆』『姥烟寶』她們了！」

「齊南狂叟」恭聲應了個是，轉身奔下樓去。

衛擊宇聽得心中一驚，不由驚異的問：「芬姊姊，幹麼要這麼火急？」

黃靖芬立即正色道：「衛小麟已到了『棲鳳宮』，當她們發現你不是眞正的衛小麟，而你又帶走了她們的鎭宮之劍，她們內心的惶急，這是可想而知的事！」

衛擊宇一聽，深覺有理，不由慚愧感激的說道：「姊姊不愧爲統領近萬英豪，威震大江南北的奇才女俠，處處洞知機先，事事先發制人……」

話未說完，芳心甜甜的黃靖芬，已白了衛擊宇一眼，忍笑嗔聲道：「要你奉承？」

如此一說，胡秋霞等人俱都忍不住愉快的笑了。

就在這時，四個俏麗侍女，各托一個亮漆貼金荷葉形的木盤，已將豐盛的早餐送來。

胡秋霞一見，立即望着四個侍女，吩咐道：「就送到帮主的房裏去吧！」

四個俏麗侍女恭聲應了個是，逕向珠簾深垂的內室門前走去。

黃靖芬趁機望着胡秋霞，含笑道：「霞妹，妳們幾位也在這兒吃吧！」

衛擊宇也客氣的說：「霞姊姊，反正我和芬姊姊也吃不了那麼多！」

胡秋霞怎會作那種討嫌碍人眼的儍事？趕緊搖頭一笑道：「不了，我下面還有許多姊妹等着。」

說罷轉身，即和幾個貼身女侍衛，走下樓去。

黃靖芬一俟胡秋霞等人走下樓梯，立即望着衛擊宇，深情含笑的關切問：「餓不餓？」

衛擊宇搖頭一笑道：「不餓，只是有些心急！」

黃靖芬聽得一楞，不由驚異的問：「什麼事心急？」

衛擊宇立即愁眉苦臉的說：「心急妳一直不來嘛！」

黃靖芬聽得嬌靨一紅，一股愉快暖流，由心坎經過雙股之間，直達她的兩隻脚尖，如果不是內室有四個侍女在擺早餐，她會情不自禁的將衛擊宇抱住。

但是，她在表面上却忍笑白了衛擊宇一眼，同時嗔聲道：「姊姊可不喜歡你貧嘴啊！」

說罷，轉身逕向內室門前走去。

衛擊宇尚是一個不解風情的大孩子，那懂得這種情調？立即追上前去，正色表白道：「小弟說的是眞心話嘛，姊姊如果不信……」

信字方自出口，喜得心花怒放的黃靖芬，已「噗哧」一笑，轉過嬌軀來已將他抱住，同時，羞紅着嬌靨，伸出纖纖食指豎在衛擊宇的丹唇上，壓低聲音笑着說：「信，信，姊姊相信你就是！」

說罷一攬衛擊宇的左臂繼續愉快的說：「快去吃飯吧，飯後我還有好多事要和你談！」

衛擊宇一看艷美的芬姊姊這麼喜歡他，這才愉快的笑了，同時，即和黃靖芬併肩走進室內。

早餐早已擺好，四個俏麗侍女俱都靜悄悄的站在一角，似乎故意站在看不到外間情形的地方。

這時一見黃靖芬依着衛擊宇進來，立即過去兩人爲黃靖芬解下背後的鴛鴦雙劍。

一俟侍女們將劍解下，黃靖芬立即吩咐道：「這兒沒事了，妳們去吧！」

四個俏麗侍女一聽，齊聲說是，斂衽一福，轉身走了出去。

衛擊宇依然坐在他昨晚坐過的錦凳上，等着黃靖芬過來一起吃！

黃靖芬却一面就座，一面笑着問：「要不要喝杯『玫瑰紅』？」

衛擊宇一聽，俊面頓時通紅，不由慌得連忙搖手道：「不要，不要！」

黃靖芬一笑，深情睇了一眼，嗔聲道：「看你怕成那副樣子！」

於是，拿起筷箸，先爲衛擊宇挾一塊鹵醬牛肉。

衛擊宇一面吃，一面迷惑不解的問：「芬姊姊，妳是說『玉面神君』的兒子衛小麟，眞的要在下個月的十五日和蘭夢君結婚？」

黃靖芬一聽，心坎裏突然升起一股醋意，但她却婉轉的說：「姊姊的話你不信？要不要派人把『麟鳳宮』的喜帖拿來給你看一看？」

衛擊宇急忙搖手說：「不，小弟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有關那柄『霸劍』……」

黃靖芬一聽，立即寬慰的說：「宇弟弟，不要再想那把劍了，姊姊還收藏着一柄削鐵如泥，吹毛立斷的『紫電』……」

衛擊宇立即解釋說道：「姊姊，妳又誤會了……」

黃靖芬不由迷惑的「噢」了一聲，道：「你是說？……」

衛擊宇繼續道：「小弟方才已經想過了，覺得這中間有許多矛盾可疑之處！」

黃靖芬柳眉一蹙道：「你說說看。」

衛擊宇凝重的正色道：「姊姊不是說『金嫗』『富婆』『姥寶烟』三位前輩早就知道小弟不是『玉面神君』的兒子衛小麟嗎？」

黃靖芬立即正色道：「是呀！在『赤楓壑』外喝你快滾的是她，在『八仙閣』酒樓上代你付酒資的也是她，一直跟踪你到小渡口暗中看着你跟三位怪傑交談的也是她，難道你洗了個臉，換套新衣服，她們就不認得你了嗎？」

衛擊宇會意的微一頷首道：「既然她們早就知道小弟不是衛小麟，她們爲什麼還要讓小弟進入『棲鳳宮』？爲什麼還要將『霸劍』交給我？」

黃靖芬一聽，也不由不解的蹙眉迷惑的說：「也許是爲了怕你武功高絕，無人可敵，只好將計就計，讓你前去偷盜『玉心』時，開棺中毒而死吧！」

衛擊宇繼續正色道：「可是爲什麼還把『霸劍』交給小弟呢？」

黃靖芬自我忖測的說：「也許是大敵當前，爲了穩操勝算之故，加之命你出來追尋『玉心』，也很可能遇到較我武更功高的人！」

衛擊宇贊同的一頷首道：「不錯，小弟在未見姊姊之前，也確有這種想法，可是，明知小弟是冒充的衛小麟，總不能再把蘭夢君的名節當兒戲吧？」

黃靖芬聽得芳心一震，花容立變，不自覺的脫口道：「是呀！經你這麼一說，我也覺得這中間大有可疑之處了！」

衛擊宇立即鄭重的說：「姊姊可否將妳以前在『棲鳳宮』所參與的種種經過告訴我？」

黃靖芬毫不遲疑的頷首，說道：「當然可以！」

說此一頓，嬌靨突然一紅，又有些難爲情的說：「反正現在姊姊已是你的人了，說出來你可不能恥笑我！」

衛擊宇雖然也毫不遲疑的點點頭，但他却寬慰的說：「就只說參與前去『赤楓壑』以後的事好了！」

黃靖芬一聽，不禁深情感激的看了衛擊宇一眼，想了想，竭力自然的說：「那天是我進入『棲鳳宮』第二個月的第三天，『金嫗』前輩突然對我和晉天雄說，她要帶着蘭夢君前去臥牛山觀看晚霞映照的『赤楓壑』……」

衛擊宇聽得虎眉一蹙，問：「你們前去『赤楓壑』只是爲了觀看那裏的美景？」

黃靖芬頷首道：「最初我所知道的就是這樣的，因爲『赤楓壑』多少年來都沒有人敢進入，所以我也想親自前去看個究竟……」

衛擊宇淡然搖首道：「我在那間破茅屋裏住了那麼些年，也從來沒見有人進去！」

黃靖芬聽得一楞道：「那會不是你？」

這突如其來的一句，衛擊宇也楞了，他有些莫名其妙的問：「什麼會是我？」

黃靖芬正色道：「去年我也曾派『齊南狂叟』和『糊塗翁』兩人前去暗探過，結果被一陣亂石給砸出來了！」

衛擊宇聽得神色一驚，脫口急聲道：「竟有這等事？」

黃靖芬不由正色問：「你眞的不知道？」

衛擊宇也正色說道：「小弟有何必要騙妳呢？」

黃靖芬驚異的說：「這就怪了，那也許是另外有人……」

衛擊宇立即正色否認道：「如果是去年，壑中只小弟一個人，那時恩師已經仙逝，不可能再有別人。」

黃靖芬略微沉吟，緩緩頷首道：「唔！那可能有人暗中對你保護！」

衛擊宇見黃靖芬越扯越遠了，立即一揮手道：「我既沒有古劍秘笈，也沒有珍珠財寶，幹麼要人暗中保護？」

說此一頓，忽的又一整臉色，繼續道：「妳眞的以爲『金嫗』帶着蘭夢君前去『赤楓壑』是爲了觀看那裏的楓林美景？」

黃靖芬凝重的說：「最初我的確相信，雖

來你突然由楓林內奔出來，盲目的打傷了一個人而『金嫗』又嚴厲的不准晉天雄等人向你動手，而你走後『金嫗』立即悄悄的跟了去，我才覺得有些可疑！」

衞擊宇關切的問：「後來呢？」

黃靖芬繼續說：「後來『金嫗』回到客棧，已是第二天的拂曉，僅和蘭夢君躲在屋裏偸偸說了一陣話，立即吩咐馬上轉回太湖。」

衞擊宇聽得心中一動，不由驚異的「噢」了一聲問：「姊姊是說，蘭夢君也參與了這件棺中下毒的事？」

黃靖芬斷然道：「不，蘭夢君可能不知道，因爲『金嫗』『富婆』『姥寶烟』三人每次密議時，都不讓蘭夢君知道……」

衞擊宇立即不解的問：「妳是根據什麼這麼肯定？」

黃靖芬正色道：「因爲有一次我和蘭夢君一同進入『富婆』的臥室，她們三人正在密議什麼，一見蘭夢君，故意嘻嘻哈哈顧左右而言他……」

衞擊宇忖測道：「說不定是怕妳將秘密聽了去吧？」

黃靖芬正色道：「恰恰相反，聰明的蘭夢君似乎知道三位奶奶在商議什麼不願讓她知道的事似的，僅說了一兩句不相干的話就走！」

衞擊宇立即關切的問：「妳有沒有走？」

黃靖芬刁鑽的一笑道：「你想我會走嗎？我巴不得能夠聽到一些她們說什麼！」

衞擊宇一聽，贊佩的一笑，愈加關切的問：「後來她們可曾繼續說下去？」

黃靖芬毫不遲疑的頷首道：「當然有，蘭夢君走後，『金嫗』立即對『富婆』低聲道：『有關衞擊宇偸登八卦樓時，要那些丫頭們佯裝不知的事，就交給晉嫂去辦好了』。……」

衞擊宇聽得心頭一震，不由驚異的「噢」了一聲道：「這麼說，她們早就知道小弟的名字叫衞擊宇？」

黃靖芬立即正色道：「是呀，所以你前去『棲鳳宮』時，見你煞有介事，一板正經的在那裏冒充人家的兒子，姊姊看了心裏既疼你被她們愚弄，又覺得你憨直的可愛，可是又氣你自覺聰明！」

衞擊宇似乎仍在沉思着方才的事情，因而緩緩搖着頭說：「她們是怎的知道小弟的名字呢？」

黃靖芬立即關切的問：「你在和『賊僧』『丐道』『瞌睡仙』三位交談時，可曾向他們談及你的姓名？」

衞擊宇想了想道：「有，小弟還向他們三位一個字一個字的解釋呢！」

黃靖芬立即正色說：「那就是了，你想，『金嫗』一直在跟踪着你，她怎會不知道你的名字？」

衞擊宇贊同的點了點頭，立即拉回正題問：「姊姊是在什麼時候知道『鳳宮仙子』的晶棺內放有劇毒的？」

黃靖芬毫不遲疑的說：「就是那次她們談完話之後，『富婆』和『姥寶烟』頷首同意了後，『金嫗』立即對姊姊說，等你到達『棲鳳宮』夜登八卦樓的時候，要樓簷下的女警衞們都裝沒看到……」

衞擊宇立即不解的問：「妳當時有沒有問她們爲什麼要這麼做？」

黃靖芬正色頷首道：「我當然要問呀，因爲我也隨時準備進入『地坤宮』盜取『玉心』呀！」

衞擊宇關切的問：「她們怎麼說？」

黃靖芬道：「她們說，你過幾天可能會前去『棲鳳宮』，前去的目的就是偸盜『鳳宮仙子』晶棺內的『玉心』，但是，由於你的武功特異，只有將計就計，在晶棺內預先放置劇毒，待你一掀棺蓋，馬上中毒而死……」

衞擊宇聽得心中一動，不由驚異的問：「妳看她們會不會是故意對付妳呢？」

黃靖芬一笑道：「這當然也有可能，不過姊姊斷定她們還是爲了你！」

衞擊宇驚異的「噢」了一聲，關切的問：「何以見得？」

黃靖芬正色說：「因爲她們曾特別警告我，要我絕對不可讓蘭夢君知道！」

衞擊宇不解的問：「她們指的是？……」

黃靖芬解釋道：「當然是棺中下毒，將你毒死的事呀！」

衞擊宇愈加不解的問：「那又是爲了什麼呢？」

黃靖芬忖測道：「可能怕她知道你是冒充的衞小麟，她便不會對你那麼體貼熱情……」

衞擊宇却不以爲然的說：「我認爲『金嫗』她們這麼做本是多此一舉，她們就是不說蘭夢君是衞小麟的未婚妻小弟也不知……」

黃靖芬一聽，深覺有理，不自覺的脫口道：「是呀！她們爲什麼要這麼作呢？既使蘭夢君拋頭露面，又損蘭夢君的名節，萬一她知道你毒死在水晶棺前，必然慟痛欲絕，就是編個謊話說你悄悄走了，她豈不也會不思不解，傷心淚落，罵你一聲薄倖郎！」

衞擊宇立即正色說：「她要罵她那三位糊塗奶奶，和我衞擊宇何干？」

說此一頓，突然又黯然憂慮的說：「現在衞小麟回到了『棲鳳宮』，不知道蘭夢君有何感想，會不會和『金嫗』『富婆』『姥寶烟』三人大吵一頓！」

黃靖芬一聽，芳心裏又掀起一絲醋意，但她知道衞擊宇是一個俠肝義膽，心地善良的人，所以並未出言相識，但却一笑道：「我以前根本就不相信『玉面神君』有什麼兒子，更沒有聽說『玉面神君』的兒子叫衞小麟，甚至沒有人知道『玉面神君』叫什麼名字……」

衞擊宇一聽，不由用手中的銀筷一點桌面，脫口正色道：「就是嘛，三位怪傑也是這麼說，所以我才敢前去『棲鳳宮』，而且就用小弟的本名！」

黃靖芬懶懶的道：「可是現在不同了，不但眞的有個衞小麟，而且還撒武林喜帖，柬邀各大門派的長老們前去觀禮，連棲鳳島和棲鳳宮都改了名稱！」

衞擊宇一聽，不禁有些慶幸的說：「所幸姊姊代小弟取出了『玉心』，否則，待得小弟見過三位怪傑商議後再去取巳沒有機會了！」

黃靖芬得意的一笑，有些邀功的問：「姊姊爲你捨生冒死，險些送了一條小命，宇弟弟，你要怎麼謝我呢？」

衞擊宇毫不遲疑的說：「當然是和妳長相斯守，白首偕老，喜歡妳一輩子了！」

黃靖芬聽得嬌靨通紅，芳心甜蜜，但她故意嗔聲說：「哼，你就是生了一張會說話的嘴，能說軟千百個少女的心……」

話未說完，衞擊宇巳正色說：「姊姊如果不信，可以對天罰誓！」

說着，竟眞的放下了銀筷，將右手高舉起來！

黃靖芬却忍笑刁鑽的問：「你將對老天爺罰什麼誓？」

衞擊宇巳將右手放下，笑着說：「我會向老天爺說，我衞擊宇這一生一世，只娶姊姊一個爲妻子，如果三心二意……」

黃靖芬一聽，趕緊用手中銀筷，在衞擊宇的面前幌動着，說道：「姊姊不希望你罰這種誓！」

衞擊宇看得一楞，不由迷惑的問：「那妳要小弟罰什麼樣的誓？」

黃靖芬笑道：「什麼樣的誓也不要發。」說此一頓，忽的又鄭重的說：「姊姊不是一個河東獅，更不是一個醋罈子，今後如果你再遇上了那年青貌美，賦性嫻淑的，只要你喜歡，姊姊也不會反對……」

衞擊宇一聽，內心感動，不自覺的說：「小弟覺得天底下恐怕再沒有比姊姊既艷美又嫻淑的了……」

話剛說完，黃靖芬巳羞紅着嬌靨，落箸站起身來，忍笑嗔聲道：「你又貧嘴了，不跟你談了！」

衞擊宇漸漸有了經驗，知道黃靖芬是表面嬌嗔，心裏歡喜，因而也起身撲了過去，伸臂將黃靖芬的嬌軀摟在懷裏。

黃靖芬一見，嬌靨更紅了，趕緊壓低聲音道：「快放開，她們就要進來了！」

說罷，立即提高聲音道：「收下去！」

衞擊宇一聽，再想阻止巳來不及了，只得含笑在黃靖芬的香腮上親了一下鬆開了。

四個俏麗侍女聞聲走了進來，迅即將碗盤收走，並送來了香茶。

衞擊宇想起了懷中的「玉心」，立即望着黃靖芬，提議道：「芬姊，『玉心』既巳到手，我想今天就下山去找三位怪傑！」

黃靖芬聽得心中一驚，不由迷惑的問：「爲什麼？」

衞擊宇坦誠的說：「因爲這顆『玉心』，關係着千萬人的生命，武林的一場浩刧……」

話未說完，黃靖芬巳埋怨道：「宇弟弟，你怎這麼傻，他們三位說的千萬人的生命，武林的一場浩刧，很可能就是指的姊姊我……」

衞擊宇以前也曾這樣想過，因而脫口驚異的說：「眞的是爲了姊姊妳？」

黃靖芬正色說：「當然是這樣嘍，你知道那顆『玉心』在表面上是『玉面神君』贈給『鳳宮仙子』的紀念珍玩，其實那是『玉面神君』師門的全部武功秘笈……」

衞擊宇立即頷首道：「小弟也是聽三位怪傑這麼說的！」

黃靖芬繼續正色說：「你想，假設這顆『玉心』落在姊姊的手裏，練成了上面記載的武功，以『天坤帮』時下在江湖的龐大勢力，如果掀起禍端，那還了得？誰是姊姊的對手？誰又制服得了姊姊呢？」

衞擊宇愁眉苦臉的說：「可是，小弟巳答應了三位怪傑，小弟雖是藉藉無名的後生晚輩，却不能因此而失信呀！」

黃靖芬斷然道：「不，姊姊不能冒着生命的危險得手的『玉心』，白白的送給了他們三人。」

衞擊宇婉轉的說：「姊姊，妳也該替小弟着想呀，俗話說得好，『人無信不立』，再說，將來『天坤帮』改組，姊姊如果要小弟任帮主，那時小弟的武功再高，又將何以取信武林，何以領袖羣雄？」

黃靖芬一聽，立時動容，但她堅持道：「姊姊可以答應你將『玉心』送還給三位怪傑或『棲鳳宮』，但你必須學成了上面記載的武功才可以送回去！」

衞擊宇不以爲然的說：「小弟自覺恩師武功高絕，冠蓋天下……」

黃靖芬一聽，立即正色道：「不，武功雖然源於一家，但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即使你的武功十分獨特，但仍免不了缺失之處，再說，衞小麟接掌了『麟鳳宮』後，對你前去『棲鳳宮』冒名之事，絕不肯甘休，對姊姊的取走『玉心』，更會前來興師問罪，那時如果你會了他父親『玉面神君』的全部武學，即使我們不想傷害他，至少我們可以不致落敗！」

衞擊宇一聽，深覺有理，因而遲疑的說：「可是，如何才能學到『玉心』上武功呢？」

黃靖芬正色道：「姊姊巳請師叔『苦海』師太下山，前去她的一位道友處探聽秘訣去了，最多七八天就可轉回總壇來……」

衞擊宇一聽，只得無可奈何的說：「好吧，那就再等七八天再說吧！」

說此一頓，突然又似有所悟的說：「不過，小弟還是要下山一趟！」

黃靖芬聽得嬌靨一沉，正待說什麼，衞擊宇巳繼續說：「姊姊妳是知道的，小弟自小不知道自己的祖籍和身世，詢問母親她老人家也不說，當她老人家臨終的時候，才告訴小弟，一切詳情要我去問我舅舅……」

黃靖芬一聽，神色立見緩和，但她却迷惑的說：「竟有這等事？」

衞擊宇懊惱的說：「可是待我趕到淮安城，我舅舅也不肯說，只說時間還早……」

黃靖芬立即關切的問：「那要等到什麼時候才可以告訴你呢？」

衞擊宇道：「他老人家說，要等我學成一身出類拔萃的武功之後，他老人家才肯告訴我？其實，那個時候我的恩師早巳等在我舅舅的家裏，當天的夜裏就把小弟帶往了臥牛山！」

黃靖芬認眞的問：「你眞的不知你的恩師是誰？」

衞擊宇立即正色說：「姊姊巳是小弟一生相依爲命的妻子，我怎的還會騙你？」

黃靖芬一聽，芳心激動，內心感激，她實在不該不信任自己的夫婿，而問出那麼一句，因而臉上也同時現出了慚愧之色。但是，她却鄭重親切的說道：「宇弟，不是姊姊纏着你，捨不得讓你下山，是因爲你現在遍不宜在江湖上現身……」

衞擊宇立即面現難色的道：「可是，小弟急於想揭開身世之謎……」

話未說完黃靖芬巳以商議的口吻，輕柔的說：「宇弟，這樣好不好，你把舅舅的住處寫下來，咱們派人把舅舅請來如何？」

衞擊宇一聽，覺得也是個可行之策，立即起身頷首道：「也好，就依姊姊意思去做。」

黃靖芬將衞擊宇引至她的書桌前，取出一張素箋鋪好，並親在筆架上取了一枝羊毫筆爲衞擊宇飽墨。

衞擊宇楞楞的立在桌前，看着青春健美的黃靖芬的每一個動作，心裏非常快慰自在，當他在黃靖芬的玉手中接過毛筆時，一股溫流立即通遍了他的全身，這不是慾念的衝動，而是擁有一位巳艷麗而又體貼賢慧妻子的快樂，幸福，和滿足！

他接過筆來並沒有坐下，依然以閃爍着異彩的目光呆呆注視着黃靖芬的美麗面龐。

微垂眼簾望着桌上素箋的黃靖芬，見衞擊宇接過羊毫仍不坐下寫，不由驚異的抬起頭來看他。一看之下，嬌靨頓時通紅，因爲衞擊宇的這種目光使她看了渾身酥軟，也有些驚駭戰慄，想到昨夜中的情景，她眞怕他再把她抱進去。

於是，急忙深情輕睇，忍笑嬌嗔道：「傻相，姊姊的臉上有花，有什麼好看的？」

衞擊宇急忙定神一笑，道：「姊姊的臉比花還美，比花還嬌……」

說話之間，竟忍不住伸手握黃靖芬放在桌緣上的柔荑。

黃靖芬嬌靨通紅，直達耳後，再也忍不住高興的「噗哧」笑了，同時，很不好意思的掙脫玉手，雙手按住衞擊宇的肩頭，笑着說：「姊姊不喜歡你貧嘴，乖乖坐下來給姊姊寫！」

寫字拖得特別的長，硬將衞擊宇按在座位上。

（下期續完）

技擊精選 / 慧心・文　盧令・圖

八卦棍窄巷揚威



二郎八卦棍由陸阿采傳與黃麒英，圈、點、抽、彈、曲盡其妙，黃麒英以寡敵衆，窄巷揚威，確是精彩百出，羣雄懾服。

現時港九兩地談到南粵的拳師，首推黃飛鴻，黃飛鴻的拳術當然有獨到之處，因爲他所學習的拳脚是從黃麒英嫡傳下來的，至於黃麒英的師傅，就是陸阿采，陸阿采是正宗少林寺出身，從北方到南粵授徒極衆，但却非每個門徒都是衷心指激的，如果有甚麼秘訣，不肯輕易傳授，學了一輩子也是沒用，黃麒英能够得到陸阿采的賞識，並非偶然，一來他慕陸阿采的盛名，正式拜師苦練，家財幾乎耗了大半，二來他本人喜歡學武，苦練十多年，當然有些出色，且又因爲他的人緣極好，從來沒有恃技凌人，因此陸阿采對他另眼相看。

既然他得到陸阿采的賞識，拳脚方面，早晚指點，碰着特別重要的地方，三番四覆演招給他看，黃麒英自然有所領悟，陸阿采沒有病逝之前，他已經把拳脚的竅妙指點給黃麒英了，至於少林正宗的棍法，化槍爲棍那一路棍法叫做「五郎八卦槍」，傳說爲北宋楊五郎創製，却是陸阿采珍藏的獨特武功，非同小可，他一直都沒有把這一路棍法傳給黃麒英，直到黃麒英跟高大金發生磨擦，一定要比試棍法决定高下，然後在病榻上面口述。

現時南粵的棍法愈來愈精，全是拜了黃麒英所賜。

說到黃麒英跟高大金比試棍法這一頁往事，雖然有些拳師知道，却不一定懂得黃麒英擊倒高大金所用的棍法，如何神妙，故此值得一談。

當時黃麒英接受鎭粵將軍聘請爲兵營激練，聲譽日隆，在營地附近有一個激頭姓金，街坊把他稱做金師傅，此人體格魁梧，人高手長，認識他的朋友，把他稱做「高大金」，黃麒英沒有進入兵營充當激練之前，他的名氣比不上高大金，理所當然，可是，他已經變成激練，屬於武官的階級，就壓倒高大金了，雖然他的人緣甚好，從來沒有自誇拳脚厲害，不會影响到高大金，但因他的武功底子特別出色，雖然跟高大金沒有仇恨，高大金也想借故跟他比武，希望壓倒他，吸收較多徒弟，使金館更爲壯盛，此念一起，加上了旁人的挑撥，高大金就把心一橫，寫了一封信，派人送到黃麒英府上，該函大意是在三日之內，請到郊外空曠之處比試棍法，此係友誼比賽性質，切磋武藝，切勿萌殺戳之心。

該函的文句好像一團和氣，實際上却包含着殺機，那時黃麒英身爲鎭粵將軍兵營的總激練，如何肯認輸呢？但又因爲他不知道高大金的棍法是否壓倒一切，不禁有點躊躇，當時他閱讀來函之後，稍爲思索，然後對來人說：「旬日之後的正午，同到西郊草地比試棍法，决不失約。」

黃麒英認爲高大金想跟他一决雌雄，不用拳脚，而用兵器，且又指定長棍，料想高大金的棍法必有過人之處，一定要調查清楚，然後應戰，因此他把比武日期推到十日之後。

跟着他就到處打聽，不過三天，他知道高大金的臂力極强，使用一招釣魚棍，由左手刺出，陰險毒辣，上則鎖喉，下則撩陰，有許多懂得要棍的拳師敗在他的毒招之下。

黃麒英的拳脚雖然堪稱無敵，可是，說到

使用兵器，却沒有把握取勝，特別是棍法，似乎軟弱了些，十日之期，轉瞬卽至，不可輕視，打定了主意，他就在夜間乘搭輪渡訪師傅陸阿采，請求師傅打救。

其時陸阿采患病已久，臥在病榻，不能起床，臉容憔悴不堪，黃麒英素來都十分尊敬師傅，睹狀，難過萬分，坐在床榻旁邊，慰問一番，然後道達來意，把高大金下書迫戰此事奉告，並說出內心的畏懼，恐怕敗於高大金棍下，不但命送黃泉，還影响少林派的聲譽。

陸阿采嘆息一聲，說：「早年我接戰太多，身上有傷，並不發作，現時年紀老邁，傷勢發作，料想不久於人世，趁着你到此問病兼問棍法，似是有緣，我索性把少林寺的『五郎八卦槍』這一路棍法傳授給你，希望你將來仍要擇人再傳，切勿隨意傳授一般門徒，免得殺傷無辜。」

黃麒英聽了心上一喜，立刻點頭，說：「門徒一定遵照師命。」

陸阿采聽了，欣然的吩咐黃麒英去厨房拿一雙竹筷子來，送到他的手上，於是陸阿采分別用左右手各執一枝筷子，說道：「這兩枝筷子，代表兩個拳師用棍交手，各出絕招，你細心看清楚，倘有懷疑，立卽說出，讓我逐項解釋。」

就這樣，黃麒英站在床前，全神貫注的注視那兩枝筷子交纏躲閃，力爭上風各種絕招，陸阿采對他說道：「握棍之手，有虛有實，一枝棍放到盡，就是長棍，把它收回，卽時變短，棍法大有變化，長，短，剛，柔，偏，正，上，下，起，伏，閉，彈，挑，壓，各有妙用，現時我把這兩枝筷子互相迎擊的姿勢擺出來，你要緊記在心，苦練閉，壓，挑，彈四招，便可取勝。」

黃麒英遠道而來，尋師求救，早已帶着一枝長棍，那時，他在病榻之前，傾聽師傅講解，陸阿采一邊用筷子擺招，他就握棍在床前演式，使陸阿采立刻指點，如是者在兩三天之內學齊八卦槍的六十四招。

五郎八卦槍是陣上的兵器，因爲上陣交戰，敵人從四方八面攻來，故此槍法能够同時應付每一方向的兵器，取易就是八卦，亦卽八八六十四卦，故有六十四招。

本來這種絕技是用花槍打出的，但因上陣作戰的機會較少，跟敵人在演武所用長棍交手的機會比較大。

於是，化槍爲棍，那一路棍法等於五郎八卦槍。

一枝長棍本來是可以橫敲劈擊，亦可衝刺，不止是用花槍的打鬥方式作戰，但因這一路棍法由五郎八卦槍變成，故此它特別重視衝刺挑壓，等於把那一條棍變成槍，練過武功的拳師手上有勁，給棍尖使勁一刺，擊中要害，非死則傷，實際上跟花槍刺中相差不遠，不過，這一層道理是黃飛鴻傳授棍法於門人之後才變成武功的新姿，當時陸阿采沒有傳授這一路棍法給黃麒英之前，極少人懂得它的妙用，現時却懂得那種妙用了，看來確是黃麒英的賜惠，亦卽可以說高大金間接幫忙，如果沒有高大金向他挑戰這麼一回事，就不會有化棍爲槍這種巧妙的棍法遺留下來。

比武之日，黃麒英和幾個門徒帶着金黃色的一枝長棍到西郊赴約。

當時羊城內外，早已風聞高大金和黃麒英比武之事，廣場上面聚集了一堆人等候看熱鬧，他們兩幫人分別抵達，到了草坪，彼此打個招呼，便卽準備厮殺。

因爲高大金有名特別高大，而且樣子威武，看來是一員武將，黃麒英不必多問，也知道站在前面的一堆人當中，是高大金了，他立刻携棍而出，走到這個彪形大漢的臉前，說：「老哥是否高大金呢？」

那個大漢點頭說：「我卽高大金，閣下是否黃麒英呢？」

黃麒英說：「我是黃麒英，跟你一向無怨無仇，如果用棍分別勝負，但求點到卽止，彼此最好沒有殺傷。」

黃麒英說得如此有禮，高大金臉上沒有怒容，很平淡的說：「好的，請你發招。」

此話一出口，高大金的幾個徒弟立刻散開，高大金本人踏着一個子午馬，伸手提棍作釣魚狀，棍尖向地，棍尾朝天。

黃麒英一連退五步，亦卽偏棍擺好了四平大馬，運棍轉動，打了兩個棍法，但却沒有發招。

高大金等候一會，喝道：「我叫你發招，何以久久不動呢？」

黃麒英早已聽到師傅陸阿采的吩咐，對方的釣魚棍相當厲害，如果自己先發招就吃了虧，反之，由他發招，那就散了釣魚棍的陣勢，故此，黃麒英决定無論如何不肯採取攻勢，卽是說，先守後攻。因此之故，他毫不思索的說道：「高大金，今天比武，是你約我來的，論理應該由你先發招進攻。」

高大金無法可想，迫於發招，點頭說：「好的，我先進攻。」

這句話剛剛說完，高大金的棍就突然像龍蛇飛舞似的直刺過來，因爲他所握的棍是棍尾朝天，棍尖向地的，故此他僅用右手向下一按，左手向上一揚，那條棍就向黃麒英軀幹中部直刺過去。

黃麒英雖然踏着四平大馬，但却可以馬步不變，使他的一變脚當中，左脚或右脚踏穩，另外一隻脚向後移動，就由四平大馬變成弓式，跟着把棍尖向上一挑，於是，打消了高大金的來勢，兩棍相交，變成交义的形狀，那時就不是用花巧的棍法取勝，而是用內勁取勝。

碰着棍比棍的場面，兩棍相交，任何一方面如果能够把自己的一條棍壓住對方之棍，卽時向上一挑，就會揷中對方的胸部，因爲兩棍相交之際，那種臂力發得很猛，萬一此棍受壓，不易反先。

故此，他們二人都是傾全力去壓棍的，久久相持不下。

凡是武功有些斤兩的人，除了精通本門的拳脚和棍棒之外，仍要腦筋靈活，既然他們二人武功有了極深的根基，無法使用臂力壓倒對方，便要出奇制勝。高大金在苦鬥當中，忽然退後兩步，把棍尖朝天，照他想，他剛剛退後，對方的棍一定會乘機衝刺過來，他稍爲閃側，棍尖向天，就會對準敵人的持棍之手刺下去了。

這一招稱做金鷄啄米，乃是金家棍法的絕招之一，看來，黃麒英難以抵擋，殊不料黃麒英已經得到陸阿采的指點，明白這一層道理，兩虎相鬥，忽然鬆開，必是其中有詐，他不但沒有乘勝追擊，而且在敵人退後兩步的時候，他也退後兩步，於是高大金發出的金鷄啄米這一招就顯露出來，分明是靠着突然鬆手取勝，但是，他撲了個空，因此兩人再鬥。

高大金不敢輕敵，把他歷代相傳下來的金家棍法施展出來，有如龍蛇飛舞，繞着對方的身體，到處都是棍尖，成朶朶梅花，這一路七朶梅花棍，十分出色，並非普通的拳師所能够抵禦。

可是，黃麒英不慌不忙，站定脚步，只見他逐招拆解，高大金無可奈何。

因爲他用棍抵擋，圈子比較細，高大金用棍進攻，左跳右跳，圈子較大，消耗體力較多，鬥了半個時辰，高大金就支持不來，眼見他

的氣力漸減，黃麒英忽然發招反攻，他所使用的棍法跟北方一向看得見的棍法不同，並非把它向上挑，或者向前衝刺，而是把左右兩隻手退到盡，抓住棍尾，使用暗勁把它一彈，於是在棍尖之處立刻有一個圓形的棍花出現。

這一朶棍花轉動得非常快速，好像風車似的突然向高大金胸部正中旋轉過來，高大金不知道如何招架，向左閃開，棍花就向左邊進攻，向右閃開，棍花也向右追迫，他勉強招架，變手抓住棍頭棍尾，把那條棍的中間向上托高，他以爲托起對方的棍，那就沒有棍花再弄玄虛了，跟着橫棍鞭打，化棍爲鞭，就有希望把黃麒英的一條長棍打跌。

想是那麼想，他眞的把這一招「變擊日月」施展出來，立刻感到有一股強大無比的壓力壓在棍上，使他左右手的虎口震盪，沒法抓得緊那一條棍。

高大金總算是個有聲望的人，知道對方厲害，如不棄棍，跳出圈子之外，便有可能給敵人的棍尖刺傷，立刻向斜裏一躍，連跳三步，那條長棍棄於地上。

黃麒英沒有追趕，收棍拱手說：「高師傅，得罪了！」

他不再打話，轉身走開。

在他這方面看，如此彬彬有禮，可以算是依照武林的規矩去做，不會使對方難堪，事實上高大金技不如人，自問無法破解對方抽彈圈點的奇妙棍法，輸得合理，他低頭無語，收棍自去，並不存着懷恨之心，他的徒弟卻不大相同。

因爲他們看不透黃麒英的棍花有一股強勁，能夠打落師傅所持的棍，發生誤會，以爲高大金打鬥多時，用力太猛，偶然之間握不牢長棍，以至跌在地上，敗得不値，雖然師傅沒把此事記掛在心，他們卻認爲是奇恥大辱，蓄意報復。

於是，幾個人互相打個眼色，分別進行，打算聚集幾十個金家武館的師兄弟找黃麒英算賬。

黃麒英跟高大金在黃昏時候打鬥，渾身是汗，持棍走回去，先到附近的茶樓喝盡清茶，抹一抹汗，故此有了顯著的目標，遭遇那些人的攻擊。

當時他跟黃館的門徒在茶樓品茗，還要吃飯慶功，門徒也替他高興，喝了幾杯，然後各自離去。

黃麒英從明安酒家走出來，已經入黑，他略帶醉意，仍是手持長棍，緩步離去，由昌華街轉入，打算步行返寓，殊不料他到了昌華街的一片空地，給晚風一吹，酒意全消，突然醒覺附近好像有些微細的腳步聲，大街小巷，一片靜寂，沒有狗吠之聲，他就疑心頓起，聚精會神，打量眼前的形勢。

依照一般情況，入黑之後，在大街上面走動，沒有狗吠，但在橫街窄巷，應該聽到狗吠的聲響，如果沒有一聲狗吠，就顯得有人埋伏，用蔴包套住狗頭，然後把牠帶走，可能是刀兵之兆。

他此念一起，黃麒英就立刻退後幾步，從原路走開。

他極端的乖巧，因爲前面的幾家大戶牆邊轉角之處，埋伏一幫刀斧手，準備厮殺，他沒有向前行走，反而退後，那些人知道他已經發覺，索性大喝一聲，喊殺連天，向他撲攻，不過，這是明打明的厮殺，並非偷襲，黃麒英看了比較放心。

他知道對方那批人必然是金館的子弟，不知道高大金是否在場指揮。

好漢不吃眼前虧，必須退守有利陣地，因此他沒有衝過去迎戰，而是加緊腳步走入一條橫巷之內。

那條橫巷極窄，僅有三尺，根本上不是巷的，只是兩邊屋宇無意中留下來的空位，以至變成一條巷，既然它僅有三尺闊，長度也不過二十多尺。

他走了進去，簡直是自尋死路，金氏門人看了，喜出望外，立刻召集兩幫人馬，分別從巷口和巷尾進攻，另外一些人則留在外邊，吶喊助威。

照一般情形來說，手持長棍，一定要有足夠的地方把它旋轉運用，上下飛舞，然後顯得出長棍的功力，棍愈長則愈難在窄巷施展，那條巷僅有三尺闊，如何能夠把十二尺長的一條棍指揮自如呢？故此他們認爲必勝。

世事難料，首先由巷口直衝入去的兩個人，一個持刀，一個持斧，怎料黃麒英身形不變，只是把那條長棍向外一彈，弄出了一個斗大的棍花來，使勁一圈，對方就兩手空空，大刀和短棍斧都脫手而飛，那兩個人大吃一驚，轉身飛奔。

就在此時，巷尾也有兩人殺入，可是，黃麒英的長棍雖有棍頭棍尾之分，只是名稱上的稱呼，實則那條棍頭尾的形狀相同，隨時可以把棍尾變成棍尖使用，他迫走了巷口那些人，就勢把棍尾化爲棍尖，仍然使勁圈出斗大的棍花來，把巷尾進來的敵人兵器打落，那時他並沒有轉身，只用背脊朝着敵人，使用反手棍去圈出棍花，更加出色。

對方猝不及防，有一個人吃了一棍，慘叫一聲倒下，跟着那些人就把受傷者搶走，如是者打鬥多時，金館的門人始終沒法進入窄巷之內，因此氣湧如山。

最後他們分別用長槍進攻，以爲槍勝於棍，不料黃麒英把那條長棍豎高，棍尾壓地，長槍衝到眼前來，然後突然整個跳高，變成倒豎蜻蜓的模樣，跟着長棍向左右兩邊一撥，然後翻身落地，兩枝長槍撲了個空，持槍的人臉部受傷，慘叫倒下，便又需要別外一些人把他分別搶走。

經過一場苦鬥，他們認爲鬥不過黃麒英，卻又不甘罷手，變成僵局，突然之間，有人想起放箭，交頭接耳，密談一會，立刻派人飛奔到營地那邊找尋弓箭。

高大金的武館沒有弓箭，因此他的門徒便想到鎮粵將軍的兵營去取弓箭，營內當然有弓箭，如果那晚高大金不是在武館內休息，而是回到住宅歇息，那些人執着十多把弓，一大袋箭，再到昌華街的窄巷尋仇，黃麒英就難逃一死，偏就那麼湊巧，高大金聽到外邊人聲嘈雜，揭帳而出，看見有人急急忙忙的拿着弓箭，大喝一聲，先叫他們停步，然後走近看看，看了一眼，他就吃驚起來。

因爲那些人並非營裏的兵卒，只是高館中的武林子弟。

事有湊巧，他立刻查問，查個明白，不覺怒火如焚，先行抓着這幾個人劈面打了幾巴掌，然後喝令他們放下弓箭，立刻帶他同到厮殺的地方。

抵達該處，高大金喝退門人，拱手向黃麒英道歉，既然由他出頭調停此事，黃麒英沒有受傷。

而且黃麒英已經打傷了高館的幾個門徒，恐怕事後結怨，互相尋仇，不願意把此事擴大，索性接受了高大金道歉，笑着走出來，然後偕同高大金回到高館喝酒。

酒酣間高大金多次解釋，向黃麒英道歉意，於是，兩人冰釋，暢談了一會，然後由高大金伴送他回黃館。

此事很順利的結束，此後兩間武館變成朋友，沒有尋仇，總算是武林佳話。（完）